哈拉马河

费洛西奥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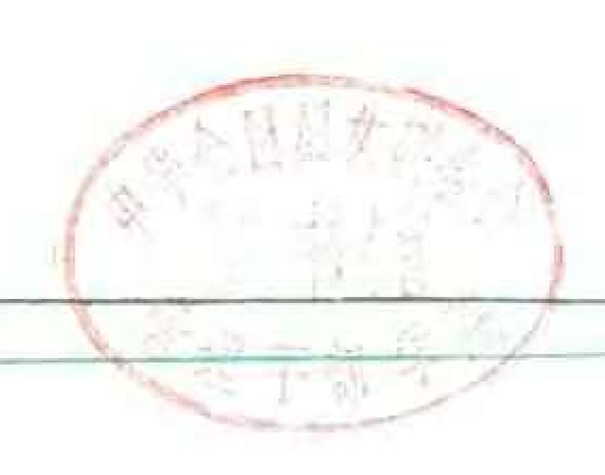
封面图：于绍文



书　号：10208·182
定　价：1.95 元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西班牙〕拉斐尔·桑切斯·费洛西奥

哈拉马河

啸声 问陶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Rafael Sánchez Ferlosio
EL JARAMA

Ediciones Destino
Barcelona, España
Cuarta edición: agosto 1957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哈拉马河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一印刷

字数32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4 $\frac{5}{8}$ 插页5
1984年8月北京第1版 1984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6,400

书号10208·182 定价1.45元

前　言

《哈拉马河》这部现代西班牙小说，描绘了一群马德里青年男女，在盛夏时节到哈拉马河去度过的一个星期日。故事沿着两条线索，分别在河滩及一家小酒店展开：在河边，性格各异的青年们嬉戏，逗闹，冲突，然后又和解，反映出年轻人青春活脱的风貌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在酒店里，属于社会下层的各色人物邂逅相遇，对彼此的遭际，对社会上和生活里的种种人与事，或寄以同情，或发出咒骂，天南海北，高谈阔论，俨然是社会一个阶层的缩影。

这部作品表现作者善于从平凡的生活小事入手，深刻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班牙的社会现实，发掘当时普通人的内心活动。小说的风格平易、缜密，几乎通篇以纯熟而富于表现力的对话写成，不但别具特色，而且有很强的感染力，读来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仿佛同书中的主人公们一起作了一次假日郊游，乐他们之所乐，悲他们之所悲。由于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及新鲜手法，许多美洲作家以及电影剧作者都从中受到启迪。

《哈拉马河》于一九五六年出版，获当年西班牙"欧亨尼奥·纳达尔"文学奖。作者拉斐尔·桑切斯·费洛西奥，是西班牙著名作家，一九二七年出生在罗马。父亲是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拉斐尔·桑切斯·马萨斯，母亲是意大利人。他的妻子卡门·马

丁·加伊特，也是小说家。

桑切斯·费洛西奥的第一本小说《阿尔方乌伊的技能和遭遇》出版于一九五一年，是一本幻想作品，描写一个孩子的奇特遭遇，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的讽刺。

《哈拉马河》却完全是用另一种风格写成。它如实地纪录了生活中人们的谈话，以达到反映现实的效果。因此评论家们认为它是西班牙战后涌现的客观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西班牙文学几乎沉寂了十年之久。后来出现了卡米洛·何塞·塞拉、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桑托斯、路易斯·马丁·桑托斯，以及桑切斯·费洛西奥等这样的作家，开始在作品中反映战后西班牙人民的生活。他们用不同的艺术风格，描写出内战在西班牙人民心灵上造成的深刻创伤，并且曲折地谴责了佛朗哥政权对人民的压迫。塞拉的《蜂房》，费尔南德斯·桑托斯的《粗野的人》，马丁·桑托斯的《沉默的时代》，以及桑切斯·费洛西奥的这一部《哈拉马河》，都因为开创了西班牙战后文学的这一条新的道路而受到重视。

桑切斯·费洛西奥是一位写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作家，继《哈拉马河》之后，到一九七四年才又发表了两部小说：《第一个星期》和《第二个星期》，这是他计划中的系列小说《花园里的星期》的两个部分。

译　者

拉斐尔·桑切斯·费洛西奥(1927—)是当代西班牙重要作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品，出版于1956年，获当年西班牙"欧亨尼奥·纳达尔"文学奖。小说描写了马德里一群中产阶级青年男女盛夏时节在哈拉马河畔的一天假日活动。作品采用纯客观描写的手法，通过大量的日常对话，展示各个青年不同的性格和思想，反映了年轻一代思想的空虚和内战造成的创伤，揭露了战后西班牙的社会现实。这部小说是当代客观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品，对西班牙战后小说的新思潮影响极大。

本社已出和即出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詹姆斯

西线无战事

〔德〕雷马克著

普通人狄蒂

〔丹〕尼克索著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瑞典〕拉

高骏千

喀尔巴阡山狂想曲

〔匈〕伊雷

汤 真

自由或死亡

〔希腊〕卡

梅特林克戏剧选〔比〕

张裕禾

变

〔法〕米歇尔

莫拉维亚短篇小说选〔意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墨〕卡洛斯·富

啊，拓荒者！ 我的安东妮

〔美〕薇

资中筠

看不见的人

〔美〕拉·艾里森著

艾特玛托夫小说选〔苏联

冯 加

我们在河里接触到的水，
既是逝水的水尾，又是来水的
水头；眼前的日子也是这样。

莱奥纳多·达·芬奇

“我将依次扼要地描述这些河流，从哈拉马河谈起：该河发源于塞沃列拉山脉与埃斯科穆尼翁山脉之间的索莫谢拉山南麓的片麻岩层之中。经过拉·伊鲁埃拉，经过蒙特霍·德·拉·谢拉磨坊和普拉德纳·德尔·林孔磨坊，流到马德里省。转而进入瓜达拉哈拉省，穿过志留纪的沉积岩，直抵旧属博纳瓦尔的孔凡托。然后，一径流入一片白垩纪石灰岩的深沟峡谷之中，这条石灰岩带从庞顿·德·拉·奥利瓦，经过塔马洪和孔戈斯特里纳，一直绵延至辛贯萨。哈拉马河在庞顿·德·拉·奥利瓦以南不远处同洛索亚河汇合。而后，哈拉马河转而向南，造成托雷拉古纳平原，把乌塞达撇在左岸；乌塞达高出河面八十米，有一座木桥。它同洛索亚河汇合的那段，便成了两省的省界。在埃斯帕塔尔河以北几公里的地方，它再度流进马德里省——这已经是进入了第四纪的洪积层沙岩带了。由于河流改道，河床屡迁，哈拉马河并没有给农业带来什么好处。人们仅在塔拉曼卡那里辟出一条短渠，引它的水来推动一座有两个石碾的水磨坊。在塔拉曼卡，也有一座木桥，但如今已废弃不用，因为河道已改，好多年前就从别处流过了。从塔拉曼卡，可以乘坐各种船只，顺流到帕拉奎略斯，直抵比维罗斯桥；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公路便从此处穿过。这里距离马德里是十六公里……”

* * *

"能不能把帘子给我撩起来?"

他总是那副样子坐在那里:背靠着紧里头阴暗的墙壁,面对大门,冲着光亮。柜台顺在他的左首,同他的视线平行。他的椅子是侧过来放着的;这么一来,他的右臂就搭到了椅背上,左臂就搁在了柜台上。他仿佛蜷缩在一个壁龛里,身体的三面都有屏障,只有一面受光。他喜欢眼前能够一览无余。可是,门帘切断了他的视线,这使他受不了。

"能不能把帘子给我撩起来?"

老板点了点头。门帘是一块做口袋用的厚重的亚麻布。

他的怪毛病,人家早就了解。只要他早上往他那个角落里一坐,老板就赶紧把门帘拉开,用不着等他开口。这次,老板装模作样地撩帘子,动作之间有所暗示。于是,他生气了。

"你要是嫌撩帘子麻烦,早就可以说,我可以上别的地方去喝。别来这一套,我可不吃你的。"

"我说,卢西奥,开这么点儿玩笑你都受不了?我不嫌麻烦。眼下夏天的苍蝇,叫人吃不消。你在这儿爱怎么就怎么;我无所谓。只不过,你喜欢往外瞧的那股劲头,叫我好笑。你还没看腻?不就是那棵树、那条小路、那堵围墙。"

"问题不在看什么或看不见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看见什么了。管它劲头不劲头的,反正我就是喜欢眼前开阔点。要不然就心烦,烦得都不知道让眼睛干什么好,往哪儿看好。再说,我想看看有谁打这里过。"

"你是要说,想看看谁不打这里过吧。"

他们都不说了。老板两条毛茸茸的胳膊支在柜台上,整个上身的重量全都压在胳膊上面。一束阳光斜照着水泥地板。一

声火车的长鸣传到他们的耳朵里，老板开口说：

“九点差一刻。”

两人都略微变动了一点姿势。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等他来了，你还是告诉他，叫他下午留下来，照看花园。胡斯蒂娜指望不了啦，她未婚夫四点钟来找她！”

老板朝传出声音的过道回答说：

“一个星期里，他哪天都可以来找她出去。星期天我这儿需要胡斯蒂娜，他是知道的么。”

女人走出来。她歪着头，正在用梳子使劲梳通灰白头发上的一个结。

“不应该让姑娘把所有的星期天都断送在这里。她也有出去看看电影的权利。”

“谁也没有不让她去看电影。我只是说，他们最好换个日子去。”

“人家七点半下班，没准儿还要晚点，完了要从马德里赶到这里，还要把她送回来。你叫人家换在上班的日子，这是怎么想的？”

“那好吧，太太，算我什么也没说。一切都听他们的便。”

女人已经梳开了头发的结，手里空闲下来，便换一种口气对她丈夫说：

“再说，人家星期天把她带出去，就是为了不愿意叫姑娘在花园里侍候人，让顾客盯着看她，调戏她。我看，在这一点上人家做得完全对。”

“哦，他凭什么不乐意？叫我的女儿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

他是什么人？我们是正经人。他这会儿倒来教训我该怎么教育我的女儿。”

“你早该受点教训啦！就是么。该让你懂得女孩子是怎么回事，可你老拿她当酒馆里的跑堂使唤，把她圈在这里，让她挨着桌子转。你早该弄弄清楚，姑娘家的事微妙着哪。”她隔着柜台同她丈夫争论，还在他面前挥舞着那把大黑梳子。“真叫人不敢相信，毛里西奥，你会用这种办法来作践你的女儿。人家把她带走，我才高兴呢。在这一点上，我就认为人家看得对。你看见了吧。”

“算了吧，这小伙子这会儿要让我们一家都当老爷太太哪。”

卢西奥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又看看那个。

“什么老爷太太的，都是胡扯。让姑娘今天出去玩玩，就这么定了。”

她走进里屋，接着梳她的头去了。毛里西奥看了卢西奥一眼，耸了耸肩膀。随后，两人的目光又转向门口。毛里西奥叹了口气，说：

“我们这儿，每天都得闹点新花样。”

没人说话了。那块长方形的阳光悄悄变宽，并且反射到天花板上。苍蝇在阳光照耀着的一股股灰尘中嗡嗡叫。卢西奥变换着姿势，说：

“今天会有人下河的。”

“会的。没准儿会比上个星期天人多。这个星期一直都那么热……”

“我敢说，今天来的人一定多。”

“咱们这儿是乡下，还这么没完没了的热；在首都，不知道该热成什么样子了？”

“就一窝蜂似地往河里跑呗。”

“昨天和前天，就是荫凉里，少说也有三十到三十五度。”

“是啊，今天肯定会来的。今天到河里来洗澡的，准是人山人海。”

日历上的颜色鲜艳得刺眼。地上的阳光反射到阴暗的地方，使阴影也变得透亮，仿佛小酒店里有着微弱的灯光。罗列在柜架上的卡萨利亚白兰地和茴香酒的凸花玻璃瓶，象是珍珠宝石，熠熠生辉。木头的柜台不知擦过多少遍，台面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斑痕、疖疤、损伤和酒杯底的印迹。毛里西奥闲着没事，在从挂在钉子上的抹布里抽一根黄颜色的线。柜台面上的木缝里满是肥皂和污垢。耐磨的木纹已经从板面上凸了出来。这种凹凸不平的表面，使毛里西奥的前臂硌出了一片印子。他又看着画消遣，同时惬意地搔着自己发红的皮肤。卢西奥在挖鼻子，闲眺着门外暴晒的土地、橄榄园和一公里外的村舍，以及依然耸立在那里的那所老工厂的废墟。那边，起伏的土地伸向天边，有一条肮脏的带子，又象是雾，又象是尘埃，又象是打谷场上的茸毛，低低地笼罩着地平线。往上，是一碧无际的天空，平展展的，如同一块装甲钢板，上面没有一丝云翳。

一个彪形大汉在门口出现；他的双肩把整个门都挡住了。他进门之前先张望了一番；跨过门槛时，屋里顿时为之一暗。

“您好！我把这个给您搁在哪儿？”

他肩上扛着一大块用粗麻袋包着的冰。

“喂，德梅特里奥。先放在这儿吧，得把它砸开。你再去扛几块来，别让太阳晒化了。”

毛里西奥帮他解开麻包。那人转身又出去了。毛里西奥翻遍所有柜子，要找他那把锤子。德梅特里奥又扛着第二块冰进

来了。

“你把车停在哪儿了？我们都没听见一点声音。”

“在荫凉里。您要我停在什么地方？”

“那就行了。我只不过觉得奇怪就是。箱子也带来了吧？”

“带来了。两箱：一箱啤酒，一箱汽水。没错吧？”

“对，没错。你快去再扛一块来，这块都要化了！这把锤子真是活见鬼！福斯蒂娜！这儿的东西总是随手乱扔，用完了也不放回原处。福斯蒂娜！”

他抬头一看，她正站在他面前。

“你要什么呀？我在这儿么。喊上一声也就够了，我又不是聋子。”

“噢，你把锤子扔到哪儿去了？我就是要知道这个。”

“你是叫狗给咬了吧。”她指着柜架说，“你看这不是！”

“东西原来放在哪儿，你就给我放在哪儿！这些柜子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事没事？”

“没啦！”

福斯蒂娜出去时碰了一下卢西奥的肩膀，又翘起大拇指朝后点了点她的丈夫，小声说：

“知道这个人了吧？”

卢西奥使了个眼色，又耸了耸肩膀。那个开车的把最后扛进来的一块冰同先前扛进来的摞在一起。

“你先别去扛箱子。先帮我把冰砸开吧，劳驾。”

德梅特里奥用力抓住冰块，毛里西奥抡起锤子猛砸。有一粒冰碴儿崩到卢西奥身上。他看见冰碴儿很快在他上衣袖子上化开，变成一颗水珠。

“整块整块的不好往里放。这样的话，冷气就均匀得多了。现在你可以去把箱子给我扛进来了。”

德梅特里奥又走了出去。卢西奥指着门口说：

“真是个好小伙子！”

“有点窝囊，可人是好人。没说的。”

“倒不象他的老子。那个家伙……”

“幸好撇下他当了孤儿，正是时候。”

“幸好这样。”

“好人总要倒霉。”

“他什么坏事也不会干。是个好小伙子，是的，先生。”

“可他有点骄傲，你无论跟他说什么，他总躲着，好象在说他的事。象他这般年纪的小伙子，总喜欢在你面前显得不可一世，总以为你要压他们一头似的……”

屋里又突然一暗：德梅特里奥回了进来。

“毛里西奥先生，您还要我帮忙干点什么吗？”

“来搬一搬这个。”

老板走到柜台外面，搭一把手跟他一起把箱子放好。随后，他一个一个地从箱子里取出瓶子，往冰箱里放；瓶子叮叮当当响了好一阵子，活象一群吵人的鹅。毛里西奥放好最后的一瓶，就给德梅特里奥倒了一杯卡萨利亚白兰地。

“你能不能下午在我这儿待一会儿，帮我忙乎忙乎？”

“今天下午我打算着要去跳舞的，毛里西奥先生。最好还是您另外找一个人。”

“放着钱不赚去跳舞，准是在追求哪个女人了吧。那就算了。可我们怎么办呢？我女儿去看电影。我真不知道该找谁。”

“那就请卢西奥先生帮您一下好了，反正他总闲着。”

“我在你这个年纪，干得够多的了。”

“那您都干了些什么呢？”

“多着哪，比你干得多。”

“那就跟我说说吧……”

“反正比你多。”

“我不信。”

“喂，小伙子，你还什么都不懂呢。你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喝吧，把你的酒喝了。不要跟卢西奥先生缠不清。”

他在柜台上放下三个杜罗①。这是他湿着手从柜子里取出来的。他用抹布把手擦干。德梅特里奥把钱收起来。

“好吧，以后再说吧。到舞场里去好好消遣消遣。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了。”

“我还得把车子送回去，这又得耽误我的时间。明天见。”

“再见。”

德梅特里奥回到外边的太阳地里。毛里西奥说：

“你可不要去强迫他。只要不是被迫，他给别人干活就会干得很多。所谓强迫，就是说，一个人在无论什么时候想支配谁就支配谁。既然我女儿想去看电影，那这个小伙子就也有跳舞的权利。今天，大家都过星期天，对谁也不能强求。想挣点外快的人都不来，让我整个星期天在这儿忙得晕头转向，还觉得对我是天大的恩典呢。”

“当然。娘儿们把什么都当成她们自己的东西来支配，连人也一样。”

“是啊。不过，对她们的女儿可不这样。你刚才都听见了！”

① 西班牙货币名。一个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她们就是这个样子。谁也拿她们没有办法。"

"今天下午，非得把我忙得头昏眼花不可。"

"肯定是这样。你看着吧，今天顾客会象潮水一样涌到这里来的。现在还不到十点，就已经觉得热了。"

"真是夏天啦！谁也受不了！"

"这对你可太好了。天气越热，你的店里就挤得越满。"

"当然啰。要不是这种天气，守着柜台磨蹭时间，简直不值得。话又说回来，唉，现在再好也好不过从前，差远了。河边，还有赫内拉尔公路旁边，饮食店开得太多了。从前，几乎只有我一家。你还不知道我这个店生意最兴隆的年头呢。"

"不过，好在你的店跟谁也不挨着。"

"你可别那么想。我也拿不准，也许人家更喜欢上那些店里去，那边热闹，离河、离公路也近便。特别是自己有车的人，何必要走这一段蹩脚的路呢。"

"这段路到底什么时候来修？"

"永远也不会来的。"

在土路和围墙之间，贴着地面吹来一股小旋风，把收割之后田地里的尘土吹得团团转，仿佛一个盘旋的大漏斗，这个漏斗转着转着，转到门口才落下。风过之处，地上留下了一道道螺纹般的痕迹。

"起风了。"卢西奥说。

胡斯蒂娜从过道里走进来。

"您好啊，卢西奥先生。您在这儿哪？"

"喘，太阳出来了！"他眼瞅着她回答说，"喂，宝贝儿。"

"爸爸，您给我三十个比塞塔吧。"

毛里西奥看了她一会儿，这才打开柜子，取出钱。他手里攥

着钱，又看他女儿一眼，才开口说：

“我说，孩子，你去替我告诉你的……你的……”

从里屋传出一声喊。胡斯蒂娜连忙答应：

“来了，妈妈！”

说着她就往里面跑去，撇下她父亲，话也没说完，钱还攥在手里。但她转眼又跑了回来。

“妈说叫您给我五十，不是三十。”

毛里西奥又打开柜子，再取出四个杜罗，同刚才取出的六个杜罗放到一起。

“谢谢您了，爸爸。您方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

胡斯蒂娜朝他们两人瞄了一眼，吐了吐舌头，挤眉弄眼地表示莫名其妙，随后又跑了进去。

突然，响起了一阵发动机的声音，响声越来越大，不一会儿便在门外停住。有几个人在太阳地里说话：

“拿过来，我帮你。”

“不用，不用。我自己就行，塞瓦斯①。”

毛里西奥赶到外面。从摩托车的挎斗上下来一个穿长裤的姑娘。毛里西奥认出了那个小伙子的面孔。那两个朝他走来。

“你好啊，小伙子？又上这儿来啦？”

“你瞧，保莉娜：他还记得我们呢。您好吗？”

“我能不记得吗？我很好。你们也好吧？”

“您这不是看见了。我们来玩一天。”

那个姑娘拖着一条过分肥大的男人裤子，裤腿卷着。她的

---

① 塞瓦斯蒂安的昵称。

头上扎着一块红蓝两色的手帕，象缎带一样从两鬓绕到脑后；手帕的角都垂在一边。

“你们是来享受野外风光来了，是吧？”

“是啊，先生。来下河洗个澡。”

“想必这几天马德里是没人待得住了。你们喝点什么？”

“我不知道。你喝什么，保莉①？”

“出来的时候，我吃过早饭了。什么也不想要。”

“那不行。我也吃过早饭了。”他对毛里西奥说，“您这儿有咖啡没有？”

“我想，厨房里有煮好的。我看看去。”

说罢，他走进过道。姑娘掸了掸她伙伴的衬衫，说：

“看你是怎么穿的！”

“我的姑娘，坐摩托兜风可真够味。一点都不觉得热。可是一停下来，你就觉得烤得慌了。他们那帮人还得有一会儿才到呢。”

“他们也该早点出来才对。”

毛里西奥端着咖啡壶进来。

“咖啡来啦。我这就给你们倒上。就来你们两个人吗？”

他端上一杯咖啡。

“哦，不，来了好些人呢。不过，他们都骑自行车来。”

“哦。糖你随便放。这辆摩托，你去年夏天没有骑来过，是你买的？”

“不是我的。您问这个干什么？这是我们车库的。我们的头儿有时让我们星期天骑出来玩玩。”

---

① 保莉娜的爱称。

"那你们就是花点汽油钱。"

"是这样。"

"真不错。我刚才还在说：去年来的那些人今年夏天还没到这里来过呢。这次你们还是那些人来吗？"

"有几个是，先生。还有几个您不认识。这次我们一共十一个。你说对吧？"

"总共十一个人。"姑娘对毛里西奥肯定地说，"您要知道，原来要来十二个。可是，临到末了，有一对给拆散了。那个姑娘的妈妈不让她来。"

"哦。那么，那个高个子，唱歌唱得特别好的那个呢？他也来吗？"

"啊，是米格尔。"塞瓦斯说，"他来，他来。您的记性真行！"

"那个小伙子唱得可真好！"

"他现在还唱。我们是在巴拉哈斯高速公路那里超过他们的。我估计，他们得晚到半个小时左右。到桥那边是十六公里吗？"

"还是十六公里。"毛里西奥答道，"现在已经可以骑摩托过去了。骑着这个玩意儿来，准是挺有意思的吧。"

"可不是。骑着摩托兜风，那太美了！可是车一停，你就立刻觉得一股热气扑上来。等你再开起来，凉风就飕飕地往脸上吹。对了，我想对您说……我们还象去年一样，把自行车全都存在您这儿，这没什么不方便吧，是吗？"

"一切听便；没问题。"

"那就太谢谢了。酒呢？还是那种酒吗？"

"不是那种了。恐怕要好一些。别有一种风味。"

"好。那么，是不是给我们灌……四瓶，对，四瓶，上午喝。"

“我听你们的，你们说要多少瓶，就给多少瓶。”

“要四瓶吗，塞瓦斯？你疯了。咱们哪儿喝得了那么多！都喝了下去，你们就要胡说八道了。”

“别大惊小怪。四瓶酒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

“好吧，你这个人哪！那你可留神别喝醉了。行吗？要不然，你们准会惹是生非的。一沾这个倒霉酒，这一天就别想玩得好。为什么非得喝这个该死的东西呢？”

“小伙子，别为这事闹别扭。”卢西奥从旁调解道，“现在您就别喝了。您省着点儿。等你们结婚办喜事，再把今天的酒补喝得了。到那个时候酒会不够的，总得差上几坛子。您信不信？”

“我们结婚，那是以后的事。今天先说今天的。”

“你们别理他。”毛里西奥说，“这是个危险人物。我可了解他。你们别同他啰嗦。”

“你们这儿对一个人可了解得太过分了。”卢西奥笑着说，“这不好：当场就把人家的底抖落得一干二净。”

“那你就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人家会不会象这儿这样对待你。”

卢西奥把姑娘招呼到一边，用手背挡着嘴，悄悄对她说：

“他说这话，是因为他信得过我。是这样，您知道吧？”

保莉娜微微一笑。

“你跟这位姑娘嘀咕些什么秘密？你没看见人家的未婚夫瞧着心里不舒服吗？”

塞瓦斯蒂安也笑了。

“这倒是真的。”他说，“您看，我可是相当爱吃醋……所以，您得小心点。”

“暧唷！他喜欢吃醋，太妙了！真是求之不得呢！”

塞瓦斯蒂安注视着她，又伸手搂住她的肩膀，把她拢到自己身边。

“过来，你过来，我的小燕儿。你说，咱们到外面去看看他们来了没有，好吗？”

“随你的便。几点了？”

“十点差二十五分。他们晚不了多少了。先生们，回头见！”

“再见。”

他们来到外面，朝着铁路道口走去。保莉娜说：

“那个老头儿实在少见！脸上的表情很难捉摸。”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说。我也不知道那个人相信他什么。乖乖，真热啊！”

“是热，我恨不得他们马上就到，好早点下水，越早越好！”

“十一点半以前下水不行，你别犯傻了。那样会引起消化不良的。”

“好。你真体贴我，保莉。等我们结了婚，你还会这样体贴我吗？”

“你还要人家对你怎么样？我什么都替你想到了，可你想到我什么来着。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犯得上。”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我的小星星。你说什么我都喜欢听。”

“得了吧，要是你以后不照我说的做，现在你喜欢听，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可我爱你啊，这不就是对你有好处吗？你觉得还少吗？”

“老天爷！你这个小子真有点浑，净胡说八道。”

“我爱你，你是太阳。”

“太阳有一个就够了，我的小乖乖。今天反正谁也不再需要太阳了。喂，火车来啦。”

“咱们数车厢，好吗？”

“傻瓜！数它干什么？”

“数着玩儿么。”

*　　　　*　　　　*

“刚才你这儿的那一对，”卢西奥说，“真热乎。”

毛里西奥在洗瓶子。

“去年他们来过了。不过，那时候看起来好象还没订婚。想必是来过以后他们才订婚的。”

“就是那姑娘穿的长裤太差劲啦。真是要多蠢有多蠢！她们为什么非得这么打扮呢？”

“嗨，那是为了骑摩托，穿长裤子好。也正派得多。”

“哼，我可不喜欢这种打扮的姑娘。简直象个大兵！”

“她那条裤子穿着是有点大，没准是她的哪个兄弟的。”

“这会儿的姑娘，哪儿有象象样样穿条漂亮裙子的？还把脸涂得乱七八糟。现在这些马德里的城里人，审美观念都没有了，连怎么穿着打扮也不懂。”

“说得好。我跟你说，在马德里，你看看那些娘儿们，穿的那副样子，就跟你从前在小村小镇上见到的一样。什么衣料啦，式样啦，全都不管了！”

“这可没办法。什么样的蹩脚戏，也会有人看。说来说去，它是中心，是西班牙的首都。去它的，什么都得给它送去，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在那儿，没办法。”

“不过，马德里好的还是比差的多。”

"对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人，也许是这样。不过，你可以去问问他们。他们要说没有坏的地方，那你就指出来。眼下就有一条：你看，他们为什么跑到这里来过星期天？呃？准是他们在那个首都待腻啦。要是待得有滋有味，那就不会往外跑。一到星期天，就往外面逃，来避暑的不是一个两个……是成千上万！所以说，谁也没法说那个地方好在哪儿。如今的人，对什么都厌烦了；大都市里的人也一个样。"

毛里西奥已经在几只瓶子里灌满了酒，此刻正拿抹布揩瓶子。他们都不作声。卢西奥注视着映在门框里的长方形的田野。

"这块地！"他说。

"你怎么说出这句话来？"

"我说什么来着？"

"你刚才说的呀。"

"说这是块什么地吗？那准是因为我瞅着它呢。"

"哦。"

"不，你别笑。你笑什么？"

"笑你。笑你今天早晨有点发呆。"

"你开心吗？"

"可开心哪。"

"你不知道我这会儿兴致有多么好。"

田野里收割后的土地上没有一丝阴影，一片热辣辣的黄褐色，十分刺眼；上面笼罩着雾濛濛的一片尘土，仿佛大地在一条轻软的被子下面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蜿蜒起伏的山峦重重叠叠，如同一群牲口匍伏在那里休息，背脊连着背脊。哈拉马河就隐没在那些山脊后面，缓缓地流淌。再远处，又是一块块荒凉的不毛之地，那里的颜色也和近前的这块土地一样，似乎各种土地都

被盛夏的骄阳晒成同一种肮脏的褐色了。

“你要抽烟吗？”卢西奥问道。

“现在不要，待会儿再抽，谢谢。”

“你要是不抽，那我也先不卷了。待会儿一起抽吧。晚一点抽，对咳嗽比较好。哦，是福斯蒂娜还是你闺女，说要到圣费尔南多去？”

“过一会儿就去，我想是。有什么事吗？”

“让她们带包烟来，你看没有关系吧？”

“这事她们办得了。等她们走的时候，你跟她们说吧。一会儿就要吃饭了，你还过去吗？”

“不啦。我兄弟和他老婆都上马德里了，到他老婆的娘家团聚去了。这会儿正在火车上呢。”

“这么说，你就不想吃饭了？”

“饭倒是现成的。要是有人到我那里给我做饭就好了……在他们家，端菜上饭，什么事都得弟媳妇给我弄。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我去。”

“那往后怎么办呢，我的侯爵大人？你是不是想叫他们带上吃的，把饭开到你老的家里去？”

“唉，得了，别提这种事了。我高兴的话，我自己就去了。只要不是晚上，无所谓。”

* * *

一列货车开过，铁路道口的另一边出现了一群自行车。保莉娜一见那些人，就挥着手朝他们喊：

“米格尔！阿莉西亚！我们在这儿哪！”

“喂！孩子们！”那边的人答了腔，“你们等了我们好一会儿

了吧?"

道口的栏杆慢吞吞地升起。骑自行车的人都推着车来到这边的路上。

"还是骑摩托车美啊!"米格尔边说边朝塞瓦斯和他的未婚妻走来。

这些人都是满头大汗。姑娘们都和保莉娜一样，头上扎着五颜六色的手帕，手帕的角飘飘地垂着。男的差不多都一色穿着白衬衫。有一个穿了件水手那样的蓝白横条汗衫；他还把手帕的四个角打了结，扣在头上当帽子。他穿着长裤，裤脚塞在短袜的袜筒里。另外几个和他不同，裤腿上卡着骑自行车用的裤卡子。落在最后面的是一个高高个子的姑娘，穿过铁轨的时候，因为地面高低不平，她就骂她的那辆车：

"啊唷，乖乖，这辆破玩意儿真叫人费劲死了!"

她戴了一副花里胡哨的墨镜，眼镜的两个角往上翘起，仿佛把她的眉毛延长了，使她的脸变得很怪诞，象个日本人似的；她也穿着长裤。她走到保莉娜身边，对保莉娜说，

"你看，我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吧。"

保莉娜看着她的裤子，说：

"姑娘，你的裤子太合身了，没那么好的。我这条跟你的一比，简直是破烂货。你这条裤子是谁的?"

"我弟弟路易斯的。"

"你穿着合适极了。转过来，让我好好看看。"

那姑娘便做了一个十分讲究的动作，把屁股转了过来，手还依然扶着车把。

"你简直能当模特儿了!"穿水手衫的那个笑着说，"这才叫曲线哪!"

"待会儿再献殷勤吧。别叫火车在这儿压着我们。"那姑娘一边回答他，一边把自行车推过了铁轨。

"你们没出什么麻烦事吧？"塞瓦斯蒂安问道。

"怎么没有！就是梅莉[1]，她骑上二十米就要停下来，说什么：她受不了这样的罪，谁也休想强迫她玩儿命。"

"那梅莉受得了什么呢？"

"啊，这个……"

"就算是这样吧，可谁也没有命令你们非等我不可呀。我自己一个人也会到这儿的。"

"我对你说，你穿着这种裤子，自己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走不了多远？那为什么？"

"因为啊，恐怕急着想来陪你的，远远不止一个人呀。"

"哈，那我太高兴了。只要别人不象你，那就行啦……"

"好了，咱们在这儿晒太阳干什么？还是走吧！"

"在这儿讲解梅莉的前途呢。"

"你们先把话留着，待会儿找个有点荫凉的地方再说吧。"

有几个已经上了路。

"你倒是没给我找一辆比这更坏的！"

"我的乖乖，人家对我讲，这一辆是最好的了。怎么着，难道你是想爬着去吗？"

"来吧，咱们上车吧，哪能走着去。"

"这辆车呀，是我这辈子骑过的最差劲的破烂货了。我敢向你起誓，它跟那种涂着榛子色的军用自行车完全一模一样，没

① 阿梅莉亚的爱称。

错。"

"吃的东西怎么样了?"

"我们不知道。"塞瓦斯蒂安回答说,"还在摩托车上呢。咱们去看看,有弄坏的没有。我想是不会。"

米格尔和他的女伴推着自行车,同出来迎接他们的那一对一起走着。其他的人又都上了车,骑到前面去了。保莉娜说:

"肯定是颠得一塌糊涂了。一路上瓶瓶罐罐响得叮叮当当的,象一群鬼在叫。"

"只要饭盒不颠开,就不要紧……"

"那个老板还记得我们,你想不到吧。他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

"啊,真的?"

"他还记得你,还问起'唱歌的那一个'呢。我没瞎说吧,保莉?"

其他人正在陆续到达小酒店。穿横条汗衫的骑在最前头,他走的是右边的那条路。在他前面已经过去了一个姑娘。

"从这儿走,露西[1]!"他冲着她喊道,"走错啦!是那条路,在那儿!"

那个姑娘便掉回头,跟别人一起骑上了另一条路。

"花园在什么地方?"

"后面的那堵墙,看见了吗?上面露出一点树梢的。"

全体人马都到齐了,在门口停下。

"啊,这里不错啊!"

"你注意了吗?梅莉总是最后一个。"

---

① 露西亚的爱称,有时也称作露西塔。

有一个人看着酒店的店面，一边念道：

“供应午餐！”

“象座教堂；眼下只好进去喝杯清水了！”

“我得喝酒。”

“现在喝？太早了！”

他们走了进去。

“当心，姑娘，台阶。”

“哦，谢谢。”

“咱们把自行车搁在哪儿？”

“着什么急啊，他们这就会告诉我们的。”

“我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

“我可来过，来过好几次了。”

“您好啊！”

“好极了，您也好！”

“费尔南多，帮个忙，劳驾，帮我把裙钩子钩上。”

“这儿凉快多了。”

“是啊，至少可以缓一口气了。”

“您的面孔我还记得挺清楚。”

“怎么样，您好吗？”

“你们这不是看见了。我正在等着你们呢。我一直在纳闷：今年夏天怎么还没见到你们的影子？”

“劳您驾，给我一杯水好吗？”

“当然啦，当然啦。那个高个子呢，唱歌的那一位？不是说他也来了吗？”

“哦，来了。他在后面，跟他的未婚妻在一块儿，还有那两个骑摩托的。看样子他们喜欢晒太阳。”

“不过，今天的太阳够劲，谁也不会喜欢的。这些酒，是特地给你们准备的。”

四只一模一样的瓶子在柜台上排成一排，闪闪发亮；每瓶一公升，盛的全都是红葡萄酒。

“先到的那两个，一到就要了这几瓶酒。”

“好啊，那咱们就开始喝吧。谁想喝啊，小伙子们？”

“喝个屁！你这疯子。”

“为什么？”

“留着下河去喝。先别喝这些酒了。想喝的话，另外要几杯。”

“好吧，怎么都行。你要酒吗，桑托斯？”

“你要给，我就喝……”

“我喝水。”

“你可别多喝，看你都喘不过气来了。”

“那几位老爷子还没把吃的拿出来。那么长的时间了，我不知道他们都在干什么。”

“蒂托，你要来一杯吗？”

“我现在想喝水。待会儿再说吧。”

“你们女的来什么：水、酒、汽水、桔子汁、可口可乐，还是热带菠萝？”

“你倒象个卖吃的，小伙子，你从前是当过酒吧间的领班吧。”

“对不喝酒的姑娘，我这儿没别的了，只有汽水。”

“我啊，小伙子们，我可要坐下了。对你们说吧：这阵喘劲儿不过去，我什么也不想喝。”

“做得对。你要汽水吗，露西塔？”

“汽水，行。”

“汽水比水好，没错，因为我把它冰镇过了。”毛里西奥说，一边把身子伛到冰箱上。“水可是没冰镇。”

“那一定热得象盆汤了。”

“那才好，”蒂托说，“才解渴呢。”

“热得都喘不上气了。”梅莉瘫在椅子上，“除了凉的，喝什么也不管事。”

她身材修长，臀部也大，可以想象裹在裤子里的肌肉一定很结实。她把两条赤裸的胳臂伸在凉爽的大理石桌面上。桑托斯对老板说：

“您看，是不是我们还象去年一样，把自行车放在花园里？”

“可以，可以，一切听便。”

“那我们就到那儿去吧，每人推着自己的车。”

“你们知道花园在哪儿。那边，出了过道就是。”

“好，多谢啦。我们还记得。”

大家都出去推车。这时，又有四个人来到酒店。桑托斯说：

“塞瓦斯，我们到花园里去放自行车了。你就把摩托挎斗里的东西拿出来吧。”

米格尔走进来，笑着对老板说：

“您好吗？我知道，您问起了我。”

“我很好，谢谢。看到你们，我真高兴。我先头还在这儿说呢：今年还没见到你们来，我还真觉得奇怪。”

“我们这不是来了。”

一些人推着自行车从柜台前面走过，进了过道，往后面的花园里去。花园的三面是破旧的砖墙，一面是房子的后墙。有几处被缠绕在铁丝网上的金银花和美洲葡萄藤覆盖着。此外还有三棵小树——都是槐树。

“瞧这儿多么有趣！”梅莉说。

桌子都挨着墙，摆在葡萄架下面。几张折叠式的小桌子都褪了颜色；有两张特别大，是松木做的。周围放着许多折叠椅，沿着墙根还有一些当凳子用的埋在地里的树墩。

从房子后墙上一扇打开的窗户里，可以看到一个女人在厨房里忙碌。过道门的另一边也有一扇窗户，同这边这一扇对称；那边的屋子里有一张铺着黄床单的床，镀铬的床架闪闪发亮。

“都靠在这边吧。”

他们把自行车靠在玩套青蛙游戏的印着数目字的柜子旁。桑托斯把手指伸进铜青蛙的嘴里。

“当心它咬你！”

“咱们待会儿来玩，好吗？”

“等下午吧。下午咱们好好地玩一局。”

“好了没有？放好就行了！你们准会拿这个新发现来缠住我们的这些姑娘的！”

“我说也是。只要是套青蛙，胖子就得给咱们来个大马趴。”

他们回进过道；后面只剩下穿水手衫的那个在冲他们喊：

“喂，喂！你们看看！”

桑托斯扭过头，从阴暗的过道里向门外望去，只见那一个在花园的明亮处，把一面旗绑上一根细瘦的树干。

“咱们走吧，丹尼尔。别胡折腾了。我知道你是个出类拔萃的运动员。”

丹尼尔一边走过来，一边说：

“这个，你干不了。”

他跟在他们后面走了进来。这时，饭盒已经拿进来；毛里西奥把它们放在柜台的一个拐角上。

“咱们可以下河了。”米格尔说，“你的表现在几点了？”

“快十点了。”桑托斯回答他道，“你们要走，那就走吧，我听你们的。”说完，把酒一饮而尽。

“来吧，那咱们就走吧。得有个人把这儿瓶酒带上。”

“等中午再回到这儿来喝吧。我不知道咱们是在河那边吃饭好，还是上来到这儿吃好。要么，看情况再定。”

“你们就看情况再说吧。再说，东西放在这儿很保险，这你们知道。”

“那就回头见了。”

“没什么。大家说好了要去快活一番，那就去好好地玩个痛快吧！”

“谢谢，再见！”

卢西奥看着他们一个个逆着阳光跨出门槛，往左边拐到土路上去。随后，又只剩下了一个空荡荡的门框：一块令人目眩的黄灿灿的长方形。人声渐渐地远去。

“年轻人么，应该去快活一番！”卢西奥感叹着，“他们正是岁数。那位穿长裤的姑娘长得多苗条；模样好，身材好，又会打扮！”

他一边说，一边冲着光亮耀眼的门口伸出两只手，在空中比划着她的体型。

“你看见了吧？喂，你看见了吧？就看长裤是穿在什么人身上了。喂，这会儿你把那包烟拿出来吧。”

卢西奥费劲地掏遍所有的口袋，找他的烟袋和卷烟纸。他又耸起肩膀往口袋深处摸，终于摸了出来。毛里西奥从柜台上接过烟袋和烟纸。他边卷烟边说：

“大清早抽烟不好。抽烟隔得时间越长，对健康越好。”

“这会儿是几点钟了？”

"你也问起钟点来啦？真是奇闻。时间对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从来没拿时间当过一回事么。"

卢西奥把半边脸一歪，做了个怪相；然后说道：

"啊，是吗？让你觉得奇怪了？你看，想必是我变老了。"

"你倒不见老，就是整天不动窝，一点都不锻炼，人就僵了。你就是这样……"

"锻炼？不少啦。我锻炼得够多的了

"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从前！"

"哪个从前？"

"那个从前。在那边。你真以为我们不锻炼，光往那儿一坐，等着人家给你端饭？想得倒美！"毛里西奥仔细地打量着他，随他说下去，看他还说些什么。"我们在那儿，倒都不吵架；全都挤在小房间里，不到晚上你就别想休息得了。简直糟糕透了。也没有什么油水。"他的目光从烟卷上抬起，移到毛里西奥的脸上。"喂，你看什么？"

毛里西奥的思路被打断了，但终于又连接起来。

"没有，没看什么，我是要……"他退回到柜台里面。"我要去把这两个瓶子灌满，顾客马上要来了。胡斯蒂娜！胡斯蒂娜！"

她从里屋回答着：

"来了，爸爸！"

她在门口出现。

"说呀，您要什么？"

"告诉你妈：你们去圣费尔南多，要是回来得晚，我还缺午饭的材料哪。还有，卢西奥先生对你还有吩咐。喂，你就告诉她要办什么事吧。"

“不，姑娘，没什么。要是不给你们添很大麻烦的话，你们坐快车去，替我带一瓶虫咬止痒药水回来。要那种绿颜色的。”

“那还能不行吗？”

“等一等，我给你钱。”

“回来再说吧。不要紧的！”姑娘说完，便进了过道。

卢西奥转过身来对她喊道：

“再带一盒邦波牌香烟！……”

“你不叫她们把饭也给你带来？”

“住嘴。老是这句话。你给我免开尊口吧！”

* * *

这群人匆忙地赶路，急着要看到河。他们穿过公路，沿着那条土路走去。梅莉问道：

“远吗？”

“就在那些树那边，看见了吗？”

前方出现了一片树梢。那边大概有一个陡峭的斜坡，把河谷和树林都截断了。

“大吗？”

“你马上就看到了。”

直到他们走到斜坡的边上，才看见了河。河是突然出现的。仿佛此地没有河；因为水的颜色和土的颜色一样，似乎同两岸都连成了一片，即使流动时也显不出什么变化，好象是土在河里流似的。

“什么鬼名堂的河……”梅莉嚷起来，“这也算一条河？”

“水是浑了一点，不过到底是条河。”露西不同意她说的话。

大家都收住脚步，站在堤边望着河。河堤要比河岸高出十

至十五米。

“我上当了。这不是河，屁也不是。纯属欺骗。”

“那你想该是什么样子？象亚马孙河？”

“你们这些女的从来都没见过哈拉马河吗？”丹尼尔问道，“哈拉马河一向如此，一直是这个颜色。”

“我可不喜欢。看来脏得很。”

“这不脏，姑娘们。水里带走的是土。看着脏，其实不脏。你看，这水有多大。”

“啊，我又不想喝它。做梦都不会想的。”

“谁叫你喝来着，梅莉。”丹尼尔笑着说，“水大好游泳。”

蒂托指着上游的左岸，对他们说：

“你们看，火车就从那里过去。”

那边有一座六个高大桥孔的砖桥；再过去，就是比维罗斯桥；那座桥同赫内拉尔公路上的房子连在一起。树林就在斜坡的下面，在一座长长的纺锤形的小岛上；小岛把河分成大小不等的两股。靠这一边的水流很细，而且紧挨着河堤流过，一到夏季就干涸，眼下河床里就没有水。因此，小岛的这一面就同这一边的河岸连成了一片，只要穿过泥泞的、滑溜溜的红色河床，就可以一直走到岛上。后边的河汊也只剩下不多的水了，而且一头堵死，把小岛的一端同河岸隔开，使小岛变成一个尖形的半岛。岛端，便是这条死河汊同另一股河汊汇合的地方；那里还积着面积很大的一片水，一直延伸到有水磨或水车的混凝土堤坝那边。有一条土路往下一直通到那片树林；这条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是被人们在斜坡上用脚踩出来的一段台阶。

“咱们走吧，太阳太晒了。”

土台阶光溜溜的，几乎踩平了。有个姑娘滑了一跤，一屁股

坐到了泥地上，鞋跟在地上划出两条沟痕，腿也露到了外面。走到下面的人发出一阵大笑。她起先还莫名其妙，等到发现自己这副模样，又听到他们哄笑，也忍不住仰头笑起来。

“蠢鸭子，我的乖乖！我真是个蠢鸭子！”她坐在地上冲他们说道。

桑托斯抓住她两只手，往上拉她。可是，她站不起来。于是，大家笑她笑得更厉害了。

“我真是蠢鸭子！”她又快活地说了一遍。

“你弄痛了吧？”

“痛什么？！这儿真软。”

“你可让我们看了好戏了，卡梅拉①。”梅莉对她说，“连你的牛痘疤都叫人看见啦。”

“啊哟！这太可怕了！亏得你们没看见什么别的。”

“你让我们全都看傻啦，真的。”

“来吧，小姑娘，一下子站起来！”

“慢一点，喂，慢一点……”她又格格地笑了。

“待会儿咱们游泳的时候，你把裙子拿到河里洗洗。”阿莉西亚给她出主意，“三分之二还是干的。”

“咱们到纳瓦塞拉达去的那次，费尔南多摔的那一大跤，那算是划时代的了。你们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每次得摔上一个。”

“我是忘不了的，那是妖魔的歌声把我害了的。”

“因为我们笑话了你，你觉得窝囊，如此而已。”

“那好吧，我就宽大为怀了。”

---

① 卡门的爱称。

“为什么一个人摔了跤，大家都要笑他？一个人摔一跤就够呛的了，还得挨人家一通嘲笑。”

“因为摔跤就叫人想起马戏团里的小丑。”梅莉说道。

树林的荫凉地里已经有好几群人，有的坐在垫着的报纸上，有的坐在铺开的床单上。那里几乎没有什么草，光秃秃的地上到处都是土。只有一些耐活的星星草歪歪扭扭地生长着，上面落满了尘土。人们把陶壶、西瓜、皮提包等东西直接放在地上。一只狗想咬住一个球。有些人赤着脚，在一块太阳地里临时搭的两个球门之间奔跑着。许多树干上都刻满了刀痕；早先刻的字母已经变成隆起的疤，那些“M”、“R”、“J”都长到了树皮里面，仿佛天然生成的记号，成了树的一部分。黄里带红的河水在流着，有时平滑，有时卷绕，夹带着水草，仿佛大河的漫长的肌肉。河边一丛一丛的灯芯草伸出水面，黑乎乎的，东一摊西一摊；一个高出水面不多的烂泥墩，在阳光下望去，好似一个红红的圆肚皮。

“去年，我们是在这四棵树中间坐着来的。”

“这儿可没有多少草，真的。”

“都让牲口吃了。”

“再加上人踩。”

于是，就在去年待过的这块地方，大家七手八脚把桑托斯的黑斗篷铺在两棵树当中。梅莉不等别人，自己先一屁股坐了下来。

“你象只猫，梅莉。”有人说她，“你专会挑好地方，跟猫一样！”

“你倒是也分给我们一点地方啊，哪怕一小点儿也行！”

“好，姑娘。你们要坐，那我起来。这不完了。”

说着，她又站起来，走了。

“这也犯不上生气啊，姑娘们。过来，还跟刚才一样坐下，别讨人厌。”

她不理睬，径自走到几棵大树中间。

“你看见了？你们跟她说了些什么，惹得她这样？”

“随她去。谁生气，谁吃屁。”

丹尼尔正在稍远的一棵树干上观察着树皮。梅莉走到他身边。

“你在找什么？”

他吓了一跳，随即抬起头。

“嗯？没什么。”

阿梅莉亚微微一笑。

“小伙子，别那么厉害。我看看就不行了？”

“别缠我，你走吧。这是我的私事。”

他用背遮住了树干。

“嗳哟，瞧你气鼓鼓的，乖乖。”梅莉笑了，“有什么秘密，呃？就为了我这么问问你，你就恼了。”

“别讨厌。”

梅莉在丹尼尔身体两边的字母中找着。

“我准能找到，你敢赌点什么？”

“你怎么总是那么爱管闲事！”

“你们这些人今天都怎么了？怪事！”

她满肚子不高兴，转身又向那些人走去。阳光穿过树荫，斑斑点点地洒落在地上。卡门躺在桑托斯的斗篷上，仰视着树梢。突然，在她上面，在树梢的叶子前面，出现了梅莉的头。

“躺下吧，梅莉。这儿可以躺两个人。躺在这儿看，好极了！”

阿梅莉亚望着她，并不答话。随后，她把目光转向河边、树

林和人群，问道：

“那些人到哪儿去了？”

“哪些？”

“萨卡里亚斯那帮人。”

“啊，是他们！他们肯定来吗？”

“当然肯定。坐火车来。昨天晚上，他们留下同费尔南多谈的就是这件事。你不知道？”

“他们倒是跟我说过的。昨天下午，他们在饮食店里碰到我们，就凑到一起了。”

梅莉还在眺望。

“哪儿也没见他们的影子。”

“他们说了，要到一个他们熟悉的地方去，我不清楚是在哪儿。”蒂托一边挖着土，一边说，“再说，我们又不是少了他们不行。”

阿梅莉亚突然转身向着他，不再张望。然后，挨着卡门在斗篷上躺下。

“连荫凉地都不舒服。”

“我说，咱们还是去游泳吧。”

“待会儿就去。”

桑托斯在看一群穿游泳裤的小伙子踢足球；球赛在林中的空地上进行得很激烈。“你的球，你的球，小伙子……”桑托斯喃喃地自言自语。那些人跑动着，在太阳底下把尘土踢得满天飞扬。他们这伙人，坐的坐，趴的趴；有的人用肘支着地，侧身躺着，但脸都朝着河那边。费尔南多站在蒂托身边；蒂托拿着一根草棍儿，正沿着他的凉鞋在地上画出他的鞋样子，但是被他发现了。

“你在拿我搞什么名堂?”他看了看所有的人。“你们这是什么样子! 乖乖,我看你们活象一群瞌睡虫。要命的大老爷们!”

他搔了搔后脖颈,又腆起胸脯,伸了个懒腰。

“这不是? 把我弄得也想躺下了。干脆,来个全体卧倒。”

他绕着他们转了好几圈,想找一个位置。

“狗要躺下睡觉的时候,就得转上好几圈。你转得比狗还多。你走开吧,上哪儿都行。”

“来吧,小伙子。看在你人品出众的份上,我们让给你一点地方,好叫你别再那么没命地转来转去,把我们全都转晕了。”

“别挪动了,要不就太挤着您了。”

她们在腿边给他腾出一小块斗篷。

“谢谢你,梅莉,我的宝贝儿。除了你,我谁也不指望。”

他坐了下来。一个上了年纪的照相师,拖着一匹硬纸糊的马,在林子里来回踱着。他穿了一件黄颜色的风衣,里面是夏天的汗衫,肩上挎着照相机,照相机下还安着三脚架。

“真是遗憾,咱们没带一架照相机来。”

“唉,真是。我弟弟有一架从摩洛哥带来的波埃牌呢。”

“你完全可以找他去要。”

“我说也是。”

“我当时没想到。他头十天玩得可起劲啦,一口气照了两卷。可后来就把照相机往抽屉里一塞,忘得一干二净。”

“那么,要照的话……”

“这种‘一分钟快相’是坑钱的,玩儿命地敲你的竹杠。”

“当然啰,还用说。话又说回来,出来郊游,能照几张小相片的话,那敢情不错。以后洗印出来看看还是挺有意思的。要是看见谁拍了一脸傻相,够你笑一阵子的呢……”

“对，没错。可我们这帮子人连一张合影都没拍过，算上萨穆埃尔和萨卡里亚斯他们那帮！”费尔南多说道。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跟我们一伙。”

“得了。他们或许跟你不一伙，跟我可是。我起小就认识萨穆埃尔了。”

那个照相师并不说话，只是在这群人前面站住，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又用食指指了指他肩上的照相机。这时，他看出他们在犹疑不决，没有立即回绝他，就摇头晃脑地添上一句：“一分钟可取”，仿佛他预料到了什么似的。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只好耸了耸肩膀，拉着他那匹纸糊的马走开了。他边走边吸着叼在嘴里的烟斗；烟斗里冒出缕缕的青烟，向四处飘散，活象一台老掉牙的火车头。

“我看，我们早就可以游泳了。”塞瓦斯蒂安说道。

“喂，你这会儿先等一等，别着急。你们要不要先喝上一口，怎么样？”

“那倒是真的，来吧，拿瓶来。”

“丹尼① 呢？他跑到哪儿去了？”

“怎么，咱们谁也没想到要带只杯子来？”

“我带了一只瓷杯，”阿莉西亚说，“是漱口杯，知道吧？可我把它留在店里了。”

“不用杯子也行，你没见过人家拿一根麦管插在软木塞里让我们喝过？”

“看，丹尼在那边。”

他在林子里的人群中间晃悠；这时候，正站在那里看人家

---

① 丹尼尔的爱称。

踢球。

“丹尼尔！丹尼！”塞瓦斯蒂安大声叫喊。

丹尼尔转过身来，撅起下巴，好象莫名其妙。

“你们看着，他马上就会跑过来的……喂，丹尼尔！”塞瓦斯蒂安举起酒瓶在空中摇晃，好让他看见。“过来，小伙子，来歇歇劲儿！”

丹尼尔稍微犹疑了一下，终于朝这些人走来。

“你们看见他过来了吧？”塞瓦斯蒂安笑起来，“不这样不行。对这个家伙，除了酒，什么都不管事。他只要见了这个玩意儿，就会象小羊羔一样，对你服服帖帖的。”

丹尼尔一声不响地走过来，从人群后面绕到另一头，在米格尔身边找了个位置。

“你一个人到那儿去干什么来着？”

“没什么，蹓跶蹓跶。”

“你是在视察那些女孩子吧？拿去，喝吧。”

“小可怜的，也没个伴儿……”

“我用不着。”

他把酒瓶倒过来，往喉咙里足足灌了一气，然后用手抹了抹下巴。

“我的乖乖，一会儿全让你喝光了。给我吧。酒怎么样？”

“热乎乎的。”

“要它凉，那我可没办法……”

“我说，咱们为什么不把那儿瓶泡在水里凉一凉呢？”

“这可是高招，准行。”

“喂，亲爱的桑托斯，你去给我们把这点小事办了吧。你离得最近；再说，这会儿你也闲着没事。”

“去你的！去你的！你看看，那边多热，我也知道要舒服。”

“小伙子，你可真滑啊。你起来一下就那么费劲啦？”

“费劲着哪！你简直无法想象。”

“这家伙一出世就累了。”

“不，小伙子。我出世的时候不累，是以后才累的。整个星期跑来跑去，把我累坏了。”

“哦，那你以为我们这些人整个星期都闲着，闲得用手指抠肚脐眼过日子。”

“也许就是这样。至于我，我可是来休息的。星期天那么多，不就抓住了今天这么一个，应该好好享受享受。我看就这样吧：给我个奶瓶子抱抱。”

“好，小伙子，真有你的。那我去。”塞瓦斯说道。

他站立起来，拿着那些酒瓶到河边去。

“姑娘们，你们喝不喝？”

“你们躲在那儿，都已经喝开啦。”

“真对不起，我的小妞儿。”

“那倒不必，先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只要有酒，男人先上，女人遭殃？”

“啊，是吗？这可太没有教养啦！”

热得更加厉害了。卡门举起两条胳膊，在盘弄手指玩。桑托斯注视着河，强烈的阳光使他眯缝着眼睛。

“现在该游泳了。”他说，“不管怎么说，我要脱衣服了。”

“言之有理。咱们还穿着衣服在这儿干什么？我看，即使不马上下河，光穿着游泳裤，不是也更舒服吗。”

梅莉欠起身子，朝四处望了望，一边伸着懒腰说：

“萨穆埃尔那帮子还没露面。”

“你提他们提得太多了。”

“河里的人可不少，看他们也看不清楚。”

“要是多带两瓶酒，那就更好了，它能叫人缓缓气。”

“乖乖，瞧他是怎么走的路？跟鬼似的。”

“那咱们这儿鬼就多了。”

梅莉又躺了下去。塞瓦斯蒂安回来了。

“怎么回事？你们把那瓶酒全喝光了？”

“正是如此。”

“你带野牛牌香烟了吗，梅莉？”

“带了，在我的提包里。把提包给我。”

“好极了。”费尔南多说，“让梅莉给咱们来一根黄烟丝的抽抽。”

“抱歉得很，小伙子，这可是给我们姑娘们抽的。你们抽黑烟丝的也一样。”

“在哪儿脱衣服？”桑托斯站起来，问道。

“那边，灌木林子后面。我跟你一起去。”

“好吧，诸位美人，能不能把斗篷给我？”

“你想得倒美！别想让我们离开这儿。我们躺在这上面挺舒服。再说，你也用不着它。”

“这个活见鬼的小娘儿们，一上午都在损我们。”

“刺儿头一个。”

“开路，阿尔维托①，咱们走。”

桑托斯和蒂托朝斜坡下面的灌木丛走去。桑托斯说：

“丹尼尔怎么了？”

---

① 蒂托的姓。

"啊，我不知道。他怎么了？"

"你没注意吗？他好象心烦意乱的，一句话都不说。"

"他就是这个脾气，这你是知道的。他喜欢冷不防闹出点名堂，叫你好象突然挨了一阵风刮一样。"

"也没准儿他已经准备好要刮了，来点热闹。"

"随他去闹吧。"

那边有母女两个在削土豆和葱头。女孩十五岁光景，穿着游泳衣，细长的腿上长着金黄的汗毛。削下来的土豆皮落在油瓶的一边。油瓶的另一边放着一条粉红色的毛巾和一个铝制的肥皂盒。河里有一个人，半截身子泡在桔黄色的水里，挥手喊道：

"妈妈！妈妈！您看我呀……"

那喊声十分清脆。

"我看见你了，我的小乖乖，你要当心！……"

她四肢的颜色也同河里的水差不多。

"在这些树丛里面吧。"蒂托说道。

这里有两丛荆棘，粗糙发黑的叶子上落满了尘土。不远处有一堆灰烬，黑乎乎的，有些折断的树枝几乎烧成了炭。桑托斯脱衬衣时，蒂托注视着他那瘦弱的身体。

"你真白！"

"可不是。你们总到游泳池去游泳，我却一直没有空闲的时候。今年夏天，这还是我头一回泡水呢。"

"你别以为我就怎么了，我也不过泡了两三次。那是我皮肤本来就黑。待会儿，你准得象一只煮熟的螃蟹了，你看着吧。"

"是啊，所以我才想着带斗篷来呢。头一天，我不能晒得太厉害。"

阿尔维托双手伸过肩膀，朝四周看了一眼。

“我看哪……”他说道：“怕是姑娘们要在这块地方脱衣服。她们从四面八方都能看见你。”

“她们肯定是把游泳衣穿在里面了。只要有一棵树，她们就行。”

“都是想避避暑。我说，这个梅莉今天上午有点心神不定。”

“那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你没听见，她一个劲儿地问萨卡里亚斯那伙人吗？”

“那又怎么啦？”

“你看，我能知道些什么。那意思不就好象是说：她来是不情愿的么。你认不认为她已经加入那一伙了？”

桑托斯耸了耸肩膀。

“她去了那边，”他说，“对我来说……真是太求之不得了。”

* * *

从科斯拉达到铁路道口，最笔直的路就是这条铁路。他如今对这双鞋已经无所谓。鞋子新的时候，他非常在意。眼下，只不过是因为鞋子刚刷干净，所以，走在铁道的尖石子上，他又多少有点当心起来。没人看他的时候，他就平衡着身体，在一根铁轨上走着。一个穿红上衣的小女孩从一间棚屋里跑出来，驱赶一群母鸡；这群母鸡正在一件摊在地上的衣服上乱啄乱刨。棚屋的门上爬着葡萄藤蔓，葡萄叶上落满了火车头冒出的煤烟。女孩发现他走过来，便停下来看他。她倒没有嘲笑他在铁轨上走，但却突然冲他喊了一声：

“火车来了！”

穿白鞋的男人猛然回头：原来是在拿他开玩笑。那女孩象只小猫一样窜进了小棚屋。那人在铁路道口那里拐出了铁道，往右面走去。他依然留神地迈着脚步，怕公路上的尘土弄脏他那洁白的鞋面。

“你们好啊！”

“您好！”

他同胡斯蒂娜和她母亲迎面而过；她们挎着大篮子正从店里出来。姑娘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便走开了。她用一块花手帕顶在头上遮太阳。

“怎么样？”

“不怎么样。您都看见了。”

“我给您来一杯？”

“好。”

他往外张望，看那两个在路上走着的女人。他把手搁在柜台上。酒杯放上木板的声音使他转过脸来，对着毛里西奥。

“昨天晚上，胡利奥来了吗？”

“有两个人，您说的是哪个？”

“管事的那个。”

“没有。管事的没来，来了另外一个。”

“他今天晚上来吗？”

“管事的吗？估计能来。”

穿白鞋的人把嘴唇凑到酒杯上，又朝门口瞟了一眼。

“有点热。”

“是啊，是有点热。这个热劲儿好象是单等星期天来折磨人。”

“那可不是么。它可不管什么假日不假日的。”卢西奥说，

“这种时候就看那条河了；那儿准得是人山人海！”

“这我信。”那人答着腔。他又转向毛里西奥，问道，“你肯定他会来吗？”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估计他会来的。今天是休息日，十拿九稳他是会来的。”

他打量了一下穿白鞋的人，便向洗碗池走去。那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三个人待在那里，仿佛都在等待着什么似的。

“要说，我们这一辈子净干蠢事。”过了一会儿，穿白鞋的人又说，“请再给我来一小杯，毛里西奥，劳驾。”

毛里西奥听出话里有话，便好奇地看着他，用谨慎的口气问道：

“您这是想说……”

“为啥我说这个？我自有道理。我到科斯拉达来是为了啥？我来的目的是为了啥？”

他又不说了。

“您说下去。”

“我只不过是要说，我早就该留在那个老地方。那我就会好多了。凡事总是事后才明白。”

卢西奥和毛里西奥都在打量他。毛里西奥又问道：

“有这么糟吗？那您到底出什么事了？能不能也让别人知道知道？”

那人喝了口酒，然后抬起头，皱着眉头看了毛里西奥一眼，心里反复捉摸着。随后，他叹了一口气，说：

“蠢哪，乡下佬的蠢劲儿，只能叫人讨厌。话又说回来，笨蛋是我，我拿它当一回事了。”

他咽了口唾沫，停了一会儿，看了一眼田野，接着又说起来：

“政治，政治，没完没了的政治。去他妈的政治！都是些耗子，没完没了的谈政治。这伙人赞成这样，那伙人赞成那样。在一个理发店里也是谈呀谈的，谈得太过分了。人家说这说那，净说些不相干的，你都得忍着。你要是受不了，人家就不上你的门；你要是容忍这些，他们就把你给连累了。好象他们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冲你发一通邪火，骂一通脏话，把他们这帮——男的也好，女的也好——[illegible]肚子里的存货统统都发泄出来。他们来洗头、刮脸，就是为了说这些。结果你就给卷进什么名堂里去了。末了让人家把你搞得倾家荡产。”他一边说着一边指手划脚，还不时地朝门口张望，没有闲着的时候。他停了一停，又哇里哇喇讲起来：“今天早上，阿维拉多到我那里去，就是为了这个；这事你们是知道的。”那两个点了点头。“那好。那个家伙来找我，还对我说：他们三、四个谈过要不要对我实行抵制的问题，打算从此以后不让任何人到我的店里去理发。到头来，照他们的说法，我的店成了对镇上许多人放毒的地方了。”他突然收住话头，屏住气盯着那两个。然后他又接着说：“你们很清楚，我是做生意的。我的店不能毒害任何人：这是我关心的……这一点，连这把椅子也懂！他们想叫人干啥？把顾客从椅子上拽起来，人家满嘴巴的肥皂沫，你就把他赶到街上去？要不，怎么办？拿毛巾堵住人家的嘴？……”

“再坏也坏不过理发店里的流言蜚语了。”卢西奥说，“最能给人招祸。”

仿佛他是在说什么小虫子：臭虫，或者虱子。

毛里西奥还在刨根问底：

“这次，他怎么了？”

“这个胡利奥……也没什么，是吉列尔莫·桑切斯租了他的

仓库，不想搬走。这个家伙就放风，出人家的丑，破坏人家的名誉。那天，我给他刮脸，他还跟我穷扯了一通。那天是星期五，所以他就瞎作贱人家，可他没有留神，他身后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先生，看来是跟吉列尔莫过得着的人。那位老爷呢，当然，一点就着，当场就跟他干起来了。所以，你们就想想看吧……”

*　　　　*　　　　*

丹尼尔躺下去，把酒瓶举到空中，舒舒服服地喝起来。最后他呛了一口，咳得涨红了面孔，于是，只得坐起来。阿莉西亚说：

“这下子你舒服了吧。瞧你急的。”

米格尔捶着他的背。

“别捶了，米格尔，不用了，好了。我找的地方不好。”

“不，你现在喝，根本没必要。”保莉娜说：“你们吃饭那会儿已经喝过了，现在又喝，这就太过分了。好象你们不喝就过不去。”

丹尼尔转身对她说：

“要是你愿意说，你去跟塞瓦斯蒂安说吧。你让我活下去吧。”

“好，小伙子。我说你，是为了你好。免得咱们的聚会给搅坏了。不过，小伙子，你放心，我不会再说你了，连半句都不说。你一边待着去吧！”

塞瓦斯蒂安插嘴道：

“那个星期四的事，她一点都没告诉你，为的是好让你来；你来了却这样对她说话。”

“塞瓦斯蒂安，我没有搅坏任何人的聚会。我要是真想捣

乱，我会单枪匹马干的，这你们知道。”

米格尔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别急，丹尼尔。咱们这儿有一样东西是非搅掉它不可的：酒。”

大家都笑了。

“这才是大实话！一点都不瞎说。”

“你一开口就是金科玉律，米格尔！你看，你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谁也不如他会这样打圆场。简直是铁嘴！……”

“那两个家伙来了。我真想下水。”

那两个脱了衣服，走出灌木丛，往这边过来。

“你们等一等，让他们先去试试水。多等一会儿，水就更热乎了。”

“不行！必须全体一致行动！要不，就没意思。”

“那当然啰。”塞瓦斯说，“这样好，大家一起下水。”

“你们都准备好了？”米格尔问刚回来的那两个。

“好了。不过，我说呀，咱们下水，总得留个人在这儿看东西。不能把东西撂在这儿不管。”

“那不成问题，咱们每个人都轮流回来看一会儿。”

“你不用操心。”丹尼尔说，“我留下。我还不想游泳呢。”

“好，那我们就去脱衣服了。喂，你，塞瓦斯蒂安！”

费尔南多、塞瓦斯蒂安和米格尔走了。天气越来越热，人们不得不过一会儿就挪一个地方，因为阳光穿过树丛，树影在地上移动得很快。有人问道：

“这条河流到哪儿去？你们谁知道，它流到哪儿去？”

“流到海里去呗，跟所有的河一样。”桑托斯回答说。

“说得太妙了，妙到极点！我是问：这条河流过什么地方？”

“我听说，它从圣费尔南多南边流到埃纳雷斯河，然后再流到塔霍河，那就很远了。大约还要经过阿兰胡埃斯和伊列斯卡斯。”

“你说，从托雷拉古纳流过来的，是不是就是这条河？”

“这我不知道。我想是吧。我知道它是从山里发源的。”

河对岸没有大树，岸边暖融融的影子里只有几丛灌木；再过去，是一块象兔子皮一样的空地，暴晒在阳光下面。河水细细的，只从桥中间的几个桥孔流过。桥两端的桥墩下面已经干涸了；这些桥洞高耸的拱顶下面，沙滩上的阴影里，聚集着几群人。

“我想，在战争期间，这条河里准有许多死人。”

“是啊。再上去一点，哈拉马河流到帕拉奎略斯那里，河面最宽。当初的前沿阵地就是沿河修筑的，一直修到蒂图尔夏。”

“蒂图尔夏？”

“你没听说过那个镇吗？我有一个舅舅就是在那次进攻中死去的，正好是在蒂图尔夏，所以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当时，我们正在吃晚饭，突然得到了这个消息。我说什么也不会忘记。”

“想想看：这就是当初的前线！”梅莉说道，“还有那么多的死人。”

“可不是。可我们呢，我们却在这儿平平静静地游泳。”

“真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也许就在你下水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个死尸。”

露西塔打断他们，说：

“够了！这会儿你们还有胃口说这些恶心的事。”

那三个人回来了。米格尔问：

"你们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露西塔不爱听死人的事。"

"什么死人？"

"战争时期的死人。我正给他们讲这些死人的事来着；这儿也死了一些人，我舅舅就是死在这儿的。"

"啊……得了，到此为止。现在几点了？"

"十二点差五分。"

"到底怎么着？你们这些姑娘们，还想不想把衣服脱了？还有你，丹尼尔，你到底怎么决定？留在这里看东西？"

丹尼尔回过身来说：

"嗯？是啊，是啊。这会儿我先留下，待会儿我再游。"

塞瓦斯蒂安开始又蹦又跳，做了些舞蹈的腾跃动作，然后把手撑在地上倒立，把脚甩到空中做侧身翻，最后象美国电影里的"人猿泰山"那样大喊一声。

"这个疯子在干什么？"卡门问道。

"没什么。他觉得自己象个土人了。"

"他缺少点什么零件。"

他一会儿翻滚，一会儿蹦跳，这时已到了水边；他用脚试了试水，便快活地跑回来。

"乖乖，这水好极了！"

"怎么个好法？"

"好啊，少有的好！"

"热吗？"

"不热，正好，太理想了。我就不懂，你们这些姑娘还不换上游泳衣，待在那里干什么？来吧，我连五分钟都等不及了，我再也憋不住啦。"

姑娘们开始动作，她们懒洋洋地站起来。塞瓦斯又跑起来了，因为他碰上一条狗，被狗缠住；狗叫着追他。他慌慌张张地把腿抽回，生怕狗牙咬着他裸露的肉。从人群里传来了一阵哄笑。费尔南多唆使着狗"追上去！"这时，从荫凉的地方走出一位胖先生，肚子大得象佛爷，肚脐眼凹陷得很深，里面还长着毛，身上披着一块花毛巾；他朝塞瓦斯跑去，一边喊着他的狗：

"阿金！过来，阿金！听话，阿金！好宝贝儿阿金！您别着急，它不会伤害您的，它从来不咬人。阿金！我对你说什么来着？安静点，阿金！……"

那人把皮带挥舞得不离狗的左右，但并不真想抽它。狗终于不追了。那人朝塞瓦斯蒂安微微一笑，便回到他自己的一伙人那里去了。

"真要咬你一口，那才好！那我才高兴呢！你听见吗？"

"这是为什么，姑娘们？"

"好叫你长进点，别干蠢事。"

"我的小姑娘，我觉得我谁也没惹呀。再说，是这只狗崽子惹的事。"

"你惹了我了。你闹得大家都注意你，我就讨厌。"

"真是傻话！去吧，去吧，去找她们去吧。你们尽快把衣服换好，争取咱们一起下水。"

塞瓦斯的未婚妻到姑娘们那边去了；他重新坐下来，不住地喘着。米格尔把自己的裤子整整齐齐地叠好后，便在树底下整理他的东西。

"你，丹尼尔，我的东西都在一起，给你放在这儿了；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丹尼尔很不乐意地把脸转过来，说：

"好吧。"

桑托斯和蒂托在树林里练拳击。米格尔看了看走开的人，又看了看别人乱堆乱放着的衣服鞋袜。

"喂，塞瓦斯，是不是把你的东西放在我的东西旁边?"

他给塞瓦斯指了一个紧靠大树的地方：

"那儿怎么样?"

"啊，不了。亏你想到我。就放在这儿算了……我觉得这就行了。"

"好吧，都一样。我这会儿都不想起来了。"

米格尔懒懒地挥了挥手，又继续打量起那些乱堆在地上的衣物；他犹疑着。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一声不响地把别人一堆一堆的衣服抱到大树旁边放下，都理得整整齐齐，象他自己的那堆一样。

"这样不是好多了吗?"

塞瓦斯蒂安心不在焉地转过身来。

"嗯? 啊，是啊。这样就好多了。"他又换了一种口气说：

"我说，桑托斯怎么了?"

他指着树林那边：桑托斯正在同费尔南多和蒂托斗拳，差一点摔倒在人家的东西上。

"你们要是把我的瓷壶打碎了，看你们怎么办?"那位太太冲他们直喊。

"你可真黑! 你怎么会这么黑?"

有两个姑娘张着桑托斯的斗篷，拿它当屏风，别的姑娘就在斗篷后面脱衣服。

"其实，我才晒了没几次太阳；你想不到吧。"

"那么，姑娘，你是一晒就黑的啰。我可不行，我倒是也想晒

黑一点，可是夏天都快过了。”

张斗篷的那两个在注意斗篷后面的人脱掉衣服后露出来的身体和游泳衣。

“我说，这件真好；你是在哪儿买的？”

“在塞普。你猜多少钱？”

“猜不着。是二百吗？”

“不到。才一百六十五。”

“便宜。真象是羊毛的。你应该把这儿往上拉一点。要是我，我得难为情死了，因为我的皮肤太白了。”

梅莉和保莉娜穿着游泳衣，走到斗篷外面；她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你们快点儿啊！”

她们是想凑齐了，一起到小伙子们那里去。露西穿了一件黑颜色的羊毛游泳衣。有两个姑娘长得更黑，她们穿的是起皱的印花布松紧游泳衣。梅莉穿着一件绿颜色的。她们收拾着衣服，心里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彼此看来看去，互相比较；她们笑着，嚷着，把游泳衣整理了一遍又一遍。

“姑娘们，等一等。你们别先走！”

她们一边走，一边格格地笑。阿莉西亚在同梅莉咬耳朵；别人想知道她们为什么笑得那么高兴。卡门和露西正要躲到人群当中去，却被阿莉西亚发现，她往旁边一闪，一把抓住了露西塔，把她推到前头。露西塔惊叫一声，急忙躲到一棵树的后面。

“你真是个蠢姑娘。来啊！”

“露西塔怎么啦？”费尔南多问道。

“她难为情；她长得太白了。”

“傻透了！”

这么一来，露西塔更害羞了，因为她现在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人走出来。她讪讪的，面孔涨得绯红，从杨树后面探出了头。

“你们走吧，你们先走吧。我待会儿再出来。”

蒂托突然大喊一声：

“去抓她！”

于是，费尔南多、桑托斯和塞瓦斯，紧跟在蒂托后面，大喊大叫着朝露西躲着的那棵树冲过去。露西吓得连忙往水边上逃跑。可是，四个人还是追上了她，把她翻倒在地，抓住她的手脚。露西又是叫喊，又是挣扎。他们把她抬到了河边。米格尔和其他的姑娘都在树林里看着他们。露西喊着：

“放开我！放开我！别一下子把我扔下去！不，不……救命啊！……”

谁也弄不清她到底是在笑，还是在哭。他们只让她沾着一点水，然后就把她撂在岸边。

“你们太野了。差点把我的手腕拧脱了臼。”

蒂托这时又凑上去。

“我可怜的小妞儿！”他的口气还是在拿她开心，“让我看看，我来给你治治，小美人儿。要不要我给你治治？”

露西赶紧缩回身子。

“别碰我！你是罪魁祸首！你们都是野人，都是！”

蒂托学着露西塔娇声娇气的腔调，说：

“你们太野了，难道不是吗，亲爱的？我要不要揍他们？我这就动手……揍！揍！揍你们这些坏蛋！”

他自己也笑了。

“真该揍。玩笑开得太过分了！”

“得了，露西，我的漂亮人儿。现在不开玩笑了，你别生气。要不要我们向你道歉？……全体，向着露西塔，赔礼道歉！跪下！”

“对啊，跪下！”

四个人笑着，在露西面前跪倒；她连忙闪开。可是，他们用膝盖爬着追她，还合拢着双手，做出一副滑稽的忏悔样子。她向周围溜了一眼，看别人是不是在盯着他们。

“你们这帮子混蛋！”她微笑着，但又心神不定，“别出洋相啦。”

她把一只脚伸进河里，踢水溅他们。

“看我好好地溅你们一身！……”

他们又叫又喊，爬起来就逃。米格尔和那些姑娘已经走过来了。

“象这样的恶作剧，有本事就在你们自己当中搞。”梅莉说，“拿露西塔开刀太容易了。你们这些野人还会这么干的。”

突然，塞瓦斯转身冲着河，大喊了一声：

“各就各位，跳！……”

于是，米格尔、蒂托、阿莉西亚、费尔南多、桑托斯、卡门、保莉娜、塞瓦斯蒂安，所有这些人都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只剩下梅莉和露西塔留在岸上，看着眼前由扭动的身体、尖声的叫喊和飞溅的水花组成的嘈杂欢闹的景象。

“这种泥汤要是沾到我的腿上，真叫我有点恶心。”梅莉说，“我觉得水里会有什么小虫子。”

* * *

野炊的炊烟夹带着奶酪的香味和灌木枝的焦烟味在地上飘

荡，等到升上树梢便消散了。左邻那伙人的一锅肉饭正煮得滚开；那个穿黑裙子的女人躲闪着火苗，而烟还是直往她的脸上扑。丹尼尔看见她正在手忙脚乱地掸着烤焦了的头发梢。每当她又弯下腰，把勺子伸到滚开冒泡的锅里，丹尼尔就看见了她的腿弯，在锅底般黑的裙子下面显得格外白皙。那个女孩穿着一件天蓝色的游泳衣，浑身水淋淋的，走到近前。她伸出闪着水光的瘦胳膊，勾着她母亲的脖子，在她熏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啊哟，走开，孩子，你把我弄湿了！……”女孩迈着赤裸的腿，从火堆旁边跳开；她拾起系狗的皮带，便朝水边跑去。母亲的目光追逐着她，随着她在树林中间躲闪，直到她跑到太阳地里；她那瘦小的身体在阳光照耀下仿佛一团金光闪闪的火焰。

水面上火辣辣的阳光使人睁不开眼睛；暗红色的河水里搅动着数不清的人头和身体；时而露出水面的手臂和腿不停地拍打着河水。整个一条河都是骚乱的人群和喧嚣的人声；声音传到桥洞里，引起了回声，瓮声瓮气的，象雷鸣一般。那轮白日如同一面光华四射的镜子，高高地挂在当空。然而，阳光射到下面却变成了红色，既强烈又刺眼。它象一只巨足踩在地上，把山川和人都踩扁了。丹尼尔俯卧着，看不见他的面孔。突然，一种新的噪音，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他顿时仰起麻木的身子，在晃眼的阳光下依稀看到河里的人群在挥动手臂；他们在向火车致意。火车在桥顶上一声长鸣，伴随着隆隆的车轮声，从众人的头上驶过；那雄壮的响声盖过了一切。火车径自远去，把并不能听到的“再见”声和挥动着的手臂撇在后面——这是人们在向成百个车窗里一掠而过的素不相识的乘客道别。最末的一节车厢驶过后，桥身似乎害了热病，还在打着寒颤。一阵怅然若失的沉寂又被先前的那种喧闹淹没。丹尼尔看见

一个把裙子掖到大腿上的女人，在给一个光身子的小孩擦肥皂。火车留下的那条宽阔的烟带，渐渐地在河面上消散。

* * *

进来了两个人：一个穿着法警的制服，另一个体格强壮，穿着一件长袖衬衫，腋窝下面全是汗迹。他在穿白鞋的人背上拍了一下。

"怎么样，理发师？今天您哪个牙在痛？"

"智齿。"他勉强笑了笑，回答说，随后又斜了一眼老板，"我们刚才正在谈生活来着。"

"这我可有兴趣，总是有兴趣的。不过，要说这一方面，毛里西奥要比我们知道得多，所以，他的心肠一天比一天狠。是这样的吧？"

"心肠狠？为什么狠？"

"为钱呗。这你太清楚啦。"

"别胡扯了。这种事……你们喝什么？"

"卡萨利亚丁香白兰地。"他转身问法警，"你呢？"

"这会儿喝丁香白兰地已经晚了。我还是喝葡萄酒吧。"

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傻里傻气，最后一个字总是拖得很平，听起来象是什么东西在发响。这时，店堂里安静下来。毛里西奥的两只手突然停在空中，似乎他忘了要做什么。他觉得上面的屋顶仿佛有动静，好象屋顶上的瓦被太阳晒得在噼啪作响。映在门框里的那片田野，活象新出炉的大面包的皮，已经烤得变了颜色。无论是河上的声音，还是铁路道口的声音，或是科斯拉达和圣费尔南多的声音，都传不到这里。柜架上的酒瓶闪着光。就在这个时候，有人问道："几点了？"

“今天早上，我宰了一只羊。”

“十二点正。”

“我说，你要不要来条腿？我叫人给你送来。”

“今天早上？那是怎么回事，今天不是不动刀吗？”

“昨天晚上我不舒服。人家问我要不要这只羊，我就把它留下了。我不想让这只畜生受罪受到明天。怎么了？你想不想要？”

“算了吧，别来兜售了。上这儿来的人都是自己带着吃的。除了饮料之外，他们就算要买点什么，也不过是罐头和橄榄。至于要煮的东西，差不多没有人要。如果需要这类东西，我是不会去找别人买的，这你知道。”

“是啊，这我知道。不过，肉可是好肉；是只两岁的小羊羔，肥着呢。只不过昨天晚上它拴在牲口圈里，不老实，把腿摔断了。”

“是谁的羊？”

“路易斯的，就是拉丰达的那个。他还有六只。不过，唉，您不懂。您对这种弄牲口的事一窍不通。”

“啊，这种事咱们知道。您倒是懂得多少？光会胡来，瞎折腾。我今天买下这只啦，明天又把它卖啦。想在两天之内就赚钱，那还不是打错了算盘。这可不是条路子。凡事要拿得稳，守得住，总会有赚钱的时候的。性急管个屁。光有财产还不够，还得要生财有道。”

法警频频点头，表示毛里西奥言之有理；然后他帮腔说：

“不够，那是不够的。除了这一点，还必须……”

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毛里西奥转身对他说：

“这就对啦！你算是明白人！也许是你在生活中曾经碰到

过什么？……"

卢西奥把脸扭到另一边，从他们的脑袋当中往外看。他指着门外说：

"瞧，今天是星期天，它们也有肉吃。"

大家都朝外看去：在离得不远的黄土冈上，有一群兀鹰在天上盘旋，颇象一个头朝下的螺旋形圆锥，锥尖正对着地上一个不动的小黑点。

毛里西奥说：

"去它妈的这些东西，我连看都不要看。一想到它们，我就会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这些畜生真脏。"

"每种动物都是靠它能吃的东西活着的。"卢西奥说，"咱们吃的东西它们也会感到恶心的。各有各的习惯。咱们听人家说，什么什么东西是坏的；所以，咱们讨厌它们，一提起就恶心。要是人家换个样子告诉咱们，咱们同样也会讨厌别的东西的。"

毛里西奥不耐烦地说：

"得了，你别待在这儿了，上你更喜欢的地方去吧。别跑到这儿来胡说八道。你这是要让我发火。"

屠夫哈哈大笑；穿白鞋的人沉思的目光还在注视着外面。

卢西奥径自说下去：

"说到底，也没有多大差别：有的东西，咱们早吃两天，它们晚吃两天。"

屠夫又笑了。

"喂！你要是不闭嘴……"毛里西奥威胁说。

"咱们都是肉做的，不对吗？难道你是用别的材料凑起来的？不是那样的话，那你就在这儿说清楚。您说，对吗？您说

说，您是屠夫，这点您知道得比谁都清楚。”

他们都笑了。法警也参加了谈话，但他有些胆怯，眼睛不停地眨着。

“去年冬天吃了一只猫，就在这儿！就在这张桌子上吃的。”

他用手指点了点，仿佛对自己说的话感到有点激动。

“就在这儿！……”

毛里西奥冲着他的脸说：

“你说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要胡诌些什么东西？”

“就在这儿！”对方又说了一遍，“对你来说是只兔子，其实是只猫，我知道。”

穿白鞋的人转身向里，一本正经地说：

“战争期间，咱们在这个房间里吃掉过那么多的猫和那么多的狗，现在让它们都跳出来吧！那会儿吃猫吃狗比今天吃牛肉味道还要好。可是现在，只要把它们放到我的面前，那我就非吐不可。”

卢西奥说：

“你看见了吧，毛里西奥？这种事情在我这辈子里多的是。什么事都是个习惯问题。一旦迫不得已，你也会对另一种东西马上就习惯的。”

穿白鞋的人又去注视那些兀鹰。兀鹰盘旋着，从明净的天顶降到尘雾弥漫的低空，在巨锅般的大地上寻觅着腐臭的东西。

“你看，理发师是怎么对你说的。”卢西奥接着说下去，“喂，给咱们来一杯。今天你别不高兴。待会儿不知道会来多少人，你这副面孔会把人吓跑的。”

“您也来一杯吗？”

穿白鞋的人回过身来，问道：

“问我吗……要，来一杯，来一杯。”

随后，他又看着外面。屠夫说：

“给我再来一杯卡萨利亚白兰地。”

毛里西奥端上酒来。法警啜了一口，眼睛却盯着彩色月历上的女郎。毛里西奥转身顺着他的视线望去；问道：

“怎么样？你喜欢她们吗？”

“是啊，”法警回答说，“是啊，我喜欢，喜欢。”

他一说话就紧张，仿佛在痉挛，同时笑嘻嘻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好家伙！”毛里西奥说，“画上的姑娘你就那么喜欢，要是见了活人，那还了得。”

屠夫反驳他道：

“他这个人么，倒是喜欢画上的姑娘。是这样。你说对吗？画上的姑娘是不会害人的。”

“他做得对。”卢西奥说，“那样就没有什么麻烦了。”

那一个盯着他们看，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屠夫憋着坏主意，一味地往下说：

“大概从前吃过苦头吧。”

“我？……”

他喝了口酒，勉强做出一个谁也不懂的微笑，一边还整了整帽子，那意思是别人都误解了。毛里西奥和屠夫都笑得不可开交。穿白鞋的人又把目光从兀鹰那里移开，转过身来喝他的酒。他说道：

“完全可以把那些烂肉埋起来。”

屠夫说：

“谁愿意在这种天气冒着太阳去挖坑？再说地又硬得要命。您想让谁去为了一头没用的死畜生干那种活？光顾活的，就够人忙的了，谁还去管死的。”

“不说别的，这也是个卫生的问题么。”

“卫生？乡下不讲卫生。那是理发馆里的事情。不过，乡下只有一种卫生可做。您不是在看着那儿吗：那些恶心的东西在做呢。”

“是啊，这也算是一种卫生，去它的吧！”

“怎么啦？只要一到明天，您再去看，那个地方就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你们愿意恶心就恶心吧，它们没有一只是有害的。正好相反，它们干的是好事。要是没有它们，咱们得臭上一个月。”

穿白鞋的人撇了撇嘴，表示怀疑，随后又转过脸去看着门外。法警点了点头，又朝屠夫打了个手势，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 * *

梅莉笨手笨脚地游着，水花溅得很高。她戴着一顶塑料游泳帽。刚才还在岸上的时候，露西就对她说：

“这顶帽子你戴正好！你说，你是在哪儿买的？”

“是我弟弟从摩洛哥带来给我的。”

“真好。是美国货吧。”

“我想是的吧……”

然后，她俩就一点一点往河里下，水渐渐没了她们的腿，没了肚子，没了腰。她们笑着停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笑得更厉害了，似乎有人在胳肢她们，使她们害了笑的传染病。她们拼命打水去溅对方，互相抓着，喊着，直到笑得喘不过气来，浑身全湿

了为止。这时候，她们已经同别人会合了；这里的水刚没过腰。只有游得比其他人都好的阿莉西亚和米格尔顺流游远了。他们往水坝游去，那里的水深。

水里挤满骚乱的人群，所有的人都在说话，大声叫喊，互相招呼，似乎这种越来越大的喧闹声不是由那里的人发出来的，而是这条有生命的河发出的巨吼；正是这声巨吼才迫使人们把嗓门提得越来越高，以便彼此能够听见对方的说话。

露西同桑托斯、卡门和保莉娜在一起；他们四个人手挽手，拉成一圈，在水花中一起一伏，一会儿把头埋进水里，一会儿又伸出来，很有节奏。梅莉又退回去了一些，独自一个在那里埋头苦练，一心要练好她的游泳姿势。蒂托和费尔南多却在看着她发笑。

“怎么啦?”她冲他们说，“知道你们游得好！去，从这儿滚开，醉鬼！别来跟我犯贱！一个人不能……”

蒂托嘲笑她说：

“她想当游泳明星爱思特·薇莲丝呢！……想得真美啊！……”

“白痴！”

蒂托靠近她，一把捉住她的足踝，一边笑着一边拉。

“放手！不要脸的，放开我！……”梅莉拼命喊叫，两臂在空中乱晃，生怕头没到水里。

费尔南多从后面抄过去，一下子扑到蒂托的背上，把他整个压到水里。梅莉脱了身，看着费尔南多在摇摇晃晃地使劲，估计另一个正在水下拼命挣扎。

“就得这样！憋他一会儿！治治这个白痴！”

她话音刚落，费尔南多就一下子被顶了起来，水面搅起一阵

浪花，露出了蒂托的头。

“我太高兴了！就得这样整你！”她冲着他说，而他则被憋得难受，正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突然一个转身。

“费尔南多，费尔南多！他要从后面攻你啦！……”

他们两个扭作一团，大叫大嚷，打得十分激烈。水面掀起了轩然大波，浪花飞溅着，两人的身体在水里翻来翻去，四肢忽隐忽现，肌肉抽筋了，脑袋拼命往上伸，想喘一口气。最后，梅莉害怕了：她看见费尔南多痛苦地张大着嘴，刚刚露出水面，又沉了下去。

“桑托斯！”她大叫道，“塞瓦斯蒂安！他们要打出祸事来了！快来啊！”

其他的人纷纷赶到；这场格斗也就随即被拉开。蒂托和费尔南多互相瞪着，都打得精疲力竭，一边喘气一边呛咳，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使劲地用手揉着脖子和胸口。

“真讨厌！”桑托斯对他们说道，“你们这是吃多了撑的！”

费尔南多瞟了他一眼，伸出手，指着蒂托，可是始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看你们，差点淹死一个。”保莉娜说，“看来，你们还不知道水是怎么回事。”

“他们下水的时候是冲着我来的。”梅莉说，“最后倒是他们自己干起来了。”

费尔南多终于说出话来：

“这家伙……总是这样没轻没重……开玩笑也没个分寸……”

“是你先动手的！我本来不是好好的吗？”

“我根本没拿你怎么着。是你恶作剧，一心要作弄梅莉！”

“你们就别再互相埋怨了，行不行？”塞瓦斯蒂安从中调解。

“这位老兄简直是头野兽。”费尔南多还在嚷嚷，“连一点理智都没有。干么不让他跟我在水里干一场？不错，是都打到水底下去了，拆也拆不开；可我还替你担心呢：你没命地要把嘴伸到水面来呼吸……蠢爷儿们！”

“我说，费尔南多，要是你愿意，咱们就别提了。”蒂托说道，“最好你还是闭上嘴。”

“那不行！我非说不可！”

他走到蒂托面前，冲着他的胸口挥拳头。

“费尔南多没错。”梅莉说道。

塞瓦斯蒂安把他们隔开。

“算了吧！”他对他们说，“你们别闹了。不提了，别吵了。”

蒂托朝梅莉看了一眼，满肚子不高兴。

“是的，先生！”费尔南多提高嗓门说，“还有，你今天一句话也别再来对我说。”

“你放心，小子，一个月也不会。”蒂托说道。

他阴沉着脸，侧过身子向河岸走去，一边用双手划水，帮助自己前进。

“那还用说。”费尔南多朝其他的人说道。

保莉娜看着蒂托走远了，心里很难过，说：

“你瞧你们干的蠢事！……我就不知道，今天上午你们为什么非吵架不可？大家都是高高兴兴地来的……瞎管闲事，何苦呢。”

“那是他，你别对我说。”

“那是没错的！”梅莉说，“是蒂托这个混蛋，他……”

桑托斯打断她的话，说：

"那你也不要挑唆别人嘛。你总是喜欢挑拨是非，好象这样你就舒服。"

"我可没挑拨，你知道吗？是蒂托来跟我捣乱的。别说是他，谁也别想到我头上来捞便宜，你懂不懂？"

"好，姑娘，好。"桑托斯又打断了她。"你别冲我嚷嚷。这里面根本没我的事。随你们的便。"

"本来嘛。"

费尔南多和她一起走开了。

"这女人一天比一天骄。"桑托斯对卡门说，"简直不可一世。"

"我早就对你说过了。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她以为所有的人都在围着她转。她喜欢的就是这个；她这会儿还这么想呢。"

"惹是生非的女人！处处都要拔尖儿。总之，我受不了她。"

"我也受不了。"

他们同露西、保莉娜和塞瓦斯蒂安会合到一起。

"咱们象刚才那样，拉一个圈吧！"

"我说，叫一下蒂托。"露西说道。

"随他去。这家伙不会来的。他都生气了。"

"又不是跟我们。"

"跟咱们大家，多少是这样。"

"可怜的孩子！"露西塔说道，"刚才我们不应该让他那样就走了。"

说着，她用目光在整个岸边寻找他。这时候，那位象佛爷一样的胖先生，正和他的女孩一起在给那条叫阿金的狗洗澡抹肥皂；狗在他们的手里挣扎着。

费尔南多和梅莉已经走得很远，到下游去找米格尔和他的未婚妻了。水深已经没肩，梅莉不敢再往前走。

“阿莉[1]！”她喊道：“阿莉西亚！”

阿莉西亚快活地应了一声，又朝她招了招手。

“你们那儿没不没人？”

“没的，有点没人的！”阿莉西亚回答说“你要是害怕 就别过来了！”

“梅莉，你说不怕！”米格尔说，“过来没事，你们放心吧！”

梅莉摇了摇头，又对费尔南多说：

“我不去了，我怕累着。”

然后，她又朝阿莉西亚和米格尔喊道：

“喂，你们过来吧！我们有件事要告诉你们！”

“你真是个长舌妇！”费尔南多说，“你打算原原本本都跟人家讲吗？这种狗屁事人家有什么好听的。”

“笨蛋！我只不过是叫他们过来。”

“对，对，叫他们过来……你啊，我的小姑娘，真是个打着灯笼没处找的人。你要是心血来潮，准能把半个人类折腾得没有安宁。不过，姑娘，你叫人家领教了你的本事，谁也不会受得了的。”

“哦，是吗？”她故意装腔作势地说，“你们难道就不得不忍受我那么多的事？”

“你太喜欢让人家来告诉你这种事了！呃？对你讲这种事，就能让你高兴……”

“让我高兴？”

---

① 阿莉西亚的爱称。

“别装蒜了。现在咱们走吧。因为你已经太招摇了。”

“啊哟，你真可恶！”她脸上有点愠色，可是还是送去了一个微笑，“你这么咧着嘴，笑得跟一只兔子似的，我的乖乖，你可真会叫人感到可恶！嘿，我要是一生气，就把你给宰了，你当心点儿。”她冲他摇晃着脑袋，一边咬牙切齿，还一个劲冲他挤眼睛，“嘿，笑得象只兔子！”她说了这句气话，自己觉得很开心，于是也笑开了。“傻瓜，真可恶！哦，他们来啦……”

桑托斯在拿卡门的胆怯逗趣，把她拉到了水快没肩的地方。

“大家看她呀！看她怕成什么样子啦！”他笑着朝众人喊道。

姑娘两只手死死地把他抓住，伸长了脖子，一心想赶紧伸出水面。

“坏蛋，你是个坏蛋！啊哟，这里要没顶的，桑托斯！啊哟，别放开我，我要沉下去了！”

她整个人扑在桑托斯身上，紧紧搂住他的双肩。

“你蜷着腿，那当然要没顶。姑娘，你伸直腿，站到泥里，你看还会不会沉下去。你的指甲都掐到我肉里去了！你用不着那么害怕。”

“你是个坏蛋，你在拿我开心。你叫别人过来，是想让人家笑话我。”她使起性子抗议，“我要上去了！”

另外三个人在他们后面。塞瓦斯蒂安在转着圈子游，样子很笨拙，扑腾得水花四溅，还不时撞到别人身上。河里已经挤满了人。有个小男孩，因为才沾了一点水，就吓得在他父亲怀抱里大哭，拼命地蹬腿。他父亲只是在他头上撩水，嘴里还不停地念叨：

“好啦，好啦，我的小乖乖，好啦……”

保莉娜和露西都在看这个小孩。

“瞧这个小娃娃！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让他下水。”

“我觉得冷了。”露西说，“咱们待得时间很长了。上去不上去？”

“再等一等，看塞瓦斯在干什么。”

她用眼睛在人群中搜索着塞瓦斯。

“在那儿。”露西说，“你看他，他在那些人那儿。”

他正在向米格尔那伙人游去。

“你只要看哪儿热闹，就知道他往哪儿去了。”保莉娜议论道，“整个这条河里，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能把四分之一的河水搅得波浪涛天的。连‘玛丽皇后’号大轮船也不在话下。姑娘，咱们走吧。”

她们碰上了蒂托，他正躺在林中的空地上晒太阳。她们走了过去。

“你在干什么？”

“晒太阳。你们也上来啦？”

“我们也上来了。”露西说，“我们在这儿跟你一起晒太阳，打扰你吗？”

“你怎么尽说傻话，露西塔。”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许你喜欢独自待在这儿。”

她身上已经发红了。

“你想什么来着！”

保莉娜和露西在他旁边躺下。

“这会儿太阳又可爱了。”保莉娜说道。

“过一会儿就不行。我这就开始觉得热了。就是刚出水的那会儿最好。”

“丹尼在干什么？他上哪儿去了？”

“还在那儿。我过去找烟，蹭了他一下，他连动都没动。”

保莉娜说：

“他来就是为了这个！……”

*　　　*　　　*

一条小黄狗突然跑了进来，在穿白鞋的人裤腿上蹭来蹭去，随后又快活地摇头摆尾讨众人喜欢，仿佛它是想跟大家打招呼。过一会儿，它在门口站住，瞅着外面，很不耐烦，尾巴把最靠近它的柜台木板拍得直响。

“当心这只小狗崽子。”毛里西奥说，“它可是只捣蛋鬼。”

“跟它主人一样。”屠夫插嘴说，“它跟查马里斯的劲头一模一样。”

“是狗都象他们的主人。”卢西奥也凑趣说道，“我弟媳妇养的黑狗咬了我一口，至今身上还留下了个牙印。”

屠夫哈哈大笑起来。

“给它一下嘛！”他说道。

小狗叫起来了：进来了两个人。小狗把嘴凑到穿白鞋的人的裤腿上，在嗅什么。

“诸位，早上好啊！”

穿白鞋的人又感到狗鼻子在他的腿上蹭。

“阿黄，安静点！”它的主人喊道。

狗乖乖地趴下了。

“您怎么样？”毛里西奥招呼道。

“太热了。您这儿来啤酒了？”

“打早晨起就冰镇上啦。”

“那我太高兴了。”

“在这儿喝啤酒，非得等到星期天才行。”

“啊，只要你们想喝，我每天都能给弄来。条件得先说好，你们每天得给我喝一箱。喝不掉一箱，干脆就别喝。啤酒一跑气，人家就不来喝我的了。”

“外面那辆摩托车是谁的？”和狗主人一起进来的那个人问道。

“是几个马德里小伙子的，他们星期天来玩儿的。”

“这辆车我看着象是托雷洪那个医生的那辆。牌子是一样的。”

“我分不出来。”毛里西奥说，“我觉得它们都是一个模样。这种玩意儿对我来说……”

“摩托还是不错的。”屠夫反驳他说，“谁要骑着摩托在公路上兜风，那真是太美了。又快又舒服。要是骑着它在大平原上跑，就算你马上拿一匹马来换它，你看着吧，谁也不会肯的。”

“买一辆得花好多钱吧。”

毛里西奥丢了个眼色，说道：

“他有钱。”

“您说说看，阿尼亚诺，这样一辆摩托得多少钱？”

“嗯……一辆这种型号的德科维牌摩托，五匹马力，自动换档，那当然就贵了……”

“您说个大概数吧。”

“三十五到四十张钞票；看你会不会买。”

“可不是，”屠夫评论开了，“是一匹马的五倍价钱。当然啰。您不是说一辆摩托有五匹吗？”

“对，先生，五匹。”

“这就对了。”卢西奥说，“五匹肉马和五匹钢马，对你来说都

是一样的价钱。说来说去，不管是这种马、那种马，马总归还是马。”

阿尼亚诺纠正他说：

“您留神，说的是马力，不是钢马。”

“马力就马力，随您的便；反正都是一回事。”

法警也激动地评论起来：

“这就好比是摩托车的马达里关着五匹马。”他笑了，“所以，这个玩意儿一开起来就吵死人；马越多，吵得就越厉害。一辆有一百匹马的摩托，你看吧，”他晃动着手指比划说，“可不得了啦！”

阿尼亚诺松了松领带；他穿着一件浅色的便服，袖口已经磨损，胸前的口袋里露出一枝套着笔帽的黄铅笔。他用手指擦着脖子上的汗。查马里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撒哈拉外套，胸前的拉锁一开到底，衬衫敞到第三个钮扣，右手的手腕露出一段皮表带，无名指上套着结婚戒指。他突然说了一句：

“这儿有烟，先生们。”

他递给卢西奥一只深色的烟袋。身材矮小的阿尼亚诺背靠着柜台，双肘支在柜台上，正在看屋子紧里头松木柜架和法警脑袋后面的一幅彩色石版画，上面画的是摆在桌布上的几只野兔、几只香瓜和一只死鸽子。法警以为阿尼亚诺在盯着他看，感到局促不安，便闪到了一边。后来，他发现阿尼亚诺的眼光仍旧盯在那里，便也向紧里头望去。他似乎要对石版画发表点什么意见了，然而，阿尼亚诺却改变了姿势，端起了柜台上的啤酒杯。这时候，从圣费尔南多回来的那两个女人走了进来，手里提满了东西。胡斯蒂娜走近卢西奥，把烟给了他，对他说：

“香烟。”

“您喝卡萨利亚白兰地不觉得热吗?”阿尼亚诺问屠夫道。

“不！喝啤酒才发热呢；这跟人们想的正好相反。啤酒你越喝就越想喝，末了就得胀死。”他把烟袋递给他，“抽吧。”

“也可能真是这么回事。”查马里斯也发表起议论来，“就跟洗澡一样：有时我就想到河里去洗个澡，倒也不是图什么别的，就是为了干净一点。可是，说真的，就那么一会儿感到挺凉快；过后出汗出得更多。”

法警的眼睛随着在别人的手里转来转去的烟袋。阿尼亚诺这会儿把它递给了毛里西奥。

“谢谢，我刚抽过。”他用下巴指了指他，“给卡梅洛吧。”

法警接过烟袋，心里十分高兴，就象一个拿到了一块甜点心的小孩一样。

“好，咱们也来冒冒烟……”说着，用舌头打了一个响。

“凡事都得以毒攻毒。”卢西奥说道，“用冷攻冷，用热攻热。大冬天，你非得用雪来擦脸，那你才会立时三刻变得象一朵罂粟花，颜色鲜艳，十分精神。除此之外，天底下再也没有别的更能起反作用了。喝卡萨利亚白兰地也一样，它能叫人耐得住热。”

“那您呢，为什么您不喝卡萨利亚白兰地，倒要学这儿的样呢?”

卢西奥拍着肚子说：

“啊哟，朋友，我的身子骨不行了。肚子老兄不喜欢卡萨利亚白兰地这种母猫了；这畜生一进肚子就大发雌威，没命地抓呀，咬呀，就连人家踩了它的尾巴它都没这样凶过。”

查马里斯微微一笑。

“您也是吗？您也有溃疡病?”

卢西奥应了一声。

“请您把手伸过来。”查马里斯说着便同卢西奥握了握手，“嗷，有一天下午，在科斯拉达，也是说起这事。我们出于好奇，算了算村子里的熟人当中有几个有胃溃疡的。那好，算来算去的结果只不过是我们四个。您说说看，我们究竟是几个？您就随便算吧，随您说一个数。”

卡梅洛把烟袋还给了他。他正漫不经心地要把它收起来，可是，卡梅洛却在他的袖子上碰了一下，冲他抬了一下眉毛，向他示意还有那个背靠着门正在看兀鹰的穿白鞋的人。查马里斯走了过去，拿烟袋碰了碰那人的肩膀，说道：

“您抽烟……”

穿白鞋的人回过身来。

“抽吧。我不知道今天您是怎么了。我瞅着您好象不怎么想跟别人聊天。别看外面了，还是过来照应照应我们吧。您就这么办：说说话，散散心。”

那一个只是撇了撇嘴，仿佛笑了笑，接过烟袋说：

“谢谢。您别以为咱们今天……我以后一定给您带一支雪茄来。”

查马里斯回到那些人当中。

“好，我说，卢西奥先生。”他对他说，“您说说看，我们那天在科斯拉达算的，到底有几个有溃疡病的？”

“我可不知道……也许有一打？”

查马里斯捅了一下他的肩膀，一边把话说得一停一顿的：

“十七个！十七个胃溃疡，一个也不少。您觉得怎么样？呃？”

他那副样子简直是咄咄逼人。

“够可以的了，先生。这个比例数不小。可您别以为圣费尔

南多那儿就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还要多呢。”

屠夫放声大笑起来：

“这就是了！现在让这两个村子来赛一赛吧，看看哪个村子的胃溃疡多。好主意！你们看，连阿尼亚诺都在这儿，让他给他们订个规则，就象玩游戏那样。嗯？怎么样？”

“您笑吧。”查马里斯对他说，“躲在栏杆后面看斗牛真是不错！要是您也有溃疡，或者，象卢西奥先生这会儿那么贴切地说的，有只母猫在你肚子里咬的话，那您也就会对我这么说话，不这么笑得厉害了。还是戒掉您的卡萨利亚白兰地吧；得快一点。”

“不。喝它的人都活了那么多年了。别的东西更糟糕。”

“只要你当心身体，你就能顶得住。”卢西奥说，“不过，哪天你疏忽大意，那就会穿孔的，会弄得你死去活来。跟这只母猫少开玩笑，这小畜生可不是闹着玩的。”

“它能剥夺掉你许多东西。让你痛苦，让你烦恼，让你的心情越来越坏。”

“麻烦得很哪，没错，麻烦得很。”卢西奥点头称是。

“算了吧，卢西奥，您这会儿别给我来这一套啦……好象您也被剥夺了什么东西似的。您一天喝到晚，比我们谁都喝得凶。这会儿倒在这儿装得象个受害的。”

“啊，我是喝不少，因为对我来说，多活十年少活五年，都无所谓。我都到了这把年纪，也就不过是打发剩下的日子。我是我那位弟媳妇的累赘，要赶紧甩掉为妙。”他嗤地一笑，“这个娘儿们，连对我说一句‘你当心点自己的身体，卢西奥’这种话都根本没想过，哪怕是出于礼貌呢。她不会想到这种事的，想到就好了！”

“又来了。”毛里西奥说，“刚才你总算有一阵子没把你的弟媳妇扯进来。你也该说点别的什么啦。你就是不能让她安生一会儿。这真叫我吃惊。”

大家都笑了。

* * *

水坝上扑通扑通地响着跳水的声音。堤边挤满了人，他们陆续跳进水里，溅起一处又一处的水花。叫喊的声音在水面上显得分外响亮，仿佛金属的回声。米格尔和阿莉西亚同费尔南多、梅莉在一起，正在取笑游过来的塞瓦斯。

“乖乖，看他象个什么玩意儿；吃奶的劲头都使出来了。”

“可不是，比砸核桃的声音还响。摩托车的声音及不了他一半。”

塞瓦斯游到了，呼哧呼哧地直喘：

“你们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你想必是把游泳跟自由式摔跤搞到一块去了；你好象是在跟水打架。”

“啊，各人有各人的姿势嘛。”塞瓦斯带笑着回答。

“那当然啰，是这样的。”

“你们在干什么？”

“他们正在跟我们说吵架的事。”

“我不信。不过，我说，丹尼尔呢，他没游吗？”

“谁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对了，你看他。”费尔南多指着树林那边说道，“说是来游泳的，却睡起大觉来了！”

“咱们一起喊他一声。”

“来，我叫一二三，大家一起喊。预备：一！二！三！……”

“丹……尼尔！！”

“再响点！”

“丹……尼……尔！！”

“还是不行。你，梅莉，你怎么不喊？”

“得了，让他去睡吧。他喝够了。”

“他可有本事一个人把那一瓶也喝光。”

“你别以为我会感到奇怪。”

“现在怎么办？我们也上岸吗？”

许多人回到岸边，在太阳底下躺倒。穿游泳衣的人在满是尘土的地上铺下毛巾和斗篷，把林间那块空地挤得满满的。河堤的上面，露出一排脑袋，没有身子——那些人是躺在河堤另一面的水泥坡上晒太阳。从河里望去，只能看到露出来的脑袋和垂下来的胳膊；他们用指尖够水，划着玩。

“咱们应该悄悄地过去。”费尔南多在打鬼主意，“给他来个冷不防，把他抓住，翻他个四脚朝天，要么把他连人带衣服扔到水里去，给它一下子。”

“得了，他要生我们气的。”

“那就更要他的命了；得让他倒两次霉。”

“别那么干。”米格尔说，“最好还是别乱开玩笑，到最后总不会有好结果；刚才那一场你不是看见了吗？”

他们一上岸，就全都奔跑起来，一边大喊大叫。唯独梅莉落在后面，慢吞吞地走着。他们跑到丹尼尔身边，把他围在当中，转着圈子冲他喊道：

“丹尼尔！丹尼尔小宝贝！八点啦，醒醒吧！醒醒吧，乖乖要迟到啦，鞋店也开门啦！丹尼尔，吃早饭啦！咖啡要凉

啦！……”

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厌烦地一笑，举起拳头在空中挥挥，想吓唬他们，仿佛他们是一窝黄蜂。

“小伙子，又活啦！”

“让我在这儿待着。走开。瞧你们溅得到处是水。你们全都给我滚到别处去，讨厌……”

“你不想游啦？”米格尔问他道。

“不想。我就愿意现在这样。你们走吧，去乘凉吧。”

“那你好好待着吧，我的乖乖。”

米格尔觉得有人在敲他的背，便转过身来。

“你看，我对你说过吧。”费尔南多指着一只空瓶子对他说，“你看见了吗？”

丹尼尔已经翻过身去，把脸埋在胳膊里。

“是啊，我们还是让他待在这儿的好。”

他们找出毛巾，擦干身子。河里的人见少了。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一股饭菜的香味；不远处有一伙人用勺子敲打铝饭盒和铝盆，他们正在给每个人分罐头。

卡门对她的未婚夫说：

“你看，你看我的手指头怎么了，瘪得象葡萄干了。”

她伸出指尖给他看，那是在水里泡得时间长了起的皱。他握住她的双手，紧紧地捏着，对她说：

“可怜的小手！不过，我的姑娘，你抖得象只小巴儿狗啦！”

“那可不是……”她娇声娇气地说。

“咱们出水去吧。没关系的，我看是在水里泡的。用不着这么害怕，姑娘。”

他们互相搂着腰，膝盖吃力地顶着水，往岸边走去。

“你这么搂着，是存心想吓唬我，让你自己开心。”

“好让你习惯习惯，卡梅拉，分散你对水的注意力，你别疑心。”

他们一边逗趣，一边徐徐地跨着步子。越靠近岸边，水就越浅，只没到他们的小腿。

“这儿的泥软极了！”卡门喊道，“你不来踩一踩这儿的软乎劲儿？”

“软得简直象胶。”

桑托斯弯下腰，把手伸到水底，捞出一把发红的稀泥。稀泥从他的指缝里流了下来。他用力一捏，泥就溅到了姑娘的背上。

“看你干的好事。这会儿还得叫我洗。”

她停下来洗自己的背；洗完后说：

“我说，桑托斯，真正的游泳运动员真是浑身都涂上油，免得着凉吗？”

“他们要想打破长距离纪录时才涂，比方说吧，横渡芒什海峡的时候。”

“还有那么多的啰嗦事！”

他们又互相搂住了腰。桑托斯朝四周张望着。

“我怎么看不见他们那些人了。”

“你找他们干什么？今天上午麻烦就够多的了。”

“是啊，当然啰，最好就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对吧，亲爱的？咱们谁也不需要。”

他们在岸上停住了脚步。卡门同他对视着，随后莞尔一笑，表示同意；但又说：

“马屁精！”

“你这会儿把裙子洗了，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一会儿就

干。”

其他的那些人想玩跳山羊，就招呼他们。桑托斯跑到他们那里去了，卡门则洗起早晨摔跤时给泥弄脏了的裙子来。保莉娜也加入到做游戏的队伍里。蒂托和露西塔留在原地晒太阳。塞瓦斯蒂安自告奋勇，头一个弯下腰，其他的人便沿着河边排成长长的一列。跳过去的人往前走几步，弯下腰等着。于是，别的人就接连着照样跳。跳完最后一个，才轮到他重新开始。每当梅莉跳的时候，总有人对她喊一声“嗬！”并把屁股一抬，把她摔下来。可是，她为了报复，也把费尔南多摔倒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滚吧，小伙子！这是让你学会怎么跟梅莉交手。”

不久，全体联合起来对付米格尔。

“看咱们能不能把他摔个四脚朝天！”

行列顺着河岸越移越远，而米格尔却很难被摔得下来。姑娘们嫌他们玩得太粗野，说这样玩没有意思，于是都退了出去。米格尔终于被摔倒了；他和塞瓦斯滚成一堆，其他人立刻朝他们扑上去。他们想把米格尔拖到水里，可是控制不住他。结果，四个人都掉到了河里。他们喷着水，笑着上了岸。

“好一个米格尔！简直是头野兽！”

“谁也拿他没办法；他力气大得很呢。”

姑娘们看着他们。保莉娜说：

“总要耍一通野。否则好象就过不了瘾似的。”

“米格尔最厉害。”梅莉说，“三个对一个，他们都干不过他。”

保莉娜瞥了她一眼。

卡门把罩衫套在游泳衣外面，在腰上打了个结；这时候，她正在摊开裙子，好让它干。她听见丹尼尔在喊她。丹尼尔摇着

颈背，通红的脸上布满了有趣的印痕；脸颊在地上硌出许多小坑，仿佛长了痘疮似的。

他问道——似乎很惊奇：

“人都到哪儿去了？”

卡门微笑地看着他。

“喂，在那儿哪。”她回答他道，“在那儿哪。你没看见他们吗？”

丹尼尔还没有从迟钝状态中苏醒过来。

“嗨，小伙子，看你这副昏头昏脑的样子。”

他把手放到眼睛上揉了揉，然后模模糊糊地瞅着河面上泛起的使人目眩的反光。没有多少人在游泳。他看见树林里有两个头戴白布小帽、浑身精光的胖孩子，还有再过去一点在太阳地里的梅莉。他转回身去看卡门，可是卡门已经走了。他又仰面躺下。

露西塔说：

“费尔南多对你的态度不好。”

“我不知道。”蒂托说，“你这会儿别跟我提费尔南多。”

“罪魁祸首是梅莉，对吗？”

他们两个用肘支着趴在地上。蒂托耸了耸肩膀，说：

“管他是谁。都一样。”

“我说，你觉得这个梅莉怎么样？”

“梅莉？哪方面？”

“她是不是对你表现得很热情等等，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是的。”

“她身材很好。”

“当然。”

“不管怎么说，她太傲气。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

“我又能知道什么，我的姑娘。干么你现在非要我谈这个梅莉呢？瞎操心。”

“有些事应该说一说……”

她的口气很伤心，仿佛噎住了。蒂托转过脸看着她，颇有歉意地微微一笑。

“原谅我，小美人。这会儿要咱们谈梅莉有点叫我发火。你也问得太多……”

“我们女孩子喜欢知道你们男的对我们有什么看法，是不是觉得我们太骄傲，或者别的什么。”

“那你可不是这样。”

“不是吗？”

她停住不说了，似乎在等蒂托接下她的话头。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

“其实，有时候我也是很骄傲的，是的；尽管你不这么认为。”

他们沉默了一阵之后，露西又问道：

“蒂托，你说，你觉得女的穿长裤怎么样，譬如梅莉？”

“什么我觉得怎么样？我什么也不觉得。随便什么衣服都一样。”

“你倒是喜欢不喜欢女的穿长裤？”

“我不知道。我想，要看穿得合身不合身。”

“我呢，你看，有一次我就想穿长裤，后来又不敢。那次是我们到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去郊游的时候，我看到一条柯浦斯牌的长裤，差一点就买下了，结果还是没勇气。”

“都是些傻念头。归根结底，穿了又会怎么样？”

“啊，可笑呗。你不觉得有点吗？”

“装腔作势才可笑。再说，我不懂为什么你穿上就可笑？”

“因为我身材不行，不太适合穿长裤。”

“小姑娘，你又不是矮胖子。你的身材蛮可以么。也不必非得那么高才算体型漂亮呀。”

“你觉得我体型好吗？”

“当然你体型不错。你是个很能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当然啰。”

露西塔思索了片刻，说道：

“是的，总而言之，我懂了：尽管你想的正相反，可你不想对我说。”

“啊，那好。不过，我并没有那样想。”他瞅着她笑了笑，“咱们躲开太阳吧，都快把咱们烤焦了。”

他们站了起来。

*　　*　　*

屠夫又说起来，口气很谨慎：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提岁数的事。就算是您这模样，您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卢西奥耸了耸肩膀，说：

“在哪儿？可我差不多什么都不会干。……靠放空屁行吗？”

阿尼亚诺问：

“您从前干的是哪一行？”

“做面包。从前我在科尔梅纳尔有一个面包铺，我的合伙人把它卖了，独吞了钱。他拿准了我是从来也不动窝的，这是明摆着的。后来听说他在拉科鲁尼亚，不知道是在做生意还是在享清福。这个大老爷把所有的东西席卷一空；这会儿太平无事，

往后还得神气呢。您可以到那儿去找他……”

“可是，怎么能这样呢？难道没有字据吗？不管哪个方面的注册登记都行，上面有您的名字的？随便什么。”

这番谈话引起了穿白鞋的人的兴趣。

“字据！什么字据？”卢西奥说，“那些年头可没有这么乱七八糟，用不着弄什么字据去证明什么。那时候，谁都是先尽力掏出自己的东西，然后再看有谁给您。您这么说，好象还要鼓动我到那里去重起炉灶。”

“是这样。”穿白鞋的人表示同意，“那您就说说，您并没有一肚子不高兴。这样更好；一个人，人家开枪打他，他倒下来了，那就倒在那儿好了。您会过日子。”

“您以为我没有付出代价就会过日子了？就是不会过日子，也都付得那么多了。要说经验，到末了你算是有经验了，可是你会发现，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跟你没有经验的时候付出的代价一样大。对你来说，都是一样。”

“我不同意。”阿尼亚诺说，“我不同意您的说法。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惨的就是自己认输。绝对不能那样。非得振作起来不可。永远往前赶。”

“您这么认为？”卢西奥问他，直盯着他看，随后又改变了口气，耐心地说，“让咱们来看看，你多大了，小伙子？我觉得，要懂得那些事，你的年纪还太轻一点。充其量你也只够得上玩打弹子的格儿吧……”

阿尼亚诺紧皱着眉头，脸涨得通红。卢西奥还在说：

“所以就不应该自己认输？你要是懂得那些事，那就会知道自己认输的人跟不服输的人不是一码事……你会知道的。所以，你这会儿最好是不要开口，懂吗？”

“可我，我就觉得您自以为知道得很多！再说，谁也跟您没交情，您倒‘你呀，你呀’的叫起我来！算了吧，自命不凡的老家伙！”

查马里斯抓住他的胳膊，要他平静下来。卢西奥冷冰冰地说：

“我不是老家伙，听见没有？可你倒是个小娃娃。你是个毛头小伙子，屁事不懂，可又狂得了不得。就是这么回事，半点儿也不差。”

阿尼亚诺简直要气炸了。毛里西奥对他说：

“得了，阿尼亚诺，别太激动了。”

“我没激动。是这位先生，他以为他懂得比谁都多，他以为缺了他不行。我不是什么小孩子，也不是什么事都不懂。我至少还学习过，可他没有。一个人有地道的学士头衔，别人就别想用‘你’来称呼我，也别想这样对我说话。”

查马里斯很不耐烦。屠夫挤了挤眼，偷偷地打趣道：

“看，看……吹嘘他的文化啦。”

阿尼亚诺还在气乎乎地说下去：

“数学，语法，地理，随便什么，只要这位先生愿意，我就跟他比一比！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知道得象他自以为的那么多！人家也不是个摔破胳膊肘的七岁小孩了，用不着一个退休面包师傅来说你什么事都不懂，来教训你这个那个！”

“说的是生活，小乖乖，说的是过日子。”有人说道。

毛里西奥在空中摆着两手，朝阿尼亚诺打手势，要他平静下来。

“嘘……安静点。”他对那人说，“喂，您平心静气点吧，这儿谁也不打算抹掉您的长处，谁也不否认您在学习上、在受教育上

的长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是很有用的，学到这些也不简单。这儿谁也没有怀疑您，也没想着要忽视您的文化水平。”

“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就开口闭口地对我‘你呀，你呀’的？瞧！我都已经给自己弄到一个职位了；我找到工作靠的是自己的学问。我有权利叫别人恰如其分地按我的身分对待我……知道吗？……”

他气得眼泪都差点掉下来。可是，别人却在窃笑他。

“说得是，喂，说得是。”毛里西奥冲着他说，“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尊重，谁也不否认。”

“说吧，我该付您多少钱？”

他手里攥着钞票。

“十一个比塞塔。”

他把钱放在桌上，那杯他刚喝了几口的酒也留在了那里。

“您不把它喝完了？”

“不喝了。留给那位先生吧。咱们这就再会。”

他气冲冲地走出去，差一点撞到穿白鞋的人身上。穿白鞋的人张开两臂往旁边一闪，仿佛冲过来的是一头牛；那人在门口消失的时候，他说：“这家伙走了。”

“头号的浑小子！”毛里西奥说，“这些毛头小伙子通共才识得两个大字，就得意忘形，见人就发脾气，好象他有这个权利似的。”

“这个小子不错。”查马里斯说，“发生这种事我觉得不痛快。我知道，刚才的事他且得别扭一阵子呢。他喜欢跟大家来往，也喜欢人家看重他。他要是明白过来自己哪个方面做得不对，就会别提多么难受了。”

“那就让他难受去吧。”毛里西奥顶了他一句，“他管什么闲

事？这种不可一世的大爷，我可不想在这儿看见他。"

"我跟您说，他不错。这个小伙子，只要你了解他，熟悉他，顺着他的脾气，那是你想叫他怎样他就会怎样的。我是很看重他的；我说的是真话。跟他混熟了，就知道他是个心地高尚的青年，干不了坏事。"

"不过，今天上午这通闹腾，是他管了别人的闲事。"屠夫一口咬定。

"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话又说回来，卢西奥先生也有不是，您把他伤得太厉害了。"

"我是想要看看，咱们听人家这些个纠正啦、建议啦，得听到什么时候为止。我就是要看一看，用他对别人一惯的腔调来对他说话，看他会是个什么样子。你说不上马力这个词儿，这个娃娃马上就会来开导你，告诉你应该怎么说。难道每件事都得听他的！"

"可您也不该用'你'称呼他呀，卢西奥先生。就是在这上头您伤了他的自尊心。"

"不该？我都能当他的老子了！从前，我们在他这个年纪，人家都是用'你'来称呼我们的。我简直不懂现在怎么把生活搞成这样：一个人摇身一变，就变成个人物了。你说说看，因为他在市政府工作，他就好象比别人高出一头了。他要是不这么个德行，我也早就会对这种年纪的年轻人按习惯称呼'您'的。他叫我讨厌。他值当称呼什么，你就称呼他什么，这不完了。"

"是这样。这些挂在窗口的燕八哥，他们脑袋里会一下子出现一台打字机的。他们就是这么回事。你倒是给我说说，当你倒了霉，不得不去向他们申请个什么字据或者什么证明，他们对待你难道不象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们除了把世道搅得越来越

乱，还做过哪点好事？他们做过一星半点好事吗？你无非是读过那么几篇书，就至于狂妄到这个地步？要多蠢有多蠢了！也多亏有人把世道弄得那么复杂，每天都在发明越来越多的字据、文书，好让许许多多的人靠着它吃饭，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就瞧着吧。天底下游手好闲的废物和饿死鬼就得到处都是了。”

“得了，毛里西奥先生。您这是在存心作践这个小伙子。所以，我倒要对您说：这个可怜的家伙是一点坏心眼儿都没有的。”

“大家都知道他没有坏心眼儿。”屠夫接过来说，“无非是他太傲气了那么一点儿。他年纪轻轻，这样不好。阿尼亚诺多大了？到不了二十三四吧……”

穿白鞋的人一言不发，只是听着。卡梅洛用袖口掸着帽子上的灰土，又把市政府这个字的字母倒着拼写。卢西奥说：

“骄傲这个东西，必须得有一点。少了，不行，人家就压你，就拿你当老倭瓜。多了，就更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做人一世，必须有自信，这样才能不让旁人随便嘲笑你；也不能叫人家抓住你狂妄的把柄，把你的脑袋敲碎。”

“店里还来过一个人，耀武扬威，跟他一样。”毛里西奥说，“你看他的那个下场，全都是为了自己太傲气。那个家伙凭什么那么傲气呢？不就是有那么一块好大的招牌，写着名字，挂在门上吗？目中无人，自取灭亡。可是在别人眼里，无非象个小丑而已。”

穿白鞋的人这时才插了话：

“那个人不坏，对熟人挺好的。现在嘛，是啊，态度比从前疏远了；不过，大方还是很大方的。我给他刮脸不知道刮过多少次了，那位大爷我是知道的，要多客气有多客气。他讲点什么也风趣极了。记得有一次，他讲了个笑话或者什么有趣的事。说完

他就从小枕垫上把头抬起来，满脸都是肥皂沫，转着往四下看，想看看他的笑话起了什么效果，在场的人是不是都笑了。他一向这样，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您还知道他点儿什么吗？”毛里西奥问他道。

“也没什么了。我想，后来有人到过他太太住的那个市镇，那个市镇……在卡塞雷斯那边，没错。那个市镇叫什么来着？……纳瓦尔莫拉尔，就是它，纳瓦尔莫拉尔·德·拉·马塔。这个市镇好大，没错。”

* * *

水面上漂过来一根树枝。

“看哪，真象个动物，瞧它还动哪！”费尔南多说，“一条鳄鱼。”

那是一根新折下来的绿树枝。它不时被沙渚挡住，在水里打转，然后又缓慢地在暗红的水面上漂走。他们都很有兴趣地看着。

“我饿了。”阿莉西亚说，“我觉得咱们早该想到吃饭了。”

这时候，几个从河里上来的男孩也跑过来看那根树枝，抓住了一头把它捞起来。他们拖着它跑，就象一群小骡子把一头死牛拖到斗牛场外面去那样。这些人都朝丹尼尔那里走去，卡门过来迎接他们。桑托斯问她：

“那个家伙在干什么？还在睡觉？”

“刚才清醒了一会儿。他对我开了恩……他有点晕头转向，这你也许不想知道。这阵子他对什么都发木。”

蒂托和露西塔也来到了丹尼尔这里。蒂托张开两臂，腆出胸脯，朝着太阳伸了一个懒腰。

“好吧。”米格尔等他们走到这里时说，“你们说，咱们怎么来组织一下？在这儿吃，还是上去？”

费尔南多说：

“上去吧，我认为咱们在上面吃得更舒服。”

“毫无必要。”梅莉表示抗议，“干吗这次非得叫我们冒着这么毒的太阳往上面跑。绝对不行。什么馊主意！”

“当然在这儿。谁是英雄好汉，这会儿还想动弹？没门儿！你懂吗？再说，还得穿上衣服，全副武装。”

“我说去，是为了那边花园里有桌子、椅子，要是你们愿意，甚至还有桌布呢。”

“喂，你不必添油加醋了；再说，那样舒适齐全又有什么意思；那种吃法，在家里不是更好。咱们到野外是来干什么的？咱们是来野游一天的么。人家怎么吃，咱们也该怎么吃。否则就没意思了。那种吃法太没劲。”

“那当然。口味总得变换变换。俗话就是这么说的。”

“喂，什么也别说了，就在这儿。没什么可犹疑的。别再想什么新花样了。”

“那好，那就要看谁上去拿饭盒了。”

“这得碰运气。”

“用中国人的办法，行吗？”

“你疯了，小子。”阿莉西亚说，“用中国人的办法，没准儿你们会浪费一个钟头，那时我们这些女的早就饿昏了。”

“中国人的猜拳带劲。”

“得了，这会儿别提什么带劲不带劲啦，随便怎么吧，快点。”

“快，找个办法，跟补牙的粘固粉干得一样快的办法。”米格

尔说，“想想看。还是抓阄吧。谁有铅笔？你们就没人有一个小铅笔头吗？”

“谁到野外来还身上带着铅笔？你要我们带铅笔干什么？”

“唇膏你能用吗？”梅莉说，“你要能用，我给你拿。”

“拿来吧；行，能用。”

“喂，你把手提包给我，劳驾。”

“接着。”

梅莉在空中接住手提包。她一边在里面找，一边说：

“你们可不要乱涂，我可是花了不少钱的。”

“你就别操心了。喂，现在得找纸啦。”

“你拿着。”梅莉说，一边把唇膏递给米格尔，“用不着使劲划，沾着一点就画出来了。”

“这儿有纸，喫。”

蒂托从地上拾起一张报纸，把四边撕了下来。梅莉从她的手提包里取出了一包野牛牌香烟。

“你要吗，阿莉？”

“好，要的，给我。”

“我说，应该上去两个人，一个人拿不了那么多。”

这时候，米格尔在分纸阄。

“对，去两个，这不用说。”

“不要让丹尼尔逃过抓阄。”费尔南多说，“他也有份。只有这样，他才不会对我们见外。否则不好。”

“这个可怜的家伙，这会儿正在七重天上呢。”

“那就请他下来吧。”

“有四个白的，两个画了十字的。谁拿到有十字的，就自己站出来，上去拿吃的，懂了吗？”

“行。”

梅莉和阿莉西亚已经点着烟；桑托斯看着她们，笑着说：

“我一看见女人抽烟的那副样子，自己抽烟的胃口就全倒光了。”

“啊哟，太蛮不讲理啦！什么东西就只能你们男的喜欢？你们男的占的便宜也就够多的了。”

“举个例子？”

那几个把纸叠好；费尔南多冲着姑娘喊道：

“喂，需要一只纯洁的手！十万火急！一只纯洁的手来开彩！”

姑娘们嘻嘻哈哈的，你看我，我看你。

“这儿连一只纯洁的手都没有，你们想怎么样？”

“好吧。”塞瓦斯蒂安问道，“你们当中谁最纯洁？”

梅莉露出狡黠的神气，说：

“露西塔！露西塔是我们全体当中最纯洁的。”

“没错，露西。”大家笑着起哄，“叫她出来！”

“来吧，露西塔，大家都了解你。”费尔南多对她说，“大家选你来开彩。到这儿来吧。”

露西塔问：

“我该做什么？”

她的脸蛋早就绯红了。

“我们这就给你解释，简单得很。你，梅莉，漂亮的人儿，把那个给我。喂，你的这顶小帽子先给我们装纸阄。”

“小伙子，我的东西都有用。喫，接帽子。”

塞瓦斯接过帽子，把纸阄放进去，来回地翻播，嘴里还念念有词：

“三份苦艾酒，两份杜松子，几滴薄荷一块冰，搅啊搅，搅啊搅，搅成琼浆大家请！——抓吧，露西，我的小美人。”

“喂，你背过去站在这儿，抓完一个再抓一个。抓了一个你就问我：‘这个给谁？’我告诉你一个名字，然后说出你抓的纸上有没有十字。行吗？”

露西塔表示同意。

“那就来吧。”

“马上就要开彩啦！”塞瓦斯操着唠叨鬼的腔调说，“竖起耳朵听着，是谁中彩！”

露西塔站好了。

“谁带来的这么一只猴子？”

“别闹啦，先生们！”米格尔喊道，“抓吧，露西塔，抓第一个！”

“抓了。给谁？”

米格尔环视一下众人，笑着说：

“给……给桑托斯！”

“那现在，我怎么办？是不是该打开了？”

“没错。看上面是什么。”

露西打开纸阄，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

“上面什么也没有，是白纸。”

“他解放了。”

“算你有运气，我的小乖乖！”

“喂，拿出来叫人看看！叫人看看么！”

“你信不过露西塔？你这个讨厌鬼。要是你就好了！”

“来啊！再抓一个，大家看热闹啊！”

“我拿啦？”

“拿吧，拿吧，干脆利索点。”

“有了。给谁？”

“就给蒂托吧。”

蒂托也解放了，可是他没说什么，只不过他原先站着，现在坐了下来。

“妙啊！”桑托斯对他说，“咱俩用不着上去了。”

下一个纸阄是费尔南多的，上面有十字。

“中了阿圭列斯的彩，一千五百万！”塞瓦斯蒂安高声喊道。

“我太高兴了。”梅莉说，“你不是要上去吗？你可以去穿衣服啦。”

“你等着吧，姑娘们，还得出一个呢。咱们看看谁跟我配对。再抓啊，喂！”

“现在给谁？”露西问道。

“给我！”米格尔答道。

那是张白纸。塞瓦斯蒂安提出抗议：

“你太狡猾了！你这位大爷倒也不傻不呆。他知道两个连在一起很难，所以等开出一个之后就紧跟着叫自己。这是取巧！”

“那你就申请起诉吧。再抓，露西！”

这次轮到给丹尼尔，而且上面有十字。大家于是朝他欢呼。

“他早就交上好运啦，丹尼尔！”

“拿着，小子！好让你清醒清醒！”

丹尼尔抬起头，沉着脸听别人的嘲笑。费尔南多走近他身边，用拳头轻轻捶他的背。

“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吧，美男子！轮到你了！”

丹尼尔粗暴地推开他的手。

“我不去。”

“怎么不去?”

“就是不去么。不要吃,可是也不去。”

“你说你不去?你不去这算怎么回事?”他转身对其他人说,“喂,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他说他不去,要待在这儿!你和我一样,得上去!还是上去吧!一求着你,你就拿架子了。你以为他们对我就开恩啦?一点儿都没有!不过,不管怎么着,我还是得上去。”

塞瓦斯蒂安过来劝解:

“喂,丹尼尔,你这会儿别把我宰了。在咱们当中只有你是穿着衣服的。你可以少费一点事。你就别让我们费事受累了;再说,姑娘们也都快饿死了。”

“可我不去。我也不饿,一口都不想吃。所以,我也没有必要上去。”

“刚才说过了嘛!抓到你去,你就得去!说什么你也得去!即便你一点儿不想吃,你也得去!”费尔南多冲他直喊。

他看丹尼尔连动都不动,就抓住他的衬衫。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没有?起来!我叫你站起来!”

丹尼尔使劲地挣脱,虎视眈眈地同费尔南多对视着。

“你放开我!我对你说了,我不去!别跟我来这一套!懂吗?”

“真蠢!你们要是说不服他……”

“就数你好!你也真不害臊。可你凭哪家的王法可以跟别人不一样?你以为你在这儿是什么人?”

“来吧,费尔南多,别管他了。”米格尔招呼他,“最好还是别管他。你这是要干什么?咱们也不能拖他上去。我替他去吧,这不就解决了。我同你去。既然他说他不饿,那咱们就把他的饭

盒留在上面。就这么办。”

“可咱们没有权利这么干，米格尔！他拿到的是十字么！为什么他不上去？再说，要是都来这一手，咱们还能办成什么事？他在这儿都成了宝贝疙瘩了！”

“那你叫我拿他怎么办？你硬拉着他去？”

“丹尼尔要是不去，那我也不去。就这样。谁爱去，谁就去吧。”

“你们怎么啦，把人都烦死了！”保莉娜说，“都到时候啦！”

“站得我累死了。我开彩开完了。大家都要遵守么。”

“我说，费尔南多也别去。”梅莉说，“要去了，就是傻瓜。”

“丹尼尔太自私自利了！”

“他不合群。”阿莉西亚也怂恿他，“你要去，你就是冤大头。”

“你给我闭嘴。”

“为什么要我闭嘴？我这不是在帮你说话吗。再说，你别跟我来这种腔调。”

“好了。”米格尔打断他们。“我上去。有自愿上去的就去；没有，我一个人上去。”

蒂托站了起来。

“我跟你一起去；等着。”

塞瓦斯刚把头依上保莉娜的膝盖，这时说了话：

“喂，既然你们去，就把这三个瓶子带去，灌满了再带回来。”

那两个一声不响地拾起衣服和酒瓶，朝荆棘丛那边走去。他们穿上了衣服。

“是不是刚才他们对你说了我和费尔南多的事了？”蒂托问。

"梅莉告诉我们的。"

"这个梅莉，真是长舌妇！祸都是她惹的。到末了．她还到处散布。这会儿又出了个丹尼尔，他不肯上去。反正，今天咱们脸上无光，这很明显。幸亏咱们就这一个梅莉，再来一个就惨了。"

"你不必担心。磨擦总会有的。不用把它看得太严重。"

"对倒是对。可是话又说回来，咱们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玩个痛快，还是来混吵一通？我就烦这种事。每时每刻都要搞这么一手，太讨厌了。实在没意思。"

"嗨，没什么。不要拿它当一回事。微不足道。"

"喂，刚才，不跟你开玩笑，我可以向你发誓，刚才我真想去推自行车，一走了之，回马德里去。真是这样。不过，当然啰，我没这么做，这是为了你们：你和阿莉西亚，还有另外两三个人。"

"你可是差一点干了件大蠢事。事情没到那种地步嘛。"

"费尔南多虽说是个好朋友，可你看他干的事。你倒是说说，为什么他要那样。刚才在水里跟我那样子，我都忍了。你说，他对别人至于那样吗？全都是这个梅莉惹出来的；她是罪魁祸首。"

"什么？是不是你也喜欢梅莉？"

"我？得了吧！她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你就从今天起留心看着吧。从今天起，一刀两断。对我来说，梅莉已经结束。'你好'，'再见'！从今以后，梅莉对我来说就是如此而已。这叫言归正传。"

"小子，你下这样的决心简直是活见鬼。装得倒很斩钉截铁似的。"

"真的，你走着瞧好了。唉，就是因为她净惹是生非。她到

哪儿，那儿就不得安宁。她是个长舌妇，天下无双的祸水。”

米格尔系着腰带笑了。

“小伙子，发什么邪火。我完了，就等你了。”

“走吧。”

他们动身了。

“你跟谁说过，说他喜欢梅莉？”蒂托问道。

“我？没跟谁说过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没有啊，我没说什么呀。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姑娘，当然啰，长得是一表人才。我猜想喜欢她的人绝对不止一个。”

他们顺着土坡上挖出的台阶走上河堤。

“不过，具体是谁我可不知道。”

上坡很费力，他们也就不说话了。走到河堤上，他们停住脚步，嘘嘘地喘着粗气；然后站在树底下，转过身来眺望。拦水的堤坝和整个一片开阔的景象尽收眼底。对岸是一片柳树和冬青树的林子，远处有几堆野营的人在树荫里乘凉；再过去，一群绵羊在平原上咩咩乱叫，仿佛一股不停流动的水；牧羊人戴着一顶发白的帽子，走到河边，身子斜支在棍子上，好奇而又困惑地看着那些人。

“你怎么看？是费尔南多在追梅莉吗？”蒂托问道。

“可能。”

铁轨躺在路基上，笔直地穿过平原，越远越高。杂草藤蔓顺着土坡往上长，火车经过时都能擦着车轮。笔直的铁路线一直延伸到远处隆起的丘陵地带，钻进一个狭窄的隧道。水坝就从那边的山脚下开始。这时候，成百上千个穿着游泳衣的人正在混凝土斜坡上晒太阳。他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吵吵嚷嚷的，

到处都是晃动着的胳膊、大腿、人头、身体和游泳衣，织成了一幅既纷乱又放肆的斑斓的彩色图画。

"咱们走吧，蒂托。他们还等着我们呢。他们要是知道咱们还在这儿……"

水库下游的闸门正开着放水，水到了那里又恢复了湍急的流势，在鹅卵石和长着绿水草的红土沟之间一泻而过。不远的地方，有几家饮食店沿着河边一字排开，一家挨着一家，都是小平房。最近的几家，盖在被水长年浸蚀而成的斜坡上；那边的几家则靠近堤坝，就在水边。因此，从高处望去，可以看到它们的屋顶，以及正在葡萄架下面吃饭和走动的人们。谈话声、嘻笑声、拳头击案以及器皿的叮当声，都能听得清楚；连油气和炸肉的香味都飘过来了。透过一棵大桑树的树枝和叶簇，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边有一些手里托着托盘的女服务员，或者一个临时充当侍者的人，穿着白上衣，带着领结，在来来往往。蒂托和米格尔走过上面的那两家饮食店；那里坐满了顾客，都在心平气和地吃饭，一边说些俏皮话。他们往右一拐，绕过围着葡萄园的铁丝网，走上通往公路的那条土路。左边的葡萄园没有围铁丝网，所以不断遭到小孩子们从四面八方进行的公开袭击。看守葡萄园的老头年迈体衰，毫无办法，只好扔几块石子，再狠狠地骂上几句。

"一到星期天，可够他受的。"蒂托说道。

他们走到公路上，路边有几处庄园，门都关着，围墙上还插着玻璃瓶的碎片。

"瞧！我觉得这东西最坏。"米格尔指着围墙说，"装这种玩意儿就是叫人家流血。"

"因为怕偷，就连人家的死活都不管了。"

“对谁都不留情，这很显然。不过，这种办法也无济于事。随便你采取什么措施，就都象这种办法一样，不会有多大用处。为什么就以为别人一定会进去呢？无非是暴露他们自己自私自利，一心想着自己的财产罢了。”

“没错。都蠢到家了。”

“喂！想出这种插碎玻璃碴办法的人，准是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准是世界上品质最次、最吝啬的人。地地道道的龟孙子！”

“你算是说对了。”

他们到了毛里西奥的店前。

“您好。”

“怎么样，小伙子？游泳游得好吗？”

“凑合。”

“都回这儿来吃饭吗？”

“不了，我们在下面吃。我们是来拿家伙的。”

“我看这倒挺好。酒你们还要点吧，嗯？看样子上午给你们的都喝光了吧。”

毛里西奥从柜台上接过酒瓶。卢西奥说：

“来啊，给他们来一杯，算我的。也给别的几位满上。”

米格尔转过身说：

“谢谢！”

“别客气。”

法警走过来，指着米格尔问毛里西奥：

“这一位就是你刚才说的唱过歌的先生吗？”

毛里西奥脸上显出责备的神气。

“是啊，你这是想叫人家干什么？”他又转向别人，“看你，这会儿你都不让人家太平。”

法警根本没理会他对他说的是什么，非常热情地对米格尔说：

"对不起，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敬意。我叫卡梅洛·希尔·加西亚。我喜欢唱歌，简直着了迷。"

他对米格尔说话的态度，仿佛眼前是一位著名的歌星。

"很高兴认识您。"

"我也是。我尤其特别喜欢安达鲁西亚民歌。"法警滔滔不绝地说着，"哦，去年冬天，不，是前年冬天，我豁出去了，买了一台收音机。也就是说，我把王牌都打出去了，真是这样。全是为了听唱歌。说您不信，我一点都没少听，使用得可经心了。对了，嗷，什么佩佩·平托、胡安尼托·巴尔德拉马这些拔尖儿的，所有这些唱歌明星的名字我都知道。我算是服了，服了……"

他还握着米格尔的手不放；米格尔微笑着看着他。

"哦，不过您可别拿我当专业的看。"他说，"我稍微会唱一点，不过如此，只给朋友们唱唱。"

"您唱起来一定底气很足，我毫不怀疑。要是能听您唱一唱，那我就太高兴啦，那我们就可以欣赏真正美妙的歌喉啦。"

毛里西奥很生气。

"可你把人家的手放开呀，你这个捣蛋鬼！这么热的天，人家出汗出得还不够，还要你这样使劲地抓住人家的手！"

卡梅洛听了他的话。

"您不要管他。"米格尔说，"他很客气么……"

"不！他只要两杯一下肚，就是这样抓着谁就跟谁纠缠不清。我敢打保票，再说下去他就得拉您唱几支布莱里亚小调了。难道就这样让您唱吗？您身上发冷，又没吃又没喝。"

法警提出抗议：

“胡说！该怎么请人唱歌，我是一清二楚的。你以为我不懂吗？没有人会在这种地方要求人家马上就唱歌的。必须大家都有兴致，而且必须得把气氛慢慢地搞得热烈起来。您说对吧？只有这样，歌才能唱得好。是这样吧？”

“行啦，你想不想让这位小伙子安静一会儿？你这么缠着人家，对他算怎么一回事？你没看见你都把大伙儿弄烦了吗？”

“嗬，这是怎么了？我非常愿意向这儿的这一位年轻人表示敬意，并且同他交换交换对我们共同爱好的看法。您真的没有感到不高兴吧？”

“一点都没有。恰恰相反……”

屠夫和查马里斯都笑了。

“啊哟，这个卡梅洛！这位大爷真是死心眼儿！”

蒂托再也憋不住，终于笑了出来。再过一会儿，卡梅洛也随着众人笑起来，他脸上的表情是又惊又喜，似乎他为自己能够引得别人发笑而感到高兴。没有笑的，只有穿白鞋的一个人。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站在门槛上说：

“爸爸……”她一看见那个穿白鞋的人便突然停住。

毛里西奥说：

“进来，小美人儿。别站在太阳地里。”

女孩子有点害怕。查马里斯也说：

“还是进来吧，玛丽亚。别傻，没人会吃掉你的。”

她一跳跳了进来，快得象道闪电，一下子抱住了查马里斯的腿。查马里斯吻了吻她的头发，对她说：

“孩子，你今天穿了什么啦？多活泼的小姑娘啊。说吧，你要什么？”

女孩悄声细气地说：

“妈妈叫您去吃饭。”

“好吧，咱们这就走。”

小女孩更使劲地抱住父亲的腿，把背对着其他所有在场的人。这时候，穿白鞋的人走过来，在她身边蹲下，笑着对她说：

“这会儿我可知道啦，早晨的那个女孩儿原来就是你啊。你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你这个小壁虎。”

她把脸藏到查马里斯的两腿中间。穿白鞋的人还在对她说：

“转过来啊，这位小姐，朝这边瞧。你以为我为这个就生气了吗？”

女孩露出半个脸，笑了，然后又把脸藏了起来。那个人又接着说：

“你不愿意给我做未婚妻吗？”

小女孩这时笑得更加厉害，一下子露出了整个面孔。她父亲问她：

“你跟这位理发师傅有什么秘密？”

“这是我们的事情。”穿白鞋的人说，“是这样的吧，我的小美人？你叫什么名字呀？”

“玛丽。”

查马里斯喝干了杯子里的酒，说：

“你们两个在搞什么鬼名堂。走吧，孩子，回家吧。”

“您的女孩太有趣了。”穿白鞋的人站起身对他说，“好吧，玛丽，宝贝儿，让咱们常见面吧。明白了吧。”

“走吧，我的孩子。你至少也该回答理发师傅啊，既然你们已经是那么好的朋友了。”

“再见，理发师傅先生。”

"你不亲我一下吗?"

他把脸凑到女孩跟前;女孩机械地吻了他一下,其实只不过是碰了一碰。

"这才是。下次再见,我的美人。"

"再见了,诸位先生。走啊,阿黄!"

狗一跃而起,窜到门外,跑到他们父女的前头。

"再见。"

穿白鞋的人又发起议论来:

"他的小姑娘挺大了,可他倒还那么年轻。这个女孩大概有几岁了?"

"也就六、七岁吧。"

米格尔对毛里西奥说:

"哦,您能给我们一个坛子和几块冰吗?好盛掺红酒的柠檬水。"

"你们可别以为我的冰很多。我还得支持到晚上。咱们再看吧。坛子没问题。福斯蒂娜!要是这样的话,你们也带点苏打水去吧。"

"好。再要一个柠檬,"蒂托说,"要是有可能的话。"

"一个柠檬我看就可以了。"

福斯蒂娜走出来。

"什么事。"

"你到里面去给这几位年轻人找一个坛子;再要一个柠檬。"

女人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进去。

"这主意可想得不错。"卢西奥说,"天气这么热,红酒柠檬水太招人喜欢啦。我跟你们一样;你们知道我在里面掺了什么吗?

三、四杯杜松子酒。这样一来，原先加了苏打水以后不见了的酒精就又显出来了。也就是说，一加进杜松子酒，酒精就找补回来了，嗯？这个配方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不过，好几种酒掺到一块儿，一会儿姑娘们喝了要上头的。”

“哦，对了，是的……你们是尊重妇女的，那我就不瞎掺了。可我对您说，从前我那个时候，我们可没有这个尊重那个尊重的。能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大家都懂了……”

福斯蒂娜走出来，把坛子放在柜台上，转身又回进去。她走到里屋门口站住了脚，用食指指着坛子对蒂托说：

“你们可别把它打碎了，嗯？我只剩这一个坛子了。所以一定得小心。”

“您放心，太太。会比我们自己的还要当心。”

福斯蒂娜转身走进过道。

“柠檬！”毛里西奥从冰箱上抬起头，在她背后冲她大喊了一声。

他取出几块冰，扔进坛子。

“你们将就着拿这一点吧。我没法再多给你们了。”

“这就够了。非常感谢！”

“你们要几瓶苏打水？”

“你看呢，米格尔？我们带几瓶走？”

米格尔正忙着往背包里装酒瓶和饭盒。

“那……比方说，就让他给我们来八瓶吧。我想有八瓶就够了。还有一大瓶酒呢。下面他们的那一瓶这会儿大概也报销了。”

“那就八瓶吧。”

福斯蒂娜又走出来，说：

“柠檬！”

她把柠檬“咚”地一声放在坛子旁边，便又回进去。米格尔和蒂托收拾着这些东西。屠夫说：

“你们来了不少人吧？”

“一共十一个。”米格尔又转向毛里西奥说，“我说，您给大家来一杯，算在我们账上，劳驾。”

“谢谢您，年轻人。”

“没什么，别客气。”

“出来转悠，最糟糕的是配不齐对儿。”卢西奥说，“多余的那个总归是孤零零的。”

“不用担心。多出来的那位已经喝得稀里糊涂，睡得象块石头了。他连水都没有下。”米格尔回答道。

蒂托问他：

“喂，说真的，丹尼的饭盒我们怎么办？我们到底带是不带？”

“当然得带。难道你要我们对他干出这种不漂亮的事？”

“那也是他先对我们这么干来的。”

“就为了这种蠢事，你要报复？”

“不是。算了！我没有任何兴趣。你们刚才是这么说的么。依我，我们当然要带去，没什么说的。”

米格尔收拾整齐，便向在场的人打招呼：

“好，那就再见吧。”

“好啊，希望你们痛痛快快地接着玩。”

“再见，年轻人。当心那边，别绊倒了，你们可带着不少东西呢。”

“知道了，谢谢。再见！”

两人肩膀上、脖子上挂满了背包，走了出去。米格尔双手拿着三个瓶子，蒂托拿着一个瓶子和福斯蒂娜给他们的那只蓝颜色坛子。

屠夫问道：

“几点了？”

“吃饭的时候，两点半都过了。”

法警摘掉帽子，使劲地搔头。屠夫问他：

“你头皮痒？”

“他总是痒，天生的。”毛里西奥在一旁答腔。

屠夫打了个哈欠，走到门口，听远处的音乐。他说：

“河那边的声音，连这儿都听得到。”

“想是人很多，没错。”

“从前，是我们这些小镇上的人跑到城里去过假日。”穿白鞋的人说，“现在倒过来了，成了城里人到乡下来了。”

“自己有了的东西，谁也不会去追求。”卢西奥说，“想的总是自己没有的。”

“对，是这么回事。”卡梅洛跟着说，“我在马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光想这里的一切，所以我跑出来了。在马德里独来独往，就算什么角色也不是，也比在托雷洪这么个小镇上当头号人物镇长要好。谁都这么说：‘上天要从马德里。’是这样的，这是句老话了。”

屠夫转过身来，笑着对他说：

“好啊，你在马德里都干了些什么来着？来吧，给我们讲讲吧。”

“我？……我干了些什么？……”他脸红了，“我在马德里干

了什么呢？”他打了个响舌，仿佛说书人要开始叙述什么引人入胜的故事，“首先……我找了个裁缝，叫他给我做了一套衣服，上好的料子，三件一套，五百比塞塔……”

他用双手在自己的破上衣上比划了一下，仿佛它变成了另一件似的。毛里西奥打断了他的话：

“花了五百比塞塔？你知道在马德里做一套衣服，一般要多少钱？五百比塞塔连一件背心都买不来，小伙子！”

“那是不够的，”卡梅洛说，“谁说五百？是七百……”

“喂，好了，说下去。就算你花了七百，马马虎虎打扮起来了，后来又怎么样？来啊，往下说吧。”

“后来么，我就上街了，身上穿着我的这套衣裳，熨得笔挺，绸手帕插在这儿，上边的小口袋里，嗯？系着领带，还戴着走得铁准的手表。我就这样上街散步去了。散了一会儿步，也就是一个来回吧，就累了。我马上到一家露天咖啡馆那里坐下。它叫什么名字来着？萨阿拉，萨阿拉咖啡馆。我就在那儿舒舒服服地一坐，轻轻拍几下手。”他用手比划着，“一拍手，跑堂的就来了：一杯啤酒，这么满，再来……再来一大盘炸土豆，没错。啊，还擦皮鞋。马上又叫人给我找一个擦皮鞋的来，把我的皮鞋擦得雪亮雪亮的……”

穿白鞋的人看着自己的脚背。卢西奥说：

“啊哟，朋友！这我是早就知道的。弄颠倒啦。”

“怎么颠倒啦？”

“总是先叫人来擦皮鞋。肯定没错。”

“为什么您肯定是先叫人来擦皮鞋呢？”

“那是因为，因为少不得的么。你没看见我这大把年纪了？错不了，凡是说起好日子来的人都是先这么说的：叫个擦皮鞋的

来给他们擦擦皮鞋。”

* * *

“咱们把第四瓶酒拿过来吧。”

“空口喝吗？”阿莉西亚说，“来点什么小吃，喝起来才舒服。”

“来看哪！”费尔南多喊，“河里有螃蟹。你来试试看，看你能不能抓住一个？”

“多好玩啊！”

塞瓦斯蒂安提醒说：

“刚才不是卖花生的过去了？咱们凑点钱，这不就有下酒的了么。”

“这个主意不坏。你们在哪儿看见他的？”

“他刚才从下面走过。一个老头，穿白上衣，戴着报纸叠的帽子，就象皮波和皮帕戴的那种。”

“注意着，看你还能不能碰到他。”

“姑娘，凡是吃的你都……”梅莉对她说。

“这倒是真的。他们已经是……看哪！那个人在那儿！不就是那个人吗？”

她指着那个人；他正在树林里，站在另一群人当中。一块光斑在他的白衣服上发出耀眼的光芒。费尔南多把两个小指头插进嘴里，冲着小贩打了个长长的唿哨。那个人一边收钱，一边用另一只手朝他们摆了摆，叫他们等一会儿，马上就来。

“你发现了这个家伙，真快！”费尔南多说道。

“她啊，她这会儿正……正馋着想吃哪。”

阿莉西亚抗议道：

“你们这会儿不要说我坏话。好象我是个吓人的大饭桶似

的。”

“这并不坏么。这是健康的标志。”

塞瓦斯已经过来了一会儿，他站在保莉娜后面看着旁边的那群人，说：

“一说到吃，就有一股肉饭的香味飘过来。你们注意到了吗？”

“我闻到好一会儿了，小伙子。”桑托斯回答他，“我不想告诉你们，免得你们难受。我刚才真想跑过去看看，看人家有没有给我留一小块地方。”

那边，那位胖佛爷的一家人都在用勺子从锅里伸进伸出地舀肉饭吃。“烫饭不许吹，谁吹谁算输！”胖佛爷说完，自己笑得前俯后仰，最后都噎住了，呛咳起来。声音很响，面孔也涨得通红。此时，整个小树林里到处可以听到喁喁的细语，以及从饮食店的收音机里传过来的音乐：

> 唉，葡萄牙！
> 我为什么要这样爱你！……

树影指向北方，指向索莫谢拉山那边。河里没有人了。

“来这一瓶吧。”

那个戴纸帽的人来了。

“你们都好啊！”他把篮子放低，让他们看里面的货，“来点什么？”

“花生。”

“一个比塞塔一杯。”他指着手里端着的带铁箍的木头杯子说，“来多少？”

“一个杜罗。”

“你老实待着，费尔南多！”阿莉西亚说，“是我要的。让米格尔付钱。”

费尔南多正在掏钱。

“蠢话！”他回答说，“你倒好！”

“是我要吃花生。米格尔的钱包在我这儿。”

“你就安静点吧，阿莉西亚。你应该待在那儿看着！一会儿不是咱们大家吃吗？那不完了！”

“算啦。这会儿又彬彬有礼起来了。”梅莉说：“难道除了你的未婚夫，别人就不能请你吗？”

“你这个姑娘家，不是这么回事。是我要吃花生么。”

“那又有什么关系？”

费尔南多从小贩手里接过纸包，然后给了他五个比塞塔。

“当心别撒了……”小贩说，“希望你们玩得痛快。”

他穿过树丛走了，一边还在吆喝：“炒花生咧！好吃的啰！”

塞瓦斯在保莉娜的膝盖上侧过身，对她说：

“来，保莉，我的小星星，给我搔搔背。”

“看你。”

“我痒得厉害，我的小姑娘。”

“你别待在太阳地里。再说，我给你搔了，你更痒。我只能给你搽一点防晒油，那是可以的。”

“我不喜欢搽油，会粘一身土的。”

“那就什么也不要了，我的小乖乖。很遗憾，给你搔痒痒，不干。”

其他的人都在抢吃花生。剥花生壳的声音使保莉娜转过身来。

“现在得动作迅速。”梅莉说，“谁不快，就飞了。”

"饥饿胜于羞耻，咱们人人如此。"

剥花生的声音哔哔剥剥地响着，仿佛一台小型粉碎机发出的声音。纸包放在地上，全体围坐着；花生壳不断飞落在赤裸的肌肉上。费尔南多说：

"四〇年、四一年的时候，就是用它做咖啡的。"

"谁告诉你的？"

"我知道。还用野豌豆，甚至更差劲的玩意儿。那会儿的咖啡就是这么恶心。"

"那不是咖啡，狗屁都不是。"桑托斯说。

"人家叫它H①。那个时候，就是用花生壳做的，可是在店里却叫它咖啡。"

保莉娜朝纸包转过身，抓了一大把。

"喂，你！"阿莉西亚说，"你拿到哪里去？"

"一个挨一个，小姑娘！拿一把，退到后面去。"

"这是给塞瓦斯蒂安和我的。他不愿意动弹。我并不想多拿。"

这一来，大家便抢开了，全都扑到纸包上，抢来抢去，又是喊又是笑。于是地上只剩下一片片撕得稀烂的报纸和几颗踩扁了的沾了土的花生。

"这样做不对。"梅莉说，"我只拣到两颗。"

她伸手让别人看。

"这要手疾眼快。"费尔南多对她说道。

梅莉问阿莉西亚：

① 西班牙语中"H"不发音；这里用来讽刺当时的所谓"咖啡"其实是徒有其名。

“喂，阿莉，你抢到几个？”

“一大把。要是你愿意，就吃这儿的吧。”

丹尼尔面颊贴着地，斜眼看着他们。露西塔看见他睁开眼睛了，就把花生捧给他。

“要吗，你？”

丹尼尔摇摇头。他把双手交叉着垫到脑后，眼睛望着树梢。

“这些事，到末了总是这样。”卡门说道。

“这样，什么这样？”

“就是这样，乱来一气。谁最粗野，谁就抢得最多。在乡下举行婚礼就是这样：往教堂门口撒铜子儿，小伙子们就抢作一团。”

“这么说，你参加过乡下的婚礼了？”

“前年。”

“想必一定很有趣。”

“要是你闹别人，那是很有趣的。可是，万一闹到你自己头上，那就满不是这么回事了。就象那次，我挨上了，两个蠢货把我架到桌子上，一个劲地问我想不想到卡萨布兰卡和帕萨波加去跳舞，简直叫人讨厌死了，我对你说吧。我的姑娘，你准会烦死的，两个星期都腻味不过来。”

“问你去不去跳舞，有什么不好？我看不出……”

“他们那种模样叫人受不了，跟女孩子讲话的方式蠢透了，一点礼貌都没有。你就好象觉得自己是一只关在人家笼子里的母鸡，只想赶紧逃开。你想想看，他们想逗你笑，可是他们又办不到，弄到末了，只能叫人越来越窝火，对他们生气。你想想看，这些可怜虫，他们费足了劲想逗你笑，可是连一丁点儿幽默感都没有。这是我一辈子里参加喜庆活动最倒霉的一次，说什么我也

不想再碰上了。”

“碰到这种情况，”梅莉说，“就应该把他们闹个人仰马翻，在上面揪他们的头发。”

“这种事你干得了，没错。可我下不了手去揪谁的头发；再说我也不愿意。你行，毫无疑问。你会拿这种事来开心的，我知道。”

“你这会儿为什么要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卡门，真不明白。”

阿莉西亚抢在卡门回答之前插进来说：

“对我来说，你看，我不讨厌乡下。安静的生活……”她停住了，思索着，“而且，所有的人大家都互相认识。”

“可我，我就讨厌安静。”梅莉说，“安静会叫我抽筋的。叫我最不安的就是安静了。说什么大家都互相认识，这算是什么好处！要是你认识了所有的人，那生活还有什么刺激？我很遗憾，乡下的生活对我不适合。也许这是叫人最受不了的事了。”

“我同意你，梅莉。”费尔南多说，“要是你知道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一年到头老是那个样子，老是看那几张面孔，老是围着那几个地方转，万事都不变，那你就什么幻想都没了。那种生活，连一点乐趣都没有。这好比一个人干活，天天干那些活，老是干那些活，那你就会只想甩手走开。这跟在乡下一样，一码事。”

“可是，反过来说，你也就没有什么纠纷，没有头痛的事了。什么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对我来说，我觉得事情很简单。”梅莉说，“你要我怎么对你说呢？这样一种生活你会觉得太淡而无味。你希望得到什么呢？”

“什么也不希望。难道非得要希望得到点什么吗？你平平静静的，有什么就吃什么，这不就完了。”

“是啊，往椅子上一坐，眼睛瞅着天花板，真是太理想了！”

“也并不是这样，姑娘。你这会儿也别夸大。这也有它的乐趣么。你不了解乡下的喜庆节日；人们到处都寻欢作乐。”

“那好，如果是那样的话，就随他们去吧。因为我的情况，就我来说，我常常对什么都感到厌烦，因为我住在马德里。要是情况倒过来，你想想你会得怎么样。”

“这是性格问题；是每个人的习惯。”

“对我来说，眼下叫我心烦的，是那两个家伙还不快点下来让我们吃饭。那边的人都在吃了，就是咱们还在穷开心。”

“都快三点了。”费尔南多说道。

他从树林的空隙朝河堤的土台阶那边望去；大家都盼着看到他们从那里出现。

“我说，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这么磨蹭？”

“他们也跑得够累的了，可怜的家伙。”保莉娜说，“一点义务也不尽，就没有权利抱怨。这是没错的。”

“不对。要说抱怨，这儿谁也没有抱怨。”桑托斯说，“提抗议的是肚子。”

“那当然啰。谁也没法让这个家伙不叫。你总是说大实话。”

“实实在在的，就跟太阳一样。”

塞瓦斯蒂安抬起头来，然后又转向别人。

“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乡下东西是仙人掌果。”

大家都笑了。

● ● ●

米格尔说：

“我们磨蹭得太晚了，他们准得骂我们。”

“都怪你。”蒂托说，“碰上这些崇拜你的人。”

“这就是名气嘛，小伙子。”他笑着说，“你叫我又有什么办法？人总得靠他的观众。”

“谁给你做了宣传？”

“肯定是那个老板。你没看见，头几个夏天他就认识我了吗？”

“另外那个家伙简直拿你当歌星弗莱塔了；即使不是，也差不了多少。”

“没准儿是这么想的。”

他们走过葡萄园里那段沿着铁丝网的土路。有人已经给看守葡萄的人送来了饭。看守一边嚼着饭，一边朝没围铁丝网那边的葡萄藤望着。这时候，附近没有人走动。一阵发动机粗哑的喘气声传到这里，紧接着从饮食店那边的路上出现了一辆城里的旧出租汽车，朝蒂托和米格尔迎面开过来。他们闪到一旁，让过了汽车。汽车里挤满了人，飞快地驶过，带起一股尘土，上公路去了。看葡萄的老头破口大骂：骂那辆汽车，骂落到他勺子里的尘土，骂这个该死的星期天。他连忙从地下拿起饭盒盖子盖上，怕尘土把饭弄脏。他抬头一看，正好看见蒂托和米格尔；他刚才没有发现他们走到了他的跟前。

“饭都没法吃了！”他冲着他们嚷着，“连顿饭都不让人吃！真他妈的！”

他一看见有人听他说话，就又发作起来：

“这臭婊子养的星期天！”

他还在空中把饭盒一挥，饭盒一下子摔到地上。酱汁和扁

豆撒了一地，还溅到葡萄藤上。他重新坐下，笨拙地掏出烟袋和一小块纸，用哆嗦得厉害的手指卷成了一支烟。蒂托和米格尔重新上路。

“白痴！”蒂托说，“一下子就把饭给扔了。”

“他有气就得撒，这老头儿！”

“发火管个屁用，到头来还是气大伤身。”

“是啊。话又说回来，我们要是叫人家惹了，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一个人只要能够及时把握住自己，就能避免许多冲突。”

他们走到了斜坡的边缘。一到这里，树林里和饮食店里传上来的声音就突然变得很响。有个地方，又是鼓掌，又是喝采。蒂托朝坛子里瞥了一眼，说：

“冰到不了那儿了，都快化了。”

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顺着土台阶往下走。

“看他们！他们到底来啦！”

整群人都转过身来，贼着：“米格尔！米格尔！”米格尔笑自己喘得那么厉害。大家帮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拿下来。

“你们用坛子装了什么来了？”

“你们没忘记什么东西？”

“没有，姑娘们，没有。”

大家乱翻背包，寻找自己的饭盒。

“红的是我的。”

“这里面还有冰哪！这冰是干什么用的？”

“你们又带酒来了没有？”

“在那儿。你没看见？”

“啊哟，这里好象有好多酒哪！”

“你们在哪儿弄到的柠檬？”

“你要是再揪这根带子，那你就把这个包背走吧。”

“稍微规矩一点！”

“你说，这个柠檬是给谁的？”

“给堂费德里科·卡拉米科。”

“他可真够意思……”

“我说，还有冰，什么都有……”

“得了，得了……都快累得半死啦！”

“你看，就耽误了一会儿，化得都只剩下螺丝帽那么大了。”

“开饭！”

“现在，每只母羊找自己的主。”

“我的母羊是谁？”

“是我，你的小母羊是我。”梅莉对费尔南多说道。

“……小心肝儿，是你！坐在这儿，我的王后。”

“你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我们就要把丹尼尔烤了。”桑托斯说道。

“这家伙一定硬得咬不动。”

“准是难吃死了。丹尼的肉百分之九十是纯酒精。”

“剩下的百分之十是酸牛奶。”费尔南多说道。

阿莉西亚顶了他一句：

“你别说了。你又没有上去拿饭，你还对他开什么火。”

“他们开火了。”卡门说道。

丹尼尔扬起脸，看了费尔南多一眼。

“你啊，费尔南多，你显然是要把今天下午弄得不欢而散了。我劝你别再这样闹，要是你还懂事的话。”

费尔南多回答他道：

“啊，行！你这会儿好象是活了过来，是时候了。你们把丹尼尔的饭盒带来了吗？”

“在那儿。剩下的那个大概就是他的。”

“喂，咱们不是说好不给他带下来吗。”

米格尔提高嗓门说：

“说好什么来着！你要是上去，爱不带就不带。”

“好啊，米格尔，好啊。你别这么张牙舞爪了。”

“米格尔做得对。”卡门插进来说，“他们不是把你的带来了吗？那你就说谢谢，然后把嘴闭上。”

“我说这就是友谊。”

梅莉也从中调停，说：

“我说，这就行了。到底还吃不吃啊？你坐下，费尔南多。”

“这儿有的是兴风作浪的。”

“还有来挑唆别人的。你们要不要我来唱一个？”米格尔说，“看看这样能不能叫你们不说话。蒂托，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象个教堂里的执事？”

“快吃吧！身上都冷了。”桑托斯催促道。

梅莉说：

“唱吧，米格尔，来一个。来吧，让我们吃饭吃得开心一点。”

蒂托脱掉衬衫，挨着米格尔坐下。

“你不脱吗？脱了你会更凉快的。”

那个摇了摇头，解开一个红色饭盒上捆的绳子，打开盒盖，好奇地看着里面的东西。

“喂！”蒂托突然说道，“掺红酒的柠檬水呢？”

“糟啦，我忘了！快！还有冰！”

“柠檬！柠檬在哪儿？”

“你们谁看见柠檬了?”

“在冰箱里冰着哩。”

“叫它一声,看它会不会出来。”

“再开玩笑,你们就没红酒柠檬水喝了。冰都快化光了。”

“是不是梅莉把冰塞在游泳衣里藏起来了?”费尔南多说,“梅莉……”

“好啊,你就找找看,你这个扁鼻子!”梅莉回敬他道,“看你是烧糊涂了。我要给你个耳刮子尝尝。”

“在这儿哪!你们的眼睛是不是都没长在脸上?有点压坏了,不过营养还在。”

“快给我拿过来。”

米格尔叉开手指,扣住坛子口,把冰水撇到地上。蒂托把柠檬切成片。

“苏打水的瓶盖怎么开?”

“塞瓦斯有一把万用刀,什么都能开。”

塞瓦斯蒂安用一块餐巾把刀子擦干净,递给米格尔。卡门说:

“留下两瓶给不喝红酒柠檬水的人。”

“这儿所有的人都愿意喝。”

保莉娜反驳道:

“给我留一瓶苏打水;我不喝那个玩意儿。”

“放柠檬吧。”米格尔捧着坛子说道。

蒂托把柠檬片扔到坛底的冰块中间,然后接过坛子。米格尔打开苏打水,也倒进坛子。

“还有酒。”

蒂托扶着坛子,让米格尔倒酒进去,同时眼睛瞅着丹尼尔。

“齐了。”米格尔说，“里面象幅世界地图了。”

坛子搬开了。蒂托在丹尼尔身边坐下。

“你怎么啦，丹尼？不吃饭吗？那儿有你的地方。”

“我不愿意打扰你们。”

“又说蠢话了。拿你的饭盒，吃吧。”

桑托斯转过身子，看塞瓦斯带的饭：

“你带了点什么？”

“没什么，豆子炖肉。”

他用铝盖盖住自己的东西。

“我跟你换，但是不能看。”

“去你的吧。”

“你肯定会赚的。”

蒂托还在对丹尼尔说：

“你是要我求你还是怎么的。你可别缩头缩脑象只乌龟。”

塞瓦斯蒂安和桑托斯也走过来。

“你再要这样，我们就把你的饭分了。你看你，这算什么！”

丹尼尔爬起来，拿了他的饭盒，盯着梅莉瞅了一会儿。梅莉眼睛看着地，一边整理游泳衣的带子，一边对阿莉西亚说：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丹尼尔坐下了。

塞瓦斯蒂安很严肃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抓住他的后脑勺，一边摇着一边说：

“丹尼尔，你真淘气！酒精把你搞昏头了！”

“多少吃一点也是好的。”桑托斯以劝解的语气对丹尼尔说，“吃点这些小东西。咱们都知道酒是生命的基础；不过，这也不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害处的。当然啰，只要不滥喝，那就好。你别

心烦，吃一点试试看。你看，慢慢你就会吃得下了……”

他一边笑着说，一边用两个指头把炸土豆夹出来。他抬头看丹尼尔，丹尼尔也笑着看了他一眼，并且对他说：

“你倒不爱开玩笑！……”

桑托斯冲他挤了挤眼睛，又在他膝盖上打了一拳，对他喊道：

“啊哟，丹尼尔！你这个宝贝儿！但愿不是因为你结巴，他才照顾你，教你养生之道！”

塞瓦斯从自己的饭盒里拿出排骨，骨头上还都凝着油。他看了看弄油了的手指，放进嘴里嘬起来。

“你好象在舐。”桑托斯说道。

“胡扯淡！”塞瓦斯蒂安回答他，“我对你说过，这下子你亏了。怎么样，来一块？”

他从饭盒里捞出一块排骨，递了过去。桑托斯接过排骨，捏住骨头，把它举到空中，就象是一面小旗那样，然后才让它落到嘴里。露西几乎没有吃。她看看这几个，又看看那几个，总想让人家尝尝她的东西。

“我带的是肉馅饼。尝尝看，加辣椒的，味道好极了。”

“我不喜欢吃辣椒。”保莉娜回答她道。

“你呢，卡门？”

他们的对面是阿莉西亚、梅莉和费尔南多。阿莉西亚不吃了，用手帕沾了一点苏打水在擦游泳衣上滴着的油迹。露西用一块纸餐巾捏着馅饼，还在吃。餐巾上印着“伊尔莎”的字样。丹尼刚才问她：

“这些小不点儿的餐巾是从店里弄来的吗？”

“尽管小，总有点用处。我带了好多。要用就拿吧。”

“谢谢。我，我经常路过你们那边，可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你上班。你是几点的班？”

“总是上午的。”

“在哪个位置？是在地铁出入口的后面吗？”

“就是那儿。从十点起，我就得象一根钉子那样钉在那儿。”

“奇怪……”

他耸了耸肩。

“红酒柠檬水兑好了！谁喝？”

梅莉的两条黝黑的胳膊从别人头上伸向坛子，说：

“给我来点儿。”

她抓住坛子，把头发甩到后头，就往嘴边凑。红酒柠檬水顺着她的下巴流成了一条线，直流到她的胸前。

“好凉快！阿莉，要喝吗？”

坛子在他们的手里传来传去。露西塔问道：

“你爱吃吗？”

卡门嚼完了馅饼，说：

“爱吃。”

露西把她的饭盒端给丹尼尔。

“你呢，丹尼尔？你不尝尝我的馅饼？”她问道。

* * *

穿白鞋的人在门口说：

“马德里的出租汽车开到这种地方来，可真是少见。这玩意儿竟然跑到乡下来了！”

“是开到这儿来的吗？”毛里西奥在屋里问道。

“好象是。”

“是奥卡尼亚，肯定是他。他对我说过，找个星期天来。”

汽车早就穿过了公路，开到通酒店的土路上，后面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尘土尾巴。毛里西奥已经走到门口，看着汽车开过来。尘土缓缓地滚动，逐渐消散在一片橄榄树丛中。

“你什么时候用一辆象样一点的车，把你这只烂螃蟹换掉啊？”毛里西奥扑到车窗口朝开车的人喊道；那个人正在把汽车退到荫凉里。

毛里西奥看着他，双手扶着窗框。奥卡尼亚笑嘻嘻的，没有回答。等他刹稳了车，才回答他：

“等我有了你那么多的钱。”

毛里西奥打开车门，他们在车外紧紧地拥抱了一下。车里下来了一位胖太太，一个姑娘和几个男孩，以及奥卡尼亚的兄弟和兄弟的妻子。胖女人对毛里西奥说：

“您和我丈夫的交情始终那么好。福斯蒂娜呢？她好吗？姑娘呢？”

“都很好。你们就会看见她们的。”

毛里西奥把手放在一个孩子金黄头发的小脑袋上，又朝那个姑娘瞧了一眼。

“嗬，她都长成大姑娘了。您一会儿就得跟他们吵嘴了吧。”

“都已经吵过啦。”胖女人回答说，“您认识我的小叔子和他的贤妻吗？”

她把“贤”字说得好象是“前”字，让人听着仿佛她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

“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好吗？”

他们两个都很瘦。奥卡尼亚，也就是开车的那个，用手帕揩着汗，一边说：

"这位是毛里西奥，伟大的毛里西奥。"

胖女人也说：

"他们早知道您啦。他们听我们提到过您，都不下好儿百次了。费利佩的嘴上老挂着您的名字。那怕他把儿子忘了，也不会忘记您的。你们哪！快过来！象木头一样戳在那儿干什么？来！帮爸爸把箱子什么的搬下来！"

她转身对姑娘说：

"你，费莉萨，你管那几瓶酒，别打碎了。"

她又对毛里西奥说：

"没有再比她毛手毛脚的了。不管是瓷器是玻璃，都会被她摔了的。"

她摇了摇头。

"他们还小么……"毛里西奥说，"如果你们高兴，还是请进去吧，太阳太毒了。"

穿白鞋的人在门口，看着他们过来。

"你们这儿的河可真美啊。这下子他们就没什么抱怨的了。"她不停地说着。

穿白鞋的人给她让开路，一边斜眼看她的胸脯。

"当心台阶。"毛里西奥提醒他们。

那个女人简短地打了招呼：

"诸位好。"

那对夫妇跟在她后面走了进来。法警让开柜台，把两只手倒背在身后。毛里西奥端过几把椅子。

"到这儿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了。"她说着坐了下来，"可我们呢，还算是住在河边的。曼萨纳雷斯河[①]越来越不象样子了，

---

① 该河发源于瓜达拉马山，经马德里，流入哈拉马河。

象个洗脸盆，水脏得要命，简直是马德里的耻辱。”

“我想，现在总收拾得好点了吧。”

“得了。就算请丘吉尔来当马德里的市长，也治不了这条河，别看报纸上把这位先生吹得那么神通广大。”

“可能是钱的问题。”

“怎么不把马德里整个搬个家……怎么单挑这地方来建西班牙的首都。那是老早老早的时候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边……”她用手指着远处，“都是些饭桶，不会挑一条象样一点的河。漂亮的地方有的是。”

费利佩·奥卡尼亚的脑袋还伸在车子里。他把后座的靠背放倒，从里面往外拿东西，递给他的孩子们；孩子们都在车门口接着。一旦没有人接东西的时候，他就在车里喊：

“来啊，别让我这样子等着！”

他终于撤出身子，说：

“拿了东西走吧，快点。”

他们四个人分着拿了东西。费莉萨说：

“妈妈说了，叫我拿酒瓶。”

费利佩摇动摇把，关上车窗的玻璃。四个孩子抱着大包小包，向毛里西奥的店铺走去。两个男孩都长着一头金黄头发，脚上一人一双橡胶凉鞋，身上还都穿着游泳裤衩。他们朝四处东张西望。嘭嘭的关车门声在他们背后响了一阵。费利佩锁上车之后，侧过身子朝车胎扫了一眼，然后吹着口哨走开。他的孩子们都已经进了屋子。

“把东西都放在这上面，快点。”那位母亲说，“你小心点，胡安尼托[1]。”说完，又转过去问老板：

① 胡安的爱称。

“花园怎么样啦？还跟去年一样，荫凉挺多？”

“更多啦。冬天我又搭了十个架子，又遮住好大一片地方啦。你们上那儿更好。”

福斯蒂娜从过道里出来，一边用围裙擦着一只手。她一眼瞥见刚来的这个女人的背影，便立刻转身回了进去。奥卡尼亚的兄弟说：

“很不错，后面还有个花园。目前夏天，想必收益不错。”

“您可别以为不错，”毛里西奥答道，“生意好的是河边的和公路边的那几家。到这儿来的不多。情况不妙。”

费莉萨拉过一张椅子，紧挨着她母亲坐下，神态很端庄。一个小男孩盯着卢西奥，把他从头看到脚。

“这好办。在公路上人来人往的地方设置一些箭头，上面标上字，这样就会把人引到您这里来了。”

毛里西奥走进柜台，说：

“人家不会放过我的。这得向国家交税。”

“那可不是。‘不交税，别想睡’。可是，这样做能带来进账。”

费利佩在门口出现，手指上套着钥匙圈，把它转得叮叮直响。

“我们全家都来了。”

福斯蒂娜从里面出来。她的围裙已经除掉，正在往头上别一只发卡。

“今天什么好风把你们吹来啦！”

费利佩的女人赶紧回转身。卡梅洛和屠夫从酒瓶的空隙里张望着。福斯蒂娜向奥卡尼亚太太伸出手，一边把身子往后一仰，似乎在欣赏她：

“您可真是一年比一年漂亮了！”

那个女人眨了眨眼睛，轻轻地晃了晃头，露出一个既谦逊又含怨的微笑。

"得了，别瞎说，福斯蒂娜，别瞎说。外表骗人哪，时光不留情，对谁都一样，对女人也是的。不幸啊，可不是象您说的那样啰……"

卢西奥肆无忌惮地盯着他们看。

"冬天，我过得糟透了。您要是见了的话……不，我可不是从前那样了，不是了。"

屠夫啐了一口唾沫，又掐灭了一个烟头，顺便向后面扫了一眼。

"事事都会留下痕迹的。"她换了个姿势，"您认识我的小叔子和他的妻子吗？"

福斯蒂娜隔着桌子向他们伸过手去。那个女人说：

"很高兴认识您。"

人家都注意到她有加泰罗尼亚的口音。

"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请随便。"

费利佩的妻子抢在前面替她的小叔子道谢。福斯蒂娜又向费利佩打招呼。卡梅洛和屠夫在向毛里西奥付钱。穿白鞋的人踮着脚尖，眼睛盯着天花板。

"你安静点，胡安尼托！"费莉西塔① 对她的弟弟说。

那个男孩正在绕着桌子转圈，把一只手放在大理石桌面上，嘴里发出轮船的轰隆声。一会儿他的手又变成了飞机，从桌面上起飞，擦着费莉萨的头发飞过。她一掌拍了个空，没有打着"飞机"。

① 费莉萨的爱称。

"妈妈！你看胡安尼托！"

"祝你们玩得愉快！"屠夫说着走了出去。

法警则用食指碰了碰帽沿，表示敬意。穿白鞋的人抬了抬下巴，算是把他们送别。

"您还待着？"屠夫问他道。

"待一会儿。"他指了指手表，眼睛却没有看它。

卡梅洛和他的伙伴走到太阳地里，朝圣费尔南多的方向去了。这时，胡斯蒂①走了进来，打扮得十分漂亮。

"啃！瞧你们的闺女，多漂亮！"费利佩的妻子对毛里西奥说道。

姑娘很大方地微笑着站到胖女人身边。胖女人抓住她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仿佛要试试它结实不结实。

"有未婚夫了吗？"胖女人扬起脸问她。

"她有了，有了。"姑娘的母亲回答说，两手一握，脸上露出了笑容。

费莉西塔很有兴趣地打量着胡斯蒂。穿白鞋的人走到了卢西奥那边，但是他们都没有说话。奥卡尼亚对他的妻子说：

"佩特拉，三点半过了。我看咱们该到花园里去啦。"

"走，走。"她边说边站起身，"只要你们愿意，我无所谓。"

大家都站了起来。胡斯蒂要拿东西。

"喔唷，放下吧，闺女，别受累了。这儿人手可不少了，感谢上帝，拿东西的人有的是。你什么也别动。让孩子们拿吧，反正他们干不了什么别的事。"

"一点儿也不累。"胡斯蒂娜说道。

---

① 胡斯蒂娜的爱称。

她拿了一只篮子走进过道。毛里西奥走出柜台，到了众人前面，好象是个开路的先锋：他要特意为他们挑选一张桌子。

“别忘了什么。”佩特拉说道。

她赶着孩子们进过道，自己也跟了进去。接着是她的弟妹夫妇；费利佩殿后。他们走了之后，卢西奥朝过道的门歪了歪脑袋，对穿白鞋的人说：

“这个人得玩儿命地把着方向盘；他家里有四个张着嘴等吃的狼崽子。”

“还费鞋哪……”那一个补充说。

*　　　*　　　*

满头的汗水混着土，顺着塞瓦斯的脖子往下流，流到他的胸毛里才看不见。他的肩膀又圆又厚，前臂很结实，手硬得象铁家伙一样。馅饼的碎屑从他的手里直往大腿上掉。桑托斯皮肤很白，没有长胡子；正挨着塞瓦斯。这会儿，他把手伸到露西塔的饭盒里。

“可以吗？”

“拿吧，老天爷。”

“你叫人来帮忙的！”

“对，你们一个也别给她剩下。”

“是这样。我带多了。你拿吧，桑托斯。”

太阳躲到树梢后面，藏在万绿丛中，但又从树叶的缝隙里射出千万条光线；尘埃在光线里如同升腾的火焰；浓荫覆盖的地上洒满了仿佛鱼鳞似的光斑。阿莉西亚和梅莉的背上，米格尔的衬衫上，都好象落了一身金币。他们这群人当中的玻璃瓶、合金钢餐具、铝饭盒、红色长把锅和酒坛子，都被照得闪闪发亮；这些东

西垫着几块蓝边的白餐巾，都在地上放着。

“桑托斯真行！这家伙把人家的东西一扫而光，好一副吃相！”

“活着就得吃。你的吃相也不差么。”

“连你的一半都够不上。你就没停过嘴，都吃得底朝天了。”

“看他吃饭真有趣。”卡门说道。

“啊，是吗？你看她，你听见她说什么了吗？看他吃饭真有趣。这才叫是未婚妻哪。你说呢？”

“这我信。那位也一样，都不知道怎么夸她才好。”

“这样的姑娘可不是每天都遇得到的。他可算得是个幸运儿了。其实他不配有那么好的运气。”

“他配，他够配的，懂吗？”卡门提出了抗议，“你们这会儿别想用捧我来贬低他，我的可怜虫！”

大家都笑着朝桑托斯和卡门看。桑托斯说：

“好啊！你们这是想干什么？要把她从我这儿抢走？”他用一条胳膊搂住了卡门的肩膀，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身边，装出一副拚命的样子，另一只手抓着一把叉子，笑眯眯地恐吓道：

“谁敢靠近！……”

“对，对，现在装得象一回事了。”塞瓦斯说，“到将来，每次约会都迟迟不去，把人家活生生地撂在马路口，可怜的姑娘还眼巴巴地等着呢！”

“这是造谣！是胡说！”

“让她自己说，是不是这样。”

“我扔你……！”桑托斯抓起一个沙丁鱼罐头，举着威胁说：“敢？！”

“嘘，嘘。看这是什么……”米格尔打断他们，说，“看这个罐

头。”

“这个？”

“是这个，你看看！……”

“给你。”

桑托斯扔出罐头，米格尔在空中接住，看着它说：

“你别扔杀了我！”他喊道，“叫我猜到了：沙丁鱼！这位大爷有沙丁鱼，可是他象个狡猾的狐狸，一声不吭。你们不觉得他有罪吗？”他把头点动着看周围的人。

“他有沙丁鱼！”费尔南多说，“好个贼大爷！留着干什么？当点心吗？”

“唉，我知道什么呀。我明明是把它留在店里的么。”

“别说了！你带来一罐沙丁鱼，这会儿又装疯卖傻。这可是解馋的好东西，还是油浸的呢。这该挨罚，小伙子，藏着不吭声！罚他！”

“对沙丁鱼我决不宽恕。”费尔南多说，“开罐头什么时候都不嫌晚。给我刀，塞瓦斯。上面有开罐头的吧？”

“你问塞瓦斯的刀？笑话！他的工具比外科医生的手术箱还全呢。”

“你看，咱们是不是这就把它打开。”费尔南多接过刀子问道。

“别弄脏了我，嗯？”梅莉提醒他，“当心，别溅我一身油。”

她躲到了后面。米格尔看着费尔南多在使笨力气，想把刀尖插进罐头。

“给我吧。你看着，我来开。”

“不，让我来。”他用肩膀挡着，“无非就是这么回事。不过，这把刀子太差劲了。”

“你给我靠边待着去吧。”塞瓦斯蒂安顶了他一句，“废物才老嫌家伙不好使呢。”

“那就你们来吧。”

米格尔从他的手里夺过刀子：

“拿来，小伙子，拿来吧。”

一个皮肤黝黑的人背着一个软木桶，从太阳地里走过，一边吆喝着：“卖雪糕咧！”他的声音又尖又利，仿佛削尖的竹子。“卖雪糕咧！”他的黑黝黝的面孔在白帽子下面显得更黑了。这时，沙丁鱼一块块地挑了出来。塞瓦斯把它放在面包上，用刀子象抹黄油一样地抹着。然后用嘴舔干净刀子。

“脏猪！”保莉娜骂他道。

“在这种地方，一丁点儿也不能浪费。”

“我说，一会儿咱们吃雪糕。”卡门说道。

卖雪糕的小贩已经在荫凉地里站住，正在卖给一个穿游泳衣的小女孩。各处人群里的小伙子纷纷朝他跑过去。

“得对他说一声，叫他过五分钟到这儿来。”

“就为你跑一趟！”

“啊，现在人家正忙着。”卡门说，“没有雪糕，我就待不下去了。谁去？”

费尔南多托着沙丁鱼罐头走到蒂托身边，说：

“阿尔维托，来一块沙丁鱼？”

蒂托仰起脸看了他一眼；费尔南多冲他微笑着。

“好。”

费尔南多托住罐头，蒂托挑出几块，抹到一片面包头上。费尔南多又倾下罐头，在面包上滴了几滴油。

“谢谢你，费尔南多。”

“这可不该谢，喂，不该谢！”费尔南多回答他，并在他脸颊上拍了一下。

蒂托抬起眼睛，两个人都笑了。一块沙丁鱼掉到蒂托的裤子上，他忙说：

“没关系，不要紧。”

“你们讲和了，这不坏。”

“我也要吃雪糕。”

“还有我。”

“还有独眼。”

“这一帮子全体都要。”

桑托斯和塞瓦斯蒂安站起身去找卖雪糕的。露西塔给塞瓦斯一个比塞塔的硬币。

“你拿着，塞瓦斯，你也给我带雪糕来。”

“别跟我来客套啦，露西塔，你留着这钱吧。”

“不行……”

可是，塞瓦斯不再理她，径自找卖雪糕的去了。桑托斯光着脚，畏畏缩缩地走着，因为树林里的空地被太阳烤得发烫。

“桑托斯可真瘦。”保莉娜说，“就看你是不是对他精心照料了。”

“他就是这种人。”卡门回答说，“怎么也不会长体重。”

费尔南多还站在人群当中，手里托着沙丁鱼罐头。他望着桑托斯和塞瓦斯蒂安：他们已经到了卖雪糕的小贩眼前。他说：

“吃了沙丁鱼罐头里的油，再吃雪糕，行吗？”

“小伙子，你使什么坏！”梅莉顶了他一句，“你是想把我们的胃口吓回去。坏透了！”

费尔南多美滋滋的。他把罐头盒一扔，扔得很远。

卖雪糕的把软木桶放在地上，用生了锈的机器在做雪糕。一只刚才玩弄过一把破水壶的狗，这会儿又围着冰桶嗅着。“畜生，滚开！”狗退后两步，又跑到破水壶那里去了。

“排队，排队！”小孩子们嚷着。

于是，人们一个挨一个地排起队来。

“你是在队外边的，喂！是我先来的。”

“去你的！我可是十天前就在这儿了，小浑虫！”

“别着急，大家都买得上。”卖雪糕的小贩安慰着众人。

桑托斯和塞瓦斯蒂安在这队人里个子最高，十分显眼。保莉娜在那伙人中间说：

“小姑娘，看这一对馋虫！”

塞瓦斯蒂安对小贩说：

“您要是上那边去，就方便多了。”

“可我怎么办？你们没看见我这儿的顾客吗？不是你们不愿意等到最后吗……”

“不愿意啊，你先把我们打发了吧。我们非要不可。”

“要多少？”

塞瓦斯蒂安回头问桑托斯：

“丹尼尔说了要不要？”

“我不知道。”

“那你问问他看。”

排队的人纷纷抗议：“快着点儿吧，都要化了！别算个没完没了啦！”

桑托斯大喊一声：

“丹尼尔！”

被喊的那个从人群里欠起身，打了一个表示询问的手势。

"你要雪糕吧！"

所有排队的人都在等丹尼尔；他点了点头表示要。

"快点吧，他要。"队里的一个小伙子喊道。

卖雪糕的在塞瓦斯蒂安手里已经放了三根雪糕了。

"十一根。"桑托斯对他说道。

一个黑皮肤的男孩抬头看他，晃着手指说：

"嗬！十一根哪！"

然后他探过头去看箱子，想知道里面还剩多少。塞瓦斯两手捧着五根雪糕，说：

"我就拿这些走，不能让它化了。你给我掏一下钱。"

他伸出下巴指了指游泳裤的裤带，那里装着三个硬币。桑托斯替他掏出来。有两个小孩打起来了，打得出了队，在太阳地里滚作一团。别的人排着队看打架。桑托斯正在接雪糕，他不时回过头去看那两个打架的。那个小的孩子用指甲抓另一个孩子的嘴唇和脸蛋。排队的人不住地给他们加油打气。他们滚得浑身是土，互相狠揍着，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气喘，浑身都是汗。他们都只穿着游泳裤。"加油！小伙子，你要赢啦！"这时候，一个孩子的面孔已经贴地，另一个用胳膊把他按住。可是，小的这个腿很好使，夹住了大的那个的腰。桑托斯付完钱，还在那里看打架。他的那些朋友大声叫他："喂，别管它啦！"

"真不害臊！"一位妇女冲着排队的人喊道，"你们好凉快，让他们这么玩儿命！简直是畜生！能让他们打成这样！"

她赶过去，抓住一个孩子的手臂，想把他们拉开：

"来啊，野人，放开！哪能这样打！……"

他们不理睬她。卖雪糕的说：

"随他们去吧，太太！让他们打吧。打打也好，能培养他们的

勇敢。"

"您也跟他们一鼻孔出气！也是畜生！"

小贩并不生气，继续做他的雪糕。

"要说是畜生，太太，咱们大家都是畜生。这会儿您领会了吧？"

桑托斯走出几米远，又回过头看；而他的那伙人还在喊他。打架的孩子满身是土，腰里都是手抓手掐的指甲痕。卖雪糕的背朝走远了的妇女，嘻嘻地笑着。

桑托斯回到自己的这伙人那里。

"小乖乖，你倒是不慌不忙！雪糕可算来啰！"

他在这群人当中把捧雪糕的手放低。

"你以为你是在过狂欢节还是怎么的？"

溶化了的雪糕汁顺着桑托斯的手指直往下滴。保莉娜啜着她的雪糕，笑了。别人也都从桑托斯手里拿走了自己的。

"都化剩一半啦。"费尔南多不满地嘟囔着，"全都软了，无赖！"

桑托斯说：

"刚才太激动人心了。"他一边舐着雪糕一边说，"简直打得天昏地暗了。小的那个孩子真有两下子。"

"我是在对你说这个吗？这个家伙以为自己在看比拳呢。"

不一会儿，塞瓦斯捂住腮，表情痛苦极了。

"坏牙！！……"

他扔掉雪糕，弯下了身子，嘴却始终没有松开。

"在牙科医生眼里，没有比雪糕这东西更坏的了。"露西塔说，"你痛得厉害吗？"

塞瓦斯摇摇头。一阵突如其来的怪风卷起地上的尘土和纸

屑，吓得所有的人都闭上了眼睛，一边忙不迭地用手护住雪糕。

“什么鬼风！”有人说道。

卖雪糕的人盖上了他的软木桶。风刮了约摸半分钟光景，眼看着它卷着尘土刮到了对岸的平地上，从放羊人的眼前刮过去。

“快到秋天了。”费尔南多说道。

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卖雪糕的又接着卖起来。

“是啊，秋天了。”梅莉说，“咱们还有什么想头呢！但愿是个风平浪静的秋天。”

她望了一眼树林的上方，刚才风还在那里呼啸。米格尔躺在阿莉西亚身边，用脚圈住她。

“别，别碰脚心，弄得我挺痒的。”

有人隔着河在同对岸的人拉着长声说话。费尔南多问：

“秋天管你什么事，梅莉？你这么着急盼着它干什么？”

只剩下露西一个还在啜着最后一点雪糕。

“我总是希望时间快点过去。”梅莉说，“我喜欢变化。我最讨厌一件事拖得没完没了。”她双手往脑后一枕，躺了下去。

她腋窝的毛拔得干干净净。

* * *

“咱们都跟他一样，您也好，我也好，每个人这辈子都摊上过一张倒霉的牌。”穿白鞋的人对卢西奥说，“可是，唉，这就够瞧的了。有四个孩子，那准得把他吃得够呛。”

卢西奥表示同意。

“至少我们，”他说，“自己心里有数，要是死了，对任何人也没有害处。也许反而倒是少了一个麻烦。”

“我呢，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早就给我家里的人免掉这个麻烦了。十五年多了，我都没在那边露过面。我也根本不想。无非是一张祝贺圣诞节的明信片，写的是我妹妹的名字。年年如此，我们的关系也就是如此而已。他们还得读一下明信片，这就是我给他们的唯一的麻烦。”

“您还有什么人？父亲？母亲？”

“母亲和弟弟、妹妹。父亲已经死了。母亲也改嫁了。”

“那么，您没了老爷子，想必很久了。”

“很久了。那是一九三五年，我当时十七岁，是老大。十九岁我应征入伍。等我从前线回来，发现家里有了新当家的了。”

卢西奥喝了一口酒，说：

“这种事，谁也没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装模作样地接待我，看我是不是认可。不过，我没忍下来。您说呢？一个三十九岁的女人，家里有三个孩子，都大了，既不缺钱，也不缺什么别的，还想再结婚。”

卢西奥打了个手势，表示理解和赞同。

“我连街都不敢上，也不敢到镇里去走走。您看，我这是害臊啊。人家全都明白，我这是躲着。不管人家怎么在第二次结婚的新房里起哄，谁也不敢扯到我的头上来，那怕是最亲近的朋友。这是我回家半个月后我妹妹对我说的。我的脸可是没处放啊。您猜我怎么办来着？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就起来收拾行李，收拾好了，我就跑进牲口棚，从我们家的一头牛身上解下铃铛。我喘着大气，沉着脸，又捂住嘴看了门口一眼：他们还睡着呢。我就站在他们房门口，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拿着铃铛，使劲地摇。我就是要把这美滋滋的一对摇得散了架。这算是我向他们的告别。管它会惹出什么事来呢。他们醒了。我的弟弟妹妹

谁都没过来管，因为我是老大。尽管他们不愿意明说，那意思还是：出了事得由我承担。他出来了，那个老头，要揍我。他对我说：你这么胡闹是冲着你妈！我说：不是冲我妈，是冲您，先冲您，再冲她。他象头野兽一样向我扑过来。我可没让他碰着我。我还是把铃铛摇得震天响。我妈在屋子里冲我直嚷，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骂我死去的爹，还拿我跟他比。她还没从床上起来呢，我就把铃铛往她房间里一扔，甩手就走。只有我的小妹妹，哭着跑出来送我上车。这个可怜的小东西。这件事，镇上的人差不多全都知道了。您想想看，她得过什么样的糟心日子；那会儿她才刚满十五岁。"

卢西奥看着地，一只脚在地板上蹭来蹭去。

"家务事总是伤心的多。后来怎么办呢？"

"我好歹也打过仗，岁数也不小了，还怕个啥。我在前线学会了理发；今天给这个刮脸，明天给那个刮脸，一来二去就成了连里的理发师了。我就这样到了布尔戈斯，那儿有一个小队，当初在前线跟我处得不错，他们安排我住下了。我在那儿学会了剪头发。不过，到末了，我还是不想待下去，又走了。往后就东游西转，一直转到今天。我是个陀螺屁股坐不稳的人。在这儿科斯拉达，是我头一回自己出钱开店。您这不是看见了。即使这样，一个人还是不能不奋斗，还是不能不受屈。所以我才那么说：我这辈子已经摸着倒霉的牌了。您说呢，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当然，是这样的。一个人有错也好，没错也好，憋了气从家里跑出来，就是在社会上闯荡，也还总是要憋气的。凭什么也没法把你的气顺过来。只要你是闹翻了出来的，那你这辈子就别想挽回。甭管是你家里的人不好，还是你对他们不好，反正都一样。问题是你在自己心里打了扣儿，无论过多少年，无论离多

么远，谁也不会给你把它解开。"

"没准就象是您说的这样……"

"当然。要不是象你对你家的那种态度、那种办法，那一个人又是什么光景呢？就是因为你那样，给弄得不快活，或者没法不感到心里痛苦，所以，你这辈子什么事都会接二连三地发生，想捂也捂不住，就算你抓住了牛角，把它折断，也还是不行。不管怎么着，你从你家里得到的，就永远是你的这一些。"

"就象我说的倒霉牌：双六，或者白板。"

"什么牌都一样。你摸着的，是二十八点。不过，这张牌你打不掉。玩这种牌耍不了滑头，我很清楚。我的牌也是这样，即使不是双六，也得是什么别的倒霉牌，错不了。"

"是啊。从前我听说过您那面包铺的事。"

"满把牌都跟这张一样。人家发给我的牌都是一路货。眼下我跟您不同，我得承认，我没有权利抱怨。是我对我家里的人不好，不是他们对我不好。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是好是赖，还是一声不吭，硬着头皮顶吧。过去的一切，得顶着；将来的一切，也得顶着。"

穿白鞋的人两手捂着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人就是这样，连娶老婆的心思都没有。头二年，我都马上要结婚了，可到时候又打了退堂鼓。这事我估摸着我是赢了，可我也觉得，她，还有别人，也没输。您说是不是？"

* * *

佩特拉用手撩开上面挂下来的金银花和美洲葡萄的藤蔓。

"这地方真是呱呱叫！"奥卡尼亚边坐边说道。

胡斯蒂用水壶往地上洒水。在他们这张桌子左边，有一个

围着铁丝网的鸡笼。一只胖乎乎的小兔竖起耳朵看着这些新来的人。三个小孩为了看兔子，把脸和手都贴在编成六角形窟窿的铁丝网上。

“它多白呀！”小女孩说道。

小兔跑近了一些，翕动了鼻子嗅着。胡安尼托议论起来：

“它对鸡理都不理。”

“当然啰！它们谁也不懂谁的话，你没看见它们不是同类吗？”

“看它的鼻子是怎么动的！”

“这算得了什么！”大的那个男孩说，“我认识一个邻居小孩，他的鼻子也会这么动。”

“它的眼睛是红的！”小女孩又激动又高兴地赞叹道。

阿马德奥——大的那个男孩——退了几步。

“你们别再往前靠啦，铁丝网都快倒啦！”他警告他的弟妹。

有人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只有阿马德奥动了一动。

“走吧，妈妈在叫我们哪。”

阿马德奥一动，吓了小兔一跳。胡安尼托说：

“它跑到那儿去干什么？”

母亲又在喊。小兔跑到它的窝门口。阿马德奥催他们：

“快来呀！”

“等一等，看它干什么。”

胡斯蒂娜走到他们背后；谁也没有发现她过来。

“你妈妈在叫你们哪。”

听到有人说话，他们吓了一跳，便转过身来。胡斯蒂娜微笑着问道：

“怎么？你们喜欢这只小兔？它很漂亮，对吗？你们知道它

叫什么名字吗？”

“它还有名字？”

“当然有啦；它叫希尔达。”

小女孩满脸困惑不解的神气。

“希尔达？我不喜欢，这个名字难听死了。”

胡斯蒂娜笑了。

佩特拉说：

“您听着，毛里西奥。您想必一定知道，公路左边过来的方向，有一座庄园是什么人的？是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的那个，知道吗？”

“我已经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了，知道了。那是科切里托·德·比尔瓦奥盖的别墅，就是从前的那个斗牛士，听说过他吧。”

“可他早死了。”费利佩说道。

“是啊，死了有年头了。当初他买下那块地的时候，这里什么都还没有呢。河边连三四家住家都没有。”

佩特拉解释说：

“因为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是今天上午，你说是吧？我们散步，一直走到那座小别墅和树林子那边。要是从栅栏外看，简直是个奇迹。”

“是这样，是的。现在它归了别人了。”

“大得很哪！这个庄园想必值许多钱。”奥卡尼亚说，“从前的人懂得生活，不象现在的人，盖那些丑八怪似的小破房子。”

毛里西奥靠着他们的桌子站着。从窗口可以看见福斯蒂娜正在屋里忙着烹调。

“咦，孩子都干什么去了？阿马德奥！马上过来！”佩特拉

“在巴塞罗那，博纳诺瓦，”奥卡尼亚的弟媳妇说，“那儿也有好多漂亮的别墅，盖得很别致，呃？花园豪华得很，还带着喷泉、花砖什么的，得值一百来万。谁都有这个，您知道吗？”她用拇指和食指连成个圈，表示钱。

“是啊，”毛里西奥说，“那边工业很多。”

佩特拉又喊起来：

“喂，孩子们！佩特里塔① ！你们马上到这儿来！”她放低了声音，“淘气孩子！都快四点钟了！”

他们走了过来。

“来，你们坐下来吃吧！喊你们，你们就都没听见吗？你们就让大人这么等着你们！”

费莉萨在她母亲身边看着她，似乎在央求她不要责备。胡斯蒂娜笑嘻嘻地为他们开脱：

“他们在看小兔，您别跟他们发火了。这在马德里是看不着的。”

“是雪白的。”佩特里塔活跃起来，说，“眼睛是红的。你知道吗，妈妈？”

“别说了，吃饭吧。”母亲回答她道。

他们又着急又快活地吃着，在桌子上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取这个，要那个，不知挨了他们的母亲多少下打。

“要东西说话！你们长着舌头干什么用的？叫你们搅得都成了黑鬼② 的店了。”

费利佩·奥卡尼亚说：

---

① 佩特拉的爱称。这里，母亲与小女儿同名。

② 对黑人的蔑称。

"象堂胡安·贝尔蒙特那样的斗牛士再也没有了，马诺莱特那样的也没有了。完了！"

毛里西奥表示同意：

"是啊，那个家伙真是了不起。他给你的印象，好象什么都是用下巴颏儿干出来的：斗牛、刺杀、接受喝采，都用下巴颏儿。我就觉得，他杀牛好象也是用下巴，而不是用剑。"

"你看到的那种逗弄牛的样子，慢吞吞的，小心翼翼的，一点都不火暴，就跟木匠在作坊里干活，跟理发师在理发店里剃头一样，或者象个钟表匠；真是一模一样。"

他的兄弟说：

"有一次我在卡塞雷斯，还有兴致去看斗牛。大约是八年前了，在马上用矛刺牛，把牛刺翻了，让一匹小马驹拖走！那头牛凶极了。"

"毛里西奥，"佩特拉说，"我们也没问您要不要。您来一点甜食，好吗？"

"谢谢您，太太。我们还没有吃饭呢。"

"真的？"

"这可不是不恭敬。我一会儿再吃。"他又朝奥卡尼亚说，"今天下午，哪些人在拉斯·文塔斯上场斗牛？你听说了吗？"

"拉斐尔·奥尔特加。他一个人斗六条牛，是义演。"

"他还有那么股子冲劲。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干了。象那种斗法就更甭提了。"

"这个奥尔特加是祖传的。他擅长在牛冲过短披风的一刹那就估计出牛的重量。叫你觉得，似乎牛的重量和力气都在角上。我最欣赏这位斗牛士的性格，欣赏他那股子坚强劲儿。他比其余的那些斗牛士花里胡哨的玩意儿强多了；那些家伙到头来

都得叫人给他们敲丧钟。”

毛里西奥站着，身子俯在桌上，双手扶着一把椅子的靠背，左右坐着佩特里塔和阿马德奥，他们正在吃着。他说：

“我不认识他。只不过在报上见到过。我没看斗牛，起码有四年了。”

他的妻子在厨房窗口喊他。又听见砰的一声，一只猫从里面窜出，窜到了花园里。于是，她又在窗口喊叫起来：

“滚开！我可不要在厨房里看见这些畜生！”

猫窜进了树荫下面一个用干草做的窝里。

“你要什么？”毛里西奥高声问道。

“叫你们来吃饭。”

胡斯蒂娜在鸡窝里。一会儿，她手里拿着一个鸡蛋走出来。她往屋里走去，她父亲问她：

“哪只下的？”

“花鸡下的。算上今天，它四天没下了。”

奥卡尼亚的弟媳妇对她丈夫说：

“你不要一个劲地塞辣味杂烩，塞尔希奥。它已经有点坏了。吃多了你会不舒服的。”

佩特拉插嘴说：

“那你也不要吃了。混一天算一天么，也总不能老想着健康。”

“唉，要是不当心点，他就更糟了。”

费莉西塔看看她的婶子，又看看她的母亲，仿佛要看出她们谁更有道理。胡安尼托伸着两个手指招呼猫，嘴里还发出嗞嗞的声音。

“给它这个。”佩特里塔对他说。

这是一小块肉。可是猫不过来。奥卡尼亚对他的妻子说：

"咱们至少应该对这个人说，叫他给我们来几杯酒，再来点咖啡。既然咱们到这儿来吃饭，花费点也就算了。"

"你想要这样。真要是不找你算账，那就好了。"

"账当然要算的。凭什么不算？"

"你给他这么多好处！……"

"人家也给我很多好处来的。你看人家多客气！要是他坚决不收钱，我就把钱塞到他嘴里去。咱们连酒都自己带，不喝他的酒，这就叫我够害臊的了。"

"啊，就算我什么也没说……"他妻子回答说："那你给我要吧。"

小白兔跑到铁丝网跟前，前爪扒在网上，腆着个肚子。

"看哪！看哪！它站起来了！"胡安尼托又叫又喊。

所有的人都起来看。

"多可爱啊！"小女孩说，"多可爱啊！"

"宰了吃那就更好啦。"奥卡尼亚的兄弟说，一边哈哈笑着。

他的嫂子又火了：

"又是你！你净跟小孩子说些什么呀。她那么喜欢小动物！你说不，我的闺女。你叔叔的心眼儿太坏了。你说，谁都不许宰它。明年再来的时候，我们给它带莴笋来，只让你一个人喂它吃。对吗，我的闺女？"

"对，妈妈。"佩特里塔回答着，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小兔。

* * *

"明天咱们把饭搬到外面去吃。"毛里西奥说，"这儿守着炉

子，吃饭太烤得慌。"

福斯蒂娜没有答话，又回到她那些锅碗瓢盆当中去了。

"这个奥卡尼亚！他可算是懂得生活！"毛里西奥用勺子指了指窗外，接着说道；窗外可以看到那几位城里人的桌子，"这个家伙什么也不存。他挑花钱的日子，偏偏就象今天这样，带着全家跑到乡下来过星期天。"他喝着勺子里的汤。"你看，一到星期天，出租汽车整天不停地拉人，拉一趟，要比看足球或者看斗牛还要贵一个杜罗。他这些都不要，兴致那么好。"

"他们为什么不找平日来呢？"胡斯蒂娜问道，"那就不会那么亏了。"

"也许是为了他兄弟。很明显，那家伙是星期天有空。他又大方，又快活，象只大老鼠。就应该这样活着。否则就成了人家说的那种人了：为了增加体重到处找补药吃，结果反而跑瘦了二十公斤。"

福斯蒂娜接着他的话头说：

"既然你那么喜欢这一套，那你为什么不从明天起自己也这么做呢？你明天就收拾收拾，把铺子关了，一心一意去过你的好日子。嗯？你为什么不这么干？"

过道里传来店堂里的喊声。

"你想什么哪？你以为我就不会哪天高兴了干它一下子？免得听你唠叨……去，去看看他们要什么。你跟他们说我在吃饭。"

福斯蒂娜走出去。毛里西奥的勺子停在空中，对女儿盯了一阵，随后又低下去看汤，并且说：

"你的未婚夫几点来？"

"我想大概是四点半或五点，就看他是坐公共汽车还是坐火

车了。”

“你们去看电影吗？”

“我想去。”

毛里西奥停了一会儿，从敞开的窗子往花园里看了一眼。奥卡尼亚的弟媳妇在笑……。

“端菜吧。”

胡斯蒂娜站起来。她父亲的目光随着她。

“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要上哪儿去看？”

“啊哟，我的爸爸！您怎么问我这么多呀？我们随便上哪个电影院，那又怎么了？您叫我现在怎么能知道呢？”她又改变了语气，说，“您这么问我，是不是想知道我有什么事。没有，我没有什么事。”

“我？我的闺女。没什么。随你的便。”

外面又传来一阵笑声。

“你们星期天……”

“您不知道吗？那您要我们星期天干什么呢？没有，没那种事。”

“好，那么，你觉得在这儿帮着父亲在花园里照料顾客是丢脸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什么！谁跟您说的？”

“你妈，就在今天早晨。所以，这是明摆着的，马诺洛看见你挨着桌子转就心里别扭；他觉得不自在，觉得丢人。你妈也站在他一边。”

“啊哟，妈呀！得了！我这会儿可是头一回听说。咱们蒙在鼓里了！”

“你不知道？那么？……说真话。”

“是真的，爸爸。”

“那好，别再跟我说什么了，我的闺女。你答应吗？”

“我？您让他来吧。他今天下午要去散散心。”

小狗阿黄把头探了进来，东嗅西嗅。胡斯蒂娜轰它：

“去！讨厌的狗！可真是的，世界上叫我最恼火的事就是搞背后交易。我知道了，准是他在那天说的，没错。是几号来的？反正是上星期里的一天。对，他缠着我妈一个人。肯定就是那天。想必他们达成协议了。可您干什么要绕这么多弯儿来跟我谈这件事？”

“啊，我知道什么！反正谁也弄不懂你们……”

他耸了耸肩膀。

* * *

福斯蒂娜收起穿白鞋的人付给她的钱。她看着卢西奥，挤了挤鼻子，又歪了歪头指着门口——那个人刚走出去。她说：

“这个人？……”

“是个好好先生，少有的。”

“我不知道他日子过得怎么样。大概是个好人，我看还不到四十。不过，我弄不懂他，看不透这个人……”

过了一会儿，查马里斯带着他那条黄毛狗阿黄进来了，法警跟在后面，还有原先来过的那个屠夫以及另外一个圣费尔南多的屠夫。阿黄叫着，一边不住地播尾巴。

“你们好啊。”

“福斯蒂娜！”新来的屠夫向她打招呼，他把重音放在了“娜”上。

狗嗅出前面过道里有陌生人的气味，就跑去讨奥卡尼亚一

家人的喜欢。它在花园里碰到那只猫，便发起威来；但是猫也不示弱。阿黄听见胡斯蒂娜说话的声音就掉头跑了。它一出现在厨房里，胡斯蒂娜就轰它："去！……"

"您给我们来咖啡吧？"

"正热着呢。"

另一个屠夫长得又高又瘦，不过倒和他的同行一样，有一副很好的气色。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象一只猫或者象一个自行车运动员，总是弓着背，低着头。他望着货架子说：

"奥亨·莫拉莱斯，这是老牌子的酒。你喜欢卡萨利亚白兰地，这是给你的。"他用肘碰了碰他的伙伴。

"奥亨可不是平时喝的酒。"

福斯蒂娜进去看咖啡煮得怎么样。

"我听说，今天上午把市政府那个傀儡逼得很紧。其实他倒不是个说起话来不着边际的人。"

卢西奥看了一眼那些人，对他们说：

"你们说话要当心。"

毛里西奥走进来。

"下午好！"

"怎么啦，来客人啦？"

毛里西奥点点头，说：

"是那辆出租汽车的主人，你们进门的时候可能看见了。是位多年的朋友。"

"比一辆汽车的寿命还长，那才算得上是好朋友呢。"

"算了吧！在这种世界上，就别想有比这种宝贝玩意儿寿命更长的交情啦。"查马里斯笑着说道。

"会滚的东西有的是，都比这个玩意儿老得多。"

“要是给这玩意儿戴上眼镜，蒙上床单，就是个甘地了。”

“别再扯车子了，扯得够了。”毛里西奥打断了谈话。

大家都笑起来。胡斯蒂娜端着咖啡出来。

“您的，爸爸。”她转身又对高个子说，“怎么，克劳迪奥先生，今天没去钓鱼吗？”

“没有，亲爱的闺女。今天人那么多，没钓头了。那些鱼的个儿也太大，鱼竿钓不起来。”

从过道里传出福斯蒂娜的喊声。毛里西奥说：

“去吧，闺女，你去给他们送咖啡。我一会儿就来。”说着，他走了出去。

“你爸爸今天为那些马德里人一个劲儿地穷忙，对我们这些人连一面都不照啦。”

“那个人是个乐天派，会玩得很。您没看见，他们打从去年夏天以后就一直没见过面吗？”

她放好杯子，给他们斟咖啡。

“他们怎么认识的？”

“那年，他腿断了，住在省医院。那个人就在他紧隔壁的床位上，是开车出的车祸。我妈和我，我们也都是在那儿认识他和他们一家的。当时我们都只有星期四和星期天可以去探望。嗽，他们说好了，谁先好谁就请客祝贺，请另一个，两家人都在一起。他们订了这么个协议。”

“那么谁先出院了？”

“是奥卡尼亚。所以，我们就在一个星期天全家都到马德里去了；我爸爸去祝贺，腿上还绑着石膏呢。”

“对了，我记起来了，那时候你爸爸是还绑着石膏呢。这事离现在少说也有六年了。”

“是四月里的事；六年多一点。那时候，他们的小女孩还在吃奶呢……”

“你爸爸那次骨折，倒是一点瘸的样子都没留下。”高个子屠夫说道。

“天气一不好，他的腿就痛。”

“不过，这就算很不错了。”卢西奥打断她的话，“也是歪打正着么，没比你爸爸的脚更灵的气象预报仪器啦。”

众人都笑了。克劳迪奥说：

“这种生病时候认识的患难之交，一辈子都不会断。不过，也不多见。至少我就不是这样。我住医院动手术的时候，那儿的人叫我讨厌。我根本不想看到他们。”

“这两个可不一样，那个奥卡尼亚和我爸爸，就象亲兄弟，简直叫我们好笑。他们什么东西都要互相赠送：一会儿我送你这个，一会儿你又送我那个。弄得我妈都拿他们取笑，说我们可以拿奥卡尼亚当父亲了，他们那家子反过来也可以说我爸爸是他们的父亲了；那样的话，彼此都省事。”

“你爸爸很大方，大家都同他处得挺好。所以，既然那个人也和他一样，那你算是把事情全说清楚了。”查马里斯评论道。

胡斯蒂娜抱拢两臂，支在柜台上，一条腿不住地抖动。高个子屠夫走到她跟前，歪着头对她说：

“好，我的小姑娘，我想今天你总该给我们赏点光了。”

胡斯蒂娜抬起头。

“您对我说什么？”

“你不明白吗，我的闺女？”屠夫回答着，脑袋朝花园那边歪了歪，又用手指了指。

“得了，您总是这样。你们就不能不找我吗？”

“不行，闺女，你是冠军么。别人谁还能把这种游戏变得那么有趣，那么带劲儿啊？玩套青蛙要是缺了你，就跟菜里少了肉一样。再说，要是没有你做对手，那我到哪儿去找对手呢？”

“喂，别吹！”查马里斯顶了他一句。

“我先提醒你们：我的未婚夫五点来接我。”

“那就快点吧，要不就晚了；越早开始越好。这点时间正好玩两局。”

查马里斯说：

“来，胡斯蒂娜。你和我对付这个宰肉的家伙。咱们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你看着吧。”

胡斯蒂娜犹疑了片刻。

“可是……”随后她便果断地说，“咱们走！”

* * *

“这儿没生意了，咱们开路吧。”卖雪糕的小贩背起软木桶，朝桥墩那边走去。河里有什么东西在扑腾：是一只狗，被人扔下了水的。过了不久，有一家人惊慌地嚷叫起来；因为那只狗上了岸，一抖身子，溅了他们一身水。所有的人都转过脸去，想知道他们在喊什么。“……让……让人睡……睡会儿午觉……”丹尼尔抱怨着。此刻，太阳已经偏到哈拉马河的右岸。远处，比加瓦罗水泥厂冒出长长的一缕黑烟，向马德里的方向飘去。在一片寂静中，他们中间有人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响起来。“是谁的肚肠子在叫唤？……”

“是我。”塞瓦斯蒂安笑着承认，“是那些沙丁鱼，它们在肌里咕噜地做晚祷。”

阿莉西亚两肘支地，仰着头，趴在地上。米格尔的脸在

她的脸下面。梅莉戴着太阳眼镜，注视着他们。米格尔在同姑娘亲热，往她的脖子上吹气。梅莉盯住他们看。

"喂，阿莉，你要不要我给你梳一梳头发？"她突然问道。

"嗯？不要，谢谢你，梅莉，现在不要。一会儿，再晚一点儿，你看好吗？"

"现在这会儿正合适，趁这会儿你的头发还没干。过一会儿就全蔫啦；不信你等着瞧……"

"唷，没干！要是为了这个的话，两小时以前我的头发就已经干透啦！"

"那好，随你的便。"

梅莉转过头去看别处。她又拣起一根小棍儿，在地上划着，写了一些字母，然后又把它们涂掉。她又飞快地划出一些线和十字……小棍儿在地上折断了。她转向费尔南多。她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他把双臂搁在脸上挡太阳。

"算了，这家伙睡着了。"

堤坝里平静的水面把饮食店收音机里广播员的声音反射到树林这边。梅莉又回过头去看阿莉西亚和米格尔。

"你还是穿上这件衬衫的好。"这会儿她说。

"谁？我吗？"

"是啊，当然是你。你会弄得浑身是土的。你们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随地就躺……"

米格尔耸了耸肩膀，对她说：

"反正都一样。等今天晚上回到家里，怎么也是脏。"

梅莉没再答话。她仰面躺下，两手交叉着垫在脑后。

"热死人了！……"她叹息着。

从树林的浓荫里望去，对面的河岸显得格外明亮，使人睁不

开眼睛。在那片被弃置的荒地上，阳光更是强烈，把那一小群羊都逼到了四周发白的平地上。露西塔说：

“我的背都要烤焦了！我都没法把背靠在地上。”

说着，她抬起上身，坐了起来。她又说：

“你们谁帮我抹一点防晒油好吗？”她眼睛看着蒂托。

躺在她身边的蒂托转过眼睛看她。露西塔又说：

“呃？只有你最友好了，蒂托，行个好吧？”

“行，姑娘，我给你抹。”

“谢谢。我可烤够了，你知道吗？你简直想象不出来。”

梅莉歪着头，又从墨镜后面看着阿莉西亚和米格尔在亲热。这时，她又向他们搭讪：

“喂，你们想抽一根黄烟丝的吗，米格尔？我请你们。”

“嗯？啊，香烟，这行。”

“那我就给你们拿。”

露西塔说：

“把提包递给我，劳驾。里面有油膏。”

她伸着手，等蒂托拿给她。

“我来给你找。”他说道。

“不行。别翻我的东西。”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提包给我，蒂托。”

他把手提包举得使她够不着。

“我就是喜欢侦察。你有秘密吧，露西？”

“只有我自己的东西。我不喜欢人家侦察我。末了，又到大庭广众面前笑话我们。拿来吧，把它给我。”

蒂托把手提包给了她。

“好，姑娘，接着提包。我们会尊重你的秘密的。”

“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你用不着瞎操心，我什么也没有。你趁早别给我胡猜。这会儿你要是想看，我可以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让你看。这又有什么；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叫人感兴趣的地方，小乖乖。这有什么办法呢？”

她把手伸进提包，翻找防晒油的罐子。

“那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看呢？”

“我情愿拿在自己手里，由我指给你看，只能这样。谁想硬抢，硬插一手，那可不成。拿着小罐儿。”

她趴伏在地上。

“特别是肩膀上。”她提醒道。

有人在河的上游大喊一声，回声在桥洞里闷响。保莉娜回过头来看。桥头上方，太阳已经紧靠近铁路上蓝黄两色的信号杆。塞瓦斯的头枕在保莉娜的大腿上，他伸出手，指头触了一下桑托斯足踝上一块乌青的疤。

“你这块疤是怎么搞的？”他问道。

那一个把腿一收。

“别按它，还疼着呢。赛球弄的。”

“什么时候？”

“上星期天，在埃利帕运动场，跟埃塞·埃区的学联队。”

“啊，是吗？你们结果怎么样？”

“结果，上半场赛到一半就动拳头了。”

塞瓦斯蒂安笑着问：

“是这样吗？”

“你看，老是这样。他们简直象野兽。我们到底给他们狠狠地来了一顿耳光，平均分配，一个不漏。”他的右手在空中挥动，

做出打人的样子。

"老是这样收场。用这种办法强迫人家尊敬你是不行的。"

"是啊。可是在这儿，要使人家尊敬，只有动武。"

"在大家只尊重武力的时候，是这样的。不过，也不是老这样。它往往解决不了问题。那你们最后的球赛咋啦？"

"噉，后来我们自己来了一场友谊赛。我们分成两拨，又加上几个来看球的。埃塞·埃区学联队的人一溜烟跑得精光。"桑托斯说道。

他用手背遮着眼睛，挡住亮光。保莉娜搔着塞瓦斯的背，问道：

"我说，在你那个厂里也有姑娘干活吧，有没有，桑托斯？"

"只有包装工是。她们不和我们在一个车间，我们连看都看不见她们。"

"你也不想要？"卡门问道。

"一个都不要，小心肝儿。"他笑着回答她道。

他说完，伸出手臂想够她的下巴。

"宝贝儿。"

"得了，别那么甜言蜜语了。"

"你吃这个家伙的醋了？"保莉娜问道。

卡门耸了耸肩膀，回答她说：

"正常的嘛。"

"哟，正常的！上帝救救我们吧！"桑托斯喊道，"这可成了疯子胡安娜① 了！"

---

① 1504年的加斯蒂利亚女王，因丈夫去世而精神失常。

旁边那一群人在谈论着足月分娩和早产，看哪一种生出来的人最勇敢。说话的都是些女人；跟她们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一言不发，光是抽烟看着她们。他就是那个佛爷，但是已经穿了衣服。丹尼尔还在睡。对岸平地上的羊群突然向四处惊慌地逃窜，因为有几个光着身子的人冲了过去。于是地面上响起一阵迟钝的蹄声，仿佛是踏在地毯上发出来的。露西塔忽然惊叫起来：

“别碰那儿，蒂托，痒死我了！”

人们闻到一股防晒油的琥珀香味。卖雪糕的小贩又从这里走过。旁边那群人招呼他。“都空啦！”他回答道。丹尼尔抬起头，看了一会儿。

“真是个傻大爷！……”他自言自语道，又脸朝下地把面孔埋在臂弯里。

“人家碍着你什么事？”露西说道。

梅莉一直在看游泳衣带子在肩膀上留下的一条白印。费尔南多睁开眼睛，指着树丛中间的一块天空。

“看，多漂亮的鸟！”

有几只鸟飞得很高，但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张着翅膀，却不搧动，在树林的上空盘旋，不知道要往哪里飞。

“它们叫什么？”梅莉问道。

“食蜂鸟。”

“瞧它们的颜色多漂亮！”

“是啊，鲜艳极了。我从前有一只活的。”米格尔说，“你还记得吗，阿莉西亚？它的一只翅膀在电缆上撞坏了；是那天郊游，在磨坊里抓的。那小东西飞不动了。”

“附近想必有虫子。”梅莉说道。

“有的是。她非要把它带回家去养起来。可是这种鸟，一关在笼子里就会死，非死不可。何况那只的一个翅膀还不行了。”

“现在你的表几点了？”

“六点差一刻。”

“这么快啊？”梅莉惊奇地说。

那边，太阳底下，有一个穿黑绸连衫裙的女人，在岸边用沙子擦着搪瓷小锅和铝制的盘子；她身后的河水泛着铁锈般的颜色。盘子在阳光下如同闪光灯一般，一闪一闪，射出耀眼的光。

“跳舞，跳舞我也不让他跳！”保莉娜说。

她把塞瓦斯蒂安从自己的膝头推开。

“行了，你；够好了吧。”

“乖乖啊，我情愿长出十个背，好让人搔个不停。你别以为我这是说着玩。等到搔完第十个背，第一个背又痒了……”

“那就是说……”保莉娜继续说下去，“我不让他跳舞。不过，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在婚礼上，要出洋相，我就不让。要是在别的某种场合，因为我会处境尴尬，那我就同意跳两三个。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啊，我看，只要安安稳稳坐在一张椅子上，谁也不会出洋相。”卡门回答她说，“我看，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没有什么好害臊的。”

“姑娘，”保莉娜说，“你应该承认，在男人看来，这可有点不那么漂亮了。你要知道，大家都在玩，而你却不得不可怜巴巴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这可不好。人家会说闲话的，什么这个未婚妻没准是个傻瓜啦，或者别的什么。”

“唉，关于这点，你很清楚，咱们的意见不一样。正式订婚的人，要求未婚妻做什么，是会坚持的。这倒不是为了他自己，其实什么也不为。因为，我认为有权利用这种形式来巩固关系。那种比我们随便的人，我看，也说不出什么道理。”

“看她们哪，说得多热闹。”塞瓦斯说，“咱们走，桑托斯，咱们在这儿是多余的。咱们去蹓跶蹓跶，碰碰运气，看看能碰到个什么漂亮人儿。”

他自己笑了。桑托斯懒洋洋地说：

“我这会儿连动都不想动，那怕是玛丽莲·蒙罗① 打这里走过也是白搭。你听见了吧。”

他仰面躺下，两条胳膊伸在空中。

“好，我倒要看看。要是你跟我说的这个金头发娘儿们真的打面前走过，那你早就象触电一样跳起来啦！”

“太好了，这话说得真好。”保莉娜说，“其实我们也不比别的女人少什么。”

“嗯、好、可不是吗。那咱们就再亲热一点，我的小亲亲。”塞瓦斯蒂安笑着说，“再亲热一点。反正大家也都知道。”

他冲着她做了个怪相；她直往后躲。

“走开，讨厌鬼！”她撅着小嘴说道。

“喂，听听这件新闻！”塞瓦斯说，“太有意思啦。咱们这不是说起玛丽莲·蒙罗了吗，你们怎么不知道她在报上说了些什么呢？”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有一次她同一些艺术家会面，大出风头。她说：‘我倒是喜

① 五十年代英国著名电影女明星。

欢全身毛发都是金黄的。'不错吧，嗯？"

"说实在的，我看不出这话有什么好。"保莉娜说道。

"喂，没有的事。"桑托斯说，"她没说过这种话。请别生气。"

"那是在美国，蠢东西！说过的。这难道是我编得出来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许她说过……"

"这也没有什么风趣。"保莉娜还是这样说。

他们忽然都抬起头看：一架飞机低低地飞过来，从他们的上方飞过，机翼仿佛都擦着了树梢。飞机的轰鸣声压倒了树林里嘈杂的谈话。

"飞得多么低哪！"梅莉说道。

"是四个发动机的。"

"看样子是要降落了。"费尔南多解释说，"马上就要降落在巴拉哈斯的跑道上，过了公路就是。"

"谁要是能坐在里面，该多美啊！"

"坐这架不行，姑娘们；要坐起飞的。"

"你想到里约热内卢去吗？"

"我想，那里大概在准备过狂欢节……"

"哦，那里的狂欢节！"

"巴伦西亚人过节烧野火，象是点火柴。"

"那里什么也不烧。"

"好啊，可见也有胆小鬼。"

"那在咱们这儿，为什么不让你戴假面具？"

"喂，那是为了防扒手。那样会给扒手创造好机会的，这你还不懂？"

“里约热内卢也有扒手吗？”

“那里钱多的是！你想想看，巴西的咖啡都销售到了世界各国。”

“可见这是种嗜好。”

“古巴有的是雪茄。一回事，都是靠别人的嗜好赚钱。”

“反过来也一样，你这儿出产小麦。”

“那咱们也来种咖啡，种上几年看看，能不能让我们戴假面具。”

“戴厚脸皮！”

“这东西咱们可是每天都戴着上街的。”塞瓦斯说道。

“还是讲讲里约热内卢吧。还有什么狂欢？”

“没完没了。你要知道，梅莉，那儿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真的？你没准儿还排队等着去呢。”

“我？是啊，好奇么……”

“总而言之，该去看看里约热内卢，看看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

“喂，我说，咱们要是手头再富裕那么一点儿，早就走了，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主要是去饱饱眼福。”

“是啊，最好碰上好运气，在哪个标会里轮上咱们。”

“想得倒美！真会有这样的事？”

“那么到巴伊亚① 去呢？”

“巴伊亚也……也……想必也不错。”

“最好是阿斯托尔加②。”

---

① 巴西的一个州。

② 西班牙的古老城市。

“老兄，我的腰都要笑折了！”

“这又不是笑话。”

“不是吗？”

“不是。”

“那是什么呢？”

“是机票太贵，我买不起。”

“啊，那好，那就坐三等舱吧。”

“就是么。这么说，到里约热内卢，笑话一场；到巴伊亚，一场笑话。那么……你这会儿要上哪儿去呢？”

“别着急，桑托斯。我家里还有一张赢十倍的彩票呢。也许对我来说还不完全是笑话。”

“再多也是笑话。”

“为什么？”

“那还不清楚！越是想入非非，就越可笑。我去阿斯托尔加，阿斯托尔加，请给我一张到阿斯托尔加的票，多少钱？那么多。那就到那儿去吧。对我来说，那里是最美的地方了。比阿斯托尔加再远的地方，我还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再往远去，那就要变成笑话了。我的票，就到阿斯托尔加。”

“想入非非用不着买票。”

“那倒也是，你的想入非非的念头有的是。”桑托斯说，“不用买票，这是免费的，因为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停了一停，又说下去，“就象饥饿一样，那也是免费白送的。”

树林外面，几乎没有人在太阳底下走动。河面上水汽氤氲。梅莉环视着周围。树梢上又飞来许多食蜂鸟，吱吱喳喳地叫着。

“咱们干什么呢？”

阿莉西亚问：

“咱们几点跟萨穆埃尔和萨卡里亚斯他们碰头？”

“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他们肯定到饮食店。”

“咱们到托雷洪去跳舞好吗？”费尔南多倡议。

塞瓦斯蒂安表示同意：

“对，先生！这个主意太妙啦，简直了不起！”

“啊，还有同意的吗？现在只有一个。”

“没关系，那儿有的是。”

“去你的。什么托雷洪，别胡扯啦！你趁早别转这个念头。”

塞瓦斯唱了起来：

她年纪三十上下，
名叫阿德拉伊达。
当她跳舞的时候，
把裙子撩起来啦，
把裙子撩起来啦，
把裙子撩起来啦！……

“就唱这个。”

“谁想要啥就给啥。”

塞瓦斯蒂安已经站起来，两手在空中乱挥，怪模怪样地跳着。

她年纪三十上下，
名叫阿德拉伊达！……

“神经病发作。”

“你把土都踢起来啦，天哪！”

塞瓦斯蒂安扑通一下倒在地上，放声大笑起来。

“我多象个蠢娘儿们啊！真的！”

“还不象你自己承认的那么坏。”

“到托雷洪跳舞去！想去的举手！”

“把他扔到水里去！他讨厌极了！”

“别说啦！咱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没什么可同意的。到托雷洪，我们谁也不去。你们这是胡说八道，简直乱弹琴。”

> 她年纪三十上下，
> 名叫阿德拉伊达！……

“滚开！够了，塞瓦斯蒂安，喂，请……”

“我们要去托雷洪，要好好阔一阔。我们要尽兴……”

“你们再这么胡闹，我就走。我把这话对你说了。”

“你别烦么，梅莉。你别去理睬这位专门捣乱的大爷。”

“要是真的，喂……那就把他轰走。”

“你不知道你把人家都惹烦了？”保莉娜责备塞瓦斯蒂安，“你没看出来？你就是喜欢唠唠叨叨，让人讨厌？”

“这里死气沉沉的，应该想办法活跃活跃。”

“是啊，那也不能这样。你到头来把所有的姑娘都惹烦了。”

“我已经烦了。”梅莉说，“烦得不能再烦了。”

“你只是想叫大家都按你的心思干。”

“不，先生。我不想叫任何人干任何事。我说的只不过是：到托雷洪我不去。人人都有自由嘛。”

“啊，非常感谢你的声明。”

“你太讨人厌了，我的小乖乖。”

“如此讲来，咱们无所事事了。我的建议……”

“你们把酒放在哪儿了？”费尔南多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先来清一清嗓子吧。”

“我来立即付诸实行。”

“你呢，蒂托？你怎么样？”米格尔问道。

“不要，什么也不要。”

他又躺了下去。桑托斯拿着酒瓶问道：

“谁要瓶子里的东西？”

“我。扔吧。”

费尔南多拍了一下手，又作了个手势，叫对方从人群那头把酒瓶扔给他。他用接篮球的动作在胸前把瓶子接住。酒洒出了几滴，溅在他赤裸的胸膛上。

“接得多棒！呃？”

“你们别拿正经东西玩儿。”

费尔南多两手一举，仰着脖子喝起来。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酒在他嘴里咕咚咕咚地响着。

“喂，你这个家伙，明天可是星期一！”米格尔催促着他。

费尔南多放下酒瓶，喘了一口气。

“好家伙！拿去吧。”

“你不喝吗，阿尔维托？”米格尔问道。

“喂，你喝吧，在你手里你就先喝。剩一点儿就行。”

“你别那么文质彬彬的，乖乖，那可太傻啦。”

露西坐在蒂托和丹尼尔当中，两手抱着腿，下巴顶在膝盖上，身子蜷成一团，轻轻地左右摇晃着。

“劳驾，能借个火吗？”有一个人走过来问道。

这个人穿着一件深蓝色衬衫；他指了指自己的烟卷。

“怎么不行？当然可以。”

米格尔找火柴时，这个人死盯着姑娘们，一个一个地打量。

“瞧这副死相！”那人走后阿莉西亚说，“趁早藏起来，别让人看。”

“他怎么了？”

“这个臭男人，直着眼，把我们所有的姑娘从头看到脚。”

“看看又不疼。”费尔南多说道。

梅莉反驳他说：

“可是讨厌。”

“得了，别假正经了，你们不就是喜欢人家看你们么。”

“嗬！他把我们都给说进去了。我不跟你说话了。有他，我们就够瞧的了。当心他得寸进尺啊！”

“对啰，姑娘们，这太好了。”

梅莉不耐烦地一挥手，便隔着树荫朝河的上游望去。桥下的沙滩上有几头骡子，是一个穿深色衣服的矮个子把它们牵下去的。骡子在饮水，矮个子在太阳底下等着。先饮完水的那头骡子被马蝇叮得难受，倒下打滚。它费力地翻过身，背脊着地，四只蹄子在空中蹬着。它这样在地上蹭痒，弄得尘土飞扬起来。塞瓦斯蒂安又躺下了。他和保莉娜厮守在一起，背对着别人。露西塔拿过湿漉漉的酒瓶，碰了一下丹尼尔的胳膊。他哆嗦了一下。

“什么！？”

“你吓了一跳！你以为是什么？”

"不知道。蛇，大蟒，至少……"

露西塔笑了，拿出酒瓶给他看。

"喂，是这个。要吗？"

"拿来，鬼东西！你倒会寻开心。"

卡门靠着一棵树的树干坐着；桑托斯的头倚在她怀里。她的气息喷在他的头发上。她一边用手指梳理他两鬓的头发，一边说：

"你该剪剪头发了，我亲爱的。"

她拉起几缕头发，让他自己看长不长。

"我要去走一走。"梅莉说，"你陪我去吗，费尔南多？"

"我，十分高兴。"

"那就快点。你们来吗？"她转身又问阿莉西亚和米格尔道。

"太热啦，姑娘。这种时候你要上哪儿去？"

"哪儿都行。我不在这儿待着了，待不下去。这么无聊地待在这儿，我可不行。我这是跟你说的实话。你们怎么样？"

"上帝呀，你这个女人。你要是有胃口，你就去走走吧。"阿莉西亚说，"不过，你们还要回到这儿来，是吗？"

"当然回来。只不过是稍微蹓跶蹓跶。"

费尔南多和梅莉站了起来。

"咱们就这么走？"费尔南多问道。

阿梅莉亚用手拂着身上的尘土，又整理了一下游泳衣。

"你说什么？"她看了一眼费尔南多，"啊，不。我去穿上裤子和凉鞋。你爱怎么就怎么。给我这个，阿莉，劳驾。"

"那我也去穿上。光着背走，太阳烤得太厉害。"

露西塔看着梅莉把长裤套到游泳衣外面。一列货车驶过大桥，传来了隆隆的巨响。保莉娜看着暗红色的车皮一辆接一辆

驶出大桥，在阳光下把长长的影子投到斜坡上。

“你数车皮了吗？”塞瓦斯蒂安问她道。

“谁数那个。是那儿，那座山，我看的是那儿。”

她指着远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塞罗·德尔·维索山在炎热的暑气里显得深深浅浅的。那列火车全部驶出大桥之后，正向那边驶去；它喘息着，轰鸣着，不久便消失在前面的平原上。梅莉系着凉鞋。阿莉西亚对她说：

“尽量在七点以前回来，咱们好一起上去。”

“放心吧。你们还游吗？”

“我想不游了。嗯，米格尔？”

“很难了。”

“这样也许更好一些。一会儿大伙儿都得凑到一起。你不穿上衣了？”

“不穿了。上面有游泳衣就行了。”

费尔南多穿好衣服，从荆棘丛里出来。

“听候你的吩咐。”他对梅莉说。她对着小镜子在照自己的面孔。

“你都好了？”她问道，一边把镜子侧过来一点，好从里面看到费尔南多。

费尔南多微微一笑。

“这都是你们从电影里学来的。”

“什么？”

“这种从镜子里同别人谈话的小动作，你这大概是学的美国电影女明星海蒂·拉玛吧。”

“小伙子，简直是莫名其妙！一个人干点什么都得学别人吗！我根本不需要模仿什么人，模仿什么东西，懂吗！”

“火气说来就来，你看不是吗？”费尔南多说，“算了，梅莉。我不是存心想惹你。我们都知道，你凭你自己就已经绰绰有余，就足够出人头地了。这点我们全都同意。”

梅莉戴上太阳眼镜。

“又来这一套了。谢谢你的修正吧。要走，咱们这就走。”

费尔南多笑了笑，做了一个骑士那样的动作，把手臂伸给她，同时冲她挤了挤眼睛。梅莉挽着他的胳膊。两个人装模作样地比划着。走出几米远，梅莉又笑吟吟地回头看着阿莉西亚和米格尔，问道：

“怎么样？”

米格尔也笑了：

“好极了，姑娘。你们简直太妙了。都可以请你们去演戏了。走吧，别耽搁啦。”

“那就回头见。”梅莉说，“你现在放开我吧，高贵的先生。这样太热了。”

他们走远了。丹尼尔从后面注视着梅莉晒黑的肩膀和游泳衣背后开衩的地方露出的背。费尔南多和她在一起，使她显得很娇小。她双手插在裤袋里；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

桑托斯爬到阿莉西亚和米格尔的旁边。

“我来拿她一支烟抽抽。”他对他们说道。

“你别瞎胡闹了。”阿莉西亚说，“她知道有人翻了她的包，就麻烦了。看你干的好事。”

“她不会知道的。你也来一支，米格尔？”

“看他，真是狡猾！自己拿了不算，还要把别人拉下水。我不要，你别把我拖进去，谢谢你吧。”

桑托斯从手提包里取出香烟，便回到卡门身边。

一股略带辛辣的幽幽的烟味弥漫开来，仿佛有人躲在近处烧树叶。看不见烟，却闻得着香。

“谁叫你去偷这个女人的烟的？”卡门说，“明知道她是个什么人。等她知道了，我们都得倒楣。她一发现，看她怎么收拾你。”

“姑娘，她不会发现少了烟的；她也不会去数的。”

“她做得出来。”

“得了，也不要言过其实。别抓住人家不放。你怎么知道她会数香烟？能想到那种事，这就太鬼了。是不是你这会儿也在嫉妒梅莉了？”

她双手抓住桑托斯的头来回摇晃，一边在他的耳边低声说：

“你总以为我对谁都嫉妒。那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笨蛋。”

她的嘴唇擦着他的鬓角，气息吹到他的耳轮背后。河上传来几声长长的哨声。米格尔和阿莉西亚站了起来，走到保莉娜和塞瓦斯蒂安这边。

“我们到你们这儿来，不打扰你们吧？我们那边太晒了。不打扰吧，是吗？”

“哪儿的话，一点都不。恰好相反，非常感谢你们来访。”塞瓦斯蒂安仰起头对他们说道。

他们安顿了下来。丹尼尔把那三对情侣看了一会儿之后，回过头来面对着蒂托和露西塔。

“孩子们，这会儿该寻点开心了。”他对他们说，“下午象流水一样过去了，该热闹一下才是。咱们没别的办法了，小乖乖，这是明摆着的。来酒吧，你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阿尔维托厌烦地瞟了他一眼，把酒瓶递了给他。

“你说得是，丹尼尔。”露西塔说，“需要活跃活跃。”

“咱们这是凑的什么三重唱？我说，这个三重唱要是不跑调跑得都拐了弯儿，那才怪呢。”

“喂，蒂托，你先别吵吵。头一条——呃，露西，你说呢？——谁装疯卖傻，就开除他。你说怎么样？”

露西塔盯着他们两个的脸看了一会儿，说：

“我觉得咱们三个人在这儿挺自在……咱们会玩得很好的。”

她注视着蒂托的面孔，意思是希望看到他打起精神。她又说：

“蒂托，你把头抬起来，蒂托。”

“喂，别说了。你没听见人家是怎么对你说的？也不必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是这么说了，乖乖。可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这会儿都一个劲儿地挤我拿主意？真叫我奇怪。”

“那就走着瞧。”丹尼尔说，“咱们这儿不要瞎吵吵的人，懂吗？”

说完，他转过去对露西塔说：

“来吧，露西塔，这酒咱们怎么办？这是最要紧的。”

露西塔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回答说：

“这一瓶就这么一点儿了，那两瓶倒是满的。”她拿起几乎空了的瓶子在空中晃动着剩下的酒底子。

“那咱们发财啦！”丹尼尔说，“快成百万富翁了！这就够喝一气的，够了。拿来吧。”

“是啊，咱们等着瞧吧。”蒂托说道。

丹尼尔抓过瓶子，拔掉瓶塞，把酒递给露西塔。

“请喝！”

“你先喝。”

“不，你喝吧。午饮开始。”

露西塔用嘴唇贴在瓶口上；丹尼尔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说：

“喂，小姑娘，别嚼。”

“别的样子我不会。会洒出来的……”

她喝完，用手指擦掉留在瓶口上的口红，这才把酒瓶递给丹尼尔。

“拿着，别犯疑心。我没肺病。”

*　　　*　　　*

“乡下的好处，”奥卡尼亚说，“你这下全看到了吧。从鸡窝直接送进煎锅。”

他妻子点点头说：

“看样子你象是个百事通。”

“那当然。这儿没那么多转手的；他们专门把事情复杂化，把物价抬高，什么好处都不让你得到。”

“这么说，一个鸡蛋到你手里的时候，”佩特拉接着说，“里面三分之二的东西在半路就让人家吞啦。”

“嘀，这可好。”她的小叔子笑着抗议道，“这可好。这么说，别人，就象我们这些靠换破烂过日子的穷鬼，就没法活了，不是吗？”

“事情就是这样。你们呢，你们是扰乱物价的罪魁祸首。我们这些女人最倒霉，什么苦头都得我们去吃。我们命中注定，一

年到头天天要往市场跑。还说你们呢。”

“那也只是小小一点儿，女人。你也得让我们活下去。”

“是啊，你们都太懒了。叫我们有什么办法？看人家这儿的这个，简直天下无双。就差这么一个了。”

“你有理。”小叔子承认，“谁也没说你没理。你说的，我承认。这只鸡窝是很漂亮。不过我认为，你随便搭个什么窝，都会下出今天这样的蛋来的，同样重，同样值钱。”

“啊，你这么想？”他妻子插嘴说，“别养卡纳里金丝鸟了，还是在家里喂上十只八只家禽的好。”

她的“禽”字发音很重。

“在家里！在衣柜顶上吗？你知道，养鸡下蛋很费事，而且开销也大。”

“那好，既然你这么说，你还费那么多功夫做那些鸟笼子……那些鸟，漂亮倒是漂亮，可对咱们有什么好处？那些金丝鸟给咱们下了什么东西了吗？”

“它们会叫。”

佩特拉给孩子们分馅饼，先给年幼的，后给年长的。小姑娘分到了她的一份，可是她的眼睛却紧紧盯着她两个哥哥的那两份。

“怎么样？”胡安尼托问她，“我跟你换？”

“我不换。”女孩摇头拒绝了。她双手捧着自己那块馅饼，疑疑惑惑地走了开去。

她又等了好一阵子，才开始吃起来。

“家里养些小动物，总是挺讨人喜欢的，”费利佩说，“不管养什么。它们可以给你作伴；你会喜欢它们，拿它们消遣的。”

“对呀，咱们不就是这样吗。”佩特拉说，“已经有四只了，我

就不懂干嘛还要养。我看哪，咱们的消遣就够多的啦。谁想要，谁需要消遣，咱们就送他两口袋。懂吗？”

“啊，你看，这可算不上什么。我有一个女朋友，在巴塞罗那结的婚。她尽管有三个孩子了，可还是喜欢养猫。她在家里养了五只猫呢。”

“那不讨厌死了，养五只！”

“是么，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嗷，你不喜欢猫，那你养猫就会觉得受不了。是这样的。”

“没法受得了！”佩特拉说，“圣母玛利亚，它们太臭啦！你打扫都打扫不过来。它们到处跑，到处拉屎；你还没收拾过来，它们又弄脏了。从早到晚得跟在它们后面受罪：一手拿扫帚，一手拿簸箕。给我一边待着去吧！别来跟我提什么小动物！管它什么猫啊，狗啊，乱七八糟的！有什么屁用？！”

奥卡尼亚的弟媳妇忍不住大笑起来。

“佩特拉！对不起，你让我笑死了，呃？！你别误会。是你说的这一大串滑稽的事逗我笑的！”她笑着捶佩特拉的胳膊，“啊哟，你老是那么风趣，那么与众不同！”

起初，佩特拉将信将疑地望着她；然而，这会儿也笑起来了。她们你看我，我看你，笑成了一片，简直难解难分。

“你们就象两个蠢娘儿们。”卡塔兰女人的丈夫说，“太蠢了！”

饭桌上别人都没笑，大家都看着她们两个。

“她们在笑什么呀，爸爸？”佩特里塔好奇地问，拉着她父亲的袖子，要他答理，“说呀，她们在笑什么？”

“没笑什么，我的闺女，没笑什么。”费利佩打趣地回答说，“你妈有点儿神经错乱了。”

“啊唷，上帝啊……我可不行了！……”佩特拉笑得没了力气，“我要死了！……”

“你们情绪这么好，这可不坏，对健康大有好处！”

“哦，这个女人可真有趣，呃?！”弟媳妇赞叹说，“真是有趣！”

笑声总算平息下来。小孩子们望着大人的面孔，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费利佩对他兄弟说：

“塞尔希奥，现在抽支雪茄，怎么样？咱们点上一支吧？”

“好极了，来吧。”那个回答他道，同时两臂一挥，仿佛要干一件什么大事。

他掸掉膝头的面包屑。费利佩递了一支给他。

“抽吧。这烟味道很好，你尝尝看。”

费利佩·奥卡尼亚把雪茄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然后伸手去摸裤袋，摸挂在椅背上的上衣口袋，想找到火柴。

“我来点火。”他兄弟说道。

“爸爸，你很喜欢抽这种雪茄吗？”佩特里塔问道。

“喜欢，我的闺女，就象你馋你刚才吃的小馅饼一样。”

“你也喜欢吗，叔叔？”

塞尔希奥正在点烟；他的妻子替他回答：

“你叔叔，你们看见了吧，凡是对他最有害的东西，他都喜欢。”

塞尔希奥的目光从雪茄和火上面挪开，瞥了她一眼，然后深深抽了一口烟。佩特里塔两眼盯着火柴：火柴拖着一缕青烟，象彗星一样划了一条弧线，弹落在花园的土地上，熄灭了。

“抽到你胃里觉得怎么样？”费利佩问道。

"舒服极了。"

"只要舒服就不会有什么害处。你明白吧，尼内塔。今天就稍微犯这么一点小罪过吧。你丈夫不会出什么事的。只要生活得愉快，就不会使任何人感到不好受。我还没听说过谁死在这上头呢。"

"你说得不准确，费利佩。食物有补养的，也有不好消化的。塞尔希奥的胃经常出毛病。不过，好吧，我就不管他了，呃？他心里有数，他那儿……"

胡安尼托站了起来。

"喂，孩子，你上哪儿？"佩特拉问他道。

胡安尼托又坐下了，什么也没说。阿马德奥问：

"我们去看看兔子行吗，妈妈？"

"你们都吃完了？瞧你们这张脸……"

三个孩子在他们母亲的注视下，都自动做出一副笑咪咪的面孔。

"好吧。你们到那儿去，可不能随便乱动。我看着你们，呃？都规矩点。走吧。"

"你不想跟他们一起去吗，费莉西塔？"

费莉西塔涨红了脸。

"我不感兴趣。"她支吾着。

突然响起了佩特里塔的哭声；她在花园中间的平地上跌倒了，趴在地上哭着不起来。塞尔希奥欠起身，要去抱她。但是，孩子的母亲却把他拦住。

"让她去，塞尔希奥，别去。喂，小女孩，你该起来啦，要不我就来啦！"

佩特里塔哭得更凶了。

“我看你是要找揍！我跟你说什么来的？”

“也许她真的摔坏了。”小叔子提醒她。

“什么哟！这个小女孩我清楚着哪，就象我自己生出来的一样——是啊，可不是我生的么。你看，她的花招多着呢，比耍魔术的还多。”

佩特里塔爬了起来，靠在围墙和葡萄架上还在哭。阿马德奥走过去，拉她的胳膊，要她离开那里。女孩倔着，一个劲地躲在葡萄叶子丛里嚎啕。

“你不想看小兔啦，小妹？”阿马德奥问她，“瞧这个哭宝贝儿哟！”

费莉西塔坐在她母亲身边，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目光低垂，呆呆的，哪儿也不看；她神态迷离，精神恍惚，似乎沉浸在极度的孤独之中。费利佩冲着雪茄喷了一口烟，问道：

“怎么样？”

他的兄弟叼着烟，点头表示赞赏。尼内塔瞥了他一眼。塞尔希奥注视着雪茄头上的烟灰，右臂垂在椅背后面，手指漫不经心地弹着金银花的叶子。佩特拉叹了一口气：“唉，上帝啊！……”她丰满的胸脯在叹气时耸了一耸，随即又收了回去。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们。佩特里塔终于被哄过来了，跑去同她的哥哥们会合在一起。三个人紧扒在铁丝网上，背冲着这边的人。那只“大白兔”正用锋利的牙齿在啃一片莴笋叶子；它昂起头，看着这几个孩子，嘴里不停地嚼着，鼻子、胡须和毛茸茸、圆鼓鼓的两腮都在飞快地活动。胡安尼托说：

“它吃得比谁都快。要过来一只鸡就好了！在鸡冠上咬一口，让鸡流血。”

“瞎说，它不会的！”佩特里塔表示反对。

这时候，费利佩·奥卡尼亚说：

“咱们现在正抽烟，应该把咖啡和酒要来。最好是好东西都放到一块儿享受。”

“你的朋友该吃完了吧？”

费利佩朝房子那边的厨房窗子望去。毛里西奥和胡斯蒂娜已经不在了，只有那个女人还站在里面吃着。她左手托着汤盘，右手在理额前的一绺头发，汤勺还攥在手里。

“我没看见他在厨房里。”

福斯蒂娜发现他在看，便跑到窗前。

“找我丈夫吗？”她高声问道，“我这就去叫他。”

“不要打扰他，不要打扰他。可能一会儿他自己会来的。”

可是，她已经往里面去了。

“幸亏我还带着一支雪茄，一会儿好请他抽。我知道他喜欢抽雪茄。”

“我把三块馅饼全都切开了。”佩特拉说，“是切得小了一点，可也没办法啦！”

不一会儿，毛里西奥在门口出现。

“饭吃得好吗？”

“太谢谢您啦，毛里西奥。”佩特拉答道，“怎么能不好呢？你们给我们准备的地方再好也没有了，凉快极了。”

“大概是你们游了泳，这才吃起饭来胃口好。是真的。”

“别那么说。还是这儿太好了。喂，毛里西奥，我们给你们留了几块馅饼，请拿着吧。”

她把硬纸点心盒捧给他。

“你们这样费心干什么？抢了孩子们的吃食了；他们比我们爱吃这些东西，爱多了……”

“您就请拿下吧，别提孩子们了；他们再吃下去就要肚子痛，闹肚子了。我可不想给自己添事。再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拿了不就完了。要是你们不吃，难道还叫我们把它带回马德里不成。所以，您就别那么推推托托地客气啦。”

“行吧，别让你们以为我们不恭敬……”

他接过了佩特拉隔着桌子端过来的纸盒，里面盛着三块粘乎乎的馅饼。他走到厨房的窗口跟前，把盒子给福斯蒂娜往窗台上一撂。那个女人走到窗口，朝费利佩喊着：

“谢谢你们！”

佩特拉微笑着，对她挥了挥手。毛里西奥回到桌子旁边，吃着他那块馅饼。

“这些馅饼做得真是又甜又细。”他称赞着，“这里可没有这样好的；不会做，连想都想不出这样的东西。只有一些平平常常的货色；还有一些面粉做的干点心，一吃下去就掉到这儿了。”他指着自己的胃，“象这样细巧的点心，根本没有，连见都没见过。”

“唉，这东西我也没吃过。”佩特拉说，“你们各村都有各村自己的东西。哪儿都有特产么。好东西有的是，可是，各有各的特点，我是这么看的。马上能说得上来的就有：阿斯托尔加的小黄油饼，托莱多的杏仁糖，阿尔卡萨·德·圣胡安的烤饼……”她扳着指头数说着，似乎西班牙全国各地的特产都出在毛里西奥的家乡似的，“……索里亚的奶油，加迪斯的奶油杏仁糖，还有成千成万你都说不上哪种最好吃的特产。”

“知道，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我们这儿别的都没有，只有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琥珀杏仁。”

“天哪，那可不是吗！杏仁！这难道还不出名吗！我看是出名的。你们有杏仁，阁下。阿尔卡拉的杏仁，这可是百分之一百的特产。”

“还有瓜达拉哈拉的酒味点心。”费利佩补充道。

“那可远了。”毛里西奥回答说，“在阿尔卡里亚山区呢。”

他说到阿尔卡里亚山区时，把手一推，仿佛要把它划出去似的。

“俺们那里有比克的灌肠和香肠。”

“对。不过，你讲卡斯蒂利亚语吧，尼内塔。”她丈夫埋怨她说，“还是听从上帝的安排，说‘我们’。你不是在卡斯蒂利亚么，是吧？那就讲卡斯蒂利亚语吧。”

“对不起，哦，对不起。我说走嘴了。其实都一样。”

费利佩吸着雪茄，笑了。他取出那第三支来。

“抽吧，毛里西奥。这是我带给你的。”

“啊，好啊，这我就不客气地拿你的了，我都闻着它的香味了。”毛里西奥歪着头说，“我可太喜欢抽雪茄了。谢谢你，朋友。”

“谢什么。我说，你能给我们来一点咖啡和几杯酒吗？”

毛里西奥摸着雪茄，抬起头说：

“你要知道，咖啡可不怎么样，我没法给你打保票。”

“没关系，你不用担心。我们又不是嘴巴很刁的。煮浓一点就行了。”

“啊，这个，你看吧。我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拿来吧，拿来吧。不见得会比马德里好多酒吧间的咖啡更差劲。那些地方的人对你说：这是特制咖啡。他们敲你的竹杠，要三个比塞塔。其实呢，是代用品。”

“那好。酒，要什么酒？”

费利佩回头看他家里的人，把眉毛一扬，意思是询问他们各人的意见。

“我，白兰地。”尼内塔说道。

她丈夫说：

“跟她一样。”

“我要甜茴香酒。”

“那就三杯白兰地，一杯茴香酒。”费利佩算了一算说。

“一切听便。还有四杯咖啡。这就送来。”他走了。

他走进过道时，正碰上胡斯蒂娜和卡梅洛、查马里斯，以及那两个屠夫一起出来。他侧过身子靠着墙，给他们让路。

“我们跟你女儿去玩一会儿套青蛙！”屠夫克劳迪奥大声对他说道。

毛里西奥耸了耸肩膀：

“对我来说……”

他已经走进店堂里，又朝着卢西奥接着说下去：

“怎么又想起玩套青蛙来了。我都看够了！……”

胡斯蒂娜在厨房门口站住，说：

“我去拿铁圈。”

铁圈在一张松木桌子的抽屉里，同勺子、叉子和一把开罐头的刀一起。

“卡梅洛不参加。”查马里斯说，说完，他朝奥卡尼亚一家的那张桌子转过身子，向他们打招呼：

“诸位下午好！祝你们愉快！”

“谢谢。你们也好！”

“我看着。我无所谓。”卡梅洛说道。

胡斯蒂娜也回来了。

“咱们谁先来?”

“就你吧。”克劳迪奥说,“不缺什么了。女士先请。”

“算了吧!”她回答他说,“不要您的这种好意。”

“啊,没什么。你要愿意,那我们就上场了。还要什么吗?”

胡斯蒂娜把套圈给他。查马里斯从放青蛙的柜子那里开始,跨出五步,用鞋尖在地上划一道线。克劳迪奥齐线站着,上身前倾,准备要抛圈,但是又住了手,说:

“等一等,我去把那些自行车搬开,太碍我的事了。”

“就是你事多!”

卡梅洛帮着把自行车推到后面。查马里斯对胡斯蒂娜说:

“呶,我先扔,因为我是咱们两个当中最差劲的,你知道吧?这样,你就排在最后,就象一场比赛中的最强手;你可以根据战局变化去打败他们。你看怎么样?”他冲她使了一个眼色。

胡斯蒂娜说:

“好吧。”

“你们一伙了?”

“是啊。”胡斯蒂娜答道。

卡梅洛和那一个搬完了自行车。

“来吧,克劳迪奥,上场。”

克劳迪奥挨着线站好,左脚在后,上身前倾。他连连摆动手臂,把手里的铁圈从膝头提到面前,在空中划着弧线,小心翼翼地瞄准着。他抛出头一圈;圈儿从青蛙的嘴唇上弹开,落到地上。其它九个圈一个接一个地掷了出去,陆续碰到了铁边或木

头，都弹开了；也有套中其它东西的。第七圈套中了青蛙，第九圈套中了一座磨坊——地上放着的两座。

“咱们出师不利啊。”那一个屠夫说道。

“喂，这不过是头一局，还得干到底呢。待会儿我一定要显显威风。”

查马里斯计算好分数，又把摆着的东西扶正。

“得了 3450 分。该我上了。”

“看你的。”胡斯蒂娜说道。

“你上场吧。”那个屠夫扬起手对他说。

他把胳膊直直地伸在前面，使铁圈同右眼相平，瞄着青蛙的嘴；另一只眼睛紧紧闭着。他缓慢地放低手臂，往怀里收，直收到下腹，然后随着一甩，铁圈出了手。第一下就套中了青蛙。他回头对胡斯蒂娜说：

“首战告捷。”

他第二次把手臂放低，一边拉长着声音说：

“这一下……照样得分。”

可是，他没能再次套中任何可以得分的东西。总之，后九个圈全部落空。

“你怎么不吭声了，套中的时候……”胡斯蒂娜取笑他道。

另一个屠夫扔圈时手舞足蹈，逗得她十分开心。有一个圈扔到一辆自行车的铃上，“叮”的响了一声。他投圈没有一定的姿势，一次一个样，可是他套中了两个青蛙。他又跳又叫：“好哇！”目前的形势对胡斯蒂娜很不利。但是，卡梅洛说：

“现在你们要看到精采的表演了。”

胡斯蒂娜往前俯下身子时，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袒露的

胸口。胡斯蒂娜吻了一下第一个圈，眼睛紧盯着青蛙。她把手放到齐腰的地方，舌头舐着上嘴唇，手臂迅速往上一扬，圈子飞了出去。她每次抛出圈儿，左脚便离开地面，似乎失去了平衡。她两次套中青蛙，其它几次却并不怎么样。尽管如此，他们的比分还是高出了二千分左右。克劳迪奥在下一轮中套中了四个青蛙；比分倒了过来，并且拉开了。查马里斯的得分没有超过上一次。但是，那个屠夫轮到了的时候，手气也不好，勉强套中了两座磨坊。

“这一下要看你得分了，胡斯蒂娜。”查马里斯在她上去扔时对她说。

胡斯蒂娜套中三个青蛙。她掷出最后一圈，铁圈从青蛙的铜嘴唇上弹出，落到地上。她扫兴地挥了挥手。

“真倒霉！”她喊着。

克劳迪奥在第三轮中的得分跟上次一样。可是，查马里斯却大有进展：他套中了两个青蛙、两个磨坊。

“还是我们压着他们。”他套中第二个青蛙时说道。

矮个子屠夫比上一轮略微好些，但得分并没有增加多少。

“这位帕科大爷落后啦。”胡斯蒂娜去掷圈时，卡梅洛说道。

奥卡尼亚的孩子们跑过来看他们比赛。

“加油，胡斯蒂！”查马里斯冲她喊道，“胜败都看你啦。”

她朝周围看了看，又用鞋清了清地上的土，好让脚踏得稳当，然后微笑着弯下身子对着青蛙。第一圈套空了，可是第二、第三圈都套中青蛙的铜嘴。查马里斯握紧拳头。

“好哇，太棒了！”他低声说着。

第四圈滚到了地上。“你失手了。”接着的两次也都没有套

中。查马里斯直摇头。阿黄竖着耳朵，瞅着它的主人。四个发亮的青蛙一个挨着一个，前后排着，一直排到木柜的紧里面。

*　　　　*　　　　*

“下……午好！”他打着招呼，把“下”字拉得很长。

他的前臂挎着一只小圆篮子。

“可以见见太太吗？”他笑呵呵地对毛里西奥说，神态庄重而有礼。

他摘下软绵绵的破草帽，露出稀疏的白发，仿佛红润的秃顶上冒起的一股白烟。篮子里的东西被一块毛巾盖着。

“您请进去吧，埃斯纳伊德尔①。她大概在厨房里。您知道怎么走？”

那人稍稍行了礼，便朝告诉他的地方走去。

卢西奥在那人走过他身边时，把头往篮子跟前伸过去，假装闻了闻。

“您那里装着的东西好香啊！”

施奈德老头在门口站住，抬起挂着篮子的手臂，说：

“这呀，这是我的园子里结的最好的果子。是我带来送给福斯蒂塔太太的。基督教教理问答上说：‘要向上帝的教会敬献什一税和最早成熟的果实。’善良的福斯蒂塔太太对我的妻子和我来说，就是教会。所以，我要把这个带给她。”

他迸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

“可以进……来吗？”他在门口问道，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福斯蒂娜从冰箱旁边转过身，说：

---

① 德国人姓氏施奈德的西班牙语读法。

"您请进，埃斯纳伊德尔。别那么客气。"

施奈德又点头致意着走了进来。他用指尖捏着草帽，把它扣在肚子上，然后把篮子放到铺着油布的桌子上。福斯蒂娜擦着双手。窗外不时响着铁圈碰着铜器或木头的撞击声。

"您今天又带什么来了？您又瞎胡闹了吧？您这么惦记着我们，实在让我不好意思。我向您发誓，真是这样。"

施奈德笑呵呵的。

"无花果。"他很得意地说，"您尝尝施奈德的无花果。"

"什么也不尝。"福斯蒂娜打断了他的话，"您不该老是这样费心。这样，当然啰，我可不想收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还是请您把这一篮拿回去，说定了！您是不是还要送一幢房子给我们？您是要把树上所有的果子都送到这儿来了吧？"

"您请……尝尝施奈德的无花果么。我的妻子特地为您准备的这小篮儿。"

"您这是办不到的，我向您担保。"

施奈德又笑了。

"她看见我把无花果带回家，会打我的。这个老婆凶得很！"他笑着说，"您要不尝我园子里的无花果，我要挨打的。"

可是，福斯蒂娜拿起篮子，要给他挎在胳膊上。

"请您把它带走，埃斯纳伊德尔。您都要叫我不安了。"

施奈德始终是那样有节制地笑着。他接过篮子，但是并不挎到胳膊上，而是掀开毛巾，露出里面的无花果：全都一样大小，一圈一圈整整齐齐地装着。他用两个指头拈起最中间的那个，递给福斯蒂娜，一边郑重其事地说：

"您请尝尝吧，福斯蒂塔，这个一包水的无花果，我是诚心诚意送给您的。"

他做了一个骑士式的手势——仿佛还带着手套似的——把无花果上下比划着，来表明他的话。

“别福斯蒂塔长，福斯蒂塔短。”她说，“您没有必要这样做。我就是收下您的，也是为了不让您以为我不尊重您。不过，有个条件：您以后不能再带任何礼物来了。行吗？”

“您先吃了无花果，再说别的，行不行。”

“我不用尝就知道味道一定好极了。您挎在胳膊上，我就知道一定是好东西，跟蜜汁似的，就象您园子里长的任何东西一样。”

她一边看着一边剥皮。

她又说：

“再说，光凭外表就看得出来，皮色多漂亮啊。我就是不明白，您那儿那些漂亮的果树，收拾得那么仔细，对您有什么用；因为您总是一个劲儿地把收下的果子全部都送了人。”

“就为了结交好朋友，结交象毛里西奥先生和福斯蒂塔太太这样的好人。这要比果子，比树，比园子，比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还要宝贵得多。”

他又笑了起来。福斯蒂娜把无花果往嘴里送，他还在旁边提心吊胆地望着。

*　　*　　*

“这位先生的礼数太周到了！”卢西奥冲着过道歪了歪头。

“还用你跟我说。自从他们家里闹了官司，他就对我们感激不尽。每个星期一、二的，他总是要带点儿小礼物到这儿来。”

“是这么个人！”

"那里的人都这样，都是这个劲儿。他那个国家对他们的教育就是这样，我知道。不管得了人家多少好处，就觉得非竭诚相报不可。他们都是好人，挺可怜，他和他老婆都一样。就这样，人家还是把他们的独生女拐跑了；那闺女也是，好象生来就是为了让他们没完没了地受苦的，生来就要抛弃本乡本土的。"

"我听说过一点。具体是怎么回事？"

"丑事，说都说不出口。马德里的一个无赖把她拐走了，还逼着她打胎，到底把她害死了。惨得很哪。你想想看，是独生女啊。"

"我明白了。"

"你看，这好比对我的胡斯蒂下毒手——上帝拯救我！一个人只有一个女儿，只和这么个独生女相依为命，就象他，象我，听到这种事，怎么受得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也就留心着了，象折磨这个可怜的德国人的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发生。他们两口子受的那种罪，只有听天由命才能忍得下来。"

卢西奥注视着地板，点头表示同意。毛里西奥停了一会儿，又说：

"这会儿，倒也是，他有一个果园，真是怪了。这位老爷子想必懂点嫁接什么的。你这不是看到他了；你这会儿要是去看看他们那些果树……护理得精心着哪，所有的树上都缠着胶纸，不让蚂蚁爬上去吃果子。呃？"

"这位老爷子起得比谁都早，不管你多早打那儿走过，他总是在摆弄他的果子树了。所以他那儿才那么井井有条。这些树木也多亏了他；他算得上是精心到家了。这些人，我是说德国人，能吃苦耐劳着呢，都这样。这家伙都六十五快七十了吧。所以

啊，这也就好解释：为什么德国总是德国；只要让它放手干，它还会那样的。”

“是啊，象我们：……”

“当然啰，那是另一码事了。许多事情我们得学他们；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比一比。就象你说的，呶，知恩感恩么。”

“没什么好比的，他们有他们的习惯，用不着老去说它。他们受的教育不同，差别很大。他们干什么事都有那么股钻劲。咱们这儿呢，只要心血来潮，干什么就兴致冲冲；可一到明天，就烦了。”

“没错。咱们这儿缺的是刚强和坚毅。人家还有别的优点，也不能否认。不过，要是有朝一日又轰隆轰隆地打起来……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连道德都不讲了。这一些，咱们这儿倒都没有；有的只是想入非非和突然发作。”

“对。另外，他们对工作、对朋友，都是一样的，有一定的规矩。你这不是看到了，这家伙天天带点这样那样的礼物来看你，在这儿简直显得可笑；无非只是在他们那场官司里，我们的证词对他们有利。而况人家还想抢走他的房子，双方都各有各的根据。谁晓得哪天人家会想：他们八成是把我们收买了。”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可以想象得到，那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以为大家都反对他，只偏向本国人。等他看到不是那么回事，还有人不顾一切站出来保护他，他这就感激不尽了。他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你别以为我们从前就跟他有什么交情。我原先认识他，那倒是的。那些年他住在圣费尔南多，说不定在这儿、那儿见过他，不过说声早晨好，就算认识了。别的方面我们都不了解。所以那会儿提供证词的时候，我那么做，纯粹是为了公道，

你别以为我们有什么交情在里面。”

卢西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老板，说：

“打官司那会儿，你已经知道那女孩子的事了。可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什么？是啊，这事至少也有八年了。你这会儿这么刨根问底，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根据我刚才听你讲的，尽管你自己不觉得，你好象是坚决站在埃斯纳伊德尔一边的。”

毛里西奥用手指揪着下嘴唇，沉思了片刻，说：

“你这么认为？我可不同意。”

他看看门口，又说：

“不过，我既不想对你肯定，也不想否定。你会知道的。随便是谁都知道我们为什么做那些事。”

卢西奥慢吞吞地说：

“我从来不信为人处世单凭正义。说到底，一个人这里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他指了指胸口，“就算那些大公无私的人，你知道，甚至他们，尽管难以相信，却总有着某种隐秘的动机，不管是什么动机，在促使他们这样干而不是那样干。”

毛里西奥看着他，接着他的话头说：

“不过，这一点，你也好，我也好，任何人也好，咱们都没法知道。”

“你这么说，对我就更有利了。”

* * *

他们在河下游的人群中走着。

“我不知道他们今天都怎么了，”梅莉说，“都那么讨人

嫌……”

费尔南多一脚把一只滚到脚边的球踢了回去。球碰到一棵树弹开了。一个小伙子嚷道:“你往哪儿踢啊，踢给我么!”费尔南多回到梅莉身边。

“我的竞技状态良好。”他说,“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

梅莉双手插在裤袋里,不住地打量周围的人群。

“他们那些人会到哪儿去了?”

“哪些人?”

“萨穆埃尔那伙人。”

“你会见到他们的,姑娘。一会儿全体都在饮食店会合。你急什么?”

“啊,不,一点都不急。”

“那又为什么?”

他们走到树林的尽头，穿过一座跨过死河湾的狭窄的木板小桥。肮脏的河水缓慢地流到这里,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滞住。这是河汊里仅剩的一点儿水；冬季河汊水大，才把陆地和小岛隔开。树林就在小岛上。目前,河汊干涸了一大半,小岛便同陆地连成一片,只有岛端一小段地方除外,那里形成一个半岛，通过木板小桥就可以上去。

“不太安全吧。”梅莉瞅着暗绿色的水说道。

另一边长着茂密的灌木,树荫里十分肮脏,到处挂着仿佛烂花边似的一条条晒干的水草、水藻之类的东西,到处漂浮着草木碎屑吐出的白沫。这是很久以前,大水把它们冲到这里来的。他们匆匆穿过这块地方。

“到这种地方来,太蠢了……”

突然，一阵音乐和喧哗从路上传了过来。他们看到一棵大树的树荫里摆着好几张桌子，上面铺着红白两色图案的桌布；人们围坐在那里，叽哩呱啦地谈话；杯子、瓶子叮叮哨哨地响；收音机开到了最大的音量。这是一块临河的正方形的缓坡，一边被闸堤拦住，另一边被由一个小土坡和几家饮食店的门面所形成的直角围了起来。那几家饮食店的墙壁刷得雪白，都搭着葡萄架，挂着蓝字招牌，周围还种着天竺葵。上面，大树仿佛一个绿色的穹顶，把一切都置于自己的庇荫之下。闸堤的顶部，露出闸门的齿轮；水很深，桔黄色的，形成许多漩涡，在迫使水流通过的狭窄的排水口里舐着、摸着水泥的闸基。一出排水口，水摆脱了约束，便咆哮着冲出水坝。他们顺着闸堤，从那些桌子旁边走过。有些人看见梅莉，便用目光追随着她。梅莉在闸门上停住，朝着还躺在堤坝水泥斜坡上晒太阳的人看了一眼。

"你看见他们了？"费尔南多问道。

梅莉没有回答，却不再看，又往前走去。水流过水闸，无拘无束地扩散开来，绕过一些几乎毫无绿意的土红色沙渚。他们沿着一条小水渠走去；小渠从水库里引出水来，向右边拐过。闸门那里喧闹的水声、杂沓的人声，以及震耳的音乐声，都被撇在后面了。这里河岸平坦，同水面一般高；对岸也是一样。

"太动人了！"梅莉说，"这里真美。"

右边，沿渠栽着一排黑杨树，把里边的土地隔开。人少多了，只有稀稀落落的几群年轻人：有些站在水边扔石子，有些不知在捕捞什么东西。远处，可以看见一些围绕果园的高大榆树。右岸的上游是圣费尔南多的围墙和房屋。这时，《锡沃内》① 的

① 古巴歌曲，中文旧译为《西伯涅》。

曲调越过草地，清晰地飘到这边。梅莉于是在平地上跳起舞来，嘴里唱道：

棕……榈树沙……沙响起，
我思念着你……

“你真是神经病！”

她瞟了一眼费尔南多：

“乖乖，脚痒起来了嘛。”

“神经病！”

梅莉笑了。他们朝放出音乐的地方望去。那是一家孤零零的饮食店，在离河大约一百米处的空地上，很大的一块招牌上写着：纽约大餐馆。黑色的字母油漆得太厚，有的地方漆都流了下来。这所房子倒象一所渔夫或园丁的小屋。坐在露天桌子旁的人很少。梅莉又跳起舞来。

锡沃内，
我……爱你啊，
我……爱你，愿为你而死……

刷白的墙上有一扇旧木板钉的小窗户，窗上有一片烟熏的痕迹。黑杨树的影子向东面逐渐拉长，然而太阳依然在高空眩目地运行着，把长满杂草的荒地和光秃的小山岗晒得发烫。有人在地上洒水，免得尘土扬起。阳光在崭新的铁桶上闪烁，在泼向地面的水花上闪烁。有人举起酒杯，让阳光把酒照得鲜红透亮，然后一饮而尽。有人把阳光当作一只魔法的手，让它抚摩自己的头发、背脊和身体两侧。阳光犹如一群传说里的蜜蜂，在大地上发出人们听不见的嗡嗡声；这群蜂密密麻麻，无边无际，

乱纷纷而又懒洋洋，带着光的颤动，扑在一切洁净和龌龊、崭新和陈旧的东西上。他们望见一段发黄的围墙，上面露出七株柏树。

“那儿大概是墓地吧。”

它的旁边是一幢乡间别墅，别墅座落在从村子通向河滩，垂直达到哈拉马河的一条破烂不堪的土路上。

“真有意思！”梅莉说，“所有的村子都把墓地建在高的地方，这里正相反，高处是村子，墓地却靠着河。”

“这里的人倒是与众不同。倘若他们疏忽大意，运气再差点，碰上一场特大洪水，那就先得把死人全都冲跑了。”

“乖乖，冲跑死人也比冲跑活人强得多。”

“说得也是。说不定他们就是这样打算的。这可真有趣！以后他们还可以笑话别的村子太木头木脑呢。”

隔着栅栏，可以看见许多铁制的十字架，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是直立着的。它们在吞没小径的长疯了的荒草丛中东倒西歪；小径两侧立着几排墓碑。尽头，是蜂窝般的壁龛；别处，可怜巴巴的大理石上黯淡的白色，在锈铁、断砖、杂草和弃物中间显得十分古怪。在壁龛一式的方格里，白色的墓碑上，依稀可以看到写着字的纸片，褪了色的布条，缎带，照片，以及高大的玻璃花瓶，里面还供着早已干枯了的花。收音机播放的《锡沃内》，男孩子们在河里的吵闹声，居然一直传到这里；但是，一到这里，仿佛突然刹住，如同雪片似的，纷纷洒落到十字架和死人的领地上。一个男人赶着一头驴从他们身边走过。驴子驮着带叶的青玉米秆，跑着小步；叶子互相摩擦，发出一种使人感到凉意的窸窣声。皮肤很黑的赶驴人匆忙地赶路，嘴里发出呦呦的声音吆喝牲口，同时迅速瞥了一眼梅莉的两条胳膊。他忽然又回头，朝土路上

看了一眼，然后加快了脚步。

"'死人们是多么的孤独！……'"费尔南多装腔作势地用嘲弄的语调背诵着。

"我们成了浪漫派了。"梅莉把脸从铁栅栏门上移开，笑着说，"咱们去找一个稍微快活一点的地方。"

从水坝那边引过来的小水渠，穿过土路下面用破砖砌的涵洞，通到路的那边，渠水流进了人们精心管理的一些毛渠。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栏杆边玩耍，他们无礼地死盯着梅莉看，随后便跳跳蹦蹦地往家里跑，一边冲她发出莫名其妙的嘲讽：

"怪事啰：一个女人穿长裤啰！"

"他们会看习惯的，美国佬快要到托雷洪来干活了。"费尔南多说道。

他们蹓跶着往回走。

"什么美国佬？"

"要他们来修建飞机场。他们要把飞机场修在那儿，在那儿。"他指着一处地方，"你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我对政治……我只看电影广告。"

"应该多了解些，梅莉。"

"多了解些？去它的吧！为什么？"

乐声沉寂了，换了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在开阔的田野上传开：它在报告下一张唱片，还报出三四个姓名，那是点播者指定奉献这张唱片的人，似乎他们就远远地躲在河边的什么地方，或者藏在平原上的灌木丛后面，在听着唱片。

"什么时候你要是有心，也到电台去为我点一张唱片。"梅莉说。

"等我手里有了钱，准为你点。"

乐声又响了起来，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在唱着。

“那得等到明年了……”

有人在后面招呼他们。他们转过身来。

“叫我？”费尔南多用食指点着自己的胸口问道。

是两名宪警。他们从墓地后面出现，正朝他们走来。高个子宪警点了点头，用手比划了一下，意思是：“不是你是谁？”费尔南多迎上去，梅莉则留在后面看着。可是，高个子又指着她说：

“还有您，小姐。请吧！”

“我？”她吃吃地说，但却没有动。

宪警和费尔南多一起走到她前面。费尔南多彬彬有礼地问：

“出了什么事？”

然而，宪警却对梅莉说：

“您难道不知道，是不能这种样子在这里走的。”

“什么样子？”

“就象您这种样子。”

他指着她只穿着游泳衣的上身。

“啊，很抱歉，我不知道，真的。”

“您不知道吗？”另一个年纪较大的宪警插进来说，并且挂着那种自认为道理十足的人所特有的微笑摇了摇头，“可是，我们从那边就看见你们把身子贴着墓地的栅栏门了。这不是说你们不知道，这是不尊重。您是要对我说您不知道吗？这是常识问题。”

高个子宪警接着说：

“这是众所周知的，墓地必须受到尊重，和教堂一样。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衣服必须整齐。再说，何况我们正好又在，

怎么能让您这种样子在这儿走呢。”

费尔南多赶紧和颜悦色地打圆场：

“您说得对，不能。刚才的事，简单地说，是我们过来散散步，找几个朋友；我们是无心闯到这里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年老的宪警说：

“下次可要注意。一个人必须十分注意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是奉命在河边看看有什么人不规规矩矩穿好衣服就离开的。”他又对梅莉说，“所以，要请您穿上点什么，如果您带着的话。否则，就请你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得啦，您也根本不是个什么小女孩了。”

梅莉生硬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们正是在往回走。”

“请原谅。”费尔南多说，“下次我们就知道了。”

“那好，你们可以退下了。”年老的那个扬了扬下巴，对他们说道。

“好，那就再见了。”费尔南多说道。

梅莉转过身去，一句话也没说。

“愿上帝和你们同在！”老宪警也向他们道别，声音干巴巴的。

梅莉和费尔南多不声不响走着，走出相当远之后，费尔南多说：

“去他妈的这对混蛋。我还以为他们要罚我们的款呢。那我要给你点播唱片的钱就吹了，你就只好没唱片听了，我的姑娘。”

“算了吧！”她怒气冲冲地说，“我宁可扔掉一百倍的钱，宁可不听唱片，也不愿意象你那样跟他们说话。”

“你说什么？我跟他们说话是什么样子？”

“喲，这个样子：怕得要死，一副奴才相……”

“啊，照你说，那该怎么跟他们说话呢？瞧你还真有两下子！你这是想叫我跟他们干一家伙。”

“根本用不着。知道保持自己的身份就够了，不必低三下四，也不必说起话来甜丝丝的，一个劲地拍人家马屁。再说，你操什么心，要罚款也不会从你口袋里掏出来呀。我决不让别人来为我交罚款。”

梅莉回头一看：那两个宪警还站在那里，正在朝后面看着什么。她朝他们吐了吐舌头。费尔南多苦笑道：

“喂，梅莉，你懂我跟你说的话吗？他们是要找你的麻烦。我认为你对生活了解得太少。”

“反正比你多。”

费尔南多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该把钱花在什么人身上？这种事情你连一点概念都没有，我的姑娘。这些家伙对待别人，完全用的是他们头子对待他们的那套办法；他们心里就盼着别人冲动起来，对他们无礼，好让他们抓住把柄，把人家狠狠收拾一顿。就象他们胆敢冒犯上级，上级就用这种办法来收拾他们一样。地位低的人，总喜欢找地位更低的人。你没听见他们是怎么说来的？‘你们可以退下了’，好象我们是在营房里似的。”

“行了，费尔南多。反正我对谁也不会奴颜婢膝。罚款就罚款，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我不向任何人低三下四。我做人的方式就是这样；我喜欢这样。”

“对，你要是个男人你就这么干，这你已经对我说过了。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你是个女人；也亏得是女人。你要是马上变成

个男人，你看着吧，那你考虑问题的方式也会马上改变的。要不然，人家会狠狠地给你一顿棍子吃。比你傲气的人我认识不少。不过，朋友，只要折腾两三次，那股傲气也就给打下去了。我跟你说的，你好好捉摸捉摸吧。”

“行了，行了，我早就看出来啦，你就是心疼钱。”

费尔南多看了她一眼，拍着自己的额头对她说：

“啊哟，你这个脑袋真是顽固不化。你是缺一个未婚夫把你拴在裤腰带上。”

“拴在裤腰带上？”梅莉说，“休想！我拴他！”

* * *

在火车站“圣费尔南多·德·埃纳雷斯—科斯拉达”的大字站牌下面，发黑的砖墙上有一只镀金的铜铃在哨啷哨啷地响着。这里是开出马德里之后的第三站：巴列卡斯、比加尔瓦罗、圣费尔南多·德·埃纳雷斯—科斯拉达。不多一会儿功夫，从马德里开来的火车呼哧呼哧地进了站台。空荡荡的三等车厢里，有一个老头和一个穿黄罩衣的姑娘；他们的脚边放着一只用黑色和棕色的菱形皮子缝的口袋。他们在向一个穿白上衣的男人告别。那人一直坐在他们对面的座位上。“一路顺风！”他说。他走到车尾的望台上，一直待到火车停住。下车的有十来个人，他们走出既没有围墙也没有栅栏的车站，便按照各自的方向，或者向田野走去，或者向零零落落的村屋走去。后面，火车又开动了。那人在灯具房旁边站住，回头看了看：姑娘和老人还在开动的车厢里凭窗望着他。然后，他从两幢房子的中间走了出去；走过的时候，不断撩开晾在那里的床单。车站后面停放着三辆卡车；几只母鸡在汽车轮子旁边啄食。那边有一口井，井后面有一

幢和其它任何房子一样的普通房子：有住房、鸡窝，窗台上有荷兰芹和盆盆罐罐，还有洗衣台。有人从远处朝他喊道：

"怎么啦，来找姑娘的吗？"

声音很熟悉；他转身望去。

"你这个活宝！再见，卢卡斯！"

"再见！好好玩玩！"

他走上了公路，经过三座簇新的周末别墅，小花园都围着铁丝网栅栏。其中一座门口停着一辆闪光发亮的别克牌蓝黄两色的双座小轿车。他停留了一会儿，看看座套，又看看仪表盘。这辆汽车还装有收音机。他从雪亮的喷漆车顶上面朝别墅半开着的百叶窗看了看。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他继续走自己的路，一边用两只手指把被汗水粘在脖子上的衬衣领子拉开，把领带扯松。他低下头，看见脚下路面上松动的有棱有角的石块。离铁丝网栅栏不远，是几扇绿颜色的百叶窗和几棵杏树；一面墙上写着"出售鸡蛋"，另一面上写的是"杂货店"。他走上一座小桥，过桥便是一片斜坡。往左一拐，他看到一段土红色的河，以及树林的一头，还有斑驳的人群。再前面，科切里托·德·比尔瓦奥的大别墅和葱茏茂密的树木把河挡住；一段雪白的围墙反射出阳光，令人目眩。

他在门口出现。

"下午好啊！"

"下午好，马诺洛！"卢西奥回答道。

毛里西奥看了他一会儿。

"喂，怎么样？"他声音不大，眼睛却看着洗碗槽里面。

他洗起杯子来。那人在卢西奥旁边站住，喘息着，用手拂着额头。卢西奥看着他。

“当然啰，戴着领带……”他对那人说：“那还不出汗。”

马诺洛从上衣的小口袋里摸出一块白手帕，伸到衬衣领子里去揩汗。他打量着毛里西奥。

“看着这玩意儿就叫我觉得费劲。”卢西奥议论着，“毫无用处。用它上吊也不行，太短了。”

“习惯嘛。”马诺洛说道。

“城市生活的要求太啰嗦啦。应该甩掉这些虚假的俗套。”

“喔……”他朝毛里西奥说，“劳您驾，给我一杯凉一点的水行吗？”

毛里西奥这才抬起了眼睛。

“凉一点？恐怕只有温水。”

“好，行，有什么就……”

毛里西奥倒了一杯。“这儿喝的都是这种水。”他把杯子放到柜台上，嘴里咕哝着。

“嗯？您说什么？我没听见，毛里西奥先生。您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们这儿所有的人喝的都是这样的水，也就是温热的水。你要凉一点的，没有。不是用大陶壶盛的那种水；不过，也没多大差别。再说，大陶壶用了三个夏天，上星期打碎了。坦白地说，我这个夏天还一直没买到。要是有三个就好了。”

“那倒是的，毛里西奥先生。这里没人抱怨。”

“对。你要喝凉一点的水，所以我才对你这么说，好让你知道其中的原因。这你就知道了吧：天气怎么样，水就怎么样。我们的水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此，凉水没有。”

马诺洛讪讪地微笑着：

“算了，毛里西奥先生，我说要一点凉水，也是随口说说，嘴

巴上的现成话罢了。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话到嘴边，就随口说出来了，没别的意思。”

“不是这种东西，我就不叫它这种东西。它有它的含义吧？也许是随口说说的现成话，也许是你想要它。不过，我要是说凉水，那我就是要真的凉水。要不然，我就觉得说话有点语无伦次。要说实话嘛。”

“好啊，您是想要我，看得出来。”

“我？上帝拯救我吧。你怎么想得出来？”

马诺洛盯着他，笑容消失了。

“我看出来了。用不着否认。”

“荒唐！我会有心干这种事？”

“您今天下午就有心。”

“呃？天晓得。这可不那么清楚。”

“啊，我认为……”

“算了，别没完没了啦。”

“随您的便。不过，我告诉您，对我，啵，您不用担心。我是说，跟我开玩笑绝对没关系，无论怎么拿我开心，我都受得了。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再说，有时候我高兴了，也会拿自己开心的。您明白我的话了吧？”

“那我太高兴了，小伙子。这样更好！一个人，在别人对他态度严厉的时候，应付起来就得有点无赖的劲头。这样就容易顶过来。有时候难免得忍受一下人家的嘲笑。难道这不是实话？往往是这样的！有时候就得忍好一阵子呢！”

马诺洛突然谨慎起来；他停了一停才回答：

“啵，我对您说吧，我根本用不着忍什么，因为我还没有碰到过那种严重的情况。我会稳稳当当地度过的。”

“是吗？要当心点，别自以为事事都会太太平平地过去。那可危险啊，会叫人立刻碰钉子、栽跟头的。”

“疏忽一点就有可能。”

“自以为不会那样的人，也会有！有人自以为满有把握，其实这种人比谁都蠢；他们会露出一脸傻相，等到他们不能……”

“喂！来这儿帮一下忙！”门外有人请求，还用什么东西敲着门。

“什么事？”

大家都朝门口望去：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另一个穿着黑色的衣服，抓住停在门外的轮椅背上的把手。

“怎么了？怎么没人出来？”那个残废人催促着，又用拐杖敲起来。

“是科卡和堂马西亚尔。”卢西奥说道。

马诺洛赶出去帮忙。他们把瘫子抬出轮椅，穿黑衣服的人抱着他走进来。他矮小而且畸形。

“我把车放在哪儿？”马诺洛在门外问道。

瘫子在堂马西亚尔的怀里扭过头去喊道：

“随便什么地方；摆在那儿就行了！”

那人把他放到椅子上，他向店堂里的人打招呼：

“好啊，怎么样？今天下午没有牌局吗？今天星期天，怎么这儿不热闹啊。喂，给我来一杯茴香酒。你喝什么，马西亚尔？这么说，今天下午没有对手了？”

堂马西亚尔把瘫子坐着的椅子往桌子跟前靠了靠，说：

“我要白兰地。你们在谈什么哪？”

“谈天热。”

堂马西亚尔的手插在茄克衫的口袋里，把硬币弄得叮叮的

响。瘫子对马诺洛说：

“打一会儿多米诺骨牌，我想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因为你是见牌就没命的。您，堂卢西奥，就缺您一个了，呃？”

“你不用费心。”毛里西奥说，“里面还有你的宝贝儿卡梅洛和克劳迪奥；还有别的人。”

“啊，太好了！那为什么他们不过来？应该马上去把他们叫来！”

“他们在花园里玩套青蛙呢。”

“套青蛙？跟我一起玩，不比玩什么青蛙好？这里唯一真正的青蛙就是我！没别的青蛙了，能有别的吗？我现在不是好象刚从水塘里出来的吗？”他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半死不活的人真能闹腾。”堂马西亚尔说，一边端起毛里西奥刚送上来的酒，“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喝吧，喂，喝吧。看看喝酒能不能叫你的嘴巴歇一会儿，也让人家喘一口气。”

“你太残酷了！……”瘫子扯着他的裤子说道。

“你简直坏得过份了，科卡·科尼亚。为什么打不得你……”他一挥手，做了个威吓的动作，“你该打，管你是不是半拉子人。话又说回来，谁有胆子去打一只青蛙呢？你刚才不是说你是青蛙么。”

“行了，科卡·科尼亚的这个绰号，咱们就别提它了。”

堂马西亚尔笑着，把他的上衣挂在椅子背上。

“你们看这不是吗：他自己给自己起了绰号，到末了谁要是叫他这个绰号，他又大发其火。你见过这种事吗？”

堂马西亚尔在残废人的对面坐下。马诺洛问道：

“啊，那这个绰号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为什么他还要发火呢？”

“您不知道？这个家伙就是这么回事，什么也不是。有一天，大概是去年刚入夏的时候，这位老爷坐着这辆周游世界的车，游到了赫内拉尔酒店，停在一辆上面写着‘可口可乐’的小货车旁边。我说的这个，你们知道吧？字母写得很大，还涂着颜色……好，一辆这样的小货车夹在两辆一模一样的货车当中。这个家伙过去了，就冲着我和另外一个陪他的人喊：它是‘可口可乐’，那我至少是‘可口渴哪’①了。您看，我简直没法跟您说清楚那天下午是怎么让人笑痛肚皮的了……碰巧他自己姓科卡；都巧到一块儿去啦。您说呢？”

“诙谐，诙谐。”马诺洛点头称许。

“好，那这会儿呢，从那天以来，他给自己弄了这么个绰号，可是又不让我们叫它，你知道了吧。跟这种人在一起，你都不知道手里该留什么牌。”

“那个绰号已经用滥了。你们可以另外给我起一个么，要不然就叫我石头盆儿好了。来吧，还是赶紧去叫卡梅洛，快点。叫他来上桌，马上就来。走吧，别慢吞吞的。你去揪他的耳朵，把他揪到这儿来。”

他把桌子往堂马西亚尔的身上推，迫使他站起来。

“我去，喂，我去。你很清楚，我到这儿来不就是听你的吩咐的。你下命令，我就服从。”

他站起身，把酒喝干，朝花园走去。科卡·科尼亚在他背后喊：

“不管碰到谁，都给我抓来！”

---

① 可口可乐的英文是Coca-Cola，科卡·科尼亚的西班牙文是Coca-Coña，仅一个字母的差别。

“对，那边还有埃斯纳伊德尔，真的。”毛里西奥说，“他也很喜欢打一局。这样或许更活跃。”

“啊，是吗？这个人哪！也是个腐化堕落的家伙！我高兴跟这位埃斯纳伊德尔先生玩玩，肯定没错。没什么好说的了。搭子齐了。”

*　　*　　*

奥卡尼亚家的孩子们注视着胡斯蒂娜和高个子屠夫的脸。

“她赢啦！”胡安尼托说道。

胡斯蒂娜朝佩特里塔转过身，弯腰亲了她一下。

“你也喜欢玩这个游戏吗，宝贝儿？你想玩吗？”

“你总是赢的，是吗？”女孩问她。

胡斯蒂娜给女孩整了整衣服领子，又拂掉一片落在她头发上的金银花叶子。

“不是的，我的小亲亲。”她说，“有时候我也输。”

胡安尼托和阿马德奥为了抢地上的铁圈打了起来。茂密的枝叶擦着他们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赤裸的背脊。阿黄摇着尾巴，在周围蹿来蹿去，也要跟他们一起玩耍。

“乖乖地玩啊！”佩特拉在桌子旁边喊道。

塞尔希奥也附和着：

“要好好地玩。”

毛里西奥端上了几杯酒和几杯咖啡。

“那边的那种游戏老早就有了。”费利佩发表起议论来，“从来没有过时。”

“可不是。不象足球和如今那些要命的玩意儿，呼啦一下子就在年轻人当中热开了，不知道哪天又呼啦一下子突然消失

了。”

“都是最浪费时间的玩意儿，对孩子的影响最坏。”佩特拉说，“教孩子学坏。”

“塞尔希奥，你还记得玩‘拉拉响’那时候吗？在战前不久？”费利佩问他兄弟。

“记得，我记得。”

“那个新鲜玩意儿也是要多滑稽就多滑稽。每个人都弄那么一个废物，从早到晚，一上一下地拉着它玩。”

塞尔希奥说：

“那是因为社会混乱，所以出一点什么小玩意儿就马上传开，所有的人都一窝蜂地玩同样的东西。”

“城市里的人都是叫那些东西弄得堕落的，只要出一点芝麻大的新闻，大家就赶紧把头伸过去，而且还要唠叨没完。”

“可不是。我想起来了，那时候谁最喜欢玩套青蛙，你知道吗？你记得不记得那个朋友，那个黄头发的小伙子，常跟我在一起的，那时我还是个单身汉，你们还住在鹰街的时候？”

“记得，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他还是什么经纪人呢，等一等……香水经纪人？还是什么别的？我弄不清了。”

“香料厂的。就是他，叫纳塔利奥。他玩起来可神了，这家伙。我没有亲眼看见，只听说，他能把十个圈都套到青蛙嘴上，象灯罩罩起来那样。没错，我敢对你打保票。我看他玩过，虽然没能套中十个，至少也没人能打败他，没错。”

“对，对。我前不久还见到过你的这个纳塔利奥。你看，最近我至少碰到过他两次。这星期一次；上次是你们在巴塞罗那的时候。”

“哦，我倒真想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你

跟他说话了没有？”

“没有。无非是‘您好’、‘再见’而已。我只能告诉你一点：这位大爷的气派简直象个侯爵。”

“穿得很神气吗？”

“衣冠楚楚。不过，你要是愿意听我说，他给我的印象就象那种人：宁可在家饿肚皮，出门也要穿得体面。你只要看他一眼，就会有这种感觉。”

“没准他真的发了财。”

“没的事，先生。这是明摆着的。一个人真穿得好，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因为他有一种安逸而自如的神态。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这种人跟那种人不一样；那种人收入有限，咬紧牙关才把自己打扮得象那么回事。”

“算了吧，你也是想一眼把人家看透。”塞尔希奥说，“你在街上跟人家碰了一面，打个招呼，就能把人家的五脏六腑都看清楚啦？”

“喂，难道你没看见，一个人成天开车，成天看人，对衣服料子还能看不清楚；谁穿的衣服是什么料子，一看就准。错得了吗？你想，要不然我就不会知道你那位纳塔利奥实际上挣多少钱了：他的收入到不了他表面上想装出来的四分之一。”

“得了，得了，不管你怎么说，人家有人家的道理。人家一点也不傻。你别以为他自负，以为他喜欢打扮。他穿得好，那是因为他知道，要在生活里闯开一条路，衣着仪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干我们这行，比任何行业都更注重这点。”

“衣着仪表？……”

“啊，你用不着不信。看起来好象这很蠢；不过，你要是穿得衣冠楚楚，走进随便什么地方，呃？殷勤风趣，谈话得体，你明

白我了吧，人家就会理睬你，做的生意就可以推销得更多，要比你穿得邋里邋遢的上门找人家，推销得多得多。你那副样子去找人家，尽管磨破嘴皮，事情也不会办成。”

“这种情况，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没看出来。一件事情得跟另一件事情联系起来看。”

“不过，做生意就是这样的，费利佩，尤其是当前。咱们又有什么办法？你我谁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谁都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适应现实，不得不去做环境追使你非做不可的事。”

“可是，这不说明……”

“这我知道，费利佩，我同意你。咱们知道，一个人总是一个人，不管他穿这件衣服，还是换一件衣服，还得看他本人品德怎么样。衣服穿得好，人并不见得就好；衣服穿得不好，人也不见得就不好。不过，咱们这是在这儿坐着，抽抽雪茄，说说而已。你出去试试看，到别处走走，不出三天你就得气死。你会心灰意懒的；现实就是如此。如今的世道，外表决定一切，在生意上如此，在生活的其它方面也是如此。”

“行了，咱们也别夸大其辞了。还是有许多地方，判断一个人仍旧是看他本身的价值。在生意上，或许是那样，如果你非坚持不可。这点你可能比我清楚。别的方面可不见得。事事都按一个标准办，那太过份了。”

“不，不，什么事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凡事都一个样。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要是你豁出去，几天不用软皮给车子打蜡，你看看你还能拉几个乘客？或者，比方说吧，你再跟现在开新车的人比比看，随便找一个，看是你还是人家出车出得多。”

佩特拉也参加了谈话，她同意她小叔子的意见。

“看见了吧？这是明摆着的么！没用，塞尔希奥，没用，争也

没用。你说不服他。我跟他说了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我跟他说了至少有五年了。我说：咱们使把劲儿吧，费利佩，省点钱下来，你再买一辆车，现在那种雷诺牌的车太好了，没那么舒服的，开起来都感觉不出，一点儿都不震……天晓得我讲过多少遍，反过来倒过去，都说腻了。可是呢，屁事也没有用。照样开他这辆老爷车，非得开到哪一天在大马路上散了架不可。往后，你给我说说，亲爱的塞尔希奥，万一哪天这辆老爷车说：'我不走了，从今以后我一步也不走了。'那往后我们该怎么办？拖着这些累赘，怎么过日子？他纯粹是顽固不化，我就这么说。所以，需要……又不肯节省，什么也不为将来打算……"

"得了，亲爱的，这跟我们现在谈的毫无关系。我真不明白现在干吗要说这些。"

"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带着四个孩子，就跟没这么回事似的，好象你一点责任也没有。明天的日子怎么过，连看一眼都不看。你看见了吧，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对你说吧。再说，这也不是我自己胡思乱想想出来的，你看，你兄弟也说我有理。"

"好啦，老婆，我兄弟自己也弄不清楚，他怎么能说你有理？这件事，塞尔希奥一个字也没提。你也没听清楚人家在谈什么，就横插进来，抓住个机会就唠叨自己那一套。你就是这样抓个话头硬挤，把我们的谈话煽起火。"

"真有你的！……就为你兄弟没说雷诺新车，那你就可以当面数落我啦？你自己怎么样，也看看么。你不晓得你自己是怎么回事？你向来就喜欢听顺耳的话，你就是这么个人！可我呢，就为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就成了跟你们打岔的人了。我算知道了，我算认得你了，小乖乖，我认得你了！"

"你们也犯不上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生气。"塞尔希奥调

解道。

“不是鸡毛蒜皮，兄弟。很遗憾，这根本不是什么鸡毛蒜皮。你想想看吧！为这件事，我急得火烧似的，只要我一想到有那么一天那辆老爷车子彻底散了架，晚上连觉都睡不着。我连想都不敢想哪！……”她双手捂住眼睛，仿佛要把已经预见到的未来的阴郁景象遮住，“修了一次又一次，你要知道，光花的修理费早就可以买一辆新的雷诺了。你听见了吧。”

“你这么唠里唠叨，可车子的事你懂多少？你懂多少？说啊！你这会儿是要给我上机械课吗？”

“机械课，得了，我根本就没这种胃口。你当一家之主有责任，你得安排筹划：说的是这个！该考虑的，你倒不考虑。”

费利佩转身对他兄弟说：

“十二年啦，你说呢，一个人就是靠这辆车在奋斗，现在倒要让人家来跟我说该拿它怎么处理了。”

“你看，这不是你在瞎打岔吗？你现在晓得了吧？只要人家一谈起你不爱听的话，你就往旁的地方扯，拐弯子。真是鸡毛蒜皮啊，塞尔希奥，你算是看对了。对这个人没办法，没办法……你什么事也说不清。喂，你给我说说，尼内塔，”她摇着头，“家里有四个孩子，有没有权利……我这是……”

尼内塔说：

“是啊，佩特拉说的这些是实话，嗯，费利佩？对将来是得有点准备。你应该弄一辆新车。你看着吧，你一定会高兴的；有车不会叫你不痛快……”

“你别哭啊，妈妈，你哭什么呀？嗷……”这是费莉西塔的声音。

佩特拉用手帕揩了揩眼睛，抬起头。

"我没哭，我的闺女。我有什么好哭的！你爸爸他……唉，没什么，他还能怎么着。"

她眼睛红红的，朝花园那边望去。

"上帝啊！"塞尔希奥低声地咕哝道。

奥卡尼亚显得心烦意乱，在自己的椅子上把身子扭了过去。尼内塔在桌子上抓住她妯娌的手，两手紧紧地握着。

这时候，堂马西亚尔在过道门口出现。他朝桌子这边微微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奥卡尼亚的两个男孩为了抢铁圈又打得满地乱滚。

"我是我爸的心肝儿宝贝儿。"佩特里塔抱着胡斯蒂娜的大腿说，"你知道吧？"

胡斯蒂娜笑了。

"谁跟你这么说的？"

"我爸爸。"

堂马西亚尔抓着卡梅洛的领子，把他往屋子里推。走过胡斯蒂娜身边，他停了停，凑在她耳边悄悄地给她通风报信：

"你的未婚夫在里面呢，你知道不知道？"

胡斯蒂娜朝过道门飞快地瞟了一眼。

"那就让他等着吧。"她回答道。

费利佩·奥卡尼亚在玩空酒杯，一忽儿正着放，一忽儿又把它扣过来。他在椅子腿上掐灭了雪茄。阿黄在发威，蹦来蹦去，跟奥卡尼亚的孩子撒欢；可是他们并不理会它。最后，狗伸出前爪扑到阿马德奥光着的背上。

"狗！……"

他的姐姐和弟弟都跑过来赶狗。狗逃开了。佩特里塔在地上跺着脚，搂着胡斯蒂娜的膝头，发急说：

“抱我，抱我……”

胡斯蒂娜把她抱起。佩特里塔高高的，看着她的哥哥们满院子地跑着。女孩笑着，一忽儿把头转到胡斯蒂娜的脸这边，一忽儿又转到那边，追着看那只又跑、又叫、又跳的阿黄，正在同胡安尼托和阿马德奥逗闹。

“你要和我撞头了，小东西。”

塞尔希奥说：

“天还挺热呢。幸好葡萄藤挡掉了许多太阳。”

没人答理他的话头。尼内塔抚摩着她妯娌的裙子，问道：

“你自己剪裁的，是这条裙子吗？”

“是的，是这条。”

“哦，你穿上显得多漂亮啊，嗯？”

屠夫克劳迪奥还在扔圈。狗和孩子从他前面跑过，使他不得不停下来。

“把这只畜生叫住，你。喊住它，别搅乱我们。”

“阿黄，过来！我叫你呢，阿黄！”查马里斯冲狗喊道。

“你们没看见人家在玩吗？”奥卡尼亚的妻子从桌子那边大声喊着：“你们怎么老去打扰人家？你们怎么总是捣乱？马上到这儿来！”

阿马德奥和胡安尼托乖乖地听从了他们母亲的话。阿黄也跑到它主人那里。孩子们看着狗；狗躺在花园那头的葡萄架旁边。

* * *

福斯蒂娜站在桌边，用布把餐具揩拭干净，把它往施奈德手旁的油布上放下。那一个坐着，把揉软了的脏草帽扣在

腿上。

“这个星期，一定，”福斯蒂娜说，“最迟星期四，我一定去看她，说定了。只要我好一点就去。”

油布上堆着二、三只无花果的皮。

“贝尔塔太太老了，可怜巴巴的。”施奈德说，“出门多了不行。我还稍微强壮些。”

“您还是个棒小伙子呢。”

“吃自己种的果子，对我身体有好处。”他又发出他那特有的短促而机械的笑声，“所以，我才给您带来。”

“是啊，我呢，埃斯纳伊德尔先生，我不是说水果对您没有好处，可是我吃什么也不好。这三年来，我都不知道健康是什么了。”

她停住拿擦布的手，垂在身边，感慨地摇着头。然后，叹了一口气，又从小盆里捞出一个餐具。

“您啊，福斯蒂塔太太，您一定能活到九十岁。”施奈德伸出两只手的全部手指，说，“您要是允许的话，我这会儿抽支烟，行吧？”

“这您还用问吗。可别这样。”

“好的，谢谢。”

他在上衣口袋里摸出烟袋。

“她星期天总是这样，一个人待在家里。我呢，星期天我的事最多，我真想甩掉一点儿。”

“哦，她也要缝缝补补，看点书，想点事的。”他小心翼翼地卷着烟，“她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缝补衣服；衣服全都得补了。”他从油布上抬起胳膊，让她看他上衣的袖子：袖子破损了，是缝补过的。“到死也不买新的了。所以么，总是补、补、补。”他在空

中比划着一个缝衣服的动作。"衣服也老了，就象施奈德老了，就象我的老婆子老了一样。衣服一直得穿到死；不花这笔钱了。总是补、补、补。"

福斯蒂娜拾起桌上的无花果皮，从炉灶上面的小窗口扔出去。一群母鸡飞奔过来，乱作一团。

"是的，都老了，咱们不要装年轻了。"

她提起炉火上的水壶，把壶里煮着的东西通过咖啡滤勺倒进杯子，然后用小碟托着杯子，放到施奈德的面前，连同糖和一把小勺子。

"葡萄牙咖啡。"她对他说，"尝尝看，怎么样。"

"Danke schön①。"他立即回答说，"福斯蒂塔太太的咖啡，总是香喷喷的。"

他边放糖边笑着。福斯蒂娜在对面坐下，叉起两臂搁在油布上。施奈德搅了搅糖，舀了一小勺咖啡送到嘴里。

"怎么样？"

施奈德咂咂嘴。他把勺子象指挥棒一样在空中挥了三次，同时说：

"好，好，好！"

"您喜欢喝，我就太高兴了。您可别对我丈夫说。我买这个咖啡没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两天就光了。"

她抬起头：卡梅洛和堂马西亚尔走进厨房。

"下午好！"

施奈德在椅子上转身朝着门，说：

"哦，是我的朋友啊。我真高兴！你们好吗？你们好吗？"

---

① 德语：谢谢。

他笑容满面，微微地点着头，向他们打招呼。

“怎么，埃斯纳伊德尔先生？”堂马西亚尔问道，“您在这儿品咖啡哪，嗯？我觉得，他们一家人对您挺不错的，可您还埋怨呢！”

“哦，不，不，绝对不。”他笑了。

他用食指抵着堂马西亚尔的胸口，一边轻轻叩着一边说：

“我猜得出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他又笑了，同时朝冒着热气的咖啡转过身去。

“哟，您可知道得真清楚！瞧您那份高兴的样子。您别着急，慢慢喝您的咖啡，别烫着。”

卡梅洛微笑着，没有说话。福斯蒂娜说：

“你们还是去玩你们的游戏吧。要不，人家咖啡都喝不太平了。”

施奈德把咖啡一饮而尽，站起身说：

“这是要打一局骨牌。你们愿意的话，我也奉陪。”

他拿起草帽，转过身，恭恭敬敬地对福斯蒂娜说：

“福斯蒂塔太太，我非常感谢您的咖啡。”

他冲门口伸出手，郑重其事地请那两位先走。

“您先请。”堂马西亚尔对他说道。

三个人走出厨房。

科卡·科尼亚一看见他们来了，就大喊道：

“瞧这些搭子！全都齐了！您怎么样啊，埃斯纳伊德尔先生？也准备参战吗？”

“正是。”他回答道。

大理石桌面的边缘正齐着科卡·科尼亚的胸口，他的肩膀比桌面刚刚高出一点；他没有脖子，脑袋嵌在胸腔里。洗骨牌

时，他两手在桌上划动，仿佛在游泳。

“摸到两张大牌的，凑对家。”他说道。

这时候走进一个人来，穿着油渍斑斑的蓝工作服，满头都是汗。他打了招呼。

“今天还干来着？”卢西奥问这个司机。

“今天还干，卢西奥先生，星期天也一样。这会儿我刚把车搁下。”

施奈德跟堂马西亚尔打对家。

“你坐这儿，卡梅洛。”科卡·科尼亚说，“看他们今天有多大能耐。”

马诺洛在水泥地上蹭了蹭鞋，随后对老板说：

“那我，您要是允许的话，我就过去了。”

“行，一切听便。”

马诺洛一出去，毛里西奥就说：

“瞧这家伙。”

“算了，你还跟小孩一般见识。这事很平常。没有人对女婿容忍得下，就算他比圣安东尼奥还好。”

“什么圣安东尼奥！这位大爷是个跑腿的，远近闻名的绣花枕头。凭他这张石膏脸，我连正眼都不愿意看他一眼，我向你发誓。”

“看着吧，”司机对他说，“总有一天，等他们给您生个小外孙，您看着小不点儿在这儿到处跑，您会感激不尽的。”

毛里西奥给他端来一杯酒。

“在这儿？这个呀，我看，恐怕是您的老爷快要当小爷了吧，快要有个小不点儿了吧。管它什么宝贝蛋儿！走着瞧吧。”

“你这个人心太狠啦。可怜的小不点儿，连什么都还不是

呢，你就讨厌他啦。”

堂马西亚尔抓到一张双六。

“这牌，去它的！”他一边说，一边十分厌恶地一甩手，把牌摺到桌上，仿佛它是只蟑螂。

科卡·科尼亚端详着自己的牌，说：

“马上回敬你一张。”

施奈德理起牌来非常细心，而科卡·科尼亚则把牌拍得象放鸟枪一样。

“来张狠的！”过了一会儿，他喊道。

“你发什么狠？”堂马西亚尔冲他说，“你这么玩儿命摔，这幢房子都要给你震塌了。我说，你轻一点，不一样可以吗？”

“怎么会一样？一张牌狠拍一下，就能一张顶两张！我们把你们镇住了，你们才嚷嚷。”

施奈德笑了，一边当当心心地插一张牌。

“您别笑，我马上就和给您看，下一张就和。”

“我不信。”那个说，一边打量着自己手头的牌，“我看您还和不了。”

“您看着吧。”

卡梅洛同科卡·科尼亚打对家，他看着他，似乎对有这么个人做对家感到很满意。

过了一会儿，科卡·科尼亚握紧拳头，大声喊道：

“扯蛋！我的天哪，你搅和什么呀！你在想什么来着？你也看看嘛！你看看，人家的牌都停当了，那你把那张七打出来嘛！这时候了，还留着七干什么？留着它等下一圈……你在自作聪明。打呀！乱弹琴！浑虫！……”

“喂，你，人家好好的。”堂马西亚尔打断他的话，“瞧你，输了

就急。你凭什么骂卡梅洛？你也跟娘儿们一样；娘儿们才总是仗着自己是弱者，对谁都不尊重。她们就靠这个发雌威。你也一样。你敢冲卡梅洛发脾气，你知道他不会跟你啰嗦，因为你是一只泡胀的青蛙，连半记耳光都不值。”

“青蛙，青蛙！管你的脾吧，给我闭嘴，总管大人！我就算是只青蛙干，那你就是只瘦得没肉的癞蛤蟆，你知道了吧！”

“嘘！你别扯人家的职业。你要知道，开这种玩笑，我是不会客气的。”

“来吧，我出牌。”科卡·科尼亚打断他的话。“五！”

他使劲把牌往大理石上一拍。

* * *

“你们结婚定日子没有，米格尔？”塞瓦斯蒂安问道。

米格尔在地上躺着，右臂搁在闭着的眼皮上。他说：

“我知道什么。这会儿别跟我提结婚，今天是玩的日子。”

“你倒好。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可希望象你的未婚妻和你一样呢。”

“得了。你别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那你的处境……”

“那倒没什么，塞瓦斯。要对付的，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一个人不是单独生活的，家里的人都愿意你交出点工资。可是，突然一天早上，他们拿不到了，这不叫他们为难吗。这还没算别的麻烦事呢，不知道有多少，一团糟！”

“我这不是要干涉谁的私事。不过，乖乖，我对你说实话：我认为，一个人到时候就有权利结婚。我看，你理解我的意思吧。要不是必须承担的责任，比方说，照顾病人之类的，那就算了。话

又说回来，问题只是大家在经济上都有点紧，呃？我认为，不要再犹疑观望了，要当机立断。你就别再给他们钱了；他们拿你的钱也一直拿到今天了么。他们能对你怎么样！每个人都有生活的权利。再说，你走了，也少了一张嘴吃饭。所以，我才对你说；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懂，是吧？不过，算了，对待家庭，我只把被子往头上一蒙，让他们去唠叨。至少，这是我的准则，嗯？我的准则。"

"说起来容易。可事情不那么简单，塞瓦斯蒂安。一个家庭，尽管大家都很好，可是里面的明争暗斗外人是没法想象得出来的。一家人要是超过四、五口，那彼此之间就会有成千上万的鸡毛蒜皮和装腔作势的事。你别以为那么好办。"

"这咱们知道。不过，这一切总得有个解决啊。"

"不，伙计，不。还是闷声不响，等一等机会的好。"

阿莉西亚打了个呵欠，她用手指捂着张开的嘴。她朝河里看了一眼，然后摇着头对塞瓦斯说：

"你别理他，塞瓦斯蒂安。别说了。重要的不是什么道理；这个理，那个理，都没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一个人往往在最不想干的事情上容易开脱自己。别管嘴里说什么，都只服从这一条。要干什么事，还愁找不到解释。"

塞瓦斯捅了一下米格尔的胳膊，说：

"她吃了火药了，卡拉斯科①。人家开枪了，小伙子。是个神枪手。这个娘儿们也是个会啄人的。往后咱们有得说了，娘儿们全都想得出这一套。"

米格尔咧开嘴笑了，并朝上看了一眼他的未婚妻，随即又一

---

① 米格尔的姓。

本正经地说：

“你们说的都是你们不明白的事。要是你不提这件事就好了。我对你说吧。”

“你已经接了茬儿了，米格尔。得，别说了。我一开头就跟你打过招呼，我根本就没有那种精神去管人家的闲事。你未婚妻的话烧着你了，你这就拿我出气。”

“算了，你到一边去蹓蹓吧，懂吗？躲我远点。人家的闲事你也管完了，那就到此打住。”

“嗬，这老爷！”他说，“我倒成了管闲事的了。你恼了吧？那你就跟我算账吧。这家伙连碰都碰不起。”

米格尔不答理他。保莉娜插嘴说：

“他对的。你要去解决别人的生活，毫无道理。你自己的事就够你管的了，还要去赎别人的罪干吗。人家对你回答得够有修养的了；可你就是楞头楞脑！多没意思。”

“你也这样？说话拐弯抹角我可不要听，我听不懂，我向你发誓。”

“这很明白。”米格尔说，“人家对你说得不能再明白了。你未婚妻对你说的话，是有那么一点儿，塞瓦斯蒂安。”

阿莉西亚说：

“你瞧，米格尔，谁不了解你，谁就不会要你。”

“我没跟你说话，阿莉西亚。你已经说得太多了。你还是给我回到后台去。”

“那好，米格尔。”塞瓦斯说，“我就说一件事：咱们是不是朋友？我相信咱们是的。坦白地说，我就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对彼此的事情交换交换意见。”

“你不懂吗，嗯？”米格尔停住不说了，从鼻子里出了一口气；

他用肘支起上身，朝周围、朝河和桥看了看，“你要是叫我说实话，那我也不懂，塞瓦斯。一个人在火上烤着，就是这么回事。让你心烦的事，你肯定连听都不愿意听。”他把手搭在眼睛上，目光在树林上方寻找着太阳，“谁也不喜欢麻烦。你说得对，她也说得对，我也对，那边那个也对。同时，大家又都不对，如此而已。所以么，我不想谈这件事。这样你就可以不跟我烦了。你知道了，只要……”

他坦率地笑了笑。塞瓦斯说：

“乖乖，你这几刀抡得都把人吓坏了。你倒是装得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可我呢，你想想看，你心里更明白，把我贬了一通。没错，另外……”

米格尔打断了他的话：

“这件事告一段落，你也啰嗦得够了，别提了。把烟拿出来吧，快。”

“也不知道那些人跑到哪儿去了。”保莉娜说道。

塞瓦斯蒂安探过身子，把烟递给桑托斯。卡门和桑托斯正在美滋滋地互相爱抚着。

“喂！”塞瓦斯大喊一声，“看你们哪，要当众开奖啦。你抽烟吗？”

“是问我？”

“不是吧，也许是另外一个。”

“谢谢，宝贝儿，这会儿不抽。”

“那好，再见吧，嗯？好好享受享受。”

塞瓦斯蒂安回到他那伙人那里。阿莉西亚问他：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他们在那儿自由自在地亲热呢。”

“那你就随他们去，让他们过他们的小日子。”

“你倒是尽拣好的说。放心吧。他们已经忘了一切。”

“总归是好事。”米格尔说，“乖乖，我以前看见过有那么一对，这个跟那个都胶到一块儿啦。”

“那你是说，如今的生活好象就是为了这个了。”保莉娜发表起议论来。

“姑娘，要不是经常松弛一下，”米格尔反驳她说，“那你就会不知不觉从星期六跳到星期一去的；自己是不是活在世界上，也糊里糊涂了。”

“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他总是萎靡不振，好好的日子也会发昏。”

“得了。冬天那会儿还给他透视过，要多健康就多健康。”塞瓦斯说，“什么病都没发现，只发现脚脏。他无非就是体质差点，谁都知道，他是那种胖不起来的人。”

“我就闹不清楚，”保莉娜说，“他们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对将来有什么打算。他们订婚至少也有两年了，有一个比塞塔就赶紧分着花了它。”

“那就更糟了。”阿莉西亚说道。

“跟你听说的一样，”塞瓦斯蒂安说，“那家伙根本不心疼自己的钱包。他带未婚妻到化装舞厅去跳舞，又是买礼物送给她，还跟我们一起进出酒吧间。”

“喂，他认为可以做的事，就会做得很好。谁也不能说这是个缺点。”米格尔说道。

“去你的。这儿无论是谁，都知道钱包里有十个杜罗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心疼是怎么回事。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想明天。”塞瓦斯蒂安反驳他道。

"明天！……"米格尔把头往后一仰，说，"为了这个幸福的明天，咱们让咱们自己的脑筋也太受苦啦。那今天呢，想到了今天没有？你说说看，有朝一日你在马路当中让一辆卡车压扁了，结果是你白忙了一辈子，给别人做了牺牲。这不惨吗？好了，瞎费什么心思去想那个倒霉的明天！从今往后一百年，年年都是剃光头。这就是生活，如此而已。没错，就是这样。"

塞瓦斯蒂安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随后说：

"在这方面，你看，米格尔，我不同意你。一个人对眼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丝毫也不考虑，就蛮干，这才是可笑的。我们知道，那样就会有更大的风险。当然，如果糊里糊涂，随波逐流，那又当别论了。"

"那是你这么认为。光注意前面，不防着背后，这就没有风险了？这就没有危险了？这样做是需要有勇气的，否则就用不着。"

有几个人唱着歌走过。塞瓦斯蒂安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

"喂，"他终于说，"你要提危险的话，那在生活当中，不管你往哪儿看，都是有危险的。"

"管它是这种危险，还是那种危险，反正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生活甩开。所以，最好还是不要那么绞尽脑汁，心事重重。"

"对，不过还差一点，也应该有……"

阿莉西亚哼起了小调：

对待生活一本正经……

那是蠢人的行径……

保莉娜和她哈哈地笑了起来。

"蠢姑娘们!"塞瓦斯蒂安说道。

随后,他伸过胳膊,把保莉娜往自己身边揽过来,"来,坐在我的身边。"

保莉娜猛然往回一缩。

"喔唷,小伙子!别在我的背上乱抓,背上疼。我整个背都让太阳烤焦了。"

她双手抚摩着肩头,好象是为了减轻一点痛苦。

"你根本就没晒那么长的时间,这会儿你也别那么叫唤。不是说你们都涂了点什么使自己晒黑的东西了吗。今天晚上你就看着吧。"

"我习惯趴着睡的,倘若你能看到的话。"

"趴着?那你的睡态一定太迷人了。"

米格尔凑近塞瓦斯的耳朵,油腔滑调地唱道:

……为了看,为了看,

为了看你的睡态……

哈,哈!

他接着又唱:

我就是喜欢浪漫生活,

请你千万别生气。

他一边摸着塞瓦斯的后脑勺。

"走开,你!把手挪开!你太够瞧的了,太够瞧的了……"

阿莉西亚焦急地打量着周围。

"那些家伙还不来。"她说道。

米格尔看了看手表。塞瓦斯蒂安又把头枕到保莉娜的大腿

上。他说：

"咱们着什么急？在这儿睡它一年吧！"

他使自己躺得更舒服些，然后放松了身体。一列开往马德里的货车驶过。保莉娜把目光转向大桥。从几节车厢的栏杆缝里，依稀可以看到一些小牛犊的嘴。

"可怜的小东西……"她自言自语道。

* * *

几滴酒从露西塔的脖子上流下来，滴在尘土里。

"露西塔今天下午干得也不坏么。"

"不坏，怎么样！我们也不落后嘛。"

露西塔摇晃一下头发，说：

"就是为了让你们没的说。"

"你说得是，小淘气。必须准备过现代生活。把酒瓶递给我，劳驾。"

蒂托说：

"你给我慢着点，又没有人在赶你。"

"我，有人赶。"

"啊，那我就免开尊口了。酒瓶拿去，拿着。要是可以问一问：谁在赶你啊？"

丹尼尔瞧着蒂托微微一笑，又耸了耸肩膀：

"无非是生活等等。"

他长长地啜了一口。蒂托和露西塔都看着他。

"在这儿，每个人都好象在电影里。"她说道。

"倒是象。我现在却希望你那儿还剩点夹肉面包。我很想吃一块。我简直象只饿老虎了。"

“你饿了？那你去看看，能不能在这些饭盒里找到点什么？”

“算了吧！我早就看过了。至少我的饭盒已经干净得象玻璃橱窗了。”

“我好象还剩了一、两个肉馅饼。”露西塔说，“把那个盒子递给我。”

“好些个呢，露西塔，哪个是你的？”

“最那边的那个。就怕这会儿馅饼大概都碎了。”

“那也没准儿。你看着吧，马上就把它们消灭光。”

饭盒打开了，里面果然还有几个馅饼，只是略微碎了一些。

“妙哇！馅饼如山哪！我可以象国王那样舒舒服服吃一顿啦。”蒂托叫道。

“算你有运气。”

“那还有错。谢谢你，我太高兴了。”

“没什么，小乖乖。”

“这里面什么都有，象个药铺子。”丹尼尔说道。

“你们也来一点吗？”

“拿开！我这会儿什么都不吃！”

“你啊，丹尼尔，你是靠空气活着的。”露西塔说，“我就不懂，你怎么倒没有更瘦。”

“你也不想吃吗，露西塔？”

“不吃，蒂托，谢谢。”

“该谢你。”

他伸进手指，捏住馅饼的碎块往嘴里送。

“噎死我了！”他嘴里塞得满满的，往外喷着碎末。

“你喜欢吃吗，嗯？”

“没坏，没坏，先生。”

“这用不着你说。”丹尼尔也说道。

“把酒给我，劳驾。这玩意儿得用稀的把它送下去。”

“大概都干了吧，天气那么热。恐怕你都咽不下去了吧。你好象是在啃干饼子。露西，咱们要不要拿他开开心？”

“算了吧，可怜的人。让他安安静静地吃吧。”

酒瓶递给了他。蒂托一块接一块地嚼着碎馅饼，说：

“现在连卓别林也别想逗我笑。”

丹尼尔在地上侧转身体，说：

“乖乖，我不能看你吃。今天我一看见吃的东西就讨厌。看着别人在我面前吃东西，实在叫我恶心，真的。”

“你大概病了吧。”露西端详着他的脸说道。

“我不知道。”

“你不是病。”蒂托说，“我对你说，这不是病。因为你吸收了酒以后，顶了胃口。”

“根本不是酒。”

“去你的，你这头熊！要不是吸收了……”

“什么也不是，你听见了吧，书呆子！”

“小乖乖，那我就弄不懂你了。如果说，是酒让你恶心，那我就不懂，谁下命令叫你喝的？你看见这个家伙了吧，露西塔？他的脑袋瓜子不太好了。”

露西塔耸了耸肩膀。

“谁命令我喝，没人。我就是非喝不可。不喝酒，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真是怪事。”蒂托说，“我对这位大爷到底还是弄不懂。乖乖，那你现在到这儿来岂不是自找苦吃。你不游泳，不吃饭，所以这会儿才这样。还不如待在马德里，那你早就没事了。”

“也许他有什么隐衷。”露西塔笑着说道。

“啊，对了，很可能是。喂，好小子，大家都看出来了。你这就向我们坦白交待吧。”

丹尼尔仰面躺着，望着那片树林。他把目光转向他们。

“什么？”他微笑着，“没什么好坦白交待的。”

“要交待，小滑头。你这会儿别想滑掉。把你这个鬼心眼儿里藏着的东西统统给我们倒出来。你要相信我们。”

“去你们的。你们要我说什么。”

“你喝酒就是为了忘忧么。”

“我喝，那是因为大家都喝，是因为我今天早晨起床的方式不一样。”

“什么方式？”

“特殊方式。”

“闭嘴，你这个神经病……”

“这儿，不知道是谁神经病更厉害。”

“怎么不知道，知道的。”

“知道？那好，就算是我，行了吧。给我把酒瓶扔过来。”

“喝了它，兄弟，看你是不是更糟。”

“也许更好，那也难说。”

蒂托点头同意：

“啊，也可能。喝完看吧。大家都喝。”

他举起瓶子，瓶底都朝了天，咕咚咕咚地响了好一阵。

“这比他没有兴致的时候更糟。”蒂托用肘碰了碰露西塔，对她说道。

丹尼尔放下酒瓶，喘着气，然后，满面笑容地看着他们，说：

“该下一个了。”

“露西塔，轮到你了，且看你如何行动。”

她拿起酒瓶，在喝之前说：

“这瓶咱们三个人喝，要不就吹。”

她喝的时候，蒂托和丹尼尔为她拍手叫好：

“嗨，好样的！你得喝到这儿！”

露西塔放下瓶子，对他们说：

“好了，一会儿你们得负责把我抬回家，嗯？”

“还不知道……不知道谁抬谁呢。”

三个人凑作一堆，露西塔居中。蒂托也喝过了。丹尼尔说：

“现在该我来享受了。”

他们的头碰到一起，胳膊搂住别人的肩背，互相看着，笑着。丹尼尔接下去说：

“你知道吗，露西塔，你是一个惊人的姑娘。嗷，说真的，直到今天我才看出你所具备的一切优点。你是这帮人当中最好的了。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不觉得吗，蒂托？对吧？你同意我吧，露西是与众不同的，呃？非常与众不同……”

三个人顶着脑袋，抱成一团，摇来晃去的。

“而且还热情，”丹尼尔继续说：“还漂亮……”

“嗬，漂亮，小子！我漂亮？这家伙看人已经眼花啦！有重影啦！我不对你说了吗？你看东西都迷糊啦，小伙子，所以才说我漂亮。”

“你还是闭上嘴吧！人家又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我说漂亮，那就是下了结论。再说，是这样，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来称呼你……你看着；我们来称呼你我们的……我们来称呼你……算了，一回事。差不多。”

胡斯蒂娜把佩特里塔放到地上。

“放开我，小美人儿，该轮到我了。”

小女孩便往她父母的那张桌子跑去。克劳迪奥一边拾圈，一边计算着分数。他把铁圈给了胡斯蒂娜，说：

“来吧，伙伴，看你能不能再扔出上一轮那么多的分。”

费利佩看着自己的指甲。佩特里塔要和阿马德奥坐在一张椅子上。

“傻瓜，你没看见咱们俩坐不下吗？”

佩特里塔捉住阿马德奥的两只手，玩弄着。

“你放开手。”

塞尔希奥沉默着。

“我母亲留给我的胜家牌缝纫机，也丢着没用。”尼内塔说，“还在巴塞罗那我妹妹家里。她以为是留给她的，你知道吗？可她是弄错了，我对你说吧。”

“你没有写信向她要吗？”

“我给她写了两次信，说这件事。每次我对她说，她都假装不明白。可是这不行，呃？你看，这是不行的。九月份，我们要去住半个月，我自己去把它带回来，你看着吧。”

“一台缝纫机，象胜家牌的就好了，是家庭里的宝贝。你也太不经心了，好歹得把它带回来。”

“啊，你看着吧，我会这么做的。你等到九月份再看吧，这台机器会带到马德里来的。真的！”

“为了家里着想，为了一切，有什么要犹疑的呢？”佩特拉说着，“一台缝纫机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有朝一日，家里要是遇到什么不方便，你也好有点依靠，拿它给左邻右舍缝缝补补，弄点补贴，挡一阵子。别管人家愿意不愿意，也要把事情料理

好。当然啦，家里有台机器，不管发生什么意外的风波，都不会让你落得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她整理了一下后面头发上的发夹。她的妯娌深表同意：

“从这方面来看，就象你说的，这机器能挣钱。我有了它都快两年了，我妹妹却用它给自己缝东西，叫我损失了不少比塞塔。”

“就是嘛。你别傻了，好歹也得从她手里把它夺回来。干吗让别人用你的东西！你实在太心软啦，弟妹。再说，什么东西都不是用不坏的，胜家牌也一样。什么东西终归会有损耗的；她还给你越晚，到你手里就越坏。这也一样。”

“妈妈，我闷得慌。”胡安尼托说，一边在椅子上来回地扭着。

“你们去看兔子吧，去吧。”

“我们看过了。”

佩特拉不再理他，只顾等着她的妯娌说话。

“她可自私呢，你知道吗？所以，就为这个，我们之间总有点别扭。你看，她比我小，嗯？可又在我前头结的婚。这是一点，还有别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其实，她在跟她丈夫认识之前，我和塞尔希奥就已经订婚了。”

“弟弟妹妹往往比哥哥姐姐更自私。”

“噢，还有一件事。”她把手放到佩特拉的膝盖上，“拉莫内弟弟到巴塞罗那在她家住半个月的话，到我们家却总要住一个月的。”

佩特拉看了一眼她的孩子们，他们还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尼内塔。”她叹了一口气.“姑娘，我的那台是西格马牌的，不太出名，也不太坏。因为说胜家牌好的人都说它保险；不过，我的却至今还没有坏过。它给我带来多少方便，那就不用说了。你看我孩子们身上的衣服，很少不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啊，你真能干，佩特拉。你什么不会呢！缝纫、裁剪，你样样都那么巧。你真是个好当家的！”

“喔唷，你别把我捧得那么高，尼内塔，我是不会腾云驾雾的。”佩特拉格格地笑了。“眼下是这样，你也别说我不谦虚，要是有朝一日我给外面缝点什么，你别以为我是那种最蹩脚的。看着吧……”

她转身叫费莉西塔从座位上站起来，让她的妯娌看。

“你看见吗？这件。你转过来，闺女。这件，你理会了吗？我敢说，这件小衣服不错。这件衣服不那么俗气，姑娘穿着到什么地方都说得过去，没有不配她身材的地方。你别动，我的闺女！嗯，尼内塔？你觉得怎样？”

“哦，妈妈，你别这样摆弄我了！……”

“别说话！你看见这里没有，尼内塔？这些小褶子……喏，这边我放出一点，好让它有样子，这样就鼓起来了。你看见没有？你明白这是怎么做的吗？在后面打一个小绉褶，把它……”

“妈妈！别把我的裙子掀起来么！”姑娘低声恳求着，一边羞赧地朝花园望去。

马诺洛朝奥卡尼亚一家微微点了点头。费莉西塔面孔涨得绯红。

“放开我，好妈妈，放开我！……”她小声地苦苦哀求着。

“这准是那个姑娘的未婚夫。”塞尔希奥回过头，对那两个女

人说道。

她们朝花园里看了一会儿。费莉西塔总算得到了解脱。马诺洛走到胡斯蒂娜身边。

"肯定是他。"尼内塔说道。

除了费利佩，大家都在看那对情人。

查马里斯收拾着铁圈。两个屠夫掏出了烟卷。

查马里斯悄悄地对他们说：

"我看，咱们已经把她武装起来啦。"他又冲着马诺洛的背后挑了一下眉梢，"现在小公牛出场了……"

高个子屠夫微微一笑，说：

"嘘，一会儿咱们再说。"

马诺洛对他的未婚妻说：

"你玩的这种玩意儿，我一点也不喜欢，胡斯蒂娜。"

"啊，不喜欢？"

"不喜欢。你早知道的。"

"是吗？那好吧。"她耸了耸肩膀，"又怎么了？"

"呶，你听我说，你别跟我装傻。这会儿我不想跟你争，在这儿，当着大家的面。"

"我？……我没装傻。那是你。"

"好了。呶，胡斯蒂娜，最好你收拾一下，然后……"

查马里斯走过来。

"我耽误您一会儿行吗？"他带着隐约的笑意，装出胆怯的样子对马诺洛说，"胡斯蒂娜，只有你知道圈子放在哪儿。"

他把铁圈放到她手里。

"请原谅，再见。"他说着退了回去。

"没什么。"马诺洛随口应道，然后用尖酸的口气低声说，"你

以为，你在这个花园里当着那几位先生太太丢人现眼，跟三个男人玩套青蛙，我忍受得了吗？你说说看，你以为我会同意吗？”

“随你的便，小伙子。”

“别这样回答我，呃？你别惹我发火……”

他朝后面瞟了一眼，看那些人是否在注意他们。两个屠夫和查马里斯都在点烟。

“你还是换一种方式回答我的好，明白吗？”

“真的吗？啊哟，可吓死我了！你还要发火？太吓人了，乖乖！”

马诺洛捏着下巴，压低着声音嘟囔着：

“你看，胡斯蒂，咱们在这儿丢人哪！我可是提醒你了！你别给我……别给我……”

他抓住她的胳膊，使劲地抓着，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你听见了没有？……”

胡斯蒂娜转过身。

“放开我，白痴，你都把我掐疼了。把你这只手拿开，蠢货！看看要发火的到底是谁。”

她甩开马诺洛，接着说下去：

“你去跟我妈在背后捣鬼去吧，去拍马屁吧，去对她说：你不喜欢让我帮着我爸爸做生意，说姑娘干这种事不好，随你怎么胡说八道去吧。你以为你在这里是个什么人物？想随心所欲地来摆布我。”

他涨红了脸，说：

“小点儿声。那些先生太太都听见了。”

胡斯蒂娜对他说：

“这就叫你脸面上难看了，是不是？”她把铁圈在两只手里来

回来去倒弄，故意把它们弄得叮叮当当地响，“是啊，你觉得丢人，可我打算一辈子干这个了。你用不着操心，这事我一向干得挺不错，别以为对我有什么不好。你也用不着瞎提摸这件事，马诺利托①。”

马诺洛很不耐烦，又回头看了看，说：

“好吧，现在不提这个了。以后咱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请你收拾收拾，换换衣服。所有这一切，咱们以后再谈。”

“我什么也不换！你都在想些什么？今天我不出去，我不能出去。我得帮着我爸爸，也好让你明白明白。让我去换衣服，休想。”

“啊，不换？那你今天不跟我出去啦，嗯？你考虑好了？”

“当然考虑好了。”

“考虑好了？那你别跟我出尔反尔，我可是一言为定。你别后悔。那么说，你是不换衣服的了？”

“我好象已经对你说过了。”

“那你会后悔的。”他吻着自己的指头说，“这么干，你会为我付出代价的。我起誓，我凭我死去的母亲、凭着再也不能看我一眼的母亲起誓。”

“算了吧，别那么赌咒发誓的，那可是罪过哟。你妈妈清白无辜，你别咒她。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去吧，别赌咒发誓了。请随便吧……”

“好，那你以后别后悔，祝你称心如意！”

“放心。”胡斯蒂娜微微一笑，“我要是后悔，就给你写信。”

马诺洛本想回答一句，但他转身朝过道走去。胡斯蒂娜望

---

① 马诺洛的爱称。

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然后，她把手放到嘴边，咬着食指，若有所思地盯着花园的地面。查马里斯和那两个屠夫一边抽着烟，一边打量着她。胡斯蒂娜抬起头，走到他们跟前。

“你们看见了？这个傻瓜，下流胚！”她对他们说，“简直是个白痴！……”

“怎么了？”克劳迪奥问，“咱们拌嘴了？”

“别说了，上帝啊！谁也受不了。”

“不过？……斩钉截铁？”查马里斯说，一边举手在空中一劈，“从此以后一刀两断？”

胡斯蒂娜点了点头。

“从今以后，一辈子。”她以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矮个子屠夫说了话：

“这可不行啊，姑娘。也不应该这么说。这个世界错综复杂得很，想干脆利落是不行的。”

“不过，在这件事上，我敢向您下保证。”

“别说了，别说了。现在你还在气头上，等事情冷静下来再谈吧。这种事说完就算，都到不了晚上。”

“办不到。哪怕世界上的男人都没有，我也这么对您说。”

“你这么说，是不费力气的。”克劳迪奥说，“你心里明白得很：只要你不愿意独身，你就不会得独身的。要不你就到我这儿来，尽管我没这么漂亮，也没这么年轻。”

“好了！”胡斯蒂娜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咱们好歹比分不相上下。咱们还是来决一胜负吧！”

她抛弄着手里的铁圈，快步朝青蛙那边走去，准备继续玩下去。可是，克劳迪奥笑眯眯地对她说：

“不，闺女，现在不玩了。我们不想钻这个空子。我们原来

要让你输得落花流水的，你明白吗？这会儿你就是往这扇窗户里扔，也扔不进去了。改天再说，改天再说吧……"

"那又为了什么？"胡斯蒂娜抗议说，"就为了那个傻瓜吗？到底为了什么？"

"好了，你不要硬逼着我们非给你把话说透。算了吧。我答应你，明天我们再来，你愿意来几局，咱们就来几局。再说呢，这会儿天也不早了，我们还要去看看你父亲和卢西奥先生，还有那一帮子。"

他在地上踩灭了烟头。

"那好吧，一切听便。咱们改天再来。"

于是，他们便都往过道门走去。

"我刚才没有使性子吧，嗯？"

"没有，没使性子。只有一点儿。"克劳迪奥说着笑了起来，"啊哟，胡斯蒂娜，咱们也不算小啦！"他的头一点一点的，"胡斯蒂娜！胡斯蒂娜！……"

桌子那边，塞尔希奥也在评论着：

"很明显，他想必是根本不愿意看见她在那儿玩。他对她一点都不客气。"

"大概是的。订了婚的人都是如此。"

"咱们也去玩他们的游戏，好吗？"佩特里塔抓住她哥哥的手腕，问他道。

"我不想玩。放开我……"阿马德奥回答她道。

他两肘支在桌上，双手托着腮，正腻烦地从张开的手指缝里看着什么：树叶、阴影、枝蔓，还有铁丝网上和金银花上细碎的光点。费利佩·奥卡尼亚用手捂着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胡安尼托上身伏在桌上，伸手够到一把叉子，便把叉把翻过来、翻

过去地摆弄着，随后用一个手指的指尖顶着叉头做平衡玩。

“你们都规矩点。”他们的母亲喝道，“我不要看见你们这样。”

胡安尼托累了，也就慢吞吞地服从了。尼内塔说：

“他们困了。”

塞尔希奥重新点上雪茄。佩特里塔对他说：

“点完了你把火柴给我，叔叔。别吹灭了，好吧？”

费利佩看了他兄弟一眼。

“你还没抽完哪？”

“我刚才抽了没几口。”

“每次你重新点烟的时候，”尼内塔说，“味道就特别难闻。”

塞尔希奥把火柴给了他的侄女。

“看你能拿得住吗。可别烧着手，呃？”

她刚从他手中接火柴的时候，火灭了。

“你再划一根给我。”

“别玩火柴！”佩特拉打断了他们，“晚上会尿床的。”

小女孩任性地撅着嘴，嘟囔地说：

“我腻味死了……”

她在大人们的椅子背后转来转去，身体的一侧不住地擦着藤蔓上的叶子。费莉西塔呆望着花园，眼珠一动也不动。

“妈，我能玩点什么？”胡安尼托问道。

“你就安静一会儿。等太阳再落下去一点，咱们就收拾东西回家。”

塞尔希奥瞅着地，脚不停地在地上蹭着。

“你看，”尼内塔说：“你现在可不该提回家。一提回家，就玩不好了。”

"不过，弟妹，早晚咱们得走。"

"是得走。不过，你这会儿不要去想它，到临走的时候再说。"

"今天下午的计划……我正捉摸着哪，你也想想看。"

费利佩突然捉住从他座位后面走过的佩特里塔，喊道：

"你啊，小姑娘，出来！来啊，你们全都来！阿马德奥，胡安尼托！快啊，上街去啰！快走！去玩啰！去撒开了玩玩吧！上外面去！上外面去！跑哇！上街啰！佩特里塔，亲亲爸爸再跑。"

胡安尼托和阿马德奥高兴极了，从椅子上跳下来就往外跑，一边拉着长声欢呼着："好……哇！"佩特里塔冲他们直喊：

"等等我！等等我！"

阿马德奥在过道的门口停住。

"来啊！"他招呼她。女孩赶到他身边，两个人手拉手地跑得没影了。

"看着这帮小东西在我跟前闹，我都饱了。他们简直都要叫我冒火。让他们去跑一跑，去散散心。整整一年里头，也就只这么一天到乡下来玩玩。"

她瞟了她丈夫一眼，转身对尼内塔说：

"这个当老子的，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这样。你看见了，他只有这一招：大撒手地把孩子撒出去；他们简直象一群小海豚，一转眼全都没影儿了。谁知道会遇到些什么事。他呢，根本不在乎。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你干吗非说这些不可。"她丈夫顶了她一句，"你总是往坏里想。我这么做，那是因为不能整天把孩子们象奴隶一样关起来，可你就爱那样。他们一年到头都关在四层楼上，已经够受的了。好不容易有一天得点儿自由，可你还要把他们縫

在裙子上，拿他们当犯人。"

"可是，先生。孩子总归要有父母的保护，所以他们才要有父母嘛。只有这样，孩子才会听话，才会防止出什么意外。"

"可你凭什么认为他们会出什么事呢？他们越是养成独立行动的习惯，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把自食其力的本领学得越好，把自己照顾自己的本领学得越好。否则，结果只能是使他们变得胆小如鼠，一辈子也离不开大人的保护。"

"所以么，当爹当妈的作用也就是在这儿，只有他们才了解子女。"

"很好，等他们到了二十岁，眼看着他们自己一步也不会走，这事就太美了。"

"你们怎么又争起来了？"塞尔希奥调解道。

"不，塞尔希奥，这是实话，是他不拿孩子当一回事……你给我说说……"

"唉！"塞尔希奥说，"我认为，让他们跑上半个钟头，这么一点时间出不了什么事。再说这是乡下，没有汽车，也没有什么别的危险。你这不也看见了，他们一整天都规规矩矩的，很听话。"

"好，由你们去说吧。我该说的都说了。他们的老子非要这么放纵他们，那就不是我的过错；那是他的。好在他们穿着游泳裤衩，这也不坏；要不啊，你看吧，要是穿着衣服，回来都不知道会给我弄成什么样子。这会儿，我就……"说着，她做了一个克制自己的手势。

"那你看这个。"费利佩把手放在费莉西塔的头上，说，"这一个今天可出了风头啦。瞧你把人家的裙子弄成什么样子了！她这算过了个什么星期天。不过，大体上还好。既然她不愿意人家招惹她，你就别强迫她了。"

费莉西塔一声不吭，让父亲摸着头。他又接着说下去：

“这一个也是乏味到了家。”

“现在就差你来折磨我这个姑娘了。就差这一个了。你说你不理他，我的闺女。你到这边来。”

佩特拉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可是她已经抽起鼻子来了。她把脸伏在母亲赤裸着的胖胳膊上，无声地抽泣着。突然，她蓦地把脸挪开，一股怒气涌上，使她对父亲又哭又喊：

“我可没对你怎么着！懂吗？我可没对你怎么着！我要是乏味，就更好！我要是乏味，就更好！就这么着！更好！……”

她又把脸贴到母亲的胳膊上，颤声地呜咽着。

“你看见了吗？”佩特拉气乎乎地说，“你看你怎么能这样！？……”

费利佩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说：

“我去和毛里西奥待一会儿。”

他走过厨房，站住了，两手扶着门框。毛里西奥的女儿和妻子都在里面。他对她们说：

“我到那儿去一会儿，看看您的丈夫，看他还能告诉我点什么新闻。”

“那可太好啦。他这会儿在忙着那些顾客呢。要是按他的兴头，那就恨不得整个下午都和你们一起待在花园里呢。”

“是啊，所以我才过去嘛。要是大山不来找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去找大山。再见。”

*　　*　　*

马诺洛一径出了店堂，没有停留，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

“他走了……”卢西奥说道。

毛里西奥耸了耸肩膀。

“很明显，起了风波了。”他微微一笑。

随后，查马里斯和两位屠夫走进来，毛里西奥问他们：

“怎么了？闹起来啦？”

“闹起来？闹什么？”

“喂，我女儿的未婚夫。”

高个子屠夫歪着头说：

“啊，你想打听？好象有那么回事。他走了？”

“走了，猫让火烧走了。”

“这也是常有的事。”

“你们听到些什么了吗？”

“一点儿都没听到。这种事不能张扬，全都是悄悄说的。我们倒是看见他的脸色了；那就够了。”

“好吧，”毛里西奥说，“那就简单地说，脸色怎么样？”

“嘀，你什么都想打听啊。你这个人真让人受不了。”高个子屠夫笑着说，“那好吧。你闺女对我们说，她把这家伙惹翻啦。满意了吧？”

毛里西奥取出几只杯子。

“为了这个绣花枕头，你们想喝点什么？”

克劳迪奥用肘碰了碰另一个屠夫，又指着毛里西奥说：

“他闺女跟未婚夫吵嘴，你看，让他都高兴成这个样子了！”

“他从来就是跟人家格格不入的。”查马里斯说，“信他的教的圣人一个也没有。看他挑个什么样的女婿。”

“不用挑。”毛里西奥赶紧否认，“什么人都行，只要不是这位实业家。每次他往门前一站，我就感到恶心。嗅，还有他干的那行……”

“他干的是哪行？”司机问道。

“哪行？说它我都觉得害臊。兜售钮扣的！是一家金属钮扣厂的经纪人。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大家都笑了。

“是的，提起来就叫人发笑。真是笑话！”

“来啊，倒酒吧。火烧上来啦。”克劳迪奥说，“别人可是把你的日子弄得有点不自在了。”

“得了，别胡扯了！……”毛里西奥一边斟酒，一边说，“兜售钮扣的！有一天下午，这家伙跑到这儿来对我作自我介绍，胳膊底下还夹着样品本子。那倒值得一看：是一块硬纸板，就象这儿挂着的月历，上面整整齐齐地钉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钮扣，我想是让人家挑选的。简直可笑透顶！要是我的闺女嫁给这么个家伙，那可是丢人丢到家了。一个男子汉带着这么个玩意儿在街上跑来跑去，去他的吧！……先生，各种各样的职业有的是，有好的，也有赖的，可偏让我碰上这么一个。真是活得长，见得多！……”

大家越发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好象这儿在说什么俏皮话。”费利佩·奥卡尼亚走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喂，奥卡尼亚，怎么啦？”

这群人给他让开路；他走到柜台前面。

“都挺好。别惊动了诸位。”

“请过来喝点什么。”卢西奥说道。

“谢谢。”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卢西奥又引起了话头：

“您抽烟吗？”他拿出烟袋。

"怎么?"毛里西奥问道:"跟家里的人在一块儿待腻了?"

"待得够长的了,有点腻了。"

"那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儿的这几位先生,也就是这个小酒店的精华,常到这儿来光顾的最好的顾客。"

奥卡尼亚局促地笑了笑。

"那太好了,我很高兴认识诸位。"

"您好!"

"很好,多谢。"

他们都不知道是否应该握一握手。卡车司机说:

"你们是到乡下来过星期天的,是吗?躲躲马德里的热劲儿。"

"是的。"

"瞧,"司机继续说着,"您有这么辆小车,上哪儿都方便,不用多大花费。"

"可不是嘛。"

"象这种小车,别看老一点,我是说您这辆车的式样,兜起风来想必还是挺有劲的。"

"当然啰,对这辆车,我是没什么好抱怨的,不能要求得太多了。我已经用了它十二年。"

"是吗?这可跟那个时代的雪佛兰牌大不一样!它能用到什么时候?"

"还能用。可是这路货色都快淘汰完了。现在,至少有一半是新型号的。我的这辆,您这不瞧见了,多少还能开一阵子。眼下这种车还能和新车比一比。"

他们只顾谈得热闹,把别人撂到了一边。毛里西奥打断了他们:

"你想喝点什么?"

"嗯?……就白兰地吧。我说,给这位也来一杯。"

"不啦,谢谢。我有葡萄酒呢。"

"您不来一杯? 真的?"

"非常感谢。不必了。您可别以为我能喝酒。还是说说这些新车吧,眼下的情况是生产得倒不少,可是质量越来越糟,相当糟。嗯?挺漂亮,左一条线,右一条线,还有零七八碎的小装饰,反正花里胡哨的。也就这么点儿。经久耐用……经久耐用,说到底,这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新车根本谈不上。顶不了个屁!可别上当。说来说去,现在造的这些东西,废物一堆。"

"当然啰。可是,您又能怎么办呢?眼下工业的标准就是这样。工厂感兴趣的就是尽可能使产品的寿命缩短,管它什么新型号,一到街上要不了多少时间就报销。您明白我的意思吧?这样,就可以越卖越多。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查马里斯和两个屠夫同卢西奥凑到一起,让奥卡尼亚跟那个司机去谈他们的汽车。

"咦,狗呢?"查马里斯问道。

"刚才跟那几个小孩出去了,是这位先生的儿子女儿。"

"这狗,只要一跟孩子在一块儿,就疯得厉害,一点话都不听了。"

"狗跟你在一起待腻了,你只有打猎才带出去……"

骨牌在大理石桌面上噼噼啪啪地响着。司机对奥卡尼亚的话很表赞同,他说:

"总归弄得会有那么一天:有人买了一辆车,呃?……当然是新车,我看,比方说,把它发动起来,开出大门,跑不了多少路,一个来回吧,就吹了,就得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下午只好到店里再

去买一辆，那好，再比方说吧，要寄一封挂号信，你就开车上邮局了。等到往回走的时候，照样。你想再开车出门，办不到！就是这样，用一次就扔。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象一张纸餐巾，用完就扔了。要按照现在的情况看，车子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对，对，那我也不会奇怪。肯定是这样。要说我的这辆车，尽管开起来哪儿都响，简直没办法，不过，好歹还挺宽敞，跑起来也不至于走一、两公里就不行。"

法警打出一张牌，笑咪咪地看着其余的那几个人。他们都放过不要。他又伸手去抓它。

"喂，这可是笑话！"堂马西亚尔抗议了，"寻什么开心……要打就打，别叫我们瞎捉摸，耗费时间。"

科卡·科尼亚这下子开了心，说：

"没关系，卡梅洛。就这么干！气死他们！"

"不高尚啊。"施奈德说，"不能拿对手耍弄着玩。赖皮啊，打牌这么干可不光彩。下次不准。"

"我没想捣乱，埃斯纳伊德尔先生。"

"没有。只不过打牌要规矩。"

"你，没关系！别理会。出牌吧！"

"好啊，赫尔① 科卡要生气啦。您不喜欢人家跟您开这个玩笑。"

"您也觉得不好受了？人家也是无心的么。您看，卡梅洛又有什么鬼花招了。这个倒霉蛋！"

堂马西亚尔倒弄着骨牌。

"我知道，我知道。"施奈德吞吞吐吐地说，"卡梅洛是个好

---

① 德语：先生。

人。这我知道，不过不应该要弄对方。”

“好了，您出吧。”堂马西亚尔打断他的话，一边微微地笑着。

这时，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在门口说：

“快去看看外面那几个小家伙吧，他们在弄这一位的轮椅玩呢。”他指着科卡·科尼亚说，“他们正要往坑坑洼洼的地方推。要是不马上去把他们叫住，他们会把轮椅弄坏的。真没办法。”

大家都盯着那个说话的人；他是个独眼龙。

“那是你的孩子，奥卡尼亚。”毛里西奥说，“快去看看吧。”

奥卡尼亚恍然大悟，说：

“你说得对！是他们，是。他们上哪儿去了？您告诉我。”

独眼龙在门口指给他看。

“那边，在收过庄稼的那块地上，正前面，喏，过去了，拼命地推着轮椅，小女孩在上面呢。”

“啊哟，上帝啊！”奥卡尼亚喊道，“他们要把她摔着啦！……”说着，便跑出去追他的孩子。

“往那儿！往那儿！在小土坡后面！”独眼龙还在门口给他指路。

两个屠夫、毛里西奥、查马里斯，都跑到门外。司机问：

“那么说，刚才打这里跑出去的那几个小淘气，都是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孩子？”

毛里西奥只是点了点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块田野。奥卡尼亚也已经消失在一个小土坡后面。

“至少，”科卡·科尼亚在店堂里说，“至少还有人不嫌弃这破玩意儿。”

那只轮椅被孩子们推到那片坑坑洼洼的地方，陷在一个坑里。坑边有一个旧防空洞，现在已经住了人家。

“阿马德奥！”

三个孩子吓了一跳，连忙回头望。

“你们发疯啦！发疯啦！”他一边喘着，一边对他们说。

佩特里塔下了车。她那两个哥哥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父亲走到他们跟前。

“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你们这些坏蛋！强盗！”

旁边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他扭头看了一眼：防空洞洞口挂着的麻袋布门帘里走出来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她两手叉在胸前，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们。

“您下午好！”奥卡尼亚向她打招呼。

她并不回答。

“多丢人！”费利佩又冲着孩子们喊起来，“你们就不知道这轮椅是那个不会走路的可怜人的两条腿吗？你们应该学会尊重人家！你是老大，阿马德奥，也到了懂事的年龄了。差点儿都把你妹妹给摔了！瞧你们干的好事！来啊，帮我把它推出来。”

他们赶紧行动起来。奥卡尼亚推着轮椅的背，两个男孩扳着轮子。当他们从防空洞前面走过的时候，那个女人一动也不动，只是一个劲地盯着他们。

“这些孩子……”奥卡尼亚对她说，“对他们连一分钟都不能放松。”

那个女人勉强摇了摇头。他们上了小土坡，又看见了毛里西奥的房子。

“你们叫我在那个人面前多丢脸！我这会儿怎么去跟人家说？瞧你们把它给弄成什么样子？得了，到花园里去找你妈吧，不许你们乱动了，一直等到回家。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爸爸。”阿马德奥回答道。

奥卡尼奥又想了想，说：

"要不，嗷，要是你们想待在这儿，也可以。就是不许干蠢事了，行吗？"

"是的，爸爸，我们什么也不干了。"

"这些孩子是够淘气的。"毛里西奥说，"变着法子淘气。"

"这些小东西全都楞头楞脑的，浑得要命。"奥卡尼亚回答道，一边把轮椅靠墙放好。

"他们正是这个时候。"高个子屠夫补充说，"可没什么坏心眼儿。"

"大孩子不小了，不该干这种事了。"

奥卡尼亚用手帕擦汗。他一进屋，孩子们就撒腿往房子后面跑去。奥卡尼亚走到瘫子坐的桌边，说：

"请您多包涵。真是抱歉。孩子知道他们闯祸了。请您宽恕他们。"

科卡·科尼亚抬起头。

"我？看来您是真不了解我！至于我，我倒是宁愿他们推去玩一整天。没事！我刚刚还在说呢：要是有人拿它当个玩意儿，别把那么个又蠢又难看的东西搁在那儿，总是有人去坐坐，倒也不坏。所以，您就别放在心上，也不必来向我道歉，因为根本谈不上。"

"您这个人可是太好啦，一点都不介意。我要谢谢您……"

"别说这些了！倒是我要谢谢您的那几个孩子，这您听了感到奇怪吧，因为他们用着那辆轮椅了，而且玩得那么痛快。什么时候见到过这样痛快的劲儿啊？……好，打四！"

他啪的一声，把骨牌拍在大理石桌面上。奥卡尼亚又说：

"那就允许我请您喝一杯，也请您的伙伴们喝一杯。"

"喂，这行。"科卡·科尼亚喊道，一边抬起头，"这个，您怎么请都行。"

奥卡尼亚微微一笑。

"谁要是不给自己宽心，那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独眼龙说道。

科卡·科尼亚扭过头，冲他大叫：

"你在说什么？你这个穷光蛋！偷鸡贼！瞧你脸上那只眼，活象只煮鸡蛋！"

"得了，又跟人家挑衅了。"堂马西亚尔说，"喂，玩牌吧，好好看着你的牌，待会儿输了，别又拿着可怜的卡梅洛撒气。"

这时候走进来五个马德里人：三个小伙子和两个姑娘。他们同毛里西奥说了些什么，便到花园里去了。

"我说过了，我再说一遍：谁要是不给自己宽心，那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我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没有道理的。"独眼龙反驳着。

"那是你，你出去打猎，都用不着费劲闭那只眼！"科卡·科尼亚回敬他说，"你拿这只煮熟的眼珠子当宝贝。除了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别的得意事。你要是打牌缺钱，肯把它挖出来，那倒还能值几个钱。"

那个阿尔卡里亚人笑了。

"你别以为你那张破嘴比得上脏水桶，没什么了不起。这都是你那两只蹄子跑不动了，就让你的舌头跑野马。再来吧！我不在乎。缺了这样补那样。你我这样的残废都是一回事。人家不行的地方，咱们行。你想知道我的高招吗？"

"用不着你对我说。"科卡·科尼亚回答道，"你无非就是满嘴的油腔滑调，粗话脏话。你准是从阿尔卡里亚山区下来

的！”

科卡·科尼亚又玩起牌来。

“那倒是，先生，他是阿尔卡里亚人。”和独眼龙一起进来、背着个牧人背包的小个子说了话，“他是从阿尔卡里亚山区下来的。咱们这儿的一切祸害，全是打那儿来的。打那儿老下来狐狸，下来狼，把我们的牲口都咬死了。”

“你也凑热闹？”阿尔卡里亚人说，“算了，你最好还是星期天刮刮胡子，再到这儿跟别人瞎掺和吧。”

他又对查马里斯和那两个屠夫说下去：

“那是没错的，谁不给自己宽心，肯定是他自己不愿意。我十八岁那年，那只眼睛瞎了，人家对我怎么说的，你们不知道吧？”

“反正是蠢话，”克劳迪奥说：“没错。”

阿尔卡里亚人用手背擦了擦嘴，说：

“我出事以后的两、三天，村里有个人给招兵招走了，他来看我……他走的时候带着一箱雷管，那种标准雷管，屁股上带一个小疙瘩的，现在这东西可见不着了。言归正传吧，那位大爷找我来了，满脸的丧气，对我说：‘你别难过，这样你就可以不当兵啦。’放他的屁！我心里不是个滋味，可我什么也没说。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最后招兵还是招到我的头上来了，所以我就到了你们这儿。要是别人都去服役了，眼瞅着我自己留在家里，那不得把我乐死了。你们说吧？”

“是啊，凡事总是有利也有弊。”

“打那时起，我就说，谁不给自己宽心，那是他自己不愿意。倒霉的事情里也总能得些好处。从身体上讲，我不比从前少了什么，无非就是丑了点，独眼龙么，总是丑的。只不过看起来难

看点。可您看，您要是替我难过，我可以告诉您．我用一只眼看东西，都能比用两只眼看东西还要清楚。您别以为这是瞎说。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一只眼了，那你心里明白你只有靠它了，你就会从早到晚、从晚到早都把它睁得大大的．末了你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指着那只好眼说，“所以，许多两只眼看不清的事，一只眼都看清了。”

奥卡尼亚又同司机谈起来。

“眼下的车子里面，最好的要数雷若奥牌的了，尽管车厢低了一点，进去不太方便。”

* * *

太阳在落下去。只有咖啡碟子那么大小了，离天边的地面也就六、七米的光景。帕拉奎略斯山朝着落日的一面被染得赤红一片。哈拉马河劈开那些高地，使参差的两岸形成许多陡壁悬崖和深沟大壑，它们的形状支离破碎，仿佛被巨铲挖过一般。在夕阳斜照之下，它们似乎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象是巨人们胡作非为之后留下的残迹。

“那就是帕拉奎略斯山了，是吗，费尔南多？”

“对，帕拉奎略斯·德尔·哈拉马山。那个塔不也看见了。咱们走吧，别停下。”

“你去过吗？”

“去帕拉奎略斯山？没有，姑娘。我怎么会到那儿去？”

“你会不会，我怎么知道。我啊，我这会儿就想坐在那座峭壁的边沿。坐在那里看看景色，一定妙极了。”

他们又往前走。

“啊，咱们可算知道你了，梅莉。你尽想些虚无缥缈的东

西。"

那些饮食店的音乐声和喧闹声又传了过来。费尔南多和梅莉的影子在地上跳动；影子变得很长很长，垂直向河那边伸去。渠水纵横的平野全被阴影笼罩。在树荫和水边纳凉的人们骚动着。闸门那里水声轰然作响。梅莉和费尔南多踏着堤坝的水泥斜坡，又从那些桌子前面走过。她看了一眼湍急的水势和团团的漩涡；全部河水都被迫从闸门里通过，在最狭窄的地方积聚着越来越猛烈的力量。

"我要是在这儿掉下去了呢？……"

"别胡说八道。"

"瞧你怕得，乖乖！"

她抖动着肩膀，做出战栗的样子。

他们又走过那座木板搭成的小桥，穿过树林，终于回到了大本营。

"你们在想什么哪？"阿莉西亚见他们回来便冲他们喊道，"你们知道现在都几点啦？"

"不晚吧。"

"七点都过了。你瞧。"

米格尔爬起来，说：

"是时候了，收拾收拾，上去吧。"

"我们还碰到了意外的事，你们不知道吧？"

"出什么事了？"

"宪警，在那边把我们拦住了。"梅莉回答说，"看起来，想随便蹓跶都不行。他们要我再披一件衣服。一对宝货！"

"啊，是吗？真有趣！那么说，这儿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人家喜欢穿着什么蹓跶，管他们什么事，又死不了人。”

“可不是嘛。”阿莉西亚说，“好了，来吧，咱们穿衣服去吧。保莉娜，你起来啊。”

“你没看见我一点都不想动弹吗。咱们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吧。”

“瞧你懒成什么样子了？起来吧，姑娘，咱们还得跟那伙人碰头呢。你看吧，咱们会玩得很好的。”

“我真不知道该对你怎么说。”

“要说就快说吧。”

“我们留在这儿了。”塞瓦斯蒂安最后说道。

“真遗憾！各有各的一套！”

“我感兴趣的就是到托雷洪去跳舞。”

“又来了？”梅莉说，“这位大爷真没办法！你只要脑袋瓜子里有了一个主意，谁也弄不掉它。”

“那几个，他们怎么着？”

米格尔走近蒂托他们几个。他们正在唱着。

“喂，你们该上去啦！”

“你说什么？我们没听见。”丹尼尔回答道。露西塔笑着。

“快点，别穷逗了。都那么晚了。该打主意了。”

“那我们该打什么主意呢？”

“好！看来没法跟你们谈得通。你们就好好在这儿耍嘴皮子吧；既然你们不来，那你们就说吧。”

“喂，那要看上哪儿去……”

“算了，跟你们是没法谈得清了。我没胃口跟你们耗时间。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米格尔转过身，回到那些人那里。

卡门和桑托斯已经站了起来。她伸开双臂，仰脸伸了个懒腰，然后垂下了眼睛。

“你看我什么？”

桑托斯就在她面前，身子倚在一棵树上。她靠在他身上，把脸颊凑到他跟前，对他说：

“我在看天。”

“你来吗，卡梅拉？咱们穿衣服吧。”

“来，美人儿，我这就来，我去拿衣服。”

她弯腰去拾衣服。桑托斯依然倚在树上。

“我说，卡门。”

“说吧，我的宝贝儿。”

“你想上去吗？”

“嗯？我不知道，真的。你说过了吗？”

“没有，看你累不累。我想你一定累了。”

阿莉西亚又来了。

“你要是来，咱们就走吧。”

她手里拿着衣服和一双绿色的凉鞋。

“好的。”

“你，你也穿衣服吧。”阿莉西亚说，“你待在那儿干什么？等什么哪？”

“我去，我去……”

米格尔在穿衣服。桑托斯也行动起来。梅莉和阿莉西亚、卡门一起，走到丹尼尔他们那里。

“去它的三条腿板凳！”阿莉西亚说道。

梅莉没有看他们。卡门却说：

“多好的一天哪，姑娘们！眼看这么好的星期天下午又完

了。”

“是吗？”梅莉说，“还说不定呢。”

塞瓦斯蒂安的头枕在保莉娜的大腿上。她注视着被夕阳染成深褐色的砖桥，桥拱的影子落在土红色的水面上。

“明天又是星期一啦。”塞瓦斯说，“这几天我们事情多着哪。”

“车房里？”

“还能在哪儿？”

费尔南多从他们面前走过，到河边去搓洗什么东西。

“一天比一天忙，简直烦透了！老板高兴得要死，可我们都要掰成两半了。”

“你什么也别想。”

“怎么能不想？”

“这会儿你就不要去想这些事。”

“只要你没睡着，不可能什么也不想。任何人都会时不时地想点什么的。”

“那你就睡吧。”

说着她便用手捂住他的眼睛。

“拿开。出来玩，睡什么觉。”

“那你想干什么？”

费尔南多又回来了，一路走一路拧着游泳裤。

“不能干那么多的活。不能不给我星期天，我整个星期都在盼着这一天。”

“怎么啦？”费尔南多说，“咱们这个懒骨头真够呛。你还躺着哪。你们比谁都幸福，往车上一跨，一踏加速器，一转眼就到马德里了。”

“少爷们，瞧着吧。”

卡门在河边的荆棘丛里穿衣服，梅莉和阿莉西亚张着斗篷给她挡着。

“我晒得都象只螃蟹了。”她看着自己的肩膀说道。

她的身体在衣服里象变戏法一样地扭动着，一会儿便把游泳衣的背带从上衣里面抽了出来。

“我这就完了，美人儿。你们别看我。”她笑着说。

“地道的蠢姑娘。”梅莉说，“你以为你是谷物女神！”

卡门穿好上衣，又系好裙子，然后褪下游泳衣，把两只脚脱出来。这时传来了费尔南多的喊声，催她们快换。

“你出来吧。他们都好了。”

阿莉西亚穿衣服的时候，荆棘丛里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她吓了一跳：有人在河岸的高处扔土块。

“不要脸！”梅莉看着上面喊道。

她看见两个脑袋往后一缩。卡门说：

“是些孩子。”

“真差劲。”

又响起来了：土块象雨点一样落在灌木丛的叶子上。

阿莉西亚也向上看了一眼。

“你们这些小丑，还要脸不要脸？讨厌死了！”

“这个世界上好事多着呢。”梅莉说，“你完了没有？”

“就听你们的了。”

那些人又在大声喊她们。

“咱们别理他们，我说。”

她们和他们会合到一起。

“所有的东西都带好了吧？”米格尔问道。

“别操心了，咱们走吧。”

米格尔转身对保莉娜和塞瓦斯蒂安说：

“那好，十点以前，你们尽量赶到上面。要不然，你们得明白，我们就把所有的家伙和饭盒全给你们留在那儿，你们自己往摩托上搬。同意吗？”

“行。你们走以前，我们肯定会上去了，不用担心。”

“那就回头见！”

“好好去玩吧。”

丹尼尔、蒂托和露西塔抱成一团，只听见他们在哈哈的笑。

“这三个家伙！”

“你们就待在那儿吧。”米格尔对他们说，“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反正十点钟我们就走，你们看着办吧。”

蒂托抬起头，挥手赶他们走。

“走吧，走吧，用不着担心我们，我们是独立的。”

“古巴的独立！”他们听见丹尼尔在后面喊道。

露西塔说：

“再见！”

那些人走远了。

“她也参加冠军赛了。”米格尔一边走一边说着，“我替露西塔感到惋惜。”

桑托斯和卡门走在前头，开始上坡；他们搂着腰，眼睛盯着自己的脚，仿佛在数土台阶似的。

“一对鸳鸯。”梅莉说道。

费尔南多在同米格尔说话。

“乖乖，都七点半了。人家等我们，没准儿都等得心烦了。”

他们顺着土台阶渐走渐高，河边的人也就越低越远。在树

林里，在对岸，在灌木丛中间，在那块发黄的空地的边上，还有些零散的人群。河堤的水泥斜坡上那些赤裸的身体，在夕阳的余晖中仿佛镀了一层铬。水渠边的黑杨树拖着又细又长的影子。

"都喘不过气来啦。"

费尔南多喘息着。他们已经爬到坡顶。梅莉爬到一半就停住了。

"等一等。"她在下面对他们喊道，"爬这个坡得慢慢来，不能慌。"

收音机里的音乐传到上面，它同鼎沸的人声以及掩隐在树丛中的急流的咆哮声混杂在一起，变得十分刺耳难听，如同狂欢节发出的骇人的喧嚣。

"你真是个脓包，梅莉！"

她两手按在大腿上，慢吞吞地往上爬着。她抬头看了看别人，看看还有多少路。

"简直要了我的命……"她呼哧呼哧地喘着。

他们转过身，不再去看那些树林、空地和桥。在他们的身后，河流渐渐被河堤的上缘所掩没；那条河，在桔黄色的夕阳残照之中，泛着暗红的颜色，仿佛一条黯淡的静脉，令人难以察觉地流向远方。他们又穿过了葡萄园。阿莉西亚双手吊在米格尔的一条胳膊上，把头靠着他的肩膀。米格尔哼着小调。

"他们大概把留声机带来了吧？"

"要是没带，就把他们宰了。"

"你那么想跳舞？"

"看这天过的！"梅莉说，"今天这一天，我想方设法要好好玩玩。结果呢，一点都不怎么样。我可不愿意这么腻味地回到家里去，我的姑姑要是看见我带着那么一张脸进门，准得说我病

了。"

"上帝呀，弄了半天你还腻味！"

"别理她！"费尔南多说，"这个家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

"你是个聪明蛋。"

土路的左边正在兴建一座工厂；路就从工地的栅栏和葡萄园的铁丝网之间穿过。厂房很长，都用水泥板盖顶，脚手架上空无一人。有两只鸽子飞起来。

"我就弄不懂，"米格尔说，"你出来怎么总是一副腻味的样子，我妹妹也是这样。我始终就没弄明白。我啊，说实话，我自己也分不清我什么时候腻味，什么时候开心，我向你发誓。也许是我从来就没有感到腻味过，或者没有……"他把肩膀一耸。

"你是有福气的。"

穿过公路的时候，桑托斯和卡门停下来，冲着迎面过来的什么人大声地喊。桑托斯回头对土路上的那些人说："喂！他们在这儿哪！"他们正是萨卡里亚斯的那伙人。萨卡里亚斯和米格尔在公路中央，仿佛两个部落的首领，最先握了手。

"怎么样，你们这帮土匪？"

"到这会儿你们才露面！"

"我们就在那边来着。"

"我估计你们把留声机带来了，没猜错吧？"

和他们一起来的一位金发姑娘打量着梅莉的长裤。

"在树林里吗？"

"是，那儿，下面，水坝那边。"

"那……？"

"没什么，挺好。"

"那儿都挤满了。"

"你们呢?"

他们都在公路上停下来。

"那么说,丹尼尔没来吗?"

"他来了。"

费尔南多和一个小伙子拥抱在一起,大声地喊他"萨穆埃利略①,木头!"一边用拳头擂他的胳膊。萨卡里亚斯的衬衫敞开着,露出一条条肋骨。

"蒂托,塞瓦斯蒂安和他的未婚妻,还有露西塔,也都来了,我想没什么别的人了……"

"咱们可是在赶时髦哇!"

"谁?我吗?"

"他们都下过河了。我不知道……"

"行了,天都快黑了,咱们还在这儿没动窝呢。"

"你不知道什么?"

"在哪儿歇脚啊。"

"来车了,快躲开!"

"带唱片了吗?"

"带了。"

"瞧这尘土!"

"咱们走吧。"

有三个人已经在沟边坐了下来。

"你们不认识玛丽雅瑶吧?她是新的成员。"

她的脸蛋象中国人,头发又黑又亮。阿莉西亚早就和她相识,她们互相打了招呼。费尔南多打量着她的胸脯和臀部,然后也伸手给她。

① 萨穆埃尔的爱称。

“是的，先生，再说，这也是一位漂亮的成员。”他笑着议论道。

玛丽雅瑶带着嘲讽的微笑，顶住了他的眼光，说：

“很高兴认识您……”

“唱片带了六张。不过，今天上午让里卡多这蠢货打碎了一张。”

“咱们待在这儿也没事干。”梅莉说，“还是走吧。”

“你们这一整天都泡在哪儿了？怎么没有发现你们。”

“咱们找好一点的地方去。”金发姑娘说，“你说呢？”

“咱们之间没得说的。”

带着留声机的那个把机子放在沟里，打量起自己脚背上划破的伤痕。

“普罗菲丹，你这个家伙！”一个斜背着背包的冲他喊道，“这是放留声机的地方吗？”

那个抬起了头。

“我叫里卡多。”

他的牙齿洁白而又整齐。背背包的笑了。

米格尔说：

“那咱们往一起凑凑。你们一共是……？”

“八个人，一只狗。”

“什么狗？”

“没狗。你们说话总带刺儿！”

“真爱开玩笑。好，咱们已经在这儿歇了脚，这就走吧。”

桑托斯和卡门已经先朝酒店那边走去。其他人也开始你招呼我，我等着你，三三两两，慢吞吞地起动了。费尔南多占了玛丽雅瑶右边的位置。

"你住在哪个区?"他问她道,"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问你。"

玛丽雅瑶笑着回答说:

"库里奥索侨民区。你认识吗?"

米格尔和萨卡里亚斯走在一起;梅莉挽着阿莉西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对她说:

"她真漂亮,长着一张中国人的小脸蛋。"

"人家都叫她朝鲜姑娘,我们是在法学院认识的。"

萨卡里亚斯回头招呼在留声机周围的那些人,他们还逗留在公路上。

"里卡多,快来,带着它就是为的这会儿要用嘛!"

萨穆埃尔和金发姑娘走在一起,他用右臂搂着她的肩头。此刻,太阳已在眼前土路的尽头,渐渐落到科斯拉达的山冈上。和他们一起来的另外两个姑娘在等着里卡多和带背包的人。

"你们的火车是几点的?"米格尔问萨卡里亚斯。

"二十二点三十分。"

"你倒真象个火车时刻表。"

"人家写在那儿的么。"

"那么说,时间还有富余。咱们还可以痛痛快快地一直玩到二十点。"

"我也不知道,没准哪个姑娘又要提前走,叫人讨厌。"

桑托斯和卡门在毛里西奥的酒店门前站住了。

"米格尔。"桑托斯说,"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卡门倚在墙上。

"什么事?"

"咳,我说,卡梅拉有点不好受。她累了,你知道吗?也许还有点别的。这样的话,我们想我们这就回马德里去了。因为,反

正我们在这儿也干不了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最好还是让她回家，早点睡觉。”

“好，好，你们看着办吧。她累了，你们就走你们的。随你的便。你们早走，我觉得挺遗憾。不过，她要是累了，那还是早点走的好。”

“那我就去推车了，我们这就走了。”

他斜瞅了一眼萨卡里亚斯，又说：

“真抱歉，我们不等你们了，嗯？”

“那有什么！”

“她不太习惯在河里游泳，你知道吧？显然是她游了以后累了。”

“对，对！不必多解释了，推你们的车去吧，别啰苏了。”

全体都到了酒店门口。

“咱们进去，还是怎么的？”

高个子屠夫在门口看着他们。桑托斯说：

“那么，你们要是今天晚上就算账，我们就把我们每人该摊的钱先算了；要不，就明天再说。”

“行啊。”米格尔答道。

所有的人都走了进去。店堂里的人打量着一个一个走过的姑娘们。

“我们又来了。”

“太好了。”毛里西奥说，“你们要到花园里去，对吧？”

“对的，先生。”

“那就去吧，去吧。你们都认得路。”

他们拥进了花园。梅莉是最后一个。

“好一个摩登劲儿！”阿尔卡里亚人看到这个姑娘的裤子之

后，喃喃地说道。

牧人对他说：

“在你们阿尔卡里亚那里，你们没见过这样的事吧，是不是？”

“那还用说！有一次，我们那儿来了一辆汽车，走下来好几个人，还有一位太太，穿着长裤，他们都是一口外国话，那儿的饭店都不愿意给他们吃饭，都说他们可能是信新教的。”

“在阿尔卡里亚，那倒是会的。”他冲着牧人说，“你看吧，他们看一个人信什么教，全凭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那没什么，当然是那样。那是因为那家饭店的老板娘很虔诚，她不给他们饭吃，是怕神父会来对她发脾气。”

阿尔卡里亚人笑了；他又说：

“那倒是的。他们说他们要看看那座修道院。什么修道院呢？许多小孩就问他们。到末了，有一个男的给他们指了山坡上东倒西歪的四块石头，据说，这就是那个修道院留下的全部东西。也许是剩下的实在太少了，所以从来没有人叫过它修道院。他们就是对这个倒榻的修道院有那么大的兴趣。人就是这样，越是讲时髦，就越想看看古老的东西。这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饭店的那个寡妇老板娘看到神父亲自在给那些人讲解那堆破烂玩意儿，就觉得自己上当受了骗，气得要死。从此以后，她也不经常去教堂啦，最后连教都不信了。”

两个屠夫听得津津有味。牧人微笑着说：

“瞧，就是这样，一锤子买卖。”

“那儿的村子里，尽是这种事。”那一个说，“那儿的村子跟马德里附近的村子不一样，这边的人都鬼头鬼脑的，什么都见过。”

“不光是这个，不光是鬼头鬼脑。”牧人点着头，表示赞同。

堂马西亚尔吮了吮一小截复写铅笔的笔尖，随后在大理石

桌面上记着什么。胖司机说：

“只要看看这种型号的车灯排列式样就行了，可是四六年的潘若奥牌是怎么排列的！稍微有一点差别。”他转过脸对毛里西奥说，“请给我们再来一杯，唆，给我一杯，给这位先生一杯。您瞧，这就是因为许多公司都在挖空心思，要在每一辆出厂的新型号的车上拿出新的技术来。”

“是啊。可有些公司恰恰相反，只在车身上修修改改。外表，算了，那是骗人的玩意儿。都是样子货，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潘若奥公司可不是，这家公司很规矩。”

“那自然啰。请拿着。”他把毛里西奥给他们端上来的酒放一杯在对方的手里，“说到车子的问题，也跟任何别的事一样，说来说去，里面的东西才是最要紧的。什么事情都这样。要不然，为什么车子跟车子之间还有那么大的出入呢？”

卡门和桑托斯推着自行车走过。

“这就走了？”毛里西奥问道。

“是要走了。因为我们有点急事。您知道吗？他们还要在这儿待一会儿。”

“那没什么。希望下个星期天还能再在这儿看到你们。”

他用手帕擦干了右手，伸过去。

“今天的账目，那个高个儿的负责跟您算清楚。”桑托斯说，一边隔着柜台跟他握手。“现在就不算了，行吧？”

“那好。那么，就再见吧，年轻人。”

“再见了。诸位请再多待一会儿。”桑托斯说完，便把自行车的前轮子提起来，抬过门口的台阶。

* * *

“你们要东西了吗？”

留声机放在一张椅子上。奥卡尼亚一家在花园对面的角落里不声不响地注视着。

"现在给我们来点葡萄酒吧。"

"我喝苦艾酒。"萨卡里亚斯笑着说。

他把椅子往后一拉，头就靠到了树叶丛里。留声机的主人摇动摇把时，放留声机的椅子就猛烈地摇晃起来。

"这是什么？"梅莉问道。

"一种东方饮料。"

萨卡里亚斯笑了，他的脸型很瘦削，象跑狗的脸。

"跟你一样！"

"我生在巴格达，你不知道吗？"

"看得出来。"

"怎么了？我不想把出生证明拿给你看，因为是用阿拉伯文写的，你看不懂。"

"就凭你一句话就够了，乖乖。"

所有的人都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桌子在房子后墙的过道门左侧。长了一口漂亮牙齿的那个站在那里，跟给留声机上发条的人挨在一起。

"什么音乐！"

"耐心一点。"

阿莉西亚问道：

"你们都有些什么唱片？"

"有几张今年的。"

"跳舞够用了。"萨穆埃尔说，"我们还有一张桑巴[①]的。"

---

① 起源于巴西的民间舞曲。

“那我喜欢。”

“还有一张加德尔的探戈：《海狼》。”

“这倒是个新东西。”费尔南多笑着说道。

萨穆埃尔的那个金发姑娘身体往后靠着，双肘撑在身后一扇窗子的窗台上，胸脯挺得高高的。她穿着一件肉色上衣。

“你换个姿势吧。”马努埃尔对她说道。

“为什么？”

“把椅子放低，你会把它弄断的。”

“谁有唱针？”

“你！”

他拍了拍口袋，里面有针的响声。

“给你说对了。咱们放哪个？”

“转起来了吗？那就来伦巴① 吧。”

“抓出哪张，”里卡多说着，把手伸进背包，“就那张。”

“看看是哪张？”

“不看，来个突然的。”

中途进来的那五个马德里人占着他们对面挨着鸡窝的一张桌子。佩特拉在看自己的手表。

“这些小东西，这些小东西……都到这时候了。”

塞尔希奥把椅子转过来，对着花园中央，为的是好看跳舞。

“他们快回来了。”

“那家伙！他倒凉快，在那儿臭灌一通酒……”

---

① 起源于古巴的民间舞曲。

"该点灯吃晚饭了。"费莉西塔偎依着她母亲，很有见地地说道。

"怎么不是！他们什么都想不起来！"佩特拉说道。

他们四个人瞧着留声机、又瞧瞧米格尔和萨卡里亚斯那伙人。

"姑娘们，让你家里的人逍遥去吧。"

在奥卡尼亚一家的桌子和那五个人的桌子中间，最后一抹阳光照在一块没被藤蔓遮住的矮墙上，它越来越淡，终于完全消失。整个花园沉入阴影之中。胡安尼托从墙上探出脑袋。音乐响了起来。

"喂，妈妈！看我呀，妈妈！"

留声机里响起了加那利群岛进行曲。

"哦，胡安尼托！……马上给我下来！你们三个赶紧给我回到这儿来！快回来！"

胡安尼托的脑袋不见了。

"上帝啊！简直野透了！都是些什么孩子！"

一个穿黑衣服的姑娘出来同里卡多跳舞。费尔南多同玛丽雅瑶躲在角落里谈笑。她那双中国姑娘似的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风情。

"多么俊俏的姑娘啊！"费尔南多说，"你的眼睛，我的小姑娘，每一只就是一部电影。双套节目，而且还连着演。咱们跳舞吧？"

玛丽雅瑶笑吟吟地同意了。

"你让我们过去。"

萨卡里亚斯挪开椅子，他们从后面走出来，脊背擦着金银花的叶子。毛里西奥端酒过来。

"请您就放在这儿吧。"

"好。"毛里西奥说,"你们这次都是准备好了来的。"

他用手指从托盘里夹起酒杯,四个四个地往桌上放。

"您说什么来着?"

"唱机。"他抬起下巴,指了指留声机。

"啊,是啊。"萨穆埃尔回答说,"您说说看,我们在这儿跳舞,您能给弄点什么来?"

毛里西奥手里拎着托盘,已经回身向房门口走去;这时,看了他一眼。

"弄点什么?……"他对他们说,"得了！你们要我给你们弄什么?弄点你们脚上给我带来的土?你瞧,这买卖不坏吧!"

他走进屋子。

"他的话倒也不是没有道理。"萨穆埃尔看着那些人说,"你看……"

"当然。"

只听见玛丽雅瑶在花园当中格格地笑个不停。米格尔斟满一杯酒,然后一口喝光,便和他的未婚妻出来跳舞。留声机的主人还站在椅子旁边。

"别管它了,卢卡斯。"有一个姑娘对他说,"转得挺好。"

他抬起头,走了过去。萨卡里亚斯把酒杯都斟满了。

"怎么?你信不过这个笨家伙?"他问道。

"有好几次,它转着转着就停了。胡安尼①,你想跳舞吗?"

"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好,我来。"

萨穆埃尔和金发姑娘互相勾着肩膀,在椅子上摇晃着。姑

① 胡安娜的爱称,亦称胡安尼塔。

娘随着留声机，轻轻地哼着进行曲。玛丽雅瑶又笑了起来。萨卡里亚斯用肘捅了一下梅莉。

“你瞧，”他用尖尖的下巴指着跳舞的人说，“今天我带来的舞伴，叫人家给弄走了。”

“是这个玛丽雅瑶？”

他点了点头。

“你让人家抢她嘛。”梅莉说，“你心疼了？”

萨卡里亚斯啜着杯子里的酒。

“我更喜欢顶替的。”

“什么顶替的？”

萨卡里亚斯又往椅子上一靠，使后面半个脑袋埋在金银花丛里面。

“你要把椅子翻倒了，你会摔下去的，萨卡里亚斯。你说，什么顶替的？”

“那就是你，还能是谁呢？”

“我？”她转过头冲着他说，“得了，小伙子！现在我才明白了。要是她又回来了呢？”

那一个笑眯眯的，双手往脑后一叉。

“那她就鸡飞蛋打。”

奥卡尼亚的孩子从跳舞的人群里穿过。胡安尼托一头撞在玛丽雅瑶的身上。

“啊哟，这孩子！……”

“你可以绕过来嘛，干什么去扰乱人家。”他的母亲训斥着他们，“来，到这儿来。瞧瞧你们这几张脸！”

她抓住佩特里塔，拍着孩子的脸颊。然后用手帕沾着口水揩她的脸。女孩哀告着，因为妈妈揩得太重了。末了，母亲把白

手帕上褶黑的一块给她看。

“嗷，你看见了吧！”

费尔南多和玛丽雅瑶跳着舞经过留声机的时候，停了下来。他伸手把唱头挪回去，使唱片又重头开始。卢卡斯一听到音乐发生突然变化，马上便看了一眼。

“你别动它！别乱来！”

“那又怎么啦？难道还需要一个技术员？”

卢卡斯到了留声机旁边。

“这东西很娇气。这一动，说不定就坏了一根针。”

他观察了一会儿留声机的转动；然后大家又回去跳舞。费尔南多对玛丽雅瑶说：

“这样，咱们就可以多跳一会儿，你说是不是？一个曲子就可以跳两次。”

“那你以为，这么办了时间就不会过去？”

佩特拉问道：

“你们的爸爸在干什么哪？”

“和一些人在那儿呢。”

“他不是说车灯不灵了吗，还是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回马德里的好，别让那些戴头盔的人罚我们的款，就差这一手啦。”

她看见毛里西奥给那五个人又上了一瓶酒，这会儿正待在他们桌子的旁边。

“我说，毛里西奥！我丈夫在你们那儿吧，是不是啊？”

“费利佩吗？在里边柜台那儿哪。没有动窝。”

“是吗。请您去替我告诉他，劳您的驾，看看他在干什么，问问他知道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你们要溜走啦？”

费尔南多跳舞转过桌子时，抄起了一杯酒，脚底下都没有停住。

"喂，你们这些老头、老太！"他冲着坐在旁边的人喊道。

"放一张伦巴吧！你听见吗！"萨穆埃尔说，"这种曲子我不会跳。呃，萨卡尔[①]？你记得吗，两年前，在帕尔梅拉斯？"

"你们到帕尔梅拉斯去过了？"梅莉问道。

"就是和这只小鸟，我们去过四、五次。"

"还要多，还要多，"萨穆埃尔说，"好多次呢。"

"你让他去的吗？"梅莉问金发姑娘。

"那时，他还没有跟我在一起呢。这会儿我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她说着，做了个挥拳威胁的样子，"以后他会明白的。"

"人家把你给捆上喽，呃，萨穆埃尔？"萨卡里亚斯微微一笑，"别否认啦。"

"她吗？办不到！"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金发姑娘说道。

她握住萨穆埃尔的手，对梅莉说：

"不过，他倒是个好孩子，你知道吗？"

"你放心吧。"梅莉答道。

费尔南多又转回来，随手把空杯子摺在桌子上。萨卡里亚斯又把空杯子都满上了。

"在帕尔梅拉斯那边，"他议论起来，"有一个漂亮的海湾。这位打从那次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你知道这件事？"金发姑娘说，"你还知道什么？"她一往情深地紧靠在萨穆埃尔身上。

"什么也不知道，姑娘，忘得精光了！连影子都没了！"

---

① 萨卡里亚斯的爱称。

“你在打岔，萨卡里亚斯。”金发姑娘回敬他说，“你就不想以后让我跟你说点什么了？”

“别扯这个了。”萨穆埃尔说道。

萨卡里亚斯笑了。

“你一肚子坏水。”梅莉对他说，“现在就想冷淡你的未婚妻了。”

“冷淡我？门儿都没有。过去的事就算了。这件事你说也好，不说也好，这架势是要我吃萨穆埃尔的醋。”

萨卡里亚斯呷了一口酒，然后说：

“你呀，玛丽亚·路易萨，你把他从我这儿弄走了，他可是我从前最好的朋友，你把他永远带走了。事情就是这样。你别以为这件事情我会马马虎虎原谅你的。”

“啊，那你看，解决的办法有的是，也很容易。要是你那么想萨穆埃尔，那你就找一个未婚妻，咱们四个人凑一伙，你看行吗？”

“不那么容易。”萨卡里亚斯答道。

“你这样认为吗？”金发姑娘说，“我看是行的。”

梅莉说：

“我要拿‘野牛牌’了，你们想抽吗？”

她的手提包在椅子背上挂着。

米格尔和阿莉西亚在静静地跳舞。

“你再拿出点劲头儿来。”穿黑衣服的姑娘对里卡多说，“你没看见你带着我的那慢吞吞的样子？”

“非得长两条飞毛腿才能跟你跳，我亲爱的姑娘。”

“那你也太夸张了。”

“怎么样？咱们再让它来一遍？”费尔南多和他们擦肩而过

的时候问道。

“你这是在找倒霉。你要再去碰他的留声机，他会把你宰了的！”

费尔南多笑了。

“那咱们就随他的便吧……”

他又同玛丽雅瑶一起出来跳。他们跳得更快了，转圈转得比任何人都多。他们笑着，看不清四周围所有人的面孔。玛丽雅瑶问道：

“那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梅莉？”

他回答她道：

“你也听说了？”

“谁不知道啊？”她说，“她的名气不小！”

“我可不知道有那么大。”

“我听说过好几次。特别是阿莉西亚，好象她非常喜欢她。所以，我听见那么多人捧她，吹她，在我的想象当中，这个梅莉，嘀！可了不起了。”

“什么了不起？”

“哦，乖乖，我想她一定是个迷人的姑娘，非同寻常。”

“那么说，这个梅莉使你失望了？”

“哦，她挺漂亮，那是当然的。不过，嗷，并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那么样。”

他们二人轻快地跳着，盯了梅莉好一阵子，一边还在谈论着她。后来他们不说了，可是玛丽雅瑶还在看梅莉：她这时已经点上了一支烟。

乐声停了。唱针还在最后一圈的纹路中划着。卢卡斯急忙

去把它挪开。

“怎么样？”

“太好了。”

他们回到桌边。阿莉西亚坐在梅莉的左边，正在对她说：

“你刚才不是很想跳舞来的么？”

梅莉做了一个表示要避开的手势，又把肩膀一耸。

“你不想抽支烟吗？”她问道。

“谢谢你，阿梅莉亚，待会儿吧。”阿莉西亚看着自己的胳膊说道。

梅莉张开嘴巴，让烟冉冉地从口中散出，连气都不吐一口。

佩特拉对她的孩子们说：

“你们都把衣服穿起来吧，我的孩子们。没衣服的快去拿。等爸爸一来，咱们就走。你穿在这个外面了，阿马德奥？你这是怎么了！”

他把长裤套在游泳裤外面了。他对她说：

“已经干了，妈。你摸摸看，呶，摸摸看么……”

“啊哟，你也是个死心眼。要是这样的话，去，到椅子背后去把衣服脱了。当心，躲好了，别让人家看见，别把人家全都吓跑了。你听着！你要是以为你有什么东西就要在这里当场出丑，那你就试试看！……”

胡安尼托待在佩特拉的身边，把背带挂到肩上。他在听五个人的那张桌子旁边一个姑娘低声唱的歌。

“你还没完？”

阿马德奥没有回答，他躲在椅子背后的阴影里没有出来：他在哭。

* * *

在公路与铁路的交岔口旁边有一个乞丐，断肢上露着肉，身下垫着一张报纸。圣费尔南多·德·埃纳雷斯那座工厂的废墟后面，是一片惨黄的天空。

福斯蒂娜守着窗口的光亮，在桌布上挑扁豆。她这里可以听得见花园里说话的声音。

砖桥的颜色显得越发的暗了；对岸的阳光也渐远渐消。保莉娜目送着正在逝去的余晖，它越过了那片空地，此刻正照着阿尔卡里亚高地；那里，最高的几处灰白的标高点，在如火的夕阳中被镀上了一层古铜色。

“你在看什么？”

“没看什么。”

塞瓦斯蒂安抬起手，够着保莉娜的脸。她问道

“你怎么样？行吗？”

她把手指插进他的头发里。

“我开这种牌子的车跑过的地方多着呢！……请您看吧：桑坦德、巴利亚多里德、梅迪纳尔坎波、帕伦西亚，”他伸出指头数着，“布尔戈斯、阿斯托尔加、托罗。拉科鲁尼亚省的加利西亚、庞费拉达、帕哈雷斯港、奥维多所有这些地方，我就是开着潘若奥牌的车到处跑的，还到过萨莫拉、佩尼亚兰达、萨拉曼卡！……我敢说，我都成了地图了！别管什么公路，也别管是白天、是晚上，我凭我从二十到二十五岁这段时期的经验，什么都不怕。这种岁数，您是知道的，一个人不自量力，胆大妄为，认为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太小了。不管是什么时候，人家都能跑来叫你出车；连问都不问，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冷水擦一把，啵，上卡车！上萨莫拉运蒜，上瓦斯孔加达斯运铁，都一样。对我有什么关系！只要拿着鞭子赶我，我就得快跑。请给满上酒，毛里西奥，劳驾。我

要是有一条狼狗，您看，钢壳的，就好了！钢壳的狼狗！那是宝贝！我做梦都想。它得长一嘴利牙！这个啊，我对您说，就是这辆潘若奥，那样的话，谁也不敢再那种样子来找我了。”

铁路道口旁边，乞丐一边抚摸着自己的断肢，一边单调地哼哼着，向那些从河边上来到车站去乘火车的人乞讨。

金银花和美洲葡萄花叶中间的黑影越来越浓了。

“老天爷！他在想什么哪？都什么时候啦！……”

费莉西塔望着米格尔和萨卡里亚斯那张桌子，仔细观察着所有的人，留心着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

“那就随便吧！全都是一路货色！咱们也跳舞吧！……”

姑娘们露着胳膊，连连地摇晃着；她们看着，又用手摸着胳膊上的皮肤。不久前，有人把金发姑娘脑袋后面的一扇气窗关上。在花叶丛的阴影里，人们的面目已经辨认不清。猫在花园的暗角落里跑来跑去。

“诸位行行好吧！伸伸手吧，好心的人，帮帮可怜的残废人吧！希望你们一辈子事事如意！赏一个小钱给走投无路的人吧！基督徒啊！赏个小钱给残废人买块面包吃吧！残废人挣不动啦！……”

铁路道口的栏杆在徐徐降落。人们把硬币扔在报纸上，落在那残缺的肢体旁边。

“对了，”牧人说道，“我这儿还有一小块干酪，是今天中午在点心店没吃完的。”

他在背包里的报纸当中翻了一阵，从一个小纸卷里拿出一角玫瑰红的干酪。

“嗬，还是羊奶的！真不错。你吃饭的时候，还想到把好东西拿出来跟朋友们分享分享，真不错。”

牌局还在继续，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闷气，只听到瘫子偶而发出一两声叫喊，或是把牌狠狠打出的声音。每局终了，便是一阵吵嚷和评论。

“您中午在野地里，太阳最毒，意思可不大。”

他已经把干酪放在柜台上，并用刀把它切碎。

“请吧，诸位。”他一边说，一边把折刀合起来，“稍微尝一尝。少了点……可就是这些了。”

“在马德里的许多酒吧间和讲究的地方，也是切成象你这样的大小来当下酒菜的。”

“那错不了。”阿尔卡里亚人表示同意，“您怎么不动手啊？”

“我不要了，谢谢。”

牧人转过身说：

“您不尝尝干酪？就算您会说您已经尝过了，那也得来那么一小条。”他晃着脑袋说，“唉，唉，卢西奥先生，我看您是在跟我摆一副知识分子的架子。您要不是这样，那就尝尝吧。”

阿黄已经嗅到干酪的气味，便使劲地摇着尾巴，希望能得到几块干酪皮。

“没准是的，”毛里西奥说，“他今天连午饭还没吃呢……”

“那样可不好。”

“鬼东西！”科卡·科尼亚叫道，“你的算盘可太精啦！这牌封得好，先生！这次叫我们给揪住尾巴了！喂，马西亚尔！怎么样？你算哪，你算哪……”

“你就算算你自己的吧。”堂马西亚尔顶了他一句。

阿黄张嘴在空中接着查马里斯扔给它的干酪皮。

“您还记得该去弄晚饭啦？还记得您的孩子们该睡觉啦？”

他一遍又一遍地把餐巾叠上然后又打开。

“她还说车灯看来是不灵了。趁天还亮……”

他看着天空。

“我们在阿尔巴德托尔梅斯吃了点东西，抽了烟。六点就到了萨莫拉。一阵风就把那些码头都甩在后面了！您说说看，下坡不比上坡舒服多了吗？一路上都顺顺当当的。干了它，再来点。”

奥卡尼亚不由自主地顺从着他。

保莉娜望着平原，望着路基上的铁路。一列从瓜达拉哈拉发出的邮车正笔直地开来。塞瓦斯蒂安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他换了个姿势，懒懒地舒了一口气。远处，东边山地上，太阳的最后一抹光线也已经从最高的峰峦上消失。

“善心的人长命百岁！愿上帝赐给他年轻的侣伴！赐给他残废人享受不到的好福气！伸伸手吧，好心的人！诸位行行好吧！基督徒啊！赏枚五分的小钱给倒霉的人吧！……”

道口的栏杆挡住了去路。有几个女人在奔跑。

“咱们从比加瓦罗走，怎么样？”

卡门没听他说话，她出神地听着火车从桥上开过来时越来越响的隆隆声。她把前臂支在漆成红白相间的栏杆上。

“来得及，来得及！别跑啦！……”那几个女人叫喊着，但仍然在跑。地在震颤。桑托斯一只手放在车垫子上，扶着自行车。

“我说，我给你留着座位，梅莉。我想你还回来吧，呃？”

她正出来同费尔南多跳舞；这时，回过头去说：

“回来的，萨卡里亚斯，给我留着。”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谢谢你。”

留声机响着一支探戈的曲子。

火车过去了；它喷出的白烟伴随着车轮的轰隆声象乱云似的狂舞着。火车到站刹车时，车轮吱吱嘎嘎地响了一阵。车尾停在离铁路道口不到二十米的地方。人们向车门蜂拥过去。

"咱们还等什么？"

栏杆又升起了，人们纷纷穿过铁道。

"我说了，还是从维卡尔瓦罗那边走。然后再上瓦伦西亚公路，从巴列卡斯进马德里。"

"不绕远吗？"

"绕不多。这样，咱们就能避开都要赶回去的车。那条路没什么人，全是田野。"

"你要是认得路，那咱们就走吧。时候不早了吧？"

他把自行车推上公路，抬腿跨过坐垫，然后两腿踏稳在地上。

"上吧。"

卡门坐到车梁上，双手抓着车把。

"让我安静会儿吧！我可不想跟你们胡搅！"

树林的荫影里一片灰暗。

"可我们拿你怎么啦？过来啊，丹尼尔！……"

"没有，你们没拿我怎么着。你们跟我瞎捣乱！"

他离开蒂托和露西塔，走了没几步远，便扑倒在地上。此刻，已经分辨不清土地和哈拉马河河水的颜色了。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边——有一所小茅屋——渔夫的老婆——带着她的小儿女们——在那里——幸福地生活着……

屋子紧里头墙上的彩色石版画在昏暗中变成模糊的一片。

"爸爸，妈叫咱们走。"

“这就走，我的孩子。对你妈说，我这就走。给大家都来一杯，毛里西奥，提提神。去告诉她，说我马上就走。”

五个人的那张桌子上，有两对出来跳舞。费尔南多发起议论来：

“谁让他们用我们的音乐跳舞的？”

“让他们跳去吧。”梅莉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真不要脸。”

“照你这么说，他们应该请求你的同意才行啰？”她顶了他一句。

萨卡里亚斯正从自己的座位上盯着她。留声机里响着加德尔用老式的鼻音唱法唱的歌声。

尼内塔要塞尔希奥出去同她跳舞。

“娘儿们，咱们已经过了跳舞的岁数啦。再说，佩特拉急着要走。”

“啊，要是为了这个，”佩特拉说，“等到咱们真要走的时候，你们连里加敦舞都跳完啦。怎么样，我的孩子，他怎么对你说的？”

“说他马上就来。”

他们离开公路已经很远了，乞丐要钱的声音也远远地落在后面。桑托斯弯下腰蹬车，面孔紧贴在卡门的脸颊上。

“咱们是不是迷路了？”她说道。

“咱们迷路不迷路，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倒是没什么关系。”她微笑着，用脸颊蹭着桑托斯的胡子。“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无所谓。掉到河里也无所谓。”

这条土路穿过科斯拉达郊外的许多果菜园。衬着傍晚的红光，树丛越发显得黑黝黝的。科斯拉达已经落在他们的身后。

“糟了，咱们把那个家伙丢了。”蒂托说道。

“可能在那儿呢，你别操心了。”

“我不放心。他走开了，我很难过。”

他感到露西塔的手臂靠在他的手臂上。她说：

“这不会出什么事的，在不在都一样。又不是缺他不可，不是吗？”

“姑娘，咱们刚才是三个人在一块儿的。”

“那现在是咱们俩。黑影越少，光明就越多，你说呢？”

“光明越多？我的姑娘，我现在看什么都糊糊涂涂的了。我喝了那么些酒，你别以为我看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

“啊，我也看不清楚。”她笑着说道。

她把脸凑过去，又说：

“可我有点高兴了，你知道吧？”她那对明亮的眼睛看着他，“要是丹尼尔想在那儿躺下睡一会儿，那你就随他去吧。他说我们跟他瞎捣乱来着。我说，蒂托。”

“说什么？”

比加瓦罗的塔影在昏沉的暮色中依稀可见，还有瓦尔德里瓦斯水泥厂的烟囱。到处都被烟尘弄得很脏。自行车骑在尘土很厚的地上，没有一些声响，只有车链子衔接处均匀地发出轻微的嘎嘎声。卡门感觉到桑托斯的气息吐到她面孔的一边。他们不得不下了车，横过阿甘达铁路线。有人在田野里呼唤另一个人。

“来帮帮忙，卡梅拉。”

他们把自行车拉上斜坡。他们靠近铁轨，站在路基上面。

“吻我一下。”

眼前不远的地方，在西方天空一片青光的前面，蒙蒙胧胧地耸立着一块孤零零的高地，那便是阿尔莫多瓦尔。

“音乐属于一切人！留声机可以是谁的，可音乐不属于任何人私有！音乐是谁听它，它就属于谁！”

货架上的瓶子已经不再闪光发亮。毛里西奥打了个哈欠。阿尔卡里亚人说：

“您要是不在那儿跟这位朋友吵闹，人家也就尝上干酪啦。是特制的羊奶干酪。这儿，”他指牧人说，“只有他会做，虽说这也值不了什么。”

牧人附和着：

“我真想请您品尝一下，好让您知道我们那边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不好。可就是我没敢打扰你们的谈话。”

司机也插嘴说：

“慢着，这么说，这位先生是非得回去不可了。就不能改天再来了吗？不过要一个人来，别带家眷，也别乱哄哄的，提前打个招呼，宰一头羊羔，呃，克劳迪奥先生？我们好好为您准备一下。自己有车，到这儿来不成问题。来看看吧，一定要来看看……不光是在马德里可以度过快活的时光，在村子里也能经常玩得热热闹闹的。”

他亲切地把手放在奥卡尼亚的肩上，放了一会儿就拿开了。

福斯蒂娜突然发现油布上的扁豆一下子看不清楚了。她抬起眼睛，朝窗口望了望：在花园里的余光之中，各种颜色都逐渐减弱，发暗，变灰。福斯蒂娜摘下眼镜，把它放在油布上。

……在混浊的——水里——海狼完蛋了。

眼镜框是黑色赛璐珞做的。她从椅子上欠起身，去开电灯。

“这您知道了吧，就看您哪天愿意了。您就只要提前两三天捎个口信，一切都能马上给您备齐。您就等着瞧好吧。”

“是啊，可眼下这么办，很不容易啊。毛里西奥是知道的，这

是实话吧？您别以为我没有兴致，我已经让您把我说得心眼儿都活了。不过，您和你们诸位对我的一片美意，我非常感谢。”

“谢什么？根本不值得谢，这没什么。就等您来了。要不然，就不……”

“这儿连一张饼都没有，你还说呢！”科卡·科尼亚打断了他的话，“我看，你这是光打雷不下雨！看看这到底能怎么样吧！多给顾客一点方便吧，别那么死扣着省电了，毛里西奥！你倒是给我看看：这儿这位可怜的埃斯纳伊德尔先生，非得把牌抓起来照着亮，才能看清摸到的是什么牌！他的牌，我看，都跟卡梅洛的牌弄混啦！”

“闭嘴吧，你这个集市上的丑八怪！”堂马西亚尔斥责他道，“你这个大喇叭嗓门儿，越拔越高，简直是在拿一根棍往人家的耳朵里捅！”

“到底谁是集市上的丑八怪？你瞎搅些什么！要瞎搅，你一只脚到法国去搅，一只脚到葡萄牙去搅！”

“你们瞧这模样！他还厚颜无耻地找别人的茬儿呢！留点神吧，没准人家会来研究你爹妈怎么生下你这个刺儿头的！你知道吗，他们可算是给我们送了件好礼物！……”

毛里西奥拧了电灯的开关。

从厨房明亮的窗户照到花园里的灯光，消散在迷蒙的暮色之中。

“呶！”佩特拉说，“马上就天黑了。已经黑啦。”

费利佩·奥卡尼亚在花园门口出现，正朝他一家人的那张桌子走去。

“我们不就是沾了点音乐的光么。再说，这也没让你们谁破费什么。这么着就不浪费了，留声机的利用率就更高了。”

"那可不是。无非就是乱点儿。谁想跟你们瞎捣乱来着?"

"没什么,我们来摇留声机吧,这样,大家都受点累,我们也算出了点力,这样解决行吗?"

萨穆埃尔掏出了一个吸大麻的烟斗,把它点着了递给萨卡里亚斯。

"一对宝货!"洛莉[①]说,"你们抽出点什么乐趣啦?"

"看费尔南多,他跟那帮人都已经混熟了。"

"他什么地方不插手……"

"你就同意他吸这种毒品?"

玛丽亚·路易萨耸了耸肩膀,说:

"为什么不同意呢?"

"这东西能使你产生幻觉。你会觉得你好象是跟着一个大冒险家上天入地;其实,也就是吸了几口这种烟末子。"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过,既然他有这种嗜好,那我何必让他戒掉呢?"

"对他的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

"好吧。怎么了?你们没再放一张唱片?"

"等一会儿吧,至少也该歇一歇了。一共有五张,你还要一张接一张地放?"

"不是五张,是十张。"

"不是所有的唱片都能转圈,我看至少有两张转不了。"

"就算八张吧,没时间全放,没时间了。"

"好了,玛丽雅瑶,我们知道了,我的姑娘。别拿这种话来压我们,把我们压得更矮了。别叫我讨厌。"

---

① 多洛雷斯的爱称,亦称洛莉塔。

“那你为什么说瞎话骗人?”

“你还没完没了! 真是岂有此理!”

“那你抽它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梅莉问萨卡里亚斯。

“你尝尝看。叫萨穆埃尔给你装一袋。”

“我不敢,怪不好意思的。有什么感觉?”

“恍恍惚惚的。”

“怎么恍恍惚惚?”

那条土路同阿尔莫多瓦尔高地的影子是平行的。自行车一过,灰暗的尘土上便留下一条静静的车轮的印痕。卡门手抓着车把;镀镍的车把上还反射着微弱的光;收割后的田野里残留的肮脏的禾秸和电线杆顶端的白色瓷瓶,都在翘首望着阿尔莫多瓦尔高地后面西方天空中最后一点蓝紫色的微光。在他们的身后,从瓦尔德里瓦斯水泥厂烟囱里冒出的烟升得很高,在无风的犹如青石板一般的天上渐渐散开,一动不动地笼罩着工厂黑乎乎的建筑物,笼罩着偏僻的维卡尔瓦罗区、高塔以及幽暗的庄园。卡门哆嗦了一下,因为在他们头上通过的电缆嗡嗡地响了起来。

桑托斯在冥色中朝右边田野的那一端,朝阿尔莫多瓦尔一侧的荒地望去:山坡上灰白的泥灰质土地在苍茫之中还依稀可辨,而一丛丛的灌木则只剩下了团团的黑影。他停住自行车。

“咱们歇一会儿吧。”

卡门站在土路当中伸着懒腰。桑托斯扶着自行车,向四下望了望,然后说道:

“咱们爬这座山吗?”

“爬哪座? 爬到上面去?”

“没什么,姑娘。穿过这片地就到了,充其量也就是爬个八、九十米。”

"可能还要多一点。"

"你不想看看马德里?"

"看得见吗?"

"看得清清楚楚。"

他已经把自行车推出土路,又说:

"你来不来?"

"你怎么知道看得见马德里? 你跟谁一起爬过?"

她也朝着那片地走去;两人一起走着。

"有一天下午,跟我的叔叔哈维埃尔和另外一个中士一起爬过,我叔叔要去维卡尔瓦罗。他们想去看看有没有鹧鸪。你脚底下踩不住的话,就抓住我。你踩着田埂走就行,一步一步往前错,你看,这样就不绊脚了吧。"

"踩田埂我有点害怕,没有小虫子吧?"

"有,鳄鱼和豹子,我看都有。"

他们踩着禾秸,嚓嚓地响着。到了阿尔莫多瓦尔山脚下,他们把自行车放倒在地上。桑托斯抓着他未婚妻的手,扶着她往山坡上爬。在他们身后很远的地方,从瓦伦西亚公路上开来几辆汽车,车灯明晃晃的。

*　　*　　*

"你说,喝多了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就等头脑清醒过来。"

"等着的时候呢?"

"那就什么也别干。那就尽量不要让酒上头,由着性子胡来。"

露西塔把手往沙土里一插,直着胳膊支在身后,头一仰,让

头发垂到后面。

“那不是更好吗！……”她慢悠悠地说着，一边闭上了眼睛。

她又把身子往前一倾，接着说：

“我可不愿意让酒劲儿过去，我说。我这会儿觉得自在极了！你呢？”

“我也一样。”

露西塔歪着头，聚拢了眼光，仿佛在黑暗里搜索蒂托的面孔。

“乖乖，我晕乎啦，简直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要是晕的话，就别这么乱动；只要酒不往上翻，就会好一点。”

“好吧，那我就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她把目光转向河和树林那边，“天差不多全黑了。”

“是啊，差不多全黑了。”

她朝后面望了一眼。

“丹尼尔都没影了，连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准是在呼呼地睡大觉。”

“他很可能已经在火车上了。”

“真的吗？倒也是，有好大一会儿功夫了。那就用不着去叫醒他啦；由他去吧！”

“他糊涂了。也许是你和我在一起把他气跑的。他都快醉了，所以才脚底下来回地拌蒜。没错。”

“他真倒霉。你和我，咱们也快醉了，可咱们的自我感觉再好也不过了，就好象坐在一条船上，你说呢，是不是？还有波浪呢，你觉得不觉得有波浪啊？”她笑了，“你就想象一下，咱们俩就

好象是坐在一条船上。我说，那有多开心啊！你就是划船的人；大海里波涛汹涌，浪大得厉害；这是个可怕的夜晚！既看不见海岸，也看不见小岛；我呢，我害怕极了，于是你就……我在说傻话啦，是吧？你准是笑话我了。我说了不少傻话了吧，是不是，蒂托？”

“没有，姑娘，你刚才说的有意思极了，可不是什么傻话。”

“你不觉得我是个傻姑娘吗？你说，我是跟小孩子一样吧，喜欢假装自己骑着马，幻想出一大堆离奇古怪的事。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讨人喜欢？你说呀。”

“别那么说！你怎么能那么说呢，姑娘？喝了酒，谁都会这样想入非非的，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可我；咱们现在不提酒不酒的，就说我，说我本人。”

“说你？说什么？”

“说说我怎么样。说吧，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觉得？要是你不讨人喜欢，我就不会在这儿跟你待在一起了。你这么问是多余的。你也太计较别人的看法了。”

“不是所有人的看法。得了，我又犯傻了，那有什么关系？各人有各人的特色；我想笑，我就笑。我自己的房间里有一个带穿衣镜的衣柜，你觉得怎么样？可是里面没有你的影子。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有点醉了，蒂托。”

“来，你就躺一会儿，休息休息。”

“好，蒂托，谢谢。”她往地上躺下去，“我说，我说的那些你不在意吧，是吗？差不多全是胡扯。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可是，一说起来就拐了弯。我跟你这算开了一个什么头呀。”她微微一

笑，“好，没关系，这样咱们才开心呢。这个傻姑娘！是不是？你说呢？”

“一点儿也不，姑娘，我看你今天晚上很热情。”

“咱们真走运，真不赖。咱们这会儿不乘船了，我觉得好象又在坐转马了。”

她把头枕在一包衣服上，侧下身子。

“天全黑了。”她又说了一句，然后才完全躺了下来。

她躺在地上望着河对岸，望着远处的旷野和黑魆魆的深谷。黑暗正从那里出生，渐渐侵吞了土地，爬上了山峦；它是一片灌木丛接着一片灌木丛地往上爬的，直到最后完全把它们隐没为止。那黑暗，漆黑的黑暗，象猫一般，轻捷而又凶残，仿佛使山峦都落入了它的陷阱。那黑夜，有着灵敏的嗅觉，既贪婪又残忍；它张牙舞爪，扑向那些离开母兽的、没有防卫能力的、吓得要命的幼仔。在黑茫茫的原野上，火车头上的那盏灯，犹如野兽的眼睛，在闪着凶光。

“喂，给我讲点什么。”

树林里还有不少人群；在黑暗中还可以听见有人在吹奏口琴，吹的是一支进行曲，德国的进行曲，是纳粹时代的。

“来，给我讲点什么，蒂托。”

“给你讲点什么，讲什么呢？”

“喂，讲点就行，讲点你的事，或者瞎扯一通，都行，好歹有点意思的。”

“有意思的？我什么也不会讲，不会讲什么海外奇谈。哪一类的？你觉得什么有意思？说给我听听。”

“冒险一类的，比方说，还有爱情一类的。”

“啊哟，爱情！”他笑咪咪地摆着手说，“你等于没说！什么爱

情？有各种不同的爱情呢。”

“讲你喜欢的爱情，只要能打动人的就行。”

“不过，我可不会讲浪漫的故事，姑娘，你想叫我从哪儿挤出来呢？这个，啵，你去买一本小说好了。”

“好哇！这会儿别跟我扯小说了，我的乖乖。小说我那儿有的是，我也读够了！再说，这会儿跟小说有什么关系？我是要你在这儿，在现在，给我说点吸引人的事。”

蒂托背靠树坐着，低头看了一眼躺在他左边的露西塔的身影。他勉强才能看出她露在黑色游泳衣外面的白皙的肩膀和枕在脑后的两臂。

“那你是要我给你讲不是小说里的故事啰？”他问她道，“你到底要我干什么？要我比那些编小说的人说得还要神乎其神？可我又不在哪家出版公司工作。别开玩笑了！”

“不就是为了让你说话么，那有什么关系？那你就什么也别说了。那些小说，全都是一个腔调，要是你看的话，连脑筋都用不着动：这些小说说这个女的是金黄头发，那个男的是黑头发；那些就说女的是黑头发，男的是金黄的。几乎连点儿变化都没有……”

蒂托笑了起来。

“红头发的一个都没有？它们就连一个红头发的都不写？”

“你真是个大傻瓜！要是一部小说里出现一个男的是红头发，那多杀风景啊，那这部小说就完蛋了。要是女的是红头发，那就更糟糕，人家就不看了。”

“如果是一个漂亮人物呢？”他又笑了，“长一头胡萝卜色的头发！”

"好了，你别笑了，你也笑够了。别提它了，啵，你听着，你想不想听我说？"

"姑娘，我笑也碍着你啦？"

露西塔欠起身，坐到蒂托旁边，对他说：

"这倒不，不谈这个了，你也笑够了；现在谈点别的吧。我不是叫你别说，只不过是想换个话题，咱们谈点别的吧。"

"谈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谈别的，蒂托，谈咱们自己的事，谈你想谈的。喂，你让一点儿树给我，我也好靠靠。不，你别走，咱们两个人都靠着，靠在一块儿。我只要一丁点儿空就行了。"

她靠在树上，在蒂托的左边，肩膀挨着肩膀。他说：

"你这样舒服吗？"

"舒服，蒂托，挺好。我想大概是躺着更晕。这样好多了。"她在他的胳膊上拍了几下，"喂！"

蒂托转过脸，问道：

"怎么了？"

"我跟你打个招呼……我在这儿呢。"

"我看见你了。"

"我说，你什么也没对我讲，蒂托，你骗人，真得看看你是怎么回事了。你到底没能够给我讲点什么故事让我听。我就喜欢听人家讲故事，喜欢让人家讲啊，讲啊。你们男人总是会讲得很长很长的。我就羡慕你们讲得好。好，你就不行。也不一定，因为我敢肯定，只要你高兴，你会讲许多精采故事的。从你的声音就听得出来。"

"你说什么？"

"你有这种声音，这种讲长故事的声音。你的声音挺好听

的。那怕你讲中国话，我听不懂，我也还是喜欢听你讲。真的。”

“你说得真是稀奇古怪，露西塔。”他微笑着看了她一眼。

“稀奇古怪？那好吧，你要是说起来，也一样会是稀奇古怪的。今天晚上我也有点稀奇古怪，我看周围什么都稀奇古怪，所以，就算我说了稀奇古怪的事，你也别来跟我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古怪的心思的，你不信吗？我说得太多了！脑袋里又转开转马了……”

“那是你兴致高，你说是不是，今天晚上你真是谈笑风生，满嘴的俏皮话。”

“今天晚上吗？是啊，当然，哑巴吹喇叭——借的人家的劲儿。等酒劲一过，情绪也就没了，一切都回到老样子，咱们也就别幻想了。嗳唷，我的脑袋晕得那么厉害！不用问，转马又转起来了。咱们刚才……真可怕，来回地转！说晕就晕起来了！……”

“厉害吗？”他凑近她，贴着她的背，伸手搂住她的肩膀。“来，靠在我身上。”

“不，不要，别管我，蒂托，会好的，马上就会过去的，别担心；就象海浪一样，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你啊，你就靠着吧，姑娘，看在我的面上，别那样，来。”

“别管它，我这会儿好了，头晕也过去了，你干吗非要叫我靠呢？我这样挺好！……”

她用手捂住眼睛，支着头。蒂托说：

“我叫你靠是为了你好，不是要惹人烦。露西塔，好吧，你不晕了？”他把手放在她的脑后，抚摸着她的头发，“过去了？你要不要我给你到河里去把手帕浸浸湿？那样会让你减轻一点难受的，我去了？”

露西塔摇了摇头。

“那好吧，随你的便。好点儿了吗？”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扭过头，凑过脸颊，象猫蹭痒一样地在抚摸她的那只手上蹭起来，随后又把面孔从蒂托的手臂上滑过去，直到完全藏到他的颈窝里。她缩在他的胸膛上，双手搂住他的脖颈，送上了一个吻。

“我是个不要脸的女人，是吗，蒂托？你会说我是个不要脸的女人的，一定会的。”

“你别问我。”

“你，你为什么赖皮？是你对我说的嘛：靠着我。你还重复了一遍。现在你看见了？你就不知道我今天晚上是怎么了吗？我就在你这儿，我靠着你了，你没看见出了什么事了？你不会拿我怎么样吧？我说，再来一个。”

他们又接了一个吻。然后，突然，露西塔猛力将他一推，挣脱出来，朝一侧扑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怎么了，露西塔，你这会儿又怎么了？你怎么突然不高兴了？”

她把脸埋在手里。蒂托弯腰俯在她身上，一只手抓住她的肩膀，想扳过她的脸来。

“别管我，别管我，你管你的。”

“告诉我，你怎么了，姑娘，你有什么不高兴？你怎么突然这样了？”

“别管我，没你的事，你没对我怎么样，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干了这些事的，有过错的只是我自己，是我自己荒唐，荒唐……”

她在哭泣中夹杂着羞恼。

“不过，我不明白你的话，姑娘，你跟我说的是什么荒唐？这从哪儿说起？”

“你还要人家怎么荒唐？ 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她一边哭泣，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可我知道！啊哟，我真害臊，都要臊死了！…… 你忘掉这件事吧，蒂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别替我说出去，你可不要替我说出去啊……”

她不说了，只是一个劲地哭着，脸朝下，不让人看见。蒂托什么也没说，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

* * *

“恍恍惚惚的？那是摩洛哥人那里用的字眼。 这仿佛是说一个人变得……不是醉，不，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状态，怎么跟你说呢？你看……”

“是不是入睡的状态？”

“稍微有点象，不过也不是。你等一等，还要美妙：入神的状态，懂吗？换句话说，陷入到、沉浸到你自己所处的状态中去了，就是这样，是自我入神。咱们瞎扯了半天，还是让萨穆埃尔给你讲吧，在他那种老油子面前，咱们是新手。喏，我们总是在一家小咖啡馆里聚会的……”

“在摩洛哥人那里。”

“对，在拉腊歇。那我告诉你，就凭这么穷聊，半天也说不清，你没看见吗。听听是一回事，懂吗？听人家讲，总归是听人家讲。要是你不满足，那你就再进一步试试，只要你不怕我传染，你就试一小卷，要是你想体验体验的话，一小卷可以让你维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那你就会亲自尝到什么是恍恍

惚惚的滋味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抽大麻了。这种东西性质很平和，你懂我的意思吧？好，就象是一场痛饮，不过是平平静静的从好的意义上说的痛饮，也就是说，跟喝得烂醉的感觉完全相反，跟撒酒疯完全相反。因为，在摩尔人那里，由于他们的宗教，禁止一切酒精饮料，你听懂我的话了没有？”

“懂了。我也听说过，听人家谈起过这种事情。”

“那好，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痛饮就是这种恍恍惚惚，这就是他们的乐趣。他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围圈坐着，坐在席子上，这就开始抽烟斗了，一袋大麻接着一袋，一会儿喝点茶，一会儿又喝点茶，然后就是抽烟，吱吱，吱吱，他们就是这样自得其乐。他们说什么，你连半句话都听不清；女人关在家里，女人，他们叫‘母赫拉’。只要一抽，你就会把世界上的事全都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欢乐对摩尔人来说，是最好的了，是他们那里的习惯。抽了以后，他们大多数人就不活动了，你知道吗？因为全都这样，这东西很耗精力，自然，很刺激你的头脑，你看着吧，这种烟是很凶的。所以，他们都神经衰弱，糊里糊涂，脾气狂躁，神神叨叨的象个鬼。现在在他们那里，你注意了，谁要是个疯子，大家就拿你当圣人，摩尔人的情形就是这样。谁有理智，大家也对他保持敬意，不过，我的姑娘，他可以装疯卖傻，胡说八道，没有人敢去注意他，至少也不会去干涉他。当圣人也是一样，没有人在乎。这个，当然啰，也是根据每个地方的风俗，根据那里的人对生活的看法。换句话说，在每个民族当中，你会发现，都有自己一定的特点。”

“是啊，那你可得当心点，不管这种东西叫什么，你也不要抽得太凶，因为在咱们这里，咱们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这儿是绝不会把疯子叫圣人的。这儿会先把你抓起来，然后把你当公子

哥儿那样关到疯人院里去，你末了就向他们苦苦哀求吧。你看着吧，这就是你的下场。"

"啊，关于这点，你就不必难过了，这也许是一个管住自己的好办法，别人就不用担惊害怕了。再说么，这多有趣。"

"你还有心开玩笑呢，你等着瞧吧。"

"那你说说看，要是人家把我关起来了，你会为我难过吗，梅莉？"

"我吗？那个啊，就好象关了随便哪个人一样。"

"嗬，太不够交情了！那我可不玩了，真不值得。就跟关了随便哪个人一样？"

"那你要我说什么？"

"说真心话。"

"你要什么样的真心话？"

"听说我关起来了，你着急吗？"

"你自己回答吧。"

"姑娘，一个人总是有点小嗜好的。"

"嗜好又有什么用？你能得到好处吗？"

"好处是没什么，可是挺舒服。"

"好了，我明白了。"

"梅莉，别这样说话，请你。"

"你是叫我别说了，还是怎么的？"

"你怎么有时候这样傻乎乎的？"

"啊，我傻，那很好，我谢谢你给我详细讲解。"

"你这是？这，这，这也无所谓。你老是拿出这种话里带刺的讨厌腔调，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你倒是跟我说说。"

"你总是挺和气的，萨卡里亚斯。"

“谁开的头？ 是你用这种刺耳的腔调把人一下子就刺激起来的么，不对吗？”

“小伙子，你可真娇气。你以为我是收音机，听众想怎么调，就可以随便怎么调的吗？”

“不。你要是还用这种腔调，那我就看着。你接着来吧。啾，你这个坏东西，等哪天我把你收拾了，咱们来个算总账。”

“当真吗？你别叫我笑掉了大牙！”

“笑吧，你笑吧。你就当心着吧，看我哪天把你收拾了。”

“那你今天就收拾我吧。 你还要拿我怎么办？我倒是很想知道。”

“办不到。”

“说说吧，喂。 你要拿我怎么办？ 我惹你生那么大的气了？”

“咬死你。咬得你遍体鳞伤，这是你自找的；要咬得你发火。你留神吧，等哪天落到我的嘴里，你别以为能够随随便便溜掉。”

“小红帽和大灰狼！多么动人啊！讲下去，讲下去，后来呢？把故事讲完吧……”

“完了。再说，这也不是故事。”

“那是什么？”

“完全是真话。”

“你真不要脸，你以为我是小红帽？”

“不是，不过也差不多，到时候都一样，我非得狠狠地咬住你什么地方不放，把你咬出牙印来。”

“比方说，什么地方呢？”

“我不知道，也许咬在嘴巴上。”

"你不该说这个，萨卡里亚斯。"

"为什么？你问了，狼就对你说真话。这才够劲儿。叫你不高兴了？"

"倒也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我说？"

"我愿意的。我喜欢听你这么说。"

"你简直是个魔鬼，你知道吗？"

"魔鬼？"

"不是那种坏魔鬼，是另一种。另一种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样的魔鬼。一会儿叫我喜欢，一会儿叫我发疯；只有这一点，我敢对你肯定。"

"你小点声说，人家会听见的……"

"要是所有的魔鬼都象你一样，圣保罗都得垮。"

"那你为什么叫我魔鬼呢？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

"哦，有点吧，我的姑娘。我看是有点道理的。"

"喂，我这会儿变得有点神经过敏了，萨卡里亚斯。不过，我倒是喜欢同你在一起，你知道吗？我说，也许就是为了这个。"

"喝点酒吧，你的杯子在哪儿？"

"不要，你别走开，别动，我不想让别人都看着我。你就这么待着吧。"

"待到我的胳膊肘在桌子上磨出坑来。 那我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这儿，象个小兵。"

"再跟我说点什么，萨卡里亚斯。"

* * *

卡门往后看了一眼，突然吓了一跳，一下子紧靠在桑托斯身

上。在他们身后的山坡上，红色的月亮又大又近，刚从地平线上露出，使他们吃了一惊。

“怎么了，我的姑娘！……”

卡门笑了起来：

“天哪，别出声！是月亮。它猛地一下子就出来了，可把我吓了一跳。小伙子，乍一看见它，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我说不上它象什么！”

“不过，小宝贝儿，你也把我吓了一跳。咱们俩还没骑完这段下坡的路，那倒真是怪了。”

她笑着把脸贴在桑托斯的胸前。

“亲爱的，你看我都被月亮吓着了……多傻呀！小伙子，它出现得那么突然，又那么大，还是肉红色的……”

他们在半坡上注视着月亮；月亮那张红红的大脸盘，正在黑黝黝的田野的另一端冉冉升高，离开地平线越来越远。卡门躲在桑托斯的怀里，斜眼看着。

“多大啊！”

“你知道它象什么？”桑托斯问道。

“象什么？”

“象一面锣。”

卡门把脸颊从桑托斯的衬衫上挪开，正眼看着月亮。

“对，象锣，没错。”

“是那种铜锣。走吧。”

他们来到阿尔莫多瓦尔高地的顶上。上面平坦得象桌面，然后就陡然下陷，顺坡直落深壑。这块高地约有三百米长，而宽则不超过一百米。他们横穿过高地；月亮在他们的背后。他们上了另一面山坡，马德里已然在望。底下是一个宽阔的山谷，灯

火熠熠，宛如一条铺在地上的银河。还有一个石油湖，上面有数不清的火光在闪烁，烟气冉冉地升到夜空，形成一顶黑紫色的华盖，笼罩着马德里。他们紧挨着在高地边缘坐下，脚挂在峭壁上。周围的村镇则形成几条较小的银河，在漆黑的田野里也依稀可见。桑托斯指着那边说：

“你的右面就是比加瓦罗。巴列卡斯就是这边的这个……”

巴列卡斯在山下几乎挨着山脚的地方，略微偏左一点。他们在它上面八十至一百米的高处。他们小声地说着话，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　　　　*　　　　*

保莉娜推了推塞瓦斯蒂安的肩膀。

“看，多好的月亮，塞瓦斯！”

他欠起身。

“啊，是啊；大概是满月。”

“是满月；一看就知道。很象，你知道讲宇宙未来的电影里，那些星球是什么样的吗？这倒很象，对吗？”

“你说象就象。”

“象的。喂，你不记得咱们看过的那个电影了？”

“是《星球相撞》。”

“就是它。纽约全都被水淹了。你还记得吗？”

“记得。全是荒唐和胡闹。也不知道那些拍影片的人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倒挺喜欢看这些片子，看了挺开心。”

“行了，我就知道你的那个小脑袋瓜儿里，只有这些傻到家的东西。”

“随你怎么说。 等咱们活到那个时候，你再跟我说这种话吧。”

“等到哪个时候？”

“那个时候呗，有朝一日，那些虚构的事情，一切的一切都真的发生了。你看着吧。”

“某个星期四下午，是吧。”他笑了，“不过，小姑娘，你别头脑发热，那样你会发烧的。算了吧，你就是花上八个、十个比塞塔的入场券钱，也得不到什么好东西。”

塞瓦斯朝后面看了一眼，又说：

“嗷，最好咱们还是去看看那三个倒霉蛋在干什么吧。”

这时，在黑暗里，在哈拉马河河水里，月亮的倒影又跳动了一下，粼粼的波光仿佛金色的鱼脊，渐次荡开。

“咱们过去看看他们吧？”

“好，走吧。”

他们站起身。保莉娜用手掸了掸粘在腿上和游泳衣上的沙土。

“你还在干什么？”

“咱们这就走。”

从疏落的村子里传来了女人们的招呼声，也有人站在孤零零的小屋门口，拉着长声朝旷野呼唤；夜色笼罩的漆黑的小路上，有人在应答，那声音又遥远又尖细。保莉娜和塞瓦斯蒂安同蒂托和露西塔坐在一起。

“我们来跟你们作伴。喂，丹尼尔呢？”

“这家伙喝得都没魂了；在那后面摔了一交，摔得够重的。”

“都是喜欢胡闹。你说，等咱们走的时候，会怎么样？”

“这家伙没有人能管住。等明天早晨让小鸟去叫醒他吧。”

“不行，蒂托，那可不行。”保莉娜说，“咱们不能整夜让他留在河边。良心上过不去。”

“现在是夏天，他哪儿都能睡得好好的。”

“去你的！他会着凉的，或许更糟。”

“那你怎么不去找一台起重机……”

“这种时候你还开玩笑。”

“你不用着急，姑娘。”蒂托说，“咱们无论如何也会把他带回去的；如果不行，我们就扛着他，象个酒囊那样。”

“好大的酒囊。”

露西塔一声不响。树林里还有一些人：可以听到人们在黑暗中喃喃的谈话声；烟头上的火光象红色的萤火虫，来回晃动。

有谁一脚绊到丹尼尔蜷缩着的身子上，说了声：“对不起。”躺在地上的人含混地咆哮了一声。从狭窄的树缝里看去，有东西在浓重的树影上方飞着，那是蝙蝠掠过了透明的夜空。

*　　　　*　　　　*

一只酒瓶碰倒了。刚要滚到地下去的时候，被人一把抓住。

“这一手真高！”

酒在桌面上发亮，玛丽雅瑶把手指伸到酒里，把它引到桌边，让它流下去。费尔南多觉着酒滴到了自己的凉鞋上。

“哎哟，姑娘，你把我弄湿了。”

“那才高兴呢！”她说着，还把指头都沾了酒，去抹他的肩膀和额头。

“瞧你这个人！你倒是会变着法子寻开心……”

天早就黑了。奥卡尼亚一家准备动身，正在收拾东西。洛莉塔喊道：

“好啊，小伙子们，咱们不跳舞还等什么？”

“你为什么不来摇留声机？”

费利佩·奥卡尼亚站在他那家人的桌子旁边，吹着口哨看着他们，一边把食指上的钥匙圈转得叮叮地响。佩特拉说：

“等咱们回到家，别让我发现丢了什么，听见了吗？”

“你会发现你把乡下丢了。”费利佩对她说，“要丢，你只会丢这个。”

“是啊，可不就是这个。你倒来得是时候；我这一天过得就象是为了把它丢掉，知道吗？”

费利佩说：

“你的孩子们过得挺好，你还要怎么样？”

“可不是，还有我的丈夫。代价呢，就是叫我一个人为这帮子、为那帮子累死。”

她一边说，一边气乎乎地往提包里塞东西：塑料杯子、刀子、餐巾，塞着还在说个没完：

“我老实对你说吧！…… 反正什么事情归根到底都得我去受。瓦罐碰石头，总是瓦罐倒霉；石头碰瓦罐，倒霉的还是瓦罐。万变不离其宗。”

尼内塔在帮她收拾。

“这是放印子钱，去它的吧！”佩特拉还在说，“好象是为了叫我回到马德里屁事不干，尽想乡下风光似的……给我，尼内塔，这个放在这儿。你这会儿就别站在那儿了；你站在那儿干什么？你早就该去把你那个破烂玩意儿发动起来啦，看看现在是什么

时候了。”

“破烂玩意儿，可它还在养活你们呢。”

“是啊，这教训在我心里记得牢着哪。所以你也不必翻来覆去地提。你刚才不是说你的前灯不行了？那你就去看看么。你是知道的，那些管交通的又不是逛街看热闹，弄得不好罚我们的款……”她把头一歪。

“那就掏钱呗；走着瞧吧，妈的！”

“你真叫人没办法……”

卢卡斯在抗议：

“按照哪条规定非得我在这儿管留声机？ 难道你们给我委任状了？”

“是你自己不让人碰它的。”

萨卡里亚斯摆了摆手，拒绝了萨穆埃尔又递给他的一袋烟。萨穆埃尔用肘捅了一下他的未婚妻。

“你把耳朵竖起来。”他悄悄地对她说，“你注意那两个，他们躲在那边角落里谈得好亲热。”他把头朝梅莉和萨卡里亚斯那边歪了歪。

玛丽亚·路易萨说：

“我都已经对你说过了，你不记得我对你说过吗？”

“那就让他们去鬼混吧。”

“我不要看，还是别管他们的好。”

里卡多把耳朵凑过来。

“你们在说什么？”他悄悄地问，“也说给我听听。”

“别管闲事。”玛丽亚·路易萨对他说，“这是我们的事。”

“这是国家机密。”萨穆埃尔笑着补充了一句。

“我全猜着了，你看着吧。你们在说什么我都知道。”

“既然你聪明绝顶，那就别问了，普罗菲丹。”

洛莉、费尔南多、玛丽雅瑶，以及又走过来的一个姑娘，这时正在使劲地起哄。他们用拳头和杯子在木头桌面上敲得震天响，要逗卢卡斯发火。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

“放音乐！！放音乐！！放音乐！！放音乐！！”

那一个便把耳朵堵了起来。

“你们聪明过头了，”他对他们说，“别以为靠这么胡闹就能达到目的。干脆得很，偏不干。”

“放音乐！！放音乐！！放音乐！！……”

另外一张桌子的那五个人也参加进来一起喊。费尔南多拿过一瓶酒，站了起来，走到他们那边给他们斟了一杯酒。

“这是我们那边的一点小意思。”他用瓶子指了指他那桌人。

那五个人拍手叫好。米格尔说：

“酒没剩的了，应该再去打一瓶。”

萨穆埃尔转身冲着墙，使劲吹烟斗，把烟锅里的大麻灰烬吹掉。奥卡尼亚一家起身了，正往花园当中走来。佩特拉象赶牲口似地赶着他们。

“喂，孩子们，”她招呼他们道，“这就出去了。咱们没丢下什么吧？尼内塔，亲爱的，你看一眼，劳驾。”

“你甭担心。”

她看了看凳子底下，又看了看各个角落和树丛下面；再没什么好看的了。这一家人走进了过道。花园的黑影里只剩下一张空空的桌子。尼内塔最末一个走进去。

“你们这就要走了？”毛里西奥的女人在厨房门口问他们道。

“是啊，福斯蒂娜，我们走了。”佩特拉回答说。

福斯蒂娜随着他们走进店堂。柜台旁边的人给他们让路。

“好啊，喂，好啊。”毛里西奥说道。

他走出柜台。

“我们到时候了。”费利佩摇晃着头对他们说。

“这一天过得不错。”老板又说道，眼看着胡安尼托，“呃？你这个小坏蛋！”他又抬起头，“他在乡下野了一天。”

“可不是。”奥卡尼亚答道。

佩特里塔站在打牌的人身边，死死地盯着瘫子的身体。

“真是多谢你们啦。”佩特拉说，“这么招待我们。”她又转向福斯蒂娜，拉着她说，“不用多说，你们也清楚，等你们哪天到马德里来的时候……”

阿尔卡里亚人、司机、牧人、查马里斯，以及那两个屠夫，都一声不响地在一边听着。唯独卢西奥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似乎用自己的目光参加了这场告别仪式。

“招待！”毛里西奥说，“您这可是瞎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整个下午我都把你们扔在一边，光在这里照看生意。其实，当然啰，这也不是我的本心，我还是想多陪陪你们的。”

“别说这些傻话，毛里西奥。您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怎么能够叫您撇下自己的事情，光来照顾我们呢？够多的了……”

“没做什么。”毛里西奥打断了她的话，“现在你们是要走了。”他对费利佩说，“你们得再来，奥卡尼亚，我对你说，你们得再来，今年夏天你可别不再来兜一圈。对你们我也是这句话；我非常高兴认识你们。”

尼内塔彬彬有礼地笑了笑。

“彼此一样。”塞尔希奥说，“你们这一家真叫人感到了不起；

总之，非常感谢。”

“没什么，该感谢你们。你们知道，我们是敬听吩咐，愿意为你们效劳的。你们到这儿，就象在家里一样。费利佩！”他拍了一下他的胳膊，说，“可惜啊，喂，老伙计，你们不能找哪天我松快一点的时候来，咱们好好地聊一聊。”

从打牌的人那边不时投来一道淡漠的眼光，打量这些互相道别的人。卡梅洛兴冲冲地把牌都推倒在桌子上。“瞧这个！瞧这个！你倒和了。”科卡·科尼亚对他说，“你别跟我瞎搀和，通共你也没和多少。那就再来吧。”

“就象在那儿一样。”奥卡尼亚说，“你还记得吧？什么时候咱们能象那时候一样，再碰到一起？那时候是死里逃生。”

毛里西奥笑着。

“就靠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咱们不是阔人，只能盼着发生什么意外，譬如摔断根骨头，才能享几天清福。”

“是啊，是这样！你们这会儿就去找医院吧。”佩特拉插进来说，“唉，男人哪，都一样。你看他们说的是什么话。这两个人哪！”

福斯蒂娜附和着：

“天生的一对。”她皱起眉头点着头说，仿佛她实在是不得不忍受下来似的。

两个男人对视着笑了。

“好吧，既然我们打断了这些先生们的雅会，”佩特拉说，“再说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不打扰了。”

“一点都不打扰，太太。”克劳迪奥说道。

佩特拉并没有听见，她对福斯蒂娜说：

“一言为定。希望你们往后都象现在这样事事如意。”她握

着她的手，“等你们什么时候到马德里来转一转，你们看着吧，也一定会受到热情款待的。”

“哦，这个！……”福斯蒂娜眼睛往上一翻，说道，“能够接待你们，我们可太高兴了，佩特拉。”

“你的姑娘没在吧；真遗憾，不能跟她道别了。多好的姑娘啊！”

“在，她在家。大概在卧室里。可能她没听见你们来找我们。我这就去叫她。”

“别，别打扰她了，福斯蒂娜，让她待着吧。”

“哪里的话。”那一个说完，便朝过道喊道：“胡斯蒂娜！胡斯蒂娜！”

她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听着花园里的谈话声，有时还听到玛丽亚·路易萨的手或是萨穆埃尔的手撞到关着的玻璃窗的声音。那些人都在那里，在窗子下面，吵吵嚷嚷。她分辨着每个人的声音；注视着石膏圣母像上面天花板上的一圈微黄的圆光，这是从她母亲为八月圣母作九日祈祷所点的油灯碗里折射上去的光。在镀铬的床架上也映出一个光点，微微地颤动着。外面还在喊：“放音乐！放音乐！”因为那个卢卡斯执意不肯摇留声机。一会儿，又听他们在说，酒喝完了。或许她应该起来给他们再去打一些？她舒展了一下身子，把前臂放到闭起的眼皮上，为了不去看顶篷上的光斑和床架上的反光。她听到奥卡尼亚一家人走过过道，但并不想起来，却翻了一个身，弄得铁床吱嘎吱嘎地响。天花板上挂着一根干枯的月桂树枝，几乎就在圣母像的头上。她把指甲重重地掐进床左侧墙上的白灰里；正当她感到厌烦而翻过身子朝右侧睡的时候，听见母亲在喊她。她犹豫了一阵，才去摸索电灯的开关。

“我来了，妈妈！”

她对着镜子稍稍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服。一走进店堂，灯光晃得她不住地眨眼睛。

“呶，闺女，他们要跟你道了别才肯走。”

“你们玩得好吗？”她软绵绵地问他们道。

“再好不过了。”奥卡尼亚说，“谢谢你，年轻人。”

“那我太高兴了。你呢，不亲我一下吗，宝贝儿？”

小女孩这才把眼光从瘫子身上移开，跑过去投进胡斯蒂娜的怀抱。

“让我抱！”她说着便把女孩从地上抱起来，“咱们来看看，你最喜欢什么？说吧！”

“里面的那只兔子，”佩特里塔指着过道问道，“是你的，对吧？”

“也是你的。从今天起，一大半属于你，一小半属于我。要是你想它，你就来，咱们一起喂它，高兴吗？”

“高兴。”她点了点头。

“那你就下地吧，小心肝儿，大人们要着急了，可不应该让他们等着。”她又把女孩放到地上，“好了，以后你再来。亲我一下吧。”

她弯下腰，把脸颊凑过去让女孩亲吻。但是，佩特里塔却抱住她的脖颈，使劲地搂着。

“我喜欢你，知道吗？”她对胡斯蒂娜说。

费利佩·奥卡尼亚在向其他人告辞。

“您已经心里有数了。”司机在同他握手时十分机密地说，“您一个人，别带家眷，什么人也别带。”他又递了个眼色，“等到那一天，您再看看热闹不热闹。”

奥卡尼亚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是错不了的。”他又向牌局那边招呼道，“再见啦，诸位先生。”

“祝你们一路顺风，下次再会。”

“祝你们诸事如意。啊！喂，要是哪天孩子们想坐车，您就应该带他们出来，嗯？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换换空气，只要这辆见鬼的破车还能喘得上气的话。”

“说得好，完全同意。”费利佩咧开嘴，朝科卡·科尼亚微微一笑，然后又转过脸去瞟了一眼佩特拉。

“那没什么，重新接着干。”

“多谢！要的就是这个，彼此一样。你们来啊，来啊。”

施奈德从座位上略微欠起身，机械地点了点头。他们已经走出了门。尼内塔惊叹道：

“哦，月亮，塞尔希奥！多美啊！多大啊！”

汽车挡泥板隆起的部位，以及车门沾满尘土的凸棱上，映出了微红的月光。

“我来把东西放一放。”奥卡尼亚说罢，便把后座的靠背搬开。

毛里西奥和胡斯蒂娜是同他们一起出来的。卡车司机站在灯光明亮的门口看着他们。费利佩把零七八碎的东西都塞进靠背后面的空档。于是，这家人便纷纷上车。佩特拉说：

“别抢，孩子们，别抢，大家都有座位。”

胡斯蒂娜叉起双臂，站在汽车前面。

“好了，我该把酒和咖啡的钱给你。”费利佩对毛里西奥说道。

他取出皮夹。

"你快走吧！"

"那怎么行？"他一把抓住毛里西奥的袖子，"毛里西奥，你倒是对我说说，应该付多少？"

"得了，走吧，别瞎开玩笑了。"

"我说……你要对我这样，我们以后就不来了。收下吧。"

"你就走吧。"

佩特拉从车窗里注视着他们两人的身影。

"说什么也得收下。"她喊道。

毛里西奥把费利佩向汽车这边推。

"上车吧，走吧，你们时间很紧了，你别耗费时间了。"

"没什么要紧。这样可不行，毛里西奥。"

毛里西奥笑了起来。佩特拉插进来说：

"您看，毛里西奥，这样可不好。我丈夫要把吃东西的钱付给您，您当然应该收下。否则，您就弄得我们下次都不好再来了。"

"没什么，没什么。你们在马德里招待我的机会有的是。到那时候就由你们请我们。在这儿，我请。就这样了。你上车吧，奥卡尼亚。"

"好吧，我向你发誓，到那时候我准请你，一言为定，说话算数。"

他上了车。佩特拉坐在前座，和他挨着。胡斯蒂娜的双臂支在车窗的凸棱上。

"祝你们一路平安地回到马德里。"她对着车里说道；车里挤得满满的，很黑，面孔都分辨不清。

起动机哼哼着，转了四次才打着火。费利佩探出了头。

"再见了，你这个坏蛋！"他微笑着说，"你得明白，我这么走，

对你可大不乐意呢！”

“开吧，喂，开吧。”毛里西奥说，“你们已经太晚了。”

他在车窗外面向里面的人影挥手送别。桔黄色的车灯亮了，汽车很慢地开动起来。“再见！再见！再见！……”胡斯蒂娜把路膊从车窗上挪开；汽车掉了个头，朝土路开去。那父女两个仍旧纹丝不动地站在后面，他们的身边是从屋子里射出来照到地上的一片灯光。直到那辆出租汽车卷起一股尘土，遮蔽了升起不久的那轮巨大的圆月，开上公路的时候，他们才回进屋去。

* * *

“请大家安静！听我说几句！你们愿意不愿意听我说？”

费尔南多在花园当中，拿着一只酒瓶在空中挥舞；厨房里射出的灯光照亮了他的面孔和胸部，也照得瓶子闪闪发亮。他在冲着黑暗中的那些桌子和刚才又在要求放音乐的人喊着。

“先听听这家伙想要说什么。安静！让他说。”

“这只可笑的破留声机，”里卡多说，“整天得伺候它！”

“老掉牙啦，快完蛋啦。”

“来吧，让他说吧！”

“唠叨鬼。别让他开口，行吗？”里卡多小声提议道，“什么时候只要他想开口，他能哇哩哇喇地没完没了。”

所有的人都在夜色沉沉的花园里，从浓密的金银花丛中望着灯光下的费尔南多。

刚才，梅莉对萨卡里亚斯说：

“他们每逢星期天闹得可欢了，你连听都没听说过。”

“那也挺有意思。”他回答她道，“看，猫！看，猫！……”

他们觉察到树丛中的干叶子一阵乱响，便看见一团黑影飞快地从椅子腿当中窜了过去，似乎在捕捉什么东西。

"它天天都在过星期天。"

"也许是天天都干活。"萨卡里亚斯反驳道，"咱们弄不清楚。"

这时，他们两个也在注意着费尔南多。费尔南多很不耐烦。

"好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听我说？听，还是不听？"

萨卡里亚斯冲他喊道：

"你就说吧，墨索里尼！"

"什么！给他两个小钱，让他马上闭嘴！"

他做出要退走的样子，让开了灯光；于是，花园尽头的留声机上镀镍的部位便发出了反光。

"你们别这样！让这个小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来吧。"

"就看他们愿意不愿意。"

"我说，你是不是要用你手里这瓶酒给哪艘远洋轮举行下水典礼？你说说看，你想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嗯？唔，最好是'普罗菲丹'，要么就叫'里卡多女郎'，你喜欢哪个？"

"啊，随便哪个都行。你去钩住它；这两个名字不管你叫哪个，它都好歹非沉不可。好啊，来吧，说啊，看你能放出什么好东西来。"

"承你赏脸。也没什么好东西，小伙子们。"他面向众人，也包括占着另一张桌子的那五个人，说，"我要说的，也无非就是需要把咱们这里稍微组织一下。按照刚才那样，咱们从下午一直到现在，无非是乱哄哄一团糟，大家都各行其是，咱们谁也不清

楚谁在干什么……”

“你就跟咱们说说，你干了什么了！完了吧！小伙子，傻老爷们，去堵上个塞子吧！”

“你闭嘴，你这个碎嘴子，你捣什么乱！……好吧，我要提议的是，咱们把这两张桌子，连人，都合并起来，他们在这儿好象是局外人，再说，我知道他们都是够意思的朋友，那就把桌子并成一张。因为这样的话，那就成了一回事了，就可以步调一致了。同时，加上新来的分子，咱们的聚会就扩大了；咱们所有的人，这边的也好，那几个也好，都能痛痛快快地玩个热闹啦。你们说，怎么样？”

“那就干吧，我们这边同意。”米格尔说，“如果他们也同意，那就请他们每个人把自己的座位搬起来，往这边靠靠。我们这边还有地方。”

“来啊，来啊！”那边有人在喊。

“没说的。”

那五个人站起来，拖着椅子朝萨卡里亚斯和米格尔的桌子这边过来。费尔南多已经离开那片灯光，回到玛丽雅瑶身边自己的座位上。地上剩下一条长方形的光亮。那五个人穿过这片灯光，搬着他们的背包和零七八碎的东西。里卡多嘟囔着：

“到头来，你就看着吧，非乱了套不可。”

萨穆埃尔转过脸看着他，问道：

“你又在批评什么了，普罗菲丹？”

“我没批评。我只不过说，咱们大可不必跟任何人搅在一起，咱们自己跟自己也能玩得挺好。这么一来，就好比埋了个祸根，一会儿就得出乱子。”

“得了，你也别那么排斥别人。”

“这跟排斥别人没关系。咱们根本不认识他们，那就让人家安安静静待在那儿好了。谁给你下命令，非要跟别人去表示友好的？再说，准得乱成一锅粥，你知道吗？

他们是两个姑娘，三个小伙子。他们都已经坐下了。

“那你看，”萨穆埃尔低声打断他的话，“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还是免开尊口，别去管闲事，你别出头去挑起什么冲突。”

“那当然。现在得对他们笑脸相迎。不提这个了。”

米格尔问那些人道：

“你们都是哪个区的？”

“马塔德罗的，还有莱加斯皮的。我说，除了他，他不是，他住在那边，住在阿托查。其他的都在莱加斯皮。”

“这个区对我来说很亲切。我认识一个名字叫爱德华多的，就住在莱加斯皮那里，他姓马丁·希尔。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

“爱德华多……对，爱德华多我倒认识一个，不过他不会是这个，不会的，他姓另外一个姓，不过也叫爱德华多，姓不一样。这个姓什么，你刚说的，马丁什么？”

“爱德华多·马丁·希尔。”

“不是，不是这个人，肯定不是这个人。我觉得你的这个，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要么就是我没想起来。问问他看……”他问他的伙伴，“你，你想起什么人没有？你好好想一想。”

“爱德华多，那你看……”他思索着。“喂，对了，还有一个大家叫他德华的，这个名字不也是爱德华多吗？”

“啊，对啊，真的，又想出来一个。不错，他的教名也是爱德华多，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吗？只不过是人家换了种方式称呼他，就象叫绰号。你知道，人家都这样，连家里人也一样。把爱德华多

叫成德华，这样叫起来方便。”

“如果不是这个的话，别的我就不知道了。那个人姓什么，你记得吗？”

“德华的姓？等一等；是啊，是什么来着？糟糕，是什么来着……得，就这会儿我张嘴说不上来了，不过也无所谓。他说的都不是，这点我敢肯定，别的都挨不上边。要是我能记起来就好了……”

“好了，你们别伤脑筋了。”米格尔说：“别让他挖空心思地想了，何必呢？”

“只能这样了。即使我们还知道什么爱德华多，也还是不了解他姓什么。很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我差不多敢肯定是他。不过，我跟你说吧，我们知道的爱德华多，也就是我对你提的这几个了。就好象叫佩佩的，你看，在整个莱加斯皮区里能有一大车，多极了。叫你这位朋友名字的可不多，尽管没有耳闻过，要说我们连一点都不知道，也不容易。我倒是觉得奇怪，说的还是这么个年轻小伙子，我们会一点线索都没有。你说，他是不是肯定住在莱加斯皮？”

“对，对，肯定。而且，我再说得清楚一点，他还不是最近搬去的，因为我没再见到他大约也有一年多了。”

“行了，小伙子，来吧，别管什么爱德华多了，还是看看咱们来干点什么吧。到底是跳舞，还是不跳舞？”

“跳，姑娘们，我们这不是说完了。往下咱们没酒了吗？”

“这几位带来的这瓶兴许还有，你看一看。”

米格尔拿起那几个莱加斯皮区人的酒瓶，对着从窗里射出的灯光看了看，说：

“精光！连酒的影子都没有。”

“再去打一点。”费尔南多说，“谁去就拍一下手。”

“你自己拍呀，你没手？”

“来吧，卢基塔斯①，我知道你是个好小伙子，你就把留声机摇起来吧，摇吧。”

卢卡斯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假装叹了一口气，做出耐着性子的样子，向留声机走去。胡安尼塔不客气地说：

“这算什么了不起的活儿！你也真可怜，又不是叫你去开电车。尽装腔作势！”她转身对洛莉说，“姑娘，你非得看看不可，这个人都疲塌到了骨节眼儿里去了，我都不明白他是怎么活着的。”

费尔南多拍起手来。玛丽雅瑶说：

“瞧你这双贱手，我的小伙子。我差点都打算雇你当我的保镖了；不过，这个可怜虫是个倒霉的聋子。”

“喂！你给我放伦巴，卢卡斯，劳你的驾！”玛丽亚·路易萨对他喊道。

“就为你一个人？得为大家。”

“什么伦八、伦九的！”那个在那边嚷着，“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一点都看不清！”

“喂！你到亮的地方来么，咱们大家看看。这倒也是个问题。”

卢卡斯没有吱声，只见他的身影跪在留声机旁边，在摇手把；手把一闪一闪地发出金属的亮光。

“你不要催他，他马上会弄好的；他的为人你是知道的。”

“我要跳舞！不跳干什么？我要跳舞！”

---

① 卢卡斯的爱称。

“你忍耐一下。 你脚底下着火了，还是怎么的？忍耐一会儿，别性急，有的是时间。”

“时间不富余了，萨穆埃尔。”

“咱们这不是开始了吗？”萨卡里亚斯抗议道。

“开始什么？”

“开始说蠢话。”

“说蠢话？”

“时间，姑娘们！”

他又转向梅莉，微笑着说：

“你接着说下去。”

“好。所以，就这样，很快到了晚上十点半，大概是这个时候，我父亲回来了。嘀铃铃铃……门铃响了。我这心里害怕啊，我的乖乖，我都不愿意跟你讲，反正吓坏了。我去给他开门，他连一声都不吭，脸绷得象把弹簧锁一样，你简直都想象不出来。我们大家就只好在桌子旁边坐下：我父亲坐在这儿，奶奶在他对面，我姑姑在那头，就好比在那儿，我弟弟就坐在这边，在我的左边。你不知道，我在桌子底下尽用膝盖碰他了。乖乖，好紧张啊，我神经紧张得自己都控制不住了，我绝不跟你撒谎。好，接着说吧。我们就开始吃晚饭，可我父亲老是那副样子，喝汤时他也不开口说话，连斜眼看我们一眼都不看；一会儿又吃别的，上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光看着自己的菜。你想想看，他这个人，他可不是那种你可以说他话多的人，可是，唔，平时在吃饭的时候，他也喜欢七扯八扯，问点什么，讲点什么，还是个脾气挺好、挺活跃的人，对吧？可那天晚上那种气氛，你倒是想一下看，我跟你讲吧，连我奶奶都一句话也不敢说。其实，她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不过，她倒并不象我们想的那样老糊涂，这看得出来，

她不那么糊涂，可不得了！这位老太太想必一下子就对那件乌七八糟的事闻出点味道来了。好，说简单点吧，那顿晚饭吃得真叫心惊肉跳，在那种气氛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那种场面，你连听都不愿意听！那比你能想象得到的吵翻天的情况还要糟得多，简直糟透了。你注意，我的姑姑，尽管她对我们很反感，而且什么都敢说，她那会儿也情绪很坏，看得出来她情绪坏，她也受不了那种气氛。一直这样，直到上点心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实在憋不住了，终于对我父亲说：'你没什么话要跟你的孩子们说说吗？'她这是想叫我父亲狠狠地训我们一顿，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可我父亲呢，却只是看了她一眼，仍然绷着脸，然后就站起来，去睡觉了。总而言之，那天晚上，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浑身都不是劲儿，翻来覆去的不知道怎么才好。当然啰，他就是希望这样，他可算得是精明透了。他就是引而不发。等到第二天，他对我们说了几条，根本没有训我们，可那几条真厉害，不过他既不发火，也不骂人，倒是非常沉着。他对弟弟稍微严厉一点，对我还……那天晚上把我们憋成什么样子，他太清楚了，什么都没逃过他的眼睛。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萨卡里亚斯微微一笑。

"好，可是你雇个保镖，那么大的开销你出得起吗？"费尔南多正问着玛丽雅瑶。

"那我没有别的办法呀。"

"为什么？你晚上在街上干什么？"

"我在咖啡部门工作，所以，你知道了吧。"

"啊，行了，我明白了。要上夜班。那么吸血鬼没把你吃了？"

"没有。你别担心，他们没吃我。"

费尔南多哈哈大笑起来。卢卡斯拿着装唱片的袋子已经走到窗口旁边。窗里是厨房，毛里西奥的女人拿着一块从鞋盒上拆下来的硬纸板在扇火；煤劈劈啪啪地爆响着，火星直向上蹿。玛丽亚·路易萨已经到另一个人那边去了。福斯蒂娜转过身，听着那些人说话；他们正在寻找那张伦巴唱片。她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要点什么，我女儿这就出来。"

"带这么个玩意儿真是个好主意。"一个莱加斯皮区的姑娘说道。

"不过，要是再好用一点就好了。"

"没有别的……"

胡安尼塔说：

"最坏的就是那个留声机的主人，你知道吗？显然，他自以为有着这么点东西。"

"这里没人来。"

费尔南多又拍了一下巴掌，然后说道：

"嗨，小姑娘，保镖的问题想得不错。只要不让你单独一个人走，姑娘，我就是每天夜里少睡三个小时觉也完全可以。这个主意好，只要是给你保驾，费多大的力气也值得。这个职务我干了。"

音乐已经响起。萨穆埃尔同那金发姑娘出来跳起了舞；跳舞的还有两对莱加斯皮区的青年。过了一会儿，米格尔也站起来，带着阿莉西亚去跳舞；他走过萨卡里亚斯身边时，拍了拍他的肩膀。

"怎么了？看样子，你们对谁也不想理睬了。你们倒是躲在那儿真亲热呢，得了吧！你跟她扯的那套编人的鬼话，没准是想叫她全都囫囵吞下去。你说，他没有一句是真的，我的姑娘，这

个家伙纯粹是个牛皮大王。你啊，别来这一套。"

梅莉朝他微微地笑着。

"他正在给我讲那些军队里的事情。"

"好，好，那就接着讲吧。"

阿莉西亚一边跳着舞，一边责备他：

"你干吗去管他们的闲事？你没看见他们都对上劲儿了？你就没发现？"

"为的就是这个，得刺他们一下。"

那五个人当中还有一个仍留在桌旁，他正注视着半明半暗里的洛莉。金发姑娘和萨穆埃尔故意装腔作势地跳着，不时发出一阵阵的笑声。里卡多默默地待着。

"多痛快啊！对吗，胡安尼？"洛莉塔哼哼唧唧地说。

那个刚要回答她，但是却被从留声机旁边过来的卢卡斯请去跳舞了。一对对的舞伴们在黑地里和那块长方形的光亮里转进转出；光线斜割着他们的腿或腰。那个莱加斯皮区的人对洛莉塔说：

"如果你不跟别人跳的话……"

"什么？"

"那我就邀请你跳，要是你同意的话。"

胡斯蒂娜到了花园里。

"行，行，我非常高兴。"

"你们要什么吗？"

里卡多死盯住那个莱加斯皮区的人；那人已经搂住洛莉塔跳了起来。里卡多问道：

"你，费尔南多，你们要什么。"

"啊，要的，就要酒，来两瓶吧。"

说完，他又问：

"我说，有虾吗？"

胡斯蒂娜看了他一眼。

"有！有水手做法的！"她回答着走开了。

"瞧人家回答你的口气，"玛丽雅瑶笑了，"好让你学着点儿。"

整个花园突然灯光通明，在跳舞的人群中发出一阵欢呼。里卡多那张粗鲁的面孔显得很吃惊；玛丽雅瑶张着嘴在笑；萨卡里亚斯和梅莉缩在浓密的树丛里，挨得很近。灯光是从花园中央吊在胶皮线上的白色郁金香形灯罩里面的灯泡射出的。玛丽亚·路易萨和萨穆埃尔的嘴唇猛然离开。舞伴们的脚下尘土飞扬；一个莱加斯皮区的姑娘穿的是一件黄色上衣；桌子都空着；满地都是纸屑；自行车都在花园的尽头，靠墙放着；还有，铜青蛙的破嘴唇……费尔南多笑着说：

"这会儿开灯，真是大杀风景！"

萨卡里亚斯转过脸，问他道：

"怎么了？"

他旁边的梅莉在照小镜子。

"这个，你们心里明白。"费尔南多答道。

"劳驾，把酒递给我们。"

"你等着吧，人家已经去拿了。"

留声机的伦巴曲子里响起了呜呜的喇叭声。

* * *

"爸爸，给我两瓶酒。"

"两瓶？马上给。你给那帮青年开灯了吗？"

“我刚开了。”

“对了。因为黑灯瞎火的跳舞，这些年轻人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完了你妈要不乐意的，她有她的道理。这样稳妥多了。”

“你还是对他们宽宏大量一点吧。”卢西奥说。

“啊，那会自寻烦恼的。我就差把我这爿店变成下流地方了。”

卢西奥坚持说：

“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这谁都知道。这也不能叫作下流。二流子那套是另一回事，完全不一样。”

毛里西奥在往两个瓶子里倒酒。

“在这儿可不行。外面，野地有的是。拿去吧，闺女。”

穿白鞋的人走进来。

“晚上好。”

“天都黑了。喂，怎么样。”

胡斯蒂娜从过道里走出去。施奈德先生从牌桌上抬起头。

“您好吗，我的朋友？”他对穿白鞋的人微微一笑。

“好，谢谢您，埃斯纳伊德尔。牌怎么样？”

“哦，牌倒很一般，这次输了，那次又赢了。这个呀，就和生活一样。”

“对，和生活一样。只不过是风险冒得不那么大，您说是不是？”

“也一样。这也一样，千真万确。”他又去注意他的牌。

穿白鞋的人拍了一下牧人的背。

“怎么样，阿马利奥？那些羊怎么样？”

“唉！就那样。不太好，不……”他停了一下，又狠狠地说道，“再说，也不可能好。怎么好得了呢？”

“为什么?”

“怪我的东家。我的东家在牲口买卖上始终没开窍，现在也没有。我每天得跟他打嘴仗打个没完，为了说服他该往哪条道上走。白费力气。他是个……”他用指节敲着柜台说，“死顽固的脑袋。”

他喝了口酒。没有人开腔；他便一个劲儿地说下去：

“您看，那几位先生，他们也是跟牲口打交道的，”他指着那两个屠夫说，“他们知道底细；那几位先生能说出个道理来。我没瞎说吧?”

他打住了。大家都看着他。于是，他又高谈阔论起来：

“蠢事一桩。要是不注意去培育牲口的新品种，这种牲口迟早要完蛋。那是没办法的。就是这么回事，这种事谁都一眼可以看穿，可就是进不了他的脑袋。‘阿马利奥，羊都病了。’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咽了一口唾沫，“不过，我亲爱的先生，羊能活一百年吗？他倒是肯给它们打维他命什么的，把它们送进兽医院，死活好让它们长毛。可羊这么一折腾就完了，牙都掉了。真是邪门透顶！您说呢?”

穿白鞋的人漫不经心地答应着：

“我也发现了。”

“本来嘛！”牧人下了结论。

“这跟我的父亲一样，他现在享清福了。”阿尔卡里亚人说，“情况完全一样。最近这些时候，他一个劲儿地说：我身体不行了，我身体不行了。什么身体不行了，都是瞎扯。他无非就是到了他那个年岁，快轮到他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就得这么想才行。喂，我几次想对他说。当然，这很不恭敬；人总有这种为难的事。我想对他说：‘那是老

了，爸爸，您那是老了，您没法活得比玛土撒拉① 更长。您就盼着没病没灾地去了，那就谢天谢地。’可怜的老头儿！他就是不想明白这个道理：凡事总得有个了结的时候，转什么脑筋也白搭，五条腿的猫是找不到的。人也象所有的东西一样，越来越消耗掉，到末了，就没了，就没了；可以这么说，就不存在了。又能出现什么奇迹呢？当然啰，一只钟表的弦松了，那不一样，它还能用。表的弦松了，停了，谁也不会说这只表坏了，是这样吧？我父亲就是那样，这位老爷子就是那样，就跟这儿这位阿马利奥说的羊的事一样。一模一样！都把老和病给弄混了。”

“就是这么回事。”牧人点头称是，“就是消耗，不管什么东西总是要消耗掉的，特别是羊。要是一头羊的牙没了，那它用啥来吃东西呢？难道你还给他喂汤喝？”

“你的这个东家，不行。”克劳迪奥说，“他是个什么人我们大家都清楚，他是这个地方有毛病。”他拍了拍胸口，“心太贪啦，没别的。他恨不得在羊身上剥下三张皮来。”

“喂，您打住吧。”阿尔卡里亚人笑着责备他道，“谁叫您当着阿马利奥的面，说这些事来着？可不应该叫人家在东家那里丢掉差事。”

“狗屁差事！”牧人说，“真理人人都得服。眼下这位克劳迪奥先生说的，比圣贤还有道理，比圣贤还有道理呢。我对他的话，头一个赞成。”

“啊，好啊，好啊。我要把这件事去告诉堂埃米利奥，你等着瞧吧，告诉他你非但不挺身为他辩护，反而倒在他背后骂他财迷。我得去告诉他这件事。”

---

① 《圣经》中的人物，是挪亚的祖父，活到969岁。

"事实上，他从来就是个贪心鬼。"

"这位老爷有那么多的钱，还那么贪心，实在是毫无道理。"查马里斯也插了一嘴。

牧人说：

"吝啬不吝啬，也不在有钱没钱，就看怎么使用自己的钱了。"

穿白鞋的人始终保持着沉默。

"要是在咱们这些人当中，"阿尔卡里亚人议论道，"咱们想攒他那么一大笔财产，那咱们也不会享受。"

查马里斯说：

"钱不能带来幸福。"

"能。不过，对财迷来说，那就差了。"

"是能的，能带来幸福的。"卢西奥说，"钱能带来幸福，这我信。问题是：有了幸福，就得不要良心。"

"什么良心？"司机问道，"那些在银行里存着成捆成堆钞票的人，有哪个想到过要良心？"

"当然还是有的。"卢西奥说，"藏得很深，可还是有的，好歹是那样。好比蛀虫藏在苹果心里。"

穿白鞋的人点了点头，说：

"您说到点子上了。是那样的。良心是个小虫子，它从哪儿都能往我们身体里面钻。是个害虫。"

他喝干了杯子里的酒。毛里西奥两手叉在胸前，背靠着柜架，正在听。矮个子屠夫心不在焉地走到牌桌旁边，看着卡梅洛弓着的背影。那个家伙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牌上。他于是一掌把卡梅洛挂在椅背角上的大沿帽打落到地上，然后迅速转过身去朝着别人。可是，卡梅洛发现了，便对他说：

"你不用把手藏起来，懂吗？我看着你呢。你别这样胡闹。"他一边去拾帽子，一边说，"这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什么别的。"他很爱惜地用袖口掸去沾在帽子上的尘土，"这倒不是说怎么碍我的事，也不是说这帽子怎么值钱，是说它到底还是代表着市政府，这总得尊重。不应该嘲笑市政府。"

他把帽子象原来那样放好，便又重新埋头去看他的牌了。

* * *

在比加瓦罗的上空，矗立着一些很高很高的铁塔，塔尖上燃着白色和红色的小灯，仿佛飘浮在夜空中的焰火。铁塔后面便是昏暗漆黑的天。只有那些最明亮的星星还在月亮的清辉中闪烁。那种浓郁的夏日气息，以及蟋蟀的单调鸣声，充满着黑暗而又蒸热的田野。近处，显现出一块长方形石头的轮廓，标记着阿尔莫多瓦尔的最高测量点。

* * *

蒂托给塞瓦斯点了烟，然后又点自己的。他借着火光注视了一会儿露西塔之后，便吹灭火柴，重新在露西身边坐下。保莉娜问道：

"你怎么啦，露西？"

"没什么。你为什么问这个？"

"你不说话嘛。"

"我有一点儿头晕。"

"你们使劲地喝多了。那你为什么不躺下？躺下吧，来。"

"你随她的便吧。"塞瓦斯说道。

在哈拉马河的下游，大地如同一片沉沉的雾霭，在朦胧的月

光下隐约可见。再往远处看，便是连绵群山的轮廓，积雪的峰峦衬着夜幕，益发显得死一般的惨白，它们活象一群神话传说中巨大的迷途羔羊。蒂托用手摸着露西塔的后颈。

“好点儿了吗？”他悄悄问她道。

她答话的声音显得十分疲倦：

“我顶得住。”

她换了个姿势，从树干的空档之间看着沟里的积水：水里倒映着那些饮食店的灯光，以及一个出现在堤岸上的人的巨大影子。这段堤岸却看不到，它被右边的土冈遮住，那些挤满人群的平台和大树下面挂在电线上跳舞的灯泡也都看不到；只有照到水里的光和影可以看见。人们嘈杂、狂欢的声音，收音机里不停的音乐声，以及下面树林尽头水闸的轰响声，却都传到了这边。

突然，平原的尽头出现了火车的那只雪亮的眼睛；火车带着隆隆声响越来越近，在横贯荒野的笔直的路段上奔驰、长鸣。它开进哈拉马河大桥，把那些在强光照射下的情侣吓得紧贴住了桥栏杆。然后，那只眼睛才在右岸的房子后面消失，朝着铁路道口，朝着科斯拉达车站和圣费尔南多·德·埃纳雷斯驶去。露西塔在抖动着身体，并不住地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胳膊和肩膀。她说：

“啊哟，我简直讨厌死了……皮肤上全都是灰，真难受。浑身沾了那么多的土，都成了土猴了，真叫人受不了。”

“这倒是。”塞瓦斯说，“滚了整整一天，连头发里都是土。得再去洗个澡。我打算去。呃？你们说呢？这会儿咱们来个倒栽葱跳进去，怎么样？”

“这种时候去？”保莉娜说，“你脑袋不正常了吧。我看……”

“这样更来劲，你看着吧。”

“我觉得你的主意不错。”露西塔说，“我醉了。”

“对露西塔好，那我就高兴了。来吧，蒂托，你也来，咱们全去，快。”

“我不，小伙子，我不想去，真的。你们去吧。我留在这儿看衣服。”

“你成熊包了。”

“我看这是神经错乱。”保莉娜说，“谁会在这种时候下水？”

“我们，这还不够？来吧，小鸽子，再去泡一泡，别让人恳求你了。”

“你振作一下，姑娘。”露西说，“你要留下，待会儿就没意思了。你要是不去，那我也不去了。”

“可你这个木头，呃？去涮涮去，走吧。”

“是啰，姑娘。”

“那咱们还等什么？来吧，否则更晚了。”

露西塔和塞瓦斯蒂安已经欠起身来。

“扶我一下，塞瓦斯。”

“来了。”

他拉住自己未婚妻的手，把她拉起来。蒂托说：

“稍微泡一会儿，得赶紧上来。”

“放心吧。你给我看着这个，拿着，劳驾。”

露西塔一下子从地上蹦起来。

“到河里去！到河里去！”她突然喊叫道，“到河里去，小伙子们！去它的头晕！”

那几个吃惊地看着她。

“小姑娘，你这是给什么虫子叮啦？”保莉娜笑对她说，“我都

认不得你了！……”

“你这不看见了吗，我的闺女。我就是这样，是条疯狂的母羊。说变就变……你知道吗？就看刺激我的是什么。还有厉害的呢，你信不信？来吧，咱们下水吧！”

他们都行动起来。

“嗬，你今天晚上可是！……”

她俩笑着。蒂托把塞瓦斯蒂安交给他的表戴到手腕上，然后望着他们三人的身影穿过树林朝河里走去。对面的月亮已经由红变黄，悬挂在维索的山冈上空，悬挂在阿尔卡拉拉雷亚尔荒凉大地的上空。

他们走到河边。

“叫人有点害怕，你说是吗？”保莉娜在水边站住，说道。

“是啊。”塞瓦斯说，“是有点叫人发怵。不过，也不必疑神疑鬼。来吧，姑娘们，这会儿你就别站着不动了，你抓住我。”

塞瓦斯走进河里，两条腿浸在水里，慢慢地往前淌着水。他感到保莉娜的双手从他的背后紧紧地抓着他的肩膀。

“我说，这哪是水，简直象墨汁。”她说着，“你别往深处走。”

露西塔也随后走进水里。她站了一会儿，回头望了望那片黑乎乎的树林。有一些朝河开着的门里射出零零星星的灯光，在夜晚的田野上闪烁。

* * *

“那就到此结束吧。”堂马西亚尔说道。

老施奈德看了看怀表。科卡想看看他的表。

“可以吗？”

表的钢盖上刻着德意志帝国的鹰徽。

“这是只双头鹰。”施奈德解释着，“有两个脑袋。是个老古董了。现在这只鸟死掉了，呼！呼！……打猎的人，杀死了这只可怜的鹰。完蛋了。”

他做了一个明确的手势，然后又说：

“好，现在我得走了，别让我的老太婆等急了。”

堂马西亚尔和卡梅洛也站起来，凑到柜台旁边的那群人那里。只有科卡·科尼亚还留在牌桌旁，在用骨牌搭城堡。

“胜败如何？”

“老样子。”

施奈德对毛里西奥说：

“我现在去一下，向您的太太道别。”

毛里西奥点了点头。

“牌打得没什么变化。”司机说道。

施奈德走进过道，来到厨房。

“可以吗？福斯蒂塔太太。我要走了，回家去了。”

“那好啊，埃斯纳伊德尔先生，您已经知道了，您告诉她，说我这个星期里面一准去看她，跟她作一会儿伴。”

“我一定告诉她，没错。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多谢您的水果，呃？拿着，带上您的篮子。可别再给我们带无花果什么的了，行吧？一言为定。”

老头儿微笑着从福斯蒂娜手里接过篮子。无花果已经装在一个瓷盆里，放到铺着彩纸的壁架顶上。这里可以听到花园里嘈杂的声音。

“人很多啊。”施奈德指着窗外说道。

“是啊，吵死人了。就叫你赚那么几个子儿，可把人搅得天翻

地裂。”

胡斯蒂娜出现了。

“妈，给我块抹布。啊哈，埃斯纳伊德尔先生，晚上好。外面桌子上打翻了一点酒。抹布在哪儿呀？”

“哦，圣费尔南多的女神啊！她来拿一块小抹布！我到底见到我的公主了，我的西班牙最美的美人儿，太好了！我今天晚上准得做好梦；今天晚上我睡觉时，我相信，魔鬼都不会来了。”

胡斯蒂娜笑了。

“得了，您还有多少奉承话哟！有谁吃得消啊。在柏林就兴这个？街上的女人一定让人看着很顺眼了。”

“啊不。柏林可怜，很丑，街上有很多雪。太阳不出来，就看不到漂亮的姑娘；只有雪，踩得一塌糊涂，成了一滩泥，脏死了。”

“喔唷，那可不招人喜欢。不过，也总该有好东西吧，嗯？我相信一定会有的；艺术建筑啦，宫殿啦……这些对您，就跟对那些见惯了的人一样，引不起注意了。我拿脑袋跟您打赌，不管您讲什么，我都爱听。好了，我得去干我的事了，晚安。”

她已经在洗碗槽旁边找到了抹布，说完便往花园走去。

“别麻烦您了。”他们对她说，“用不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弄洒的。”

“现在几点了？”里卡多问道。

“现在是不该问钟点的时候。”萨卡里亚斯把他顶了回去。

费尔南多斟满所有的酒杯。胡斯蒂娜走开了。

“喂，这话对。让人家活下去吧！”

“这个小店里的姑娘，身材可真够意思的！”玛丽雅瑶品评起来，“跟意大利电影明星基娜·洛洛布里基达一样，是吧？”

伦巴结束了。

"待会儿我要是找她跳呢?"费尔南多问。

"怎么不行?"

"那你就别回来了,瞧着吧。"

其他人也都回到桌边。那几个莱加斯皮区的人当中最瘦的那个,挨着洛莉塔坐下;她刚同他跳了舞。他穿着一件军用衬衫。

"我的经历就是一部电影。"他对她说道,"又是喜剧片,又是恐怖片。"

"别跟我胡扯了。"

"那好吧。"

洛莉塔哈哈大笑起来。另一个莱加斯皮区的人使劲地拍了几下手:

"再送两瓶酒来,记在我们的账上。"

"这儿还有哪。"

"没关系;什么时候也不会嫌多的。"

"米格尔,你为什么不喝啊?"

"好,你叫什么名字?"

"叫洛莉。"

"也就是说,叫多洛雷斯。"

里卡多瞧着他们俩。

"洛莉,哏,是洛莉,我的上帝啊。别提多洛雷斯。多洛雷斯,我讨厌这个名字;发音不好听。用不着叫它,痛苦[1]就已经自己来了。"

住在阿托查区的那个站起来,朝鸡笼走去。

"有些名字都有小名,象多洛雷斯啦,安古斯蒂亚斯啦,马蒂

---

① 多洛雷斯意为痛苦。

里奥①啦……”

人们正在唱歌。微弱的光照在房子的奶油色墙上，照在胡斯蒂房间的玻璃窗上，照在小店围墙破损的砖上。花园的另一边显得冷落，甚至荒凉，在黑森森的角落里浓密的金银花丛挡住了灯光。忽然，大家都在看什么。

“这个疯子要干什么？”

阿托查区的那个人绕着花园一边跑，一边喊：

“跟着我！快跟我追！”

“一只兔子！一只兔子！……”

有两个莱加斯皮区的人也来帮忙。兔子象一道白光，在椅子腿和桌子腿中间飞快地绕来绕去，它被追赶者的叫喊和追逐吓昏了，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着。

“跑到你那儿去了！费德里科，跑到你那儿去了！……”

他们喊着，象疯子一样又是跑又是笑。他们撞了一下放着留声机的椅子。卢卡斯冲他们喊：

“当心点，你们这帮阿比西尼亚人！”

他们根本没有听见。

“你们看着，咱们怎么闹翻脸吧。”里卡多说道。

兔子吓得没命地跑着，在三个追赶者的腿边乱窜。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到鸡笼的铁丝网上，拚命想逃回自己的窝里。

“你堵住啊！它跑了！它跑了！……”

兔子突然停下；它已经跑到花园尽头乱堆着的自行车底下躲了起来。

“安静！它跑不了啦！”费德里科喊道。

---

① 安古斯蒂亚斯也意为痛苦；马蒂里奥意为苦楚。

“你到那边，我在这边。当心，佩德罗。它在那儿哪。”

他们隐隐约约地看见白乎乎的一团，在露西塔的自行车轮子车条和彩色网罩下面惊恐地哆嗦着。

“我看见了。你们别动，请你们别动。是我的……”阿托查区的那个小声说道。

他小心地弯下腰，把手伸进车轮底下，抓住了兔子的背。那两个一动也不动。他把手抽出来，手指紧紧地掐着这只皮毛雪白的肉球。

“王八羔子！”他破口骂道：“它想咬我，这王八羔子！”他抓着它的后腿把它拖出来。“我揍你的脑袋！……”

他把兔子提到那几个的面前；那只小动物头朝下，拚死力地挣扎着。他觉得手里很有份量。

“咱们来变戏法吧！”他笑着说，“来个大礼帽！谁有大礼帽？”

“不要脸！！”

福斯蒂娜在花园里出现了。

“不要脸的货！！”她走到他面前，“你把它给我！”

她从他手里一把把兔子夺过去。

“您也别这样啊……”

“我说，难道还都是小孩子吗！这小东西好好地在那儿，招你们、惹你们啦？也得知道点害臊啊！”

施奈德也跟在福斯蒂娜后面出来，站在门口。她把小兔紧紧抱在胸前，只觉得它浑身的肉在抽搐，滚烫的血液也由于受惊而急速地流动着。她走进鸡笼，放开兔子；一团白影从她手中窜出，消失在窝里。她回转身，对施奈德说：

“您看看，这种事能叫人忍受吗？您说，这些没教养的小伙

子是些什么东西？脸皮太厚了！一点都不害臊！”

施奈德摇着头，转身对阿托查区的那个——他已回到那些人的桌子旁边——说：

“太不好啦。小兔也是上帝的造物，为什么要去折磨它呢？这种事情就叫心狠残酷。”他伸出食指，指着自己胸口心脏这边，强调地说。

“别理他们，别理他们，没有胃口跟他们白费唾沫。这些家伙，您改变不了他们。浪费时间。”

德国人耸了耸肩膀，便跟在福斯蒂娜后面回到屋里。等他们一走，桌上便爆发出一阵哄笑。

“他妈的，这个外国佬，真叫人恶心！去他的，什么爷儿们！”

“别说了，差一点儿我都要当着他的面笑出来了。”

米格尔说：

“喂，你们干的这件事可也不怎么好。”

“这种事，我就叫它是胡闹。”里卡多的话说得更重。

“得了，你爱叫它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费德里科针锋相对地答道，“你要是免开尊口，咱们大家就天下太平。”

“我偏不免；不，先生。我就是要说：胡闹，瞎胡闹！你们抓兔子，这是什么？胡闹。”

阿托查区的那个参与进来：

“我说，喂，小伙子，你呢，就象你说的，人家也没有跟你胡闹么。你别横插一杠子，训斥人家，懂了吗。”

“胡……闹！”

其他人默默地看着；费尔南多在笑。

“火气都有点儿上来啦……”他评论道。

阿托查区的那个离开椅子，站了起来，走到里卡多面前。

"我说，你，你想干什么？你是要没完没了？你是要想找我们的别扭，这会儿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别拐弯抹角。"

"我根本就没有胃口去找别人的别扭。不过，我怎么想就得怎么说，管它中听不中听。我就是要说：赶兔子是胡闹。"

"你倒是跟榆木脑袋一样倔！"

"那又怎么样？"

"让我恶心！这就完了！……"

萨穆埃尔过来调解：

"嘘，慢点说么，喂！用不着这么大声说话也听得见。别激动。"

里卡多说：

"什么叫这就完了？"

"就是让你了！"

"是你错么！"

从桌子的紧里头传过来萨卡里亚斯活泼的声音：

"喂，注意啦！等一等！让我说几句行吗？……"

所有的人都朝他看去；他说：

"现在，看样子你们来了一次赛跑以后，又想再给我们演一场拳击，是不是这样？对于我来说，非常感谢你们的美意。不过，趁着事情还没有热乎起来之前，我要关照你们：刚才看到的精采表演，我们已经感到满意了，你们不必为了夺奖再继续卖力。所以，请你们各就各位；拳击改日举行，今天的体育活动已经够了。咱们大家同意不同意？"

大家都笑了，于是又是一片喧闹。

"完全同意，萨卡里亚斯！"

"讲得太好了！"

阿托查区的那个回到洛莉塔旁边坐下，把头朝里卡多那边一歪，低声对她说：

“你们这位可爱的朋友是个小倔头……”

那个姑娘扭过脸说：

“可你是个小丑！”

梅莉在萨卡里亚斯的耳边悄悄地说：

“你太棒了……”

别人又在要求米格尔唱歌。

*　　　*　　　*

堂马西亚尔掏出一只奶油色的烟袋，向所有在场的人敬烟。查马里斯对他说：

“我们会全都给您抽光的。留着下次抽吧，再见。”

“烟就是要抽，要抽光它。”堂马西亚尔反驳道。

查马里斯重新把外套穿上。

“待会儿晚上您就没烟了。等吃过晚饭，看您怎么办？”

“那更好。那样的话，我就没想头了。抽得越少，我的嗓子就越好受。”

“可是我呢，”高个子屠夫也凑过来说，“您要知道，我带着装得满满的烟袋，要比带着空烟袋反倒更能戒烟。”

“这也真是这样。”他的同行深表同意，“一个人没烟的时候，烟瘾一上来，简直就没办法。”他一边说着，一边卷烟。

“对的，先生。”克劳迪奥说，“至少我也是这样。我也有这种体会：我把烟袋扔在床头柜上，因为你知道，只要想抽，伸手就够得到，所以你很安心，不抽也能睡着觉。不过，朋友，什么事都这样。相反，哪天你没烟了，你就会在床上翻过来侧过去，眼都合

不上，不得不折腾得下地，去把所有的口袋都搜个遍，说什么也想找到一支烟。你们看，这事真荒唐。”

“这种矛盾心理，咱们这些该死的人都传上了。”查马里斯很有感慨地说道。

“在抽烟这件事上，您跟我老岳母的另一件事很相似。”堂马西亚尔说，“在整个战争期间，她把一公斤大米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了，一粒也没动，她无非是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没粮食，也为了能够对亲戚朋友说，她好歹还有大米。等到一解放，米都霉了，只好扔掉。您觉得怎么样？”

“啊，嗷，这样她就不会觉得没米了。要是哪个星期天不做肉饭，她就会想：我只不过是不想做。换句话说，即使她没吃大米，她也不必老惦记着自己没有大米。”高个子屠夫重复着他说的话。

卡梅洛的目光随着火柴头上一缕冉冉上升的青烟，渐渐移到天花板上。这时，卢西奥也参加了谈话；他说：

“一个人硬被剥夺掉一样东西，跟一个人有这样东西，想用就能用，可是他自己宁愿不用，那可大不相同。您的岳母就是用这种办法，靠着这一公斤大米，设想自己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会有大米吃。其实，大米并没有填饱她的肚子；不过，那种心满意足的感觉，跟填饱肚子差不多一样。”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穿白鞋的人附和着说，“差就差在一个是不想要，一个是要不着。”

“啊哈！”阿尔卡里亚人笑着说，“那可太有意思了。有了使用大米的这种窍门，靠喝西北风就能活着了，或者，就是不吃，饿死，心里也痛快。”

“想要的东西，也要着了，”牧人也插进来说，“人的秉性不同，方法也不同。有些人有了一百个比塞塔，就会马上去一下子

花光；也有些人宁可把钱存起来，除了一天到晚想着我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以外，什么也不干。”

司机说：

“是这样，有人喜欢藏钱，有人喜欢花钱。”

“说到点子上了。”牧人又说下去，“有些人心里舒坦，因为钱已经花掉；另外一些人呢，他们心里也舒坦，因为他们想：他们什么时候想花就能花。这位太太，还是小姐，还是什么，她的情况就是……”

“人家怎么会是小姐呢？傻瓜。”阿尔卡里亚人打断他的话，“你没听见，说是这一位的岳母吗？”

“那就是太太；这对说的事是一样的。这位太太的情况就是，她宁可躺三年，光想着她能吃到肉饭，也不愿意在哪个星期天用掉这可怜巴巴的一公斤大米，或者用它来过复活节什么的。这个节，凑凑合合，或者说匆匆忙忙，什么举动也没有，就过去了，就象一个佣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那么过一样。”

科卡·科尼亚在翻着一份从口袋里拿出来的叠起来的《阿贝赛》报。他每翻一页，就用舌头在大拇指上舐一下。他抬起头，喊道：

“烟怎么不传到我这儿来，马西亚尔？还是欺人太甚？”

“什么也不是！你是在那儿挨罚呢。你抽烟年纪还太小。”

他把烟袋扔了过去。

“接着，呶。”

烟袋在大理石桌面上弹了一下，发出象球一样的声音；科卡·科尼亚双手还没来得及抓住，它就掉到了地上。

“给我拾起来！”他喊道。

堂马西亚尔走过去，把它拾了起来。

“你比一个傻小子还能闹腾。”

“大米饭，要配上兔子肉才好吃呢。”卡梅洛兴冲冲地说，“配上烧兔肉。”

没有人理睬他，他便转过身去看店堂里墙上挂着的彩色版画上的兔子；画的色彩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暗淡而又浑浊。

“配上烧兔肉……”

“有些人是很特别的。”查马里斯说，“娘儿们也是天生喜欢存钱，不喜欢花。她们常常莫名其妙地给你把一样东西藏起来，就跟藏大米一样。她们这么干，就在于她们的怪脾气，也许是因为她们觉得——我也弄不清楚——藏着的这些东西不用，往后会给她们带来更多的好处；得，反正比当时就用掉它们有更大的好处。”

“对。就是对这点，人家才说她们的眼光看得远。”毛里西奥说，“我不否认，在一定时期内，这么做有它的好处；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纯粹是执迷不悟，糊涂透顶。”

“毫无疑问。”

“啊哈！我的邻居就是为了这个，才跟他的老婆闹得不可开交的。”阿尔卡里亚人笑着说，“他呢，手比较松，这儿还有点嗜好。”他用拇指冲着嘴做了个手势，“可是女的呢，我看，她用盐的时候都要数一数粒儿。你们就别想弄清楚他们每次都在吵什么。他们天天夜里都把我吵得头昏脑胀，比科雷阿舞还吵人。可科雷阿舞是什么？是娱乐！那好听！”

“看这个家伙！那你也是个‘无线电听众’啦？”

“这家伙？”牧人说，“您完全没有弄明白。这个家伙总是把耳朵使劲贴在墙上的。”

“你错了！这哪儿用得着把耳朵贴上墙！他们的声音就象在

瓜达拉哈拉舞厅里的那么响。”

“少说你这也是在散布人家的流言蜚语!”克劳迪奥说道。

别的人都哄笑起来。

“嘘！这完全是真的。我也不会给他们瞎编……”

“你这么一肚子坏水，”屠夫说，“你还说你不喜欢散布流言蜚语，得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牧人也往火上浇油，“他当然是打着一肚子坏主意在胡说八道。”

阿尔卡里亚人用自己的独眼盯着他看。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打着坏主意胡说？你倒是说说看。”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根本不是什么奥妙。直到刚才这会儿，你还在开足马力拿人家……”

“随你这会儿怎么说吧。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不错，我是一肚子的怨气。你自己说么，我提这件事，不过是为了举个例子，说明咱们刚才谈论的事。你倒挺会往别的上面乱扯。我不愿意耗费时间去发泄私愤。所以么，在这一点上你弄错了，阿马利奥。你不了解我。”

“啊，你不在埃利赛奥的果园啦？”堂马西亚尔问道。

阿尔卡里亚人摇了摇头。

“离开快两个月了。”

“这？……”

“有点事呗。”

“是不是关系到钱的问题？”

“不是。那算什么。那儿的问题不是钱。从钱的角度看，还象个样子，那个人在这上面还行。”

“那为什么呢？”

“我在那儿的地位问题。就是说，那里条件倒是好，只不过他弄得你没有胃口再待下去。你看中了某人，那你就别拿他当佣人使唤。总之，我天一亮就起床，晚上十有八九是住在果园里，免得走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还得赶去。他呢，悠闲自在，几乎几个星期都不在那儿露面。大家心里明白，他没有任何责任，因为按照我们的合伙合同，全部工作由我承担，他只出地皮和氮肥。不过，先生，人家干的事情，你就别挑剔啦。您说不是吗？”

“是的，没错。在这些事情上，每天都碰碰头，商量一下，就比较合适。订出双方都同意的计划。”

“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个人要是象他那样，来个不闻不问，那很好嘛，那你就给他全部权力。一天到晚训人家，叫人家左右为难，我只好走路。你既然想图个舒服，什么事也不管，那你就干脆别吭声。是不是？”

堂马西亚尔表示同意：

“那自然。”

“还有饭食。只有我老婆一个月或半个月去一趟镇上的时候，饭食才好一点。平时，有四分之三的时候，老吃一个样的东西。在他家，他老婆给我开出来的饭，简直让人难受；她那破馅饼，我看连最低级的小工也不吃。这不是谁想吃山珍海味，不是；可是不管怎么着，总得是过得去的东西吧。”

科卡·科尼亚从报纸上抬起头。

“你别理睬他，马西亚尔，这个家伙纯粹是个尖嘴利舌的煽动家。当心，别让他把你的脑袋煽热了，去为埃利赛奥果园的痛苦掉眼泪。他准是想从你那儿得点什么；你当心吧。”

“大人说话，你别开口。”堂马西亚尔对他说道。

“这位说话，好没来由！”阿尔卡里亚人有点愤愤然，然后他

又说下去，"我就是要对您说：我不得不辛辛苦苦地干，好让他成天张着嘴发呆，不干事，他不光是连一点屁情都不领，反而变本加厉，到末了还要来训我。直到有一天，我们之间到底闹翻了。吵的时候，我给他把事情全都抖落了出来；我对他说：你想拿我当佣人，办不到，那是做梦！就这样，事情就了结了。"

"那很遗憾，不是合伙干对你经济上很有好处吗？"

"是这样。就是为了这一点，就是为了这一点，我才尽可能地忍下来，能忍多久就忍了多久。您说，要不是为了这一点，我还能跟他一起、相处这么长的时间。不过，不行的事终归是不行，总有一天，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纸里包不住火。您看他这个人怎么样？"

"这我明白了。那您现在怎么样？"

"混得很糟。"

"你给他找个工作吧，马西亚尔！"科卡·科尼亚又来干扰，"通过你的少爷给他安插个工作。你没看见他生活那么不顺利；他找的不就是这个吗？"

阿尔卡里亚人反击了：

"你这个坏蛋，你是在看报，还是在干什么？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理你的茬儿也就算了，你还要象头野兽似的那么凶。你以为，我们这些人想要什么东西，也象你那样绕脖子说话？这位堂马西亚尔知道得很清楚，是不是我非得求……"

"你已经露马脚了！露马脚了！"科卡·科尼亚喊着，"你越是想拼命为自己遮盖，就越是暴露得厉害。呃，怎么样？"

"触到痛处了！"牧人笑了，并用肘碰了碰阿尔卡里亚人。

阿尔卡里亚人转身冲着他。

"你也站在那只毒虫那边吗？"他问道。

查马里斯和两个屠夫在同毛里西奥和其他人谈话。

“是这样，你们结了婚的，”卢西奥说，“你们总是抱怨。可也得看看结了婚的人衣服保管的情况。我就说一套衣裳吧，结婚的人好穿五、六年；可光棍呢，同样是五、六年的话，他那套衣裳早就成了破烂，烂得都提不起来，就是粗呢做的也不行。那这是怪谁呢？”

“还有鞋，”穿白鞋的人说，一边看了看自己的鞋面，“还有鞋，眼下贵得让你心疼。”

司机笑了。

“那你们就结婚吧。”他说，“要是你们对衣服和鞋子那么心疼，你们就结婚……”

卡梅洛这时正听得入神；他的耳朵在面孔两边支棱着，很象提罐的耳柄，弯弯地冲着众人。司机接着朝他说：

“您也是，卡梅洛；您戴着这么个平顶小圆帽，我太欣赏了；您赶紧去找个好媳妇，叫她给您收拾好，每天晚上刷一刷。”

司机笑了。卡梅洛也笑了，但眼睛里却流露出一丝苦涩的滋味，幸好被帽子的阴影遮住。他说：

“这帽子用了很久了，用不着怎么收拾。现在，这倒是，哪家也没个女的。”

他的眼光投到了日历上。

“对的，先生，您说的是。这样就好。”司机说，“不象这儿这位卢西奥先生，他只需要个女的来给他收拾整理衣服。”

卢西奥说：

“这把岁数，”一边在椅上微微一笑，“这把岁数，这也用不着了。又不怕丢掉什么，更不用说衣服。”

“您还没那么老！”查马里斯对他说，“这会儿您别拿自己当

老头儿。"

"老，老，我不是；这我也不能说。不过我确实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换句话说，衰弱了。六十一岁，岁数不算太大。"

"那您还没老得掉过裤子。"

"没机会。"毛里西奥说，"他没掉过裤子，不用操心。他从早到晚，成天坐着，裤子怎么会掉呢？什么时候掉呢？"

别人都笑了。克劳迪奥说：

"这倒也是实话。没有危险。那您是绝对不会露屁股的。"

"一个人待在那儿，该干点什么呢……对我来说，坐着总比两个人耍剑要好。"

"您会这个。"司机说道。

卢西奥用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查马里斯快活地问他：

"那么说，人家也禁止您跳舞啰，是不是，卢西奥先生？"他冲他眯着眼睛，"猜得着，肯定是这样。秘密就在这儿。人家禁止您跳舞，您说对吗？"

卢西奥看了查马里斯一眼，几乎是板着脸，一边摇了摇头，然后才慢吞吞地说：

"对！人家禁止我跳舞……我到了这个年纪，这么说的人多着呢。禁止我跳舞？他妈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蠢话！见鬼，我怎么会同意？我要说的，正好相反。是那么回事，那就禁止，完全禁止好了！可我现在有那回事吗？我所需要的，就是让我跳。这才叫开恩！让他们还给我。"他使劲地摇晃着双手，"问题就在这里！我要说的，就是让他们给我，让他们还给我跳舞的能力！"

*　　　*　　　*

他们对漆黑的水有些怕，正在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附近的人声和音乐声一直传到这里。

“一点都不冷吧，对不对？”

“太刺激了。”

树梢上露出少许的月亮；从下游传上来隐没在黑夜昏暗的树林里的人们平静的谈话声，再远处，在水库宁静的水面上，飘荡着明快清脆的乐曲。在这面油黑的镜子上，月光和灯光交相辉映。黑暗中，他们感觉到河水擦着身上的皮肤流过去，就象一只无形的巨兽在悄悄地舐着他们。平缓的水流已经没到他们的胸口。保莉娜抓住她未婚夫的腰。

“水从你的身边流过，这滋味真有意思！”

“你看见了吧？可你刚才还不想游泳呢。”

“我觉得比上午要有趣多了。”

塞瓦斯哆嗦了一下。

“是啊，不过，现在比不上那会儿，你想怎么游就怎么游了。这会儿突然就冷了，让人起鸡皮疙瘩。”

保莉娜从塞瓦斯蒂安的身后朝上游望去：大桥和高大的桥拱都只在夜色中剩下了模糊的黑影；一片月光照亮了桥栏和桥砖。塞瓦斯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水向下游流着；靠近那些饮食店的灯光那边，水闸轰响着。保莉娜回过头。

“露西塔。你一个人在那儿干什么？到我们这儿来。露西！”

“她在哪儿哪，你没看见她在前面吗？露西塔！”

他在一阵突然袭来的惊恐中沉默了。

“露西塔！！……”

在十米或者十五米开外的地方，有一阵微弱的击水声和呛水声，似乎是被一阵水泡窒息得呼吸极为困难时所发出的一声

被闷住的呼喊。

“她淹着了！……露西塔淹着了！！塞瓦斯蒂安！！你喊呀，你喊呀！！……”

塞瓦斯想往前去，但是保莉娜的指甲紧紧地掐在他的肉里，死命地抓住他不放。

“你别！你别，塞瓦斯蒂安！”她暗暗地对他说，“你别；你别；你，别！……”

两个人都在喊着，求救着，一声又一声；水的回音使喊声变得更响，但听来却是空落落的。岸边挤满了人影；警报响了起来；一片喧哗。在不远的地方，一股不大的、昏黑的漩涡，夹杂着断续的喉音，缓缓地向水库那边转去。接着响起了扑嗵扑嗵的跳水声；许多人在问：“在哪儿？在哪儿？”可以听到三、四个游水的人划水的声音和他们在水里说的话：“咱们一起过去，你，拉斐尔，一个人靠近很危险！”河里的喊声十分清楚了。“在这儿！再往上一点！”塞瓦斯蒂安在指示他们。从河边传来了蒂托的呼喊：

“塞瓦斯蒂安！塞瓦斯蒂安！……”

他已经跳进水里，正扑腾着水花朝他们赶来。塞瓦斯终于甩开了保莉娜，已经游过去同其他人会合了。保莉娜朝他喊道：“你要当心！你要当心！天哪！”她双手紧紧抓着自己的下颌。所有在水里的人，都乱成一团，游来游去，在漆黑的水面上向四处打量。“在哪儿？你没看见吗？你们看见了吗？”蒂托到了保莉娜跟前。她使劲地抱住了他。

“露西淹着了！”她告诉他道。

他感到保莉娜的身子紧贴着他抖个不住；他看了一眼四面散开的下水的人：他们朝各个方向在河里搜索着。“他们没找到

她……”那些黑影打起的水花依稀可见。月光照亮了沿着岸边排开的人群。“你们没碰到他吗?”“我们是在这儿最后一次看到她的。”这是塞瓦斯蒂安的声音。“是个姑娘?”“是的。”他们已经很远了,在水坝那里,借着月光和从放音乐的地方照过来的灯光的倒影,已经分辨得出露在水面的脑袋了,大约有五、六个。“把我带到岸上去,蒂托;我怕极了;带我去吧!”她蹿着往蒂托的身上爬,仿佛想拚命离开水面;她浑身在发抖。下游,有一个游泳者的手臂在灯光里晃动了一下。蒂托和保莉娜向岸边走去,一边用力蹬水。“在这儿!在这儿!”水坝附近有人在喊。“在这儿哪!”他已经触到她的身体,他是在飞溅的水花中用手臂碰到的。

* * *

米格尔背靠着房子那面的墙,面对着花园,正在用忧郁悲凉的声音唱着。猫的眼睛在树丛中闪着绿光。米格尔张着两手,伸向全体听众的面孔,一边轻轻地摇晃着脑袋……

……………

你不归来

小径被荒草淹没

你不来喝水

水泉也发臭浑浊

唱完,他扬起脸,笑吟吟地望着众人。大家鼓掌喝采。

“有感情!”

“来喝一口,你嗓子都干了。”

玛丽雅瑶在格格地笑;费尔南多刚对她说,她的声音象外国人,“比方说,象意大利女人那样的声音。”

“那你知道意大利女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吗?”

“我想象当中应该是这样的。我听着你说话，就想到是这种声音。”

两个人都笑了。

“瞧他们，多亲热!”

里卡多两眼呆视着吊在花园中央的灯。各种夏日的小虫密密麻麻地围着灯泡乱飞乱转。那两个莱加斯皮区的姑娘在争论着她们谁的皮肤更黑一些。

“你们争这个有什么意思?”

萨卡里亚斯仰躺在椅子上，椅子靠后腿支撑着；他把椅子摇来摇去。他的后脑埋进树丛的叶子里。

“问题不在于黑不黑，而是你的脑袋太顽固，对眼皮底下的事都不愿意承认。”

“好，那你看看这条胳膊和她的那条，费德里科，你比较一下。”

“你们别把我卷进漩涡。两个人都黑油油的，都挺漂亮。”

“当然，他是为了不得罪你，所以他不说。”

“不说这个了，你们愿意吗?”

“顽固不化，别的是次要的。我气的是世界上竟有这么脑袋不开窍的人。”

“你们别这么大声嚷了!”萨卡里亚斯喊道，“我不愿意听嚷叫! 对我来说，嚷叫就跟癌症一样。”

有人问是什么时候了。萨卡里亚斯抓过米格尔的手腕，蒙住他的手表；然后对他说：

“疯子，你疯了! 现在还用这种破玩意儿! 这是块破铜烂铁!”

“它好好的。我们知道你的风趣了，萨卡里亚斯。现在，放开我。”

“你对我太生硬了。”

“真痛。”

萨卡里亚斯笑咪咪地转过脸去，对梅莉说：

“这个人忧郁得很！你认为能这样活着吗？不可能！对健康，对一切，都有害，怎么会没害呢？”

她问道：

“我说，你是坐火车回去，是吗？”

“回马德里？当然是坐火车，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啊，我不知道，我问得很傻，你别在意。好，那你们几点到？”

“唉，如果火车从这儿开，是二十二点三十分，路上你打上二十分钟，那就是十一点差十分到……你笑什么？”

“没什么，你真热情，我笑你说的，”她停了一停，又朝她嫣然一笑：“什么‘二十二点三十分’，这好象……”

“好哇，你真能嘲笑人家。人家什么也不能说了；一说，你们马上就象豺狼一样扑上来，我的姑娘。”他摇着头，“看她啊！她多得意啊。可逮着了，她得意死了！”

“啊哟，我的上帝，我不嘲笑人家，萨卡里亚斯，我向你保证，你完全弄错了。要是说，这点小事确实使我感到很好笑，你理解我的意思吗，那也是因为我挺喜欢你说的方式……”

“我是怎么说的？你再说说看。”

“唉，小伙子，我不知道，是这样；瞧你问的！没什么，就是你说话的方式，我怎么知道。再说，要是不这么说，什么也说不清楚，就象你刚才说的那种方式，使我觉得有趣，我喜欢听你这么

说，你还要我对你说什么呢？……好吧，嗷．总而言之，没有什么不好懂的，要是你再不明白我的意思，那你真是个笨蛋了。别让我再说了，因为，在我要解释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老拿这些啰嗦话来刨根问底，我是要生气的。”

“是啊，那当然，尽管你给我解释了这一通，你别以为我已经心里很清楚了。”

“好，这就行了，就是为了这个，要是又说了蠢话，那我就不知道刚才这一切是怎么引起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要说的是什么了……”

“得了，你这会儿也别着急，这是为什么呢？”

“叫我生气。”

“不过，为什么呢？”

“嗯？没什么，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要我知道呢？再说，知不知道，也都一样！”

“这会儿为什么又用这种方式跟人家说话了？”

梅莉瞟了他一眼，然后低下眼睛说：

“我不知道，萨卡里亚斯；我是个白痴，大家都了解：我喜欢人家忍让着我点儿，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我是个粗野的姑娘，我以为……”

“好……哇！好……哇！打……你就此打住吧，我的姑娘！请你这会儿别朝我全速冲过来！你也真是，俯冲下来了，多狠哪！你从天上一下子冲到地狱，连炼狱都不经过。好厉害的俯冲，够劲儿！你每冲一次，都能在柏油上磨掉半个轮胎！你别以为我是在夸张。”

“哦，别……你别怀疑，我跟你说的只不过就是这么回事……我是生我自己的气，我把气撒到别人的头上了。再说，这

是真的，我知道。好吧，要是你真那样认为，那……我说，说实话，我这会儿真想哭一场……你为什么不忍让着我一点儿，萨卡里亚斯？"

玛丽雅瑶的两肘支在被酒弄湿的桌子上；她在说：

"他说得对！"她双手捧住脑袋，"听说，我现在要留下，我不要知道时间！总之，不管三七二十一，这时候你刚开始觉得有意思了。有权利留下吧？明天再说明天的。"

费尔南多在她背后说：

"老天爷，生活就是这样，躲也躲不开。咱们好的时候总比坏的时候过得快。可是它也不会就因此而不好了。"

玛丽雅瑶看了他一眼，说：

"好就好在想留下来；这就是好时候！"

"等下个星期天吧。"玛丽亚·路易萨在调解，"喂，下个星期天咱们再来，再好好地闹它一次。"

"那是一样的，我的闺女，那又能好到哪儿去呢？下个星期天也是会过去的，跟今天这个星期天一样。为什么就不多玩一会呢？"

月亮出来了，在花园的围墙上露出了头，仿佛露出的是一张死人的脸。眼看着它脸上那些永远不变的部位渐渐露全了。

"不行，至少我们不行，我们不能粗心大意。"一个莱加斯皮区的姑娘说，"我们非得准时不可。因为，十点零五分，你们知道吗？得上路，直接上火车站。"

"得了，没那么紧！"费尔南多抗议起来，"别催。离火车开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咱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大眼瞪小眼地瞅着干什么？用不着这么跑，这儿谁提前走，到那儿就该等着了，急急忙忙没用。"

“行啊，那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过，十点零五分从这里开车的时间是板上钉的钉子。我可不想误了末班车，再说，上火车的人肯定多，会挤得满满的，这不用说。”

“就是误了车，也不会有什么；你还可以乘十一点一刻的那班车。”

“真有趣！这是开玩笑吗？”

“你真是那么急着要在规定的时间赶到吗？”

“喂！你去问我父亲吧，看他对你说什么。”

“那么说，他是个严厉的老头儿，嗯？卡斯卡？”

“啊，这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要惹他发火。”

“一定是一位古板的老爷，连冬天的衬衣也穿破了吧？”

“我说，你可别挖苦我的父亲！你听见没有？”

“我说了什么坏话了？”

“你再说笑话，我就用酒瓶子揍你，傻瓜！”

月光已经照到桌子紧里头那些人的脸上；由于树丛挡着，灯光却照不到那里。梅莉带着椅子往后退，直到她的眼睛重新回到黑暗里为止；月光只照到她的脖子上。她的腋窝夹着椅背的边缘，胳膊垂在椅子后面。萨卡里亚斯的手在黑影里摸索着，想在树叶丛里找到她的手。

“应该把一些星期天规定得比平时那几天长一倍。”萨穆埃尔刚才说道：“不对吗，玛丽雅瑶？要是不这么规定，那你就只好死了这条心。”

“或者长三倍。长出来的时间，全部从干活的日子里扣。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出来逛。”

“你们在瞎聊，你们想要一切。”

“不是一切，而是一些。”

"太穷凶极恶了！欲望太大了！"费尔南多说，"你说，你干活的地方人家叫你过得那么坏吗？可我就一直认为在酒吧间里干活是很有趣的。"

"你得了吧！有趣，从酒吧间外面看，也许很有趣。可是从里面看，那是头号的地狱。地地道道的灾难啊，小伙子；不是那么回事，你可别那么以为。"

"我看你成了个悲观绝望的姑娘了！"

"我受够了，够得不能再够，小乖乖。你都想象不出我够到哪个份儿上了。这一个星期里，人家都把我忘了；也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出来走走。"

"也许是因为你愿意，象你这样一个姑娘。"费尔南多微微一笑，"你会看到这事多好办：你在那儿给自己物色一位有势力的人物，对吗？然后，需要靠一点运气，再来一点灵活，他就会永远把你拔出苦海。那你就活了，象人家说的那样；不过，要灵活点儿才行。"

"喂，喂，你这会儿别来跟我讲电影故事。那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我不需要去找什么有势力的人物。"

"这是个建议么。"

"谢谢，我在那儿觉得挺好。所以，你就别上那儿去；你要去那儿，咱们的交情就吹了。"

"那是说着玩的。这我太清楚了；你自己想想看，有你这么一张漂亮的面孔。"

"既没有那么漂亮，也不那么光秃。我看你说得过份了。"

"你们这会儿在吵什么？"玛丽亚·路易萨问道，"你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说变就变！"

"对，姑娘！"玛丽雅瑶反驳道，"这位说点什么，人家就非得

要当它回事吗?"她似笑非笑地瞥了费尔南多一眼,"全都是一触就破的肥皂泡!"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道。

别的人在催洛莉塔出来跳舞。

"太晚啦!"

"有时间,还有时间。"

"这位姑娘会跳吗?"

"跳这个? 跳完你就会对我说:她是一阵旋风!"

"好,来吧,洛莉塔,你的节目。舞会就要结束!让人家看看。"

"好叫人家在莱加斯皮区能认出你,我的姑娘。快上场吧,别再拖啦!"

"在哪儿跳?"

"需要来点新鲜花样。"

人们已经开始鼓掌,洛莉塔一口喝干了她的酒。"快来啊!咱们看看她拿出什么新花样!"她带着满脸激动的神情登上桌子。她在上面命令把杯子、瓶子拿开:"把脚底下的东西全给我搬走!"

"来吧!这才是个好姑娘!"

桌子收拾干净了。所有的人都看着洛莉;她纠正了他们拍手的节奏,又用脚试了试桌子。

"这才是个好姑娘,别的都是蠢货!"

拍手拍得很有节奏了。洛莉塔用眼光扫了一下众人的脸,然后向里卡多伸出手:

"上来跟我一起跳!"

他不愿意:

“我不怎么会……”

“用不着会！”姑娘坚持着，“上来，别扭扭捏捏！”

“我对你说我不会；今天我昏头昏脑，我的宝贝儿。”

“瞧着吧，赶情你们男的怕出丑！”

费德里科站起来，自愿代替他。

“我行吗？”

他那伙人把他往桌子上面推。

“让他上！”

“这个费德里科有两手，我对你说，没错！”

洛莉塔同费德里科面对面站好；她又指挥了一会儿拍手的节奏。掌声协调了，她便甩开了跳起来。洛莉塔的鞋子在木头桌子上敲打着，尘土纷纷扬扬地落到众人的脸上；费德里科配合着她的动作和姿势；她的头来回地擦着悬挂在铁丝上的金银花，头发飞舞着。他们两人巨大的影子，在房子的墙上，在胡斯蒂娜房间的小窗子上，纷乱地晃来晃去；人影的脑袋碰到了屋檐。洛莉塔不久便感到鞋子碍事，于是一个接着一个地从脚上甩掉，甩到花园的黑暗角落，然而舞却始终没有停下。“这个姑娘真是天才！”她赤着脚在跳。掌声从围墙上反弹回来，冲向花园尽头的铜青蛙、留声机和那些空桌子。他们在电灯下面狂舞；灯罩上落满了灰尘；由于树丛摇曳，电线也随着晃动．于是，整个花园里的影子也都纷纷地跳起了舞。洛莉塔的两只光脚在泼洒的酒上踏来踏去；她的黑裙子冲着众人的面孔旋转飞舞开来；突然，裙子又收拢了，裹住了雪白的大腿和肉色的游泳衣。又跳了一会儿，洛莉塔踩到一滩肮脏的酒渍，脚底一滑，眼看着往桌外摔去，又笑又喘地跌到了米格尔和萨卡里亚斯的臂膀里。她兴奋地喊着，想站却站不起来；她说她光着脚不能碰地，因为地上的小石子触

得她的脚心痒极了，再说她的肚皮也笑痛了。“透不过气了！”她不停地喊叫着。旁人竭力使她安静下来。福斯蒂娜也闻声赶到；她把桌子上的脚印擦掉，说：

“嗷，你们得照上帝吩咐的那样，规规矩矩地玩一玩，闹一闹；怎么踩到人家吃饭的桌子上来啦，那可不成！你们听见吗？照这样，还有一点正经吗？你们这么胡乱来，都引起人家注意了。我看哪，你们非得弄到叫地方当局警告我丈夫的地步不可！不信咱们往后走着瞧，是不是咱们把话说过份了。好家伙，这一个下午尽叫我给你们当保姆了，真可以的！……”

她又回了进去；桌子旁边的人们纷纷议论着。

“我刚才就看出来了。这么闹腾的事不能干。人家……”

“这个老娘儿们真是个老妖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比她更讨厌，更贫嘴的。见鬼！”

“人家是在她自己的店里。这一点，我认为也该考虑到。”

“这里是酒店，是对公众开放的场所！”

洛莉塔喊道：

“我要鞋！把我的鞋给我！”

于是，人们在花园当中给她找鞋。

“那也得看你所谓的公众是什么。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配得上称公众的，你想必能明白我的意思。对于某些人，就得把他们除开……喂，洛莉怎么啦？！”

她突然哭了。还有一只鞋怎么也找不到。

“我得光着脚啦！一定是丢了，你们别找了，丢就丢了吧，看来是一点办法也没啦！……这下子我一回到家，门一开，人家看见我……我妈准得问我，可我对她说什么呀，给人调戏啦……准是，没给人调戏就不会跑么……哪儿有正经的姑娘光着脚到处

跑的呀……那只鞋丢不得!……”

玛丽亚·路易萨把她搂在胸前，抚慰她道:

“别着急，洛莉塔，一会儿他们就会找到的。不过，你不觉得你刚才闹的这一出戏有点傻吗？傻得过份，这才乐极生悲了。你自己招的么!你不觉得你在胡说些什么，姑娘？鞋子一会儿就会出来的，看着它怎么出来……”

“姑娘，瞧你到末了把人给折腾的!”

洛莉塔倒在那个姑娘的膝上，喃喃地说道:

“我不在乎我不难受我就光着脚走这路……我就对她说妈你打我吧你会打累的……我就对她说你打我吧妈鞋是跳舞跳疯了才丢的你打我我还要跳舞的时候还要露我的大腿……你打我吧你看着明天后天大后天你打我吧你剥我的皮吧妈我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大大大后天还要发疯一样地跳我就出去让小伙子在电影院里吻我我要没完没了地玩……”

丢了的那只鞋子果然出现了。卢卡斯跪在洛莉塔的脚前。

“我给你穿上，公主。”他对她说道。

姑娘看了他一眼，说:

“好卢卡斯，我的美男子，太感谢了……乖乖，我都象块烂布头了，”她笑了起来，“我对你发誓。”

她让他把鞋穿上。不一会儿，她又感到难受，于是玛丽亚·路易萨和胡安尼塔把她搀到鸡笼那边让她呕吐。

“她喝了酒，然后又拼命地转;你别给我说话;不知道她肚子里面翻腾成什么样子了，吓死人!”

回桌子那边去的时候，她要自己走，推开了那两个陪着她的姑娘的胳膊。

“我还会走!你们以为怎么啦?”她对她们说，“我就烦你们总

是要来保护……你们只遇到那么一点儿的机会，就要来保护别人……粘糊人儿……”她对桌边的人说，“好哇，你们这一帮子不是东西，人家刚刚豁出命去让你们开心，你们倒拿她当热闹看，还要拼命地羞辱她。”她走到桌边，坐下了；又笑着看他们，“你看，这一群老油子！你们就没人想到给这个假日来个告别式？”

*　　*　　*

岸边的人纹丝不动地在月光下盯着河里的一个地方。他们刚才跟着水里两个救人的人来到了下游，此刻已聚集在水库前面，快排到树林的护坡那里了。蒂托和保莉娜上岸的地方，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他在原来的地方拾起自己的裤子；他们跑了起来，裤子还拿在手里。他们擦着灰白的树干，从看守帐篷的人面前跑过；那些人也都在等待着护坡那边的音讯。

黑暗里窜出一只小狗，对着狂奔的保莉娜直吠；蒂托已经跑在她前面十来步远了。

“等等我，等等我，蒂托……”他听见她在背后惊慌地喊叫。

他们感觉到小石子和小树枝硌伤了他们的脚。有一百多人的光景，形成了一条由紧紧挨着的黑黝黝的背脊组成的墙，挡住他们的视线。他们用肘给自己开路，湿淋淋的身体拼命往人丛中挤进去。几乎没有人说话。蒂托在保莉娜前头开路。

“别挤。”有人对他说，“大家都想看么。”

蒂托没有答理他。他抓着保莉娜的手，终于一起挤到了最前面的一排。那里还可以听到上游很远的地方响着的音乐声，水库上的回音似乎使乐声格外清澈嘹亮。水面上泛着朦胧的光，那是饮食店的灯火在水上的反射。对面，离水五十步远的地方露出水库水泥堤坝的边缘，象一条同样宽的带子，有四分之一露

出水面。此刻，已经可以看清在靠近那边的地方有三、四个游泳者的脑袋。保莉娜在大声招呼塞瓦斯蒂安。水闸那边的水声哗啦哗啦地响着。他们想沿着河岸到树林尽头的护坡那里去，但是，人群的前面没有地方了；他们要过去，就只能涉水。他们在木然不动的人群面前走过；人们死盯着河里，面孔被月光和水的反光照亮。再往下一点的地方有一圈人，围着一个光身的人；他在他们的脚下蜷缩着。他是塞瓦斯蒂安。她扑到他面前跪下。

"塞瓦斯蒂安！"

他没有回答。她感到他虚脱似地喘息着。他两手抱住膝盖，额头抵住大腿，藏着脸，整个身体抱成了一团。保莉娜抓住他的湿漉漉的头发，扳起他的面孔，仔细地看着。

"塞瓦斯……"她叫着他。

在黑暗中，几乎看不清他的脸。她觉得她抓住他头发的那只手很吃力，他的头的全部重量都在往下垂。她便用双手捧着他的脑袋，把它紧贴到自己胸前。某个人的膝盖抵着了保莉娜的背。密密丛丛的大腿，象栅栏一样围住他们，勾出了一圈狭窄的地方。保莉娜感到自己的小腿被夹在人们的腿中间，被他们粘着砂子的湿脚擦着。她抬起眼睛，郁郁地往上看了一眼那些站着的人的面孔；那些人，在他们的上面，紧紧地缩成一个小圈子，只在朝着河的那面有一个豁口。蒂托背对着他们，站在前面；河水的反光勾画出他的身影。保莉娜把脸埋进塞瓦斯肩窝，紧搂着他。这时，乐声已经停止，有许多人从饮食店往堤坝上跑；对面河堤上出现了他们的身影。往右看去，就在那条堤上，许多长长的影子遮住了水里的反光。保莉娜感到有人在用手指触她的背背；她抬起头：是一个妇女，指着河问她：

"是你们家里的人？"

她没有看那妇女的脸。

“和我们一起来的。”

那妇人扬起脸，“啊”了一声，然后，又向河里望去。这时，看来人们正在关闭对面的水闸，咆哮着的水声渐渐小了，以至终于完全消失。一切归于寂静，只剩下人们的窃窃私语。有人在议论，说水闸如果不关，那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水势太急，会把下水的人卷走，使他们无法把尸体拖到岸边。突然之间，保莉娜觉得周围不约而同地动起来，那些腿都迈开了步子。“那儿！那儿！捞起来了！”人们不容得他们俩有站起来的工夫，便冲过这块地方，纷纷赶到护坡那里；有的踩着他们的腿或手，有的从他们的身上跳过去，踢了他们一身砂子。蒂托在人群中呼喊他们。他们终于站立起来，和大家一起跑过去。尸体由五、六个人平托着，从水浅的地方过来，仿佛一条小船在靠岸，不时地激起一阵阵的水花。人们的说话声越来越大。他们三个人又拼命地推着、挤着，在密集的人群中开路。所有的人都集中在那一个地方。现在可以直接看到水库右边亮着灯光的那些饮食店了，它们是在死河湾和小木桥的另一边。那边的堤上也布满了人影，有些人显然也在往树林这边跑，因为，后面桥上的破木板在人们的践踏之下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大多数人突然沉默了，等到尸体靠岸，没有了一点声响。所有的人都清楚地听到一个疲惫的声音在说：

“你把这只胳膊抬起来一点，拉斐尔。”

在饮食店灯光的直接照射下，水又显出了白天的那种土红的颜色。“上帝啊，遭多大的罪啊！”一个女人叹息道。保莉娜紧贴在塞瓦斯的身边。她朝后面看了一会儿，仿佛被某种可怕的东西抓住。后面，是昏暗的树林，静悄悄的帐篷，再远一些是桥，

桥身的砖上照着宁静的月光；在更远的地方，有一个人牵着马，在铁道边上穿越荒地的路基上走着。有人稳重地说了一声“借光”，接着，在人们的头上出现了挤进人群的宪警的三角帽。露西塔的尸体就在那里的沙地上。

人们还在对尸体进行听诊。不同年龄的男孩和女孩占据着密密麻麻的半圆形人群最前面的位置，他们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死者赤裸的肉体。月光在侧卧着的尸体的湿皮肤上发亮。死者的面孔在阴影里，被头发盖住，脸颊贴在沙地上。

“你别推！”一个男孩喊道。

“有人在推我……”

他们又用尽全力往后靠去，把背顶住人群，似乎生怕自己的脚跨过地上的一条无形的线，或许就是这条线在沙上划出了死亡的界限。

宪警们穿入人群，迅速向尸体瞥了一眼。

“你们没对她采取什么措施吗？”一个年长的宪警立即问被人叫作拉斐尔的那个下水的人。

那一个马上站起来；他刚才正伛着身子在对尸体听诊。他把额前的湿头发往后推了推。

“我是医科大学生。”他很快地说道，“没什么办法了。”

“完了。”宪警说道。

他又去看尸体，同时摘下了三角帽，摇着头。

“真不幸！”他沉思着说，“多年轻的姑娘。她父母得痛心死了。”

蒂托站在前面，两只手臂垂在身体的两侧。他的旁边是保莉娜；她不敢正面对着尸体，只是斜眼看着露西塔；她的一只手抓住塞瓦斯的胳膊。

“你们有谁认识她？”那个宪警大声地问众人，一边重新戴上三角帽。

一阵静默之后，他听见他的身边有人说：

“我们。”

“你们两个？”

“三个；这个也是。”

宪警看了看蒂托；蒂托机械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她同你们一起来的？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

“未婚妻？姐妹？”

他们摇了摇头。

“普通朋友。”还是那个宪警，用手一劈，作了最后的推论。

“是的，先生。”

保莉娜索索地抖了起来，接着便伏在塞瓦斯的胸前放声大哭，同时益发抖得厉害了。人群中交头接耳声止住了，为了让这寂静中的哭声听得更加真切；人们伸长脖颈、都想越过别人的头去看清楚谁在哭。那几个下水的人都注视着沙滩。老宪警叹了一口气，说：

“这种事情……”

另一个宪警观察着露西的手，这只手在地面向上半张着；他用靴尖碰了碰她的手指。那个老宪警换了一种口气说：

“这个……咱们来看一看：好，你们这三位当中，谁也不要离开此地，当然啰。

他转向那个下水的人：

“还有，您和那一位青年；这位，说是学医的这位，也都请留下。同他们……还有谁曾经参与的，看看……”他用目光扫视着

周围的人，"那就这样，你们二位。或者就四位，这就够了。我要求你们向法院提供证词。"

接着，他提高声音，对所有的人说：

"其他人都请退开！走吧，凡是没被要求留下的人，全都回去！请离开这里！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他拍了两下巴掌。年轻的那个宪警便行动起来协助他。

"散开，散开，走吧……"

他推着一些人的肩膀，赶他们回去。

"行啦，走就走吧。您也用不着推我。"

"快，快走开。"

人少了：最后还有不到四十来个人，躲进了树林的黑影里。那九个人——两个宪警、四个下过水的人，以及蒂托、保莉娜和塞瓦斯蒂安——留在岸边，站在露西的尸体旁边；饮食店的灯光越过一小段水面，直接照到他们的脸上。那些半裸着身子、身上还湿着的人，受光的那一半发白，而另一半却是黑的。堤上只剩下五、六个站着的人影。老宪警看了一眼蒂托和塞瓦斯蒂安的身体，然后说：

"好，你们听着：你们每一伙当中去一个人，去把自己的衣服和同伴的衣服取来，大家穿起来。"

把露西从河里捞上来的那四个人中的一个，看着粘在自己腿上的湿漉漉的裤子。

"啊，你们当中有一个，"老宪警又朝塞瓦斯说，"还得费心去把死者的衣服带着。"

保莉娜似乎垮了，已经蹲下身去坐在地上。她低声地饮泣着，手和额头抵在塞瓦斯的膝盖上。水闸已经重新打开，水声又响了起来。一个尖利的声音穿过黑暗的树林，传到这里，那是在

叫喊蒂托和露西塔。是丹尼尔，他穿过树丛，一路跑来。他在尸体前面突然收住脚步。

“是露西……”他喃喃地说道。

他又抬起头，看见了蒂托：

“蒂托！”

蒂托走到丹尼尔面前，搂住他的脖子：

“丹尼尔，倒霉死了，丹尼尔！……”

他的眼睛在丹尼尔的肩膀上来回地擦着，一边痛苦而又忿恨地呻吟着：

“怎么会这样？……刚才还三个人在一起呢，丹尼尔，可就出了这样的事，倒霉死了，现在她妈妈怎么办？咱们怎么去对她妈妈说呀，丹尼尔？怎么说？怎么说？……”

丹尼尔从他朋友的肩上注视着露西的尸体，什么也没有说。保莉娜又哭起来。老宪警走上去，把蒂托从丹尼尔的肩头拉开。

“去吧，您去收拾一下吧，小伙子。是不幸啊。要经得住。象个男子汉。去收拾吧，你们两个一起去取衣服，去吧。你们会着凉的，也没必要得个支气管炎。快去吧！马上回来，别耽搁。”

蒂托扭过脸去，朝着黑暗，用手揩着面孔；然后，两个人走了。拉斐尔在土路上赶上他们，在丹尼尔身边沉默地走着。这时，树林里大概没有人了；已经没有说话的声音；树丛中漆黑一片，只是在黑沉沉的地上星星点点地染着树叶缝隙中透下的淡淡的月色。有一个人影在树丛里晃动。“喂！是你们吗？”有人问他们。

“是我，何塞·马里！”拉斐尔答道。“这是我的伙伴；要是你们需要帮助，你们就喊我们。”

“谢谢。”丹尼尔说，“我们自己来吧。”

"随你们便。"

拉斐尔在那人面前站住，蒂托和丹尼尔继续往前走。

"出什么事了？"何塞·马里问他道。

"我们捞她上来，已经死了。"

"这我听说了。这两个人是谁？"

"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拿上，带到那儿去。"

"你回答呀，他们是什么人？"

"这两个？是和淹死的那个女的一起来的。他们都够伤心的。"

"可以想象得到。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我说，你以后再问我吧。现在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起来，全都带到那边去。"

"全部？这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来啦？"

"不能，就是不能来；你不懂吗？宪警要咱们四个都留下，要我们的证词。"

"那你就说么。你不说清楚，我怎么知道。那就收拾东西吧。这一套手续得好一会儿时间。"

"我想是的。"

他们到了自己的营地。

"我说，他们至少得让咱们给自己家里打个电话，是不是？"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来吧，咱们把家伙收起来，何塞·马里。"

蒂托和丹尼尔没有立刻找到他们的地方，他们在黑暗中转了向。过了一会儿，蒂托被地上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拢着目光才认出是一个饭盒的蒙蒙反光。

"喂，在这儿。"

他靠着下午他们三个人逗留过的那棵树的树干，让自己滑到地上。丹尼尔走过来。

"喂，你在做什么？"

蒂托伏卧在地上，把面孔埋在衣服堆里。

"看你，又难过了？来吧，站起来。"

"我不行了，丹尼尔，我向你发誓，我向你发誓；我垮了……"

丹尼尔弯下腰，抓住他的肩膀。

"来，非行不可，没别的办法，你以为我们别的人又怎么样？"

"别的人！你不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啊。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我这辈子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向你发誓！我这混蛋的一辈子，再也不到这条河里来游泳了！我永远讨厌它！你听我说，丹尼尔，一百年也不来！……"

他的声音闷住在衣服里。

蒂托和丹尼尔离开的时候，老宪警对他的伙伴说：

"你，喂，首先我得去打个电话，叫上面来人，你明白吗？你留在这里照看一下，等他们取了衣服回来，你就负责一下死者的东西，另外，给她盖上点儿，别让她这样暴露着。"

"遵命。"

塞瓦斯蒂安已经在保莉娜身边的沙地上坐下。另一伙人的那两个也坐了下来，面对着河水，双手抱住了腿。圣卡洛斯区的那个站在尸体旁边，离其他人约有六、七步远。他又蹲了一会儿，观察着什么；可是，宪警责备他道：

"别动它，走开！"

宪警还向他做了个驱赶的手势，然后便在岸边来回地踱步，把大拇指钩在手枪的皮带上。保莉娜一直在颤抖。

"我冷，塞瓦斯蒂安。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冷。"

她偎依着她的未婚夫，想取得一点暖气。塞瓦斯把蒂托扔下的长裤盖在她的腿上。

老宪警已经走过不到十五步开外的小木桥，此刻已在死河汊的对岸折回头，穿过一小片灌木丛和黑魆魆的桑树林，走上了缓坡；那些面朝河堤的饮食店就设在那里。只有很少几家人还坐在露天的没有桌布的桌子旁边。宪警走进这三家饮食店中的第一家。里面烟雾腾腾，象是一团团羊毛，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它缠住人的面孔，遮暗了酒瓶、镀镍托盘和小咖啡壶上的光亮；它涂乱了纸牌上肮脏的人头，告示上的图案和彩色月历上的图画。一屋子的人，但是没有一个是马德里的；他们星期天在这里畅饮。厨房里在煎着什么，似乎有一股烧着了油的刺鼻气味。

“奥雷莉亚，我要打个电话，没什么不方便吧。”

“打吧，打吧，你随便打。”

“谢谢。”

他把三角帽放在柜台上，走到电话那里。电话的摇柄嗡嗡地响了几下，许多人都不说话了，想听他讲什么。

“喂，我是古梅辛多，是宪警。”他用手指堵住另一只耳朵，“喂，露易萨，你给我挂紧急电话，这是公事，接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法院的文书先生；你听着，要是他家里没人接，你就叫接线员想办法找到他，明白吗？”他停了一停，“什么？啊，这跟你没关系，以后你会知道的。”他转过目光，看了看坐在桌边的人们，“当然是出了点事了！这不是要给他祝贺节日！”一阵哄堂大笑；他又听着，“什么？……”听着听着，他渐渐露出了笑容，“喂，姑娘，我都够得上做你的父亲啦，所以你别对五十岁的人耍心眼儿，趁早别给我来这套长篇大论，得了。你就给我打到这儿来，嗯？奥雷莉亚的店，你知道。我挂了。”

他挂上耳机，回到柜台前——他的三角帽在那里放着。

“我给你来点什么？”那个女的问道。

“水。”

“那儿有一壶，就在你身后。”

她用下巴指了指窗台。然后，发表起议论来：

“把一个人就那样撂在那儿，那么长时间，一直要等到有人来，也真是难为人，你别以为不是。就把人家随便往那儿一扔，哪儿还有什么尊重？什么慎重？”

“人家就是那样放着的么。我们什么都不能碰，也不能让任何人走近。”

“反正那样放不好。对一个人不应该是那个样子。”

“人要是死了，还在乎什么？他们既没有感觉了，也不知道痛了。”一个靠着柜台在听谈话的人插了一句。

“这种事情，他们在乎也好，不在乎也好，你是不知道的。”那女人反驳他道，“不管怎么说，这总不好；死人也终归是人么，跟活人一样。”

“不一样，比活人还强。”宪警说，“比活人更象个人，你看着吧。因为对死人的尊敬要比对活人大得多。”

“那自然啰。”奥雷莉亚转身对刚才插嘴的人说，“喂，假使人家骂你的父亲，是他已经死了你才觉得更难受呢，还是他还没有……？快去，你的电话来了，古梅辛多。”

电话铃在响；宪警急忙摘下话筒。

“喂！……”

这时，顾客们比刚才还要静；几乎每个人都转过身来看着古梅辛多。

“喂！您是文书先生吗？……”

有一个发酒疯的人在离电话最远的角落里胡闹，不让人听。有人朝他低声咕哝着。

"文书先生，我是一等宪警古梅辛多·卡尔德隆，在圣费尔南多·德·埃纳雷斯给您打电话，为您效劳！……您说什么？"他听着，"是的，先生。"他点着头，"是的，是的，先生！哈拉马河值班……喂？"

所有的顾客都在倾听，有一局纸牌也中止了，牌都扣在大理石的桌面上。

"您看，是这样。"古梅辛多继续说道，"今天下午，发生一起淹死人的事件，一个姑娘，结果很惨；根据她的特征来看，是马德里人，据推测，是来游泳的，有人一起来……喂，文书先生！"他仔细听着，"在堤坝那里，是的，先生，靠近……"他又停住了，"好，文书先生！"又停了一停。"好的，是的，先生，照办！您派……？"他一边听着，一边不住地点头，"是的，先生，是的，是的，先生……回头见，文书先生，听候您的吩咐。"

他等了一会儿，然后才把话筒挂上。各张桌子上的谈话声又活跃起来。宪警回到柜台那里，拿起三角帽，把它戴好。

"谢谢你，奥雷莉亚。"

他走了出去。

他们拿了衣服往回走，在黑暗中同拉斐尔和他的伙伴会合在一起，那两个已经穿好了衣服。他们一起出树林，看见了另外那几个人的身影。他们全都坐着，只有宪警沿着河岸踱来踱去。何塞·马里走到尸体跟前看了一会儿。宪警说：

"把东西给我……"他冲露西塔的身体歪了歪脑袋，"给它盖上点儿的好。"

他们把东西扔在沙地上，丹尼尔蹲着，在一捆衣物中翻找着

露西的遗物。

“走开，蒂托，你挡住我的亮了……”

他捧起衣服，借着饮食店的灯光辨认着；露西塔的衣服有了，是卷成卷的。

“把它给我。”宪警说道。

在递过去的时候，衣服卷散开了，裹在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内衣和一双凉鞋。

“当心点。”宪警对丹尼尔说道，“拣起来。没别的了？”

另一个宪警回来了，木桥上响着他的脚步声。

“还有，我看至少还应该有一只手提包和一只饭盒。”

他又翻找起来。塞瓦斯蒂安和保莉娜也来找他们自己的东西。

“在这儿呢。我看都全了。”

年轻的宪警从他手里接过。另一个宪警走到尸体旁边；他拿过露西塔的衣服，打开，盖在尸体上面，连头也盖住了。这是一件黄底红花的印花布上衣。尸体的两条腿还裸露着。

“看看手提包里还有什么。”

年轻的宪警找到了一块蓝白条的小毛巾，便把它递给古梅辛多，古梅辛多把毛巾盖在露西塔的腿上。然后，他们把凉鞋和内衣都塞进提包，又把提包和饭盒都放在尸体旁边。

丹尼尔说：

“要不要我上去一下，去告诉其他的那些人，呃？你说呢？”

“不过，先得问问他们，看他们让不让你去。”

“是啊，当然。”

古梅辛多已经走到这两伙人身边。他对所有的人大声说道：

“好，你们听着：我刚才同当局联系过了。我向法院文书先

生汇报了发生的事情。他向我宣布：法官先生和他本人将最迟在三刻钟之内来到现场。我把这件事通知你们，目的是好让你们别不安心，让你们知道情况。完了。你们可以去穿衣服了。"

那五个人也在分各自的衣服。只听见潮湿的沙地一声响，是一只亮晶晶的口琴从一条裤子里滑落了出来。

"喂，你看，掉东西了。"其中一个说道。

他弯腰拾起了口琴，在手掌上拍打了一下，把粘在上面的沙粒磕掉。裤子湿了的那个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彻斯特牌香烟，差不多还是整包的。

"可惜了香烟！"他指着手里受湿后碎了的烟卷，叹息道。

"那几根更糟。"

"去它的！"

他把烟扔进水库；然后在岸边拧着湿裤子，一边看着那包烟在发亮的水中散开，被水带到水闸那里去了。

保莉娜说：

"我一个人害怕，塞瓦斯蒂安。你陪着我，离我近点，我到树后面去穿衣服，你离我近点。我一个人害怕。"

他俩朝树林走去。丹尼尔在同宪警古梅辛多谈话。

"您看，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些人，您知道吗？他们在上面等我们。我想上去告诉他们；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要是可以的话，我想告诉他们一下。"

"你说他们在哪儿？"

"在上面，在靠公路那边的那个酒店里，您知道那个酒店吗？"

"哦，毛里西奥的店。"他思考了片刻，然后掏出怀表，"呶，您就上去吧，不过要快去快回，明白吗？"他指了指手里的表，"我给

您十五分钟时间，连去带来，都算上；您要掌握好，无论如何别给我回来晚了，别等法官先生来了，您还没到。行吗？”

“您放心吧。”

“那就去吧。快去。”

丹尼尔转身朝小桥走去。蒂托已穿好衣服，用手肘支着，斜躺在沙地上。那五个人站着，在抽烟，脸冲着河，注视着水里的灯光。

带口琴的那个说：

“把我们留下，不让回马德里，这算是什么措施？”

“那是例行公事，我看什么别的都不是。”

拉斐尔把表凑到脸前，一边翻过手腕冲着光亮。

“十点一刻。”他说，“末班车还有五十分钟……等放了我们，让我们去赶车，时间太紧了。”

“不可能了。”住在圣卡洛斯区的那个说道。

“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睡在村子里，要么步行走回去，两个挑一个。”

“叫咱们走回去！真有你的。”

“走公路有多远？”

“十七公里。”

“不算太远。三个小时的路；还不到一点。”

“还有月亮。”医科学生回头望着月亮说，“夜里也很凉快，走起来会挺美的。”

“要是这里十二点结束，到家就得三点了。”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就你不愿意走，何塞·马里，”拉斐尔对他说，“人家没要你留下。现在还赶得上火车，你要是不走，那你就是傻瓜。”

“我留下跟你们一块儿。咱们一起来的，应该有难同当。”

“那就随你的便。你要是离开的话，我们谁也不生气。”

保莉娜和塞瓦斯蒂安穿好衣服回来，在蒂托旁边坐下。塞瓦斯蒂安把脸埋在膝盖里；保莉娜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何塞·马里说：

“现在该去通知一下了。打个电话给随便哪一个的家里，然后再叫他们通知别家。你们说呢？”

“办这件事，就得你，你是自由的。那个宪警刚刚打过电话。你去问问他，他是在哪儿打的。”

“我去问他。他想必是在那边打的，那边的哪一家小店。”

“对。你记得所有的电话号码吗？”

“用不着费事通知我的公寓，不用打。”裤子湿了的那个对他说，“我要是不在，我看是没人会着急的。”

“好。我说，路易斯，你的电话号码呢？”

“嗯？234265。”

何塞·马里走了，嘴里不断念叨着电话号码。他们看见他在同宪警们谈话。年长的那个伸着手臂在给他指点。

月亮同地面形成了四十五度角；在下游河堤的外面，蜿蜒的哈拉马河象一条发亮的带子呈现在眼前，断断续续地被弯曲的河岸遮住，在更远一些的地方又重新出现，越往南去便越细，最后消失在天边无际的群山背后。

何塞·马里走过小木桥时，桥上的木板响了一阵。保莉娜叹了一口气。

“你觉得怎么样？”塞瓦斯蒂安抬起头，问她道。

“你想我能觉得怎么样？……”她几乎是哭着回答，“太惨了。”

“唉、我明白。”

塞瓦斯蒂安又垂下了头，他感到保莉娜伏在他的胳膊上一动一动地无声地抽噎；她又哭了起来。

宪警们在沙滩上踱来踱去，往返的距离很短。蒂托逆着河堤那边的灯光，几乎只能看到他们一个重叠起来的身影在走过来走过去。他们的影子在盖着的露西塔的尸体上晃过去，又晃过来。不久，饮食店那边的好几盏灯都突然熄灭了。

“再见了！”带口琴的人喊了一声。

宪警们停住脚步，望了一会儿减少了的灯光，然后，又默默地踱起来。现在只有两个悬挂在露天的灯泡还亮着，还能看见漆黑的长堤上从一扇门里射出的唯一的桔黄色的光。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走进那扇门，门里的灯光勾出了他的轮廓，他想必就是已经走到这家酒店的何塞·马里。从那边射过来的光线很弱了。唯有银白色的月光铺洒在沙滩上，仿佛用白灰刷子横涂竖抹地绘出了人们的身影和面孔。

保莉娜打了两个喷嚏。塞瓦斯蒂安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毛巾，给她盖在肩上。她抓住毛巾的两角，把它们拉到前面系了个结子，盖住前胸。毛巾很湿。

“都是湿的！……”她叹息道。

她的声音很微弱，还带着哭过了的鼻音。她颤抖着摸遍了整条毛巾；她又说：

“没有一点是干的……天哪，湿得难受死了！……多不舒服啊！……”她又放声哭起来，“我可受不了啦，塞瓦斯蒂安，我受不了啦，受不了啦……”她用毛巾捂着脸，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

•　　•　　•

"我们哪，"卢西奥说，"连半个小钱都不值；不过，在什么事情上出个点子，那还不至于不值半个小钱。经验嘛，这就是了。"他微笑着，"经验嘛，我们多少还能给你们这些年纪轻的提供一点儿。"

"你啊，是的！"毛里西奥揶揄他说，"你么，当然啰，你开个学校，随便哪个都可以来听你讲课。"

"啊，那你也别不信。"

"说你胖，你就喘！你的那点学问，一天就抖落光了！你什么也不是。把人家弄得晕头转向，那就糟了。我怕的就是这个。"

"你别把这当笑话。"卢西奥笑了，"这不是一个人想不想使自己比别人更有用的问题。只有到了岁数才能做到这一点。"

"岁数！谁要一字不错地照你的高招儿办，他准能脚底下如飞。他要是跟火车赛，也会先跑到的。"

"你把年岁小看了，我看是这样。那你让老年人干吗？"

"闭上嘴，让开路。没别的了。让年轻人过去。得了，咱们没有改变生活的各个方面。咱们的那套不灵了；好多年前就该扔到垃圾箱里去了。"

"不至于，不至于。不管怎么说，历来人们犯的错误，差不多总是那些，或者说，都很相象。"

"对。你想叫人家到时候不犯同样的错误，你瞧着吧，你会碰钉子的。"

"嗷，只要有人重视前车之鉴，别人犯过的他就决不沾边，不管是谁，你别以为就不能好歹避开一些打击。"

这时，毛里西奥微笑着表示同意：

“这倒是。你自己不就是个榜样么，不过是反面的，翻个个儿。这会儿我才觉得你懂点道理了。”

“嗯？”卢西奥问其他人道，“你们认为怎么样？一个人就是丢脸，也要看情况。嗷，毛里西奥，要说起我的倒霉事，也没什么，你别混为一谈。因为，说那条路不好，会有狗蹿出来咬你，这是一回事；你走了这条路以后又后悔，那是另一回事。事情变了，确实如此。”

“别跟他纠缠，卢西奥先生。”查马里斯打断他的话，“最好，您还是给我们鼓鼓劲儿，这可是您的责任，因为现在该走路了。”他瞅了一眼那两个屠夫，“嗯？”

“是啊，是啊，”克劳迪奥说，“我们全都走。”

“这就走？”

毛里西奥把酒杯都斟满了。

“就走。人家在等着我们回去吃晚饭呢。”查马里斯答道，“您说呢？您也没家，再说身体又棒，能够一整天一口干的都不吃。您以为我们都能这么着啊，不行。”

“家庭么，是要吃晚饭，要睡觉的。”卢西奥说，“男人过星期天，就是要消遣一下。把钱花光才回家；不花光不回去。”

“他除外。”矮个子屠夫指着查马里斯，插嘴说，“这家伙办不到。您要是把他留下，哪怕是十分钟、一刻钟，您看着吧，要不了一会儿，人家就得派使者来找他啦，那个小姑娘又得上这儿来叫他，就跟中午那时候一样。”他回头对查马里斯说，“是不是这样，大木偶？”

“这个吗？他们这么做，大概是因为发现少了一个人；我要是不在，他们也许不习惯。大概是这样的。对我来说，这就够好

的了。不象别人，越是不回家，他老婆就越自在、越清静，用不着整天受他的气。”

“这是婚姻自由么，不是婚姻自由是什么？”那一个对他说，“不多不少，刚刚正好！嗷，你过的年头还少，你们还是一对甜甜蜜蜜的番石榴，就跟人家说的那样。不过，你会懂得的，会到这一步的，你别犯愁；你们也会到这种时候的。”

“她还使劲巴结他呢，”克劳迪奥也笑着插进来说，“眼下人家还一个劲地讨他的好，所以这才派人来叫他，‘爸爸，你来吧，咱们回家家’。”

“她讨他的好，这我信。他可得意着哪！”另一个屠夫喊道，“只要看看他的脸就行了。不过，你等这几年一过，也用不了再几年，她准会开始变老的，你看着吧，看事态怎么发展。到那时，亲爱的，凡是你喜欢的全都悄悄地消失了，你懂吗？得了，快回家吧，咱们都是好朋友，不谈了。要不，又得来了。”

“好家伙，我的天哪！”卢西奥说，“你们这是想破坏这位朋友的夫妻幸福啊。”

“我们？嗳唷、可得当心！眼下可是没有谁要破坏这位的幸福。人家家里有一个年轻轻的老婆，喃！光靠人力是没法叫他丢掉幻想的。更别说咱们这几句话了。”

“人家是好意。”克劳迪奥强调说，“他对他的罗萨莉亚可是迷得不轻。你以为三言两语就能叫他放弃，那你真就是天字第一号了。”

查马里斯抗议道：

“还有完没完？我看，我在这儿给你们当话题，时间也够长的了。光是今天，你们已经把我欺侮得够可以的了；看你们还换不换目标。再说，该走了。给我算账吧，毛里西奥，劳您驾。”

"喂，对啊，他说得对。咱们让他休息到明天。"

"你该给我九个半比塞塔。"

查马里斯在一个卷起来的磨损得很厉害的黄皮本子里找钱。科卡·科尼亚还在翻看那张星期日版的《阿贝赛》报。

"他们在里面唱歌呢。"卡梅洛对毛里西奥说，眼里闪出兴奋的光，耳朵歪向过道和花园那边。

"我听见了。"

他找给查马里斯两个小银币。穿白鞋的人注视着地板，左手搭在卢西奥的椅子背上。

"明儿见。"查马里斯打了个招呼。

那两个屠夫同他一起往外走去。

"再见。"

"晚安，诸位先生。"

"明天见。"

"再见。"

他们走了出去，走上了漆黑的土路。

阿尔卡里亚人还在说他的事情：

"所以我才对您说，堂马西亚尔；这可不是开玩笑，有好些次我都想卷起铺盖，一走了事，带着老婆孩子到美洲去。"

牧人问他：

"你哪儿去不得？"

"嘴巴上周游世界！"科卡·科尼亚嚷道，"脚底下寸步难行。"

"闭上你的嘴，病鬼！人家在谈正经话，你们就不能忍着点吗？"

"哈哈，正经话！那是心血来潮的话。"瘫子大笑起来，"他这

会儿想叫我们拿他去美洲的计划当正经话，你觉得怎么样？正经个屁。纯粹是笑谈。”

“你懂什么？”

“啊，我不懂。你别告诉我。我什么都不懂。你是要告诉我吧？这一套我都听了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从我认识你起，你就是这一套。你想叫谁来理会你，我的老天爷？你在美洲上岸的次数已经比哥伦布还要多了！”

“这也没什么。”堂马西亚尔调解道，“许多事情，咱们总得在很长的时间里翻来覆去地考虑，最后才能考虑成熟。突然有一天，扑通，咱们就真干了。”

“对，对，等那么个黄道吉日。你等着瞧吧，等到我的两只蹄子都能在这儿打完牌自己走出去，这位老爷也不会跨出一步的，别看他装得那么象。除了幻想，他没别的。这么想入非非，自己倒还很美滋滋的呢。”

“是这样。”牧人表示赞同，“这是出了名的，他就是脑袋瓜子瞎转悠，转得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嗡嗡嗡，嗡嗡嗡，象个马蜂窝。信他话的只有这位；对别人，他早就没法拿他那套上美洲的话来胡弄了，那套话我们全都能背出来。所以他也不来跟我说他那套胡编的东西。”

“喂，有好几次确实是随便想想，为的是解解心烦，这不否认。”阿尔卡里亚人答道，“不过，也不是胡吹着玩的。有朝一日，好歹会有那么一天。谁跟你说咱们就不会真的上船？看你们会不会傻眼，连做梦也想不到。所以我也不怎么想为这件事跟你们赌咒发誓，事情是说不定的。”

“那是千真万确的！就象我叫阿马利奥一样。您说呢，对吗？”

“半点都不错。”科卡·科尼亚表示同意，“谁怀疑他来着？我这就在他的文件上签字。”

大家都笑了。

“你们知道得真不少。照我看，你们是想比聪明人知道得还要多。不过，你们还不了解我。你们还不了解我，这是我要对你们说的。”

“没什么。”堂马西亚尔赶紧打圆场，“他们今天下午是故意来挤您的，想看看能不能把您惹得发火。您别上他们的钩。”

“谁？我？他们想往哪条道儿上去，我才清楚呢！他们想把我激起来，那也就算够厉害的了。可他们是白费劲儿。”

“他们就是喜欢吹毛求疵，没什么别的。也许对到美洲去这件事，我们谁也不是多多少少当真地想过一想吧？”

“您是这么看的？这可不是什么胡来的念头。凡事总得有个解决。”

“这才是重要的。换句话说，要下这样远走高飞的决心，需要时间。一个人只有到了拿定主意的时候，才能够毅然实行。”

“当然，一个人要从你生来熟悉的地方，从你自小长大的地方连根拔走，这得付出多大的代价，那还用得着怀疑吗？要走，这就是说：一个人得撇下周围的一切，撇下这里的亲戚朋友，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反正你这辈子跟他们都处得不错；不知道哪个星期二、星期三，说走就走了，到天涯海角去了。那儿你从来没到过，从来没想过，人家那里种什么庄稼，兴什么风俗习惯，你事先一点影子都没有。真要到了山穷水尽非这么干不可的地步，那付出的代价要比当一个六亲不认的人要大得多。”

“关键的关键是得有个打算。”堂马西亚尔答道，“然后才是去实现，实现的时候你就难免会多少有点摸不清头绪；谁也不能

对自己完全陌生的事一下子就拿得准，一棒子打下去就准能打中。不过，我认为，一个人要三思而后行，环境总是要强迫人去适应它的，去为自己找一块安身之地的，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种现象也是有的：生活中的艰难虽说把你逼得走投无路，可也会帮你自立，好象你一辈子就是在那儿土生土长似的。”

“对哇，我也是这么想。就连那些叽哩哇啦的土话也没法听懂，我听一些移民说过的，他们只好回过头来说当地人都懂的话。在村里我就不跟您谈这些了。”

“是啊，这很象坎廷弗拉斯或者豪尔赫·内格雷特的电影里的事，是不是这样？”

“一丁点儿都不差。跟这些影片里的一样。你只要一听见，就会憋不住地发笑。跟电影里的真是一模一样，还有更象的吗？这个呀，尽管那些人是从委内瑞拉来的，这些电影片子里的坎廷弗拉斯和内格雷特是生在墨西哥的，可墨西哥离委内瑞拉，您当然知道，还远着呢；不过，咱们不是说这儿西班牙同那儿离得远，就光说它们之间，还远着呢，所以非得弄明白它们那些地方是这么回事。这就行了，连人家说的是哪种土话也叫人闹不清。反正，我归根到底就弄明白了一点：那儿说的话都是糊里糊涂一锅粥。”

“当心，那种话是粘粘乎乎的，瞅着吧！谁也到末了说不到他们那样。”

“啊，您看，要是那边没有那些不方便，那我明天就上船。我就豁出去跟那种干巴巴的、疙里疙瘩的话打一辈子交道，豁出去等我回来的时候当村里的笑柄……”

“我知道！”阿马利奥说，“用不着你跟我们表白这一套！在

你这件事上，也不过是开开玩笑就是了；真要干起来，那才棘手呢，远不是那么容易。就别提啦。麻烦谁也不想找。所以么，我知道你是不会去的。”

科卡·科尼亚已经翻过一页报纸。

“你就等着吧，总有一天我腻味透了，那时你再来问我走不走吧。”阿尔卡里亚人答道，“只要是到了那个时候，生活还是象以往那样折磨我，哪方面也看不到起色，你看着吧，我马上会跨过海洋，把那些缠不清的啰嗦永远甩掉，不去再东流西窜的。”

“就象你说的在海洋那面，你以为你会找到什么东西吗？你说。也许你想得美，以为你一下轮船就能找到金子，找到美酒。”

“我去的话，反正也会比这儿强。这是肯定的。”

“不过，要当心，人是有幻想的！”牧人反驳他道，“都以为只要走得远远的，就自然会好起来，就会大翻个儿。都觉得只要走得越远，他们就会越顺利。跨过海洋，说得容易；就算那时不是那么大的海洋吧，假如是相当宽的一片海，连吉卜赛人也过不去。你要是一个人，到了半当中一旦想往后退，那就没有什么回来的可能性了。我不知道你们对大洋有什么概念；你们谈起来的口气好象，啵！好象你们只要一提到它，就能一口把它喝干似的。”

“谁也没这么说过。我只不过是对你说：在美洲，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在美洲……”

“住嘴吧！你别胡扯了。”牧人打断他的话，“等你回来再给我谈这个吧，等你从那儿回来再谈吧，再谈你在美洲是怎么回事，行不行？只要是你哪天真的走了，而且以后你还运气不错能回得来，那个时候你还得找到我，我还没死的话，咱们再谈。咱们把这话先收起来。眼下，少来点空谈；这对咱们都好。再说，

我天天赶着羊在十八层地狱一样的野地里跑，整天叫太阳烤着，这就够把我的脑袋折腾得晕晕然的了。”

“那你就在那儿烤一辈子吧，你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就凭你想当天下第一个有理的人，让你烤得象栗子一样爆开，那才好呢！”

“我只想知道我知道的事。象傻瓜一样的胡思乱想我才不干呢；他们以为甩手一走，离开家乡越远越好，越远就什么事情都越顺利。象咱们这样的人，想挣几个钱，到哪儿都得一样干活，想盘腿坐着，想也别想，到美洲，到月亮里也是这样，只要上得去。象你我这样的穷光蛋，不费力气是什么也捞不到的，到哪儿也没法活。这是板上钉的钉子。就算有些人从美洲回来的时候比走的时候阔了，那也是他们累死累活累折了腰换来的，就跟咱们在西班牙干，在北京干一个样，一点都差不了；他们只不过是给别人的脑袋里灌一些假象就是了。对咱们这些靠干活过日子的人来说，你就别做这个梦，天上不会掉下无花果来的。这才是天经地义。真是跟你说的一样，在这块不得好死的土地上，我的脑壳早就翻过来翻过去的烤够了，就是到美洲也损失不了什么；当然，再要烤下去，我也受不了啦。”

“好小子，干得狠！”科卡·科尼亚笑眯眯地从报纸上抬起了头，赞叹道，“阿马利奥加油，讲得太妙了！”

“这家伙是个老牌的刺儿头。”阿尔卡里亚人反击道，“我对他是一清二楚的，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拿他当一回事。对你也一样。你们俩也就是捉摸这个：用你们的讽刺挖苦来激我，叫我发火。不过，朋友，人家忍得住。”

“您要是不能容忍，那就太不幸了。”堂马西亚尔对他说，“您看坐在那儿的这个家伙。”他伸出手臂，用食指点了点科卡·科

尼亚，"这个家伙，这个十恶不赦的头号坏蛋，他有十万公顷土地。对这家伙用不着可怜，应该抄起鞭子，赶他，要狠！狠狠地抽他。我敢对您肯定，我是这只穿着人的衣服、让人踩坏了的甲虫最好的朋友；人家都叫他马塞洛·科尼亚，外号科卡·科尼亚、甲壳虫、断腿小子、罗马皇帝，天晓得他这一辈子还被人家起了多少个外号……"

"靠一边去！你这会儿又翻起老账来了！……"科卡·科尼亚喊道，"我的这些头衔我都忘了，他倒还都记得。真是好朋友，马西亚尔！你可算是我最好的莫逆之交了，还能记得住所有这些人家给你可爱的小科卡起的可爱的名字！来，来，让我吻你一下，来啊！……"

"他还笑呢！瞧他的得意劲儿！窝在这张椅子里自得其乐的样子！你们瞧，就是这么个家伙！……"

四个人都笑了。一会儿，阿尔卡里亚人哼起了小调，声音很低，是他家乡的腔调，用的是假嗓，充满了朴素单纯的乡土风味。

鹧鸪哟，你有两只灵巧的小脚
我还要对你说，你有两只灵巧的小脚……

牧人说：

"他唱的是乡下的小曲。"

"我发现他今天晚上灵感来了。"堂马西亚尔笑着说，"声音低了点，不过有感情。"

"是那边的玩意儿。"阿尔卡里亚人腼腆地回答道。

这时，进来了一个人，衣服上沾了许多石灰浆。他向众人问了安。

"喂，马卡里奥。"老板答应着。

科卡·科尼亚喊起来：

“桑罗克①，桑罗克！这么晚了你从哪儿来啊？你不知道星期天是禁止干活的吗？”

“没别的法。得利用一切时间哪。得时时刻刻留神，别出岔子。哪儿能挣一点就得去挣一点。需要就是命令么。”

他音发不好，因为舌头卷不起来，缺少卷舌音。科卡·科尼亚就学他：

“不管怎么着，这就做得很不对了。应该休息一会，喂，应该休息一会，尤其是大星期天的。你不能强迫你的身体累到这个份上，别惹得它哪一天发起火来，拒绝干活啦。你会累垮的！”

“哪天垮就垮吧。”马卡里奥答道，“那就彻底解脱了；也就是说，该轮到孩子们和孩子他娘去受苦了，让他们自己去想法糊口吧，自己去往前奔跑吧。到那时候，没别的办法，大家自己去卖力气吧。”

“一共几个？”堂马西亚尔问道。

“五个，快半打了。”

有人吹了一声口哨。

“不过，还有一个不是正怀着吗？”司机问道。

“那是啊；只要不出什么意外，是的，先生。”

“不会不顺利的，你不用操心。”卢西奥笑呵呵地说道。

“好，这我知道了。没危险。这个也会早产的，要是上帝愿意这样，就跟他所有的哥哥姐姐一样。不会不顺利的，不会的，要是上帝愿意。”

他说话的声调很滑稽，同时眼珠子也滴溜溜乱转。

---

① 马卡里奥的名字。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只有穿白鞋的人在一本正经地问他：

“所有的人都是到了日子就出世，没有出差错的？”

“喂，您说的这个出差错，也要看情况。所有的都说来就来了，没一个不行的。”

马卡里奥的表情又把大家逗笑了。

“是啊，下的好种么，先生！”

“不光是我一个，那不行！她那方面也尽了力了；她就象科英布拉① 种的母鸡，抱多少蛋就孵多少小鸡，一个也不少。”

堂马西亚尔说：

“再来三、四个更好，您看呢？”

“喂，这要看……不好说！”

“您就说行。”牧人热心地说，“应该扎下根。您只消等上那么几年，那时候您就瞧吧，您的处境就别提有多么好了：一等他们全都开始挣钱养家了，那比塞塔就会源源不断地往您的家里流。这是穷人的办法。您是明白的，先生。”

“这么一个接一个地生，我自己就要先消耗完了。要是刚才科卡没对我说这个话，那也许会。结果肯定是，我看是很可能的，您给我把将来说得那么美，我这双眼睛是看不到的了。”

科卡·科尼亚坐在自己的椅子里说：

“没关系，我刚才的话撤销，你别伤心。愿你长命百岁，连头发都不掉。”

“我也不要活那么长。我活八十岁就不错。想活得再长，那是痴心妄想。”

堂马西亚尔转身朝着科卡·科尼亚，给他看了看表。

---

① 葡萄牙的城市。

“你，小伙子，你看现在什么时候啦。至少我得走啦；要是你想叫我带你……”

“喂，你等一等；这会儿正是好时候。你别那么招人讨厌。”

“我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科卡，堂卡洛斯等着我呢。你要是想留下，那你就自己一个人回去。”

“没什么，既然你这么刁难我，那我就跟你走。你至少也得让我喝完这杯啊，对吧？只要别让我自己摇手把，怎么都行。我现在还没到把我摩托化起来的时候，不应该强迫我自己费胳膊劲儿，或者去靠别人。”

“这个摩托化是啥？”穿白鞋的人问道。

“唉，是啊。这个不知道从什么不三不四的地方跑出来的字眼，也不知道怎么就钻到我的脑袋里来了。我的意思是：我把我那辆东西装个小摩托，那我就变成原子时代的闪电流星了。我哪个月都得有点开销。需要学点技术方面的知识，好考虑什么样的摩托对我合适等等。你们就看着吧，要不了多久，我会比任何人都跑得快了。”

“您想得不错。也没准是蠢事。”

“嗬，这一定是蛮好看的，”阿尔卡里亚人说，“你坐在你这辆轮椅上，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跑遍圣费尔南多的大街小巷，城里城外，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你以为我没看见过装上摩托的轮椅啊。你到冬天再看吧，那时候你就会来求我让你去兜一圈了。等那个时候咱们到赫内拉尔去转转，你们就得大声喊我了，叫我等一等你们。”

“咱们走吧，科卡，劳驾；你别给我扯个没完了。”

“好沉哪！快来，把我从这儿抱出来。”

阿尔卡里亚人抓住瘫子的椅子背，把椅子拉出来。科卡·

科尼亚举着手臂；堂马西亚尔弯下身，两手往他的腋下一抄，说：

"来，乖乖……"他装出宠爱孩子的母亲的声音，一边抱起他。

他并不费力地就把科卡抱了起来。

"给你一下子，你这个妈妈！"

堂马西亚尔挨了瘫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见鬼！"阿尔卡里亚人喊道。

在场的人都笑了。堂马西亚尔红着一边的脸颊对众人说：

"你只好忍着他。谁敢去碰这么个家伙？"

他指了指怀里抱着的这个畸形的身躯：大大的脑袋没有脖颈，直接插在胸腔里；两只胳膊倒也还正常，但同身体的其它部分、同两条腿很不成比例——那两条萎缩了的腿没有生气地垂着，并且由于一双走了样的黑皮鞋的重量而晃来晃去，好象钟摆。

"晚安，诸位先生。"这人在堂马西亚尔的怀里对众人说道。

随后，他伸出手，一把抓住了马卡里奥的衣领。

"你到这儿来啊，你这个能下崽儿的！"他笑着冲马卡里奥喊道，一边把他往自己身边拉。

"你要干什么？放开我！"

马卡里奥只穿着一件外套，里面光着胸毛稀疏的胸脯，既没穿衬衫，也没穿别的什么内衣。科卡·科尼亚使劲攥住他沾满石灰渍的领子。

"快，桑罗克！"他对他喊着，"跟着我说：'圣罗克的狗儿，没有狗尾巴儿。'看你怎么说！"

"你这就别开玩笑啦！"堂马西亚尔抗议道，"放开他，快。"

"你听见他说叫你放开我吗？快放开！"

科卡·科尼亚举起左手威胁说：

"我给你，呃？看你还来要钱吗！"

别的人都笑了。马卡里奥想把瘫子的手从衣领上扯开，可是瘫子把他抓得紧紧的，并且使劲地摇撼他。

"快说：'圣罗克的狗儿，没有狗尾巴儿！'你给我说！"

由于瘫子的猛烈摇撼，堂马西亚尔也被带得晃晃悠悠，他和马卡里奥一样，几乎要摔倒。

"放开他，你这该死的！"堂马西亚尔不耐烦了，"我这么抱着你，胳膊累死了！你都把我耽误了！放开他！你不马上放开他，我就把你摔下去！"

"那就让他说！你说那句话，快，说啊！"

"你别讨厌了，科卡！我就是不说，你休想！你放不放开我？"

科卡·科尼亚放开了他的领子。

"好啊，很好，桑罗克，你就别拿我的指点当一回事……你这一辈子也学不会发'儿'字的音！你就别想发家，也别想闯出什么路子，到头来你狗屁也不是！没人会来提拔你的，当你的乡巴佬吧，你不是已经当乡巴佬当到今天了吗?!你一辈子都得是个乡巴佬！……"

马卡里奥已躲到他够不着的地方，和众人站在一起。大家都笑了。堂马西亚尔抱着瘫子，站在门口，回头说道：

"你们见过比这个坏蛋还要恶毒的人吗？可我还得抱着他，好象抱着个小天使！"他摇了摇头，"晚安，诸位。"

他正要走出去，可是，科卡·科尼亚抓住门框和门帘，不让出外；科卡手腕一用力，使自己吊在了门帘上。他从堂马西亚尔的肩膀上探过头来，冲马卡里奥喊着：

"圣罗克的狗呃，没有狗尾巴呃！！圣罗克的狗呃，没有狗尾

巴呃!!……"

堂马西亚尔用力拉他，要把他从门上扯开。科卡·科尼亚一边喊着，一边在堂马西亚尔的怀里拚命挣扎。他们俩把门帘扯到门外，扯得绷紧着；只见门帘渐渐从瘫子的手中滑出来。门帘终于落了下来，摆了几下之后便恢复了原来的静止状态。从门外传进来堂马西亚尔的声音：

"天哪，看你干的好事！我得狠狠地惩罚你！……"

他把科卡·科尼亚抱进轮椅里。那个家伙还在喊：

"没有狗尾巴呃呃呃!!……"

堂马西亚尔把轮椅推走了。

"去他妈的这个魔鬼科卡。"司机说，"今天晚上他是喝多了……"

"拿他没有办法！"毛里西奥说："他一贯那么胡闹。这是明摆着的。"

穿白鞋的人赞同道：

"是个可怜的家伙。他这辈子，除了跟人打打交道，没啥能吸引他的了。他还能干啥呢？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别人待在一起，不是招惹这个，就是攻击那个，恶作剧闹点小乱子。"

马卡里奥和牧人凑到了一起。卢西奥指着马卡里奥说：

"是啊，这个'呃'，这个圣罗克的倒霉的狗，吵得我都头痛了。"

马卡里奥说：

"您看见了吧？他都变得那么任性，那么讨厌了。叫我碰上这种窝囊事，真是从哪说起。"

"他简直象个小小孩，叫您说那个傻话，好逗他一笑。"

"他跟小小孩也差不了多少。"穿白鞋的人斩钉截铁地说，

“不过，这个家伙没法跨过这一步，他怎么也不会象一个小小孩，事实上不象，想象也象不了。”

“就是为了这个，因为他是这么个人，大家都担待着他。”马卡里奥说，“当然，也因为他为人很大方，很热情，这一点也不能给他抹杀。不过，今天晚上他把我的扣子都扯掉了一个。”他的目光在地上搜索着，“都是他拼命揪着衣服领子揪的。还说我是乡巴佬。”他抬起头，不再找钮扣了，“我要不是乡巴佬，还能是什么呢？”

别人并没有在听他说话。卢西奥说：

“照我看，科卡的情况是最不幸的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他的。只要不叫我一下子跟他一样，我宁可比现在坏十倍，那也比他强。我是说，别让我的身体受那份罪。只要活得好好的，精神上的痛苦——就象人家说的——爱怎么来就怎么来，我无所谓。可是，光是平平常常的牙痛就叫我痛得心烦意乱，比在这个世界上能碰到的一切烦恼和痛苦都来得难受。”

“啊，确确实实是这样。”卡梅洛插进来说，“真是糟得没法再糟。只要夜里一牙痛，那就是一生一世最可怕的时候。吃药片也不管事，用热毛巾敷也不管事，喝白兰地也不行；抽烟、看报、听收音机，不管你干什么，都不能叫你分心。只好抱着枕头，使劲忍着，眼巴巴地等天亮，完了赶紧狗颠屁股似地跑出去，去找拔牙的大夫。应该说是牙科医生，拔起牙来利索得很，门外还挂着牌子。也没什么别的，就是动钳子，完了就打发你走人；这下罪才算受完了。彻底根治。嘴里出了毛病，这一下子最灵；别的办法都不行，止痛片也好，热敷也好，都不灵；牙痛就拔，最解决问题。”

他瞅了瞅众人的脸，不说了。随后又看起自己的手指来；他

把手指盘在袖口上，好奇地望它们，似乎它们是不受他约束的小动物，正在那里一动一动的，在玩弄着市政府发的制服上的金钮扣。花园里的喧闹声一阵阵地传来。阿马利奥说：

“听他们在里面闹的。”

“年轻人么。”阿尔卡里亚人反驳他，“咱们好歹也是打那时候过来的。”

马卡里奥说：

“是这样。正是犯浑的岁数；除了浑闹，还是浑闹。”

片刻沉默之后，司机说：

“得告辞了，毛里西奥先生。是该走的时候了。”

毛里西奥拿起酒杯，正在往杯子里斟酒。

“再干上一杯……”

丹尼尔闯了进来，问道：

“他们在里面吗？”

所有的人都朝他看去。

“告诉我，他们还在那儿吗？”

“在，都还在。”毛里西奥回答道，“出什么事了？”

“不幸的事。”

他急匆匆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走进了过道。

“你看谁来了！”卢卡斯看见他走进花园，便对他说道。

“正是时候！”费尔南多喊着，“你们全都来了吗？”

“我们刚准备要走。”

“米格尔！”丹尼喊道，“你出来一下，米格尔！”

人们都不安起来。

“你怎么啦？”

“我要跟米格尔说话。”

米格尔离开了桌子。丹尼尔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拉到花园当中。

“出了什么事了?”阿莉西亚说，“这么神秘。”

“故意要引起我们注意。”

“不对。我看是有事情。准是出了什么事了！注意丹尼尔！……”

大家都静了下来，都在倾听那两个的谈话；他们在花园中央的灯光底下，低声地说着。丹尼尔背对着他们。突然，他们看见米格尔的脸猛地抽搐一下，同时两手紧抓住对方的肩膀，一边对他说着什么，一边拚命地摇撼他。

“阿莉西亚，快来；都过来。”他朝他们大声喊道，“出了可怕的事了！”

他们慌忙跑过来，把那两个人围在当中。米格尔的眼光盯着地下；大家一声不响，等他开口。

“你说吧……”

梅莉尖叫起来，她摇着这一个的胳膊，又摇着那一个的胳膊，催他们好歹一下子说出来。丹尼尔低下了头，说：

“露西塔在河里淹死了。”

一阵颤抖。大家全都盯着丹尼尔。

“可是这怎么会，这怎么会呢；天哪，这怎么可能……”他们紧紧抓住他的衬衣。

“丹尼尔！……”梅莉两手捧住了脑袋，“我猜到了，我猜到了就是露西塔！我猜到了就是露西塔！……”

“刚才，在水坝那边，大家在那儿游泳。”

“咱们得下去。”米格尔说。

“是跟你们一起来的姑娘吗?”阿托查区的那个在后面问道。

“让我……”费尔南多说，“快，丹尼尔，咱们马上就到那儿去……”

大家都往门口涌去；梅莉也要跟他们去。

“你别去了，”萨卡里亚斯拦住她，“你还是别去的好。你会受不了的。”

“这是什么话！……”她直视着他的脸说，“我怎么能不去！你在说什么！你怎么想叫我不去看她，萨卡里亚斯！……可就是这么一会儿功夫……”她哭了起来，“一会儿啊，我的上帝，就是在这一会儿之前，她还跟我们在一起哪！……我怎么能不去，萨卡里亚斯……我怎么能不去……我怎么能不去！……”

莱加斯皮区的那几个走到一边，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了。

“我们不下去了。”卢卡斯说，“为了什么呢？……”

“咱们还是走的好，是的。乘火车还有时间。你把留声机带上，走吧。”

玛丽雅瑶已经站在萨卡里亚斯的身边。

“你跟她去吧，萨卡里亚斯。”她对他说，“你就别管我了；你陪着她，你们去吧。我跟萨穆埃尔他们走。真的……”

他看了她一眼，说：

“谢谢你，玛丽雅瑶。”

“应该这样么……”她说着便转身到那些人那里去了。

萨卡里亚斯和梅莉跟在米格尔后面走了；费尔南多和阿莉西亚已经同丹尼尔一起出了门，朝河边走去。其他人都留下，准备同莱加斯皮区的那一帮一起去乘火车。他们收拾好所有的东西，慢慢地往过道走去。先出去的那几个，走过店堂时没有停留。这时，毛里西奥便向上火车的人打听：

“出了什么事了，小伙子们？”

"一个姑娘，在河里淹死了。"阿托查区的那个回答道。

"糟糕！这可是糟透了！"阿尔卡里亚人扭过头来说道。

"是哪个姑娘啊？"

"我说不上，我不认识。是跟那些人一起来的。也许他们这几位认识她。"他指着萨穆埃尔和玛丽雅瑶说道。

"不是乘摩托车来的那个？"

"呃？乘摩托车？"萨穆埃尔说，"不是，那个叫保莉娜。这是另一个，身材稍微小样一点，栗色的头发……"

"穿蓝衣服的？"

"啊哟，她穿什么衣服来的，我可不知道；今天我没见到她。大家叫她露西……"

"穿蓝的是卡门。"玛丽雅瑶插嘴说，"不是她。"

"她是一个，我对您说吧，很苗条的，脸长得，是这样，有点儿……唉，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特征……"

"我说，我们该付给您多少钱？"费德里科问道。

毛里西奥转身对他说：

"你们付什么钱？"

牧人摇着头说：

"天哪！玩一天总不能善始善终！总得出点什么事，把它给搅了。你瞧，这该从哪儿说起……"

萨卡里亚斯和梅莉赶上了丹尼尔和那几个；他们正穿过葡萄园。他们都不说话，一个劲急匆匆地走着，几乎在跑。正当米格尔想朝下午他们爬过的土台阶走去时，丹尼尔拦住了他。

"不从那儿走，米格尔。从另一边走。"

他们往那些饮食店那边走去，又穿过小木桥。他们的脚步声在木板上杂沓地响着；最后到了树林尽头的护坡那里。那些

人的身影清晰可见；最前面的是宪警。梅莉借着月光，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的面孔。保莉娜过来迎接他们。

“阿莉西亚！阿莉西亚！……”她喊着跑了过来，一把搂住阿莉西亚，又哭了。

其他人都往露西塔的尸体那里走去。

“不要靠近那里。”老宪警说道。

但是，梅莉已经蹲在了尸体旁边，揭开了盖在脸上的衣服。塞瓦斯走到米格尔身边，用力握住他的胳膊，但是没有说话；他把额头抵在米格尔的肩上；米格尔注视着尸体。宪警们朝梅莉走来，扶着她的臂膀，把她搀了起来。

“小姐，请您退后。您没听见我说吗？它不能碰。”

她挣脱开，怒气冲冲地转过身来说：

“放开我！别碰我！别惹我！……”

所有的人都围着尸体站着，盯住那张露出的脸，而脸却几乎被头发盖住了。唯独蒂托没有动，还伏在沙地上。梅莉又朝露西的脸俯下了身子。

“请您服从我，小姐，请离开这里！”他又拉住她的胳膊，“否则……”

“放开我，野人，畜生！……”她哭着对他喊道；她挣扎着，一边敲打那只把她拉得发痛的手。

“小姐请不要骂人！请您马上克制一下！不要迫使我们采取措施！”

萨卡里亚斯等人走了过来。

“下流的东西！……”梅莉叫着；她已经挣脱了，“下流的东西！……你看见他们是怎么着的吗？萨卡里亚斯，你看见他们了吗？……”

她哭哭啼啼地扑到他的肩上。这时，火车从大桥上驶过，带着它那雪亮的车灯和一连串灯火通明的车窗。

“另外，现在请把您的姓名告诉我，小姐。”宪警古梅辛多一边说，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这样，您就会懂得什么叫触犯当局了。”

另一个宪警朝尸体俯下身去，重新把它盖好。那几个大学生也都过来了。

“我说，对不起，让我对您说几句。”学医的那个过来解围，“您或许会说是谁叫我来管闲事的……不过，受了这么深的刺激，这位姑娘有点反常，这也是很自然的……”

“对，对，我同意；她很激动，或者什么别的，这可以理解。但是，骂人是不能原谅的。而且，更不应该骂我们，我们所代表的不是我们本人。”

“这我知道，我完全同意您。”那一个反驳着他，但口气却是和解的，“我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失去自制，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原谅的，更何况是个姑娘；她的神经受不住……”

“可是，我们呢，这您也是很清楚的，我们在这里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执行命令，根据发生的这种情况，执行有关的指令；我们身上的责任已经够重的了，再也用不着人家，象这位小姐这样，来触犯我们。”

“哪儿的话。这咱们都是一致的，那您还对我说什么呢？这只不过是请求你们行行好，请你们谅解一下她受到的刺激，谅解她的处境：她说什么自己连想都没想。要说的就是，请你们能原谅她一次，不要在意。”

“是啊，我们当然理解，还用说？可是，您看，这完全是非常

严肃的事情，这一点您是很清楚的，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谁都不理会事情的严肃性，不想一想：派一个人在这里是要履行职责的；既然把一个人派到这里了，想必是出于某种原因，对吗？所以他们一来，就以为这是什么闹着玩的，是不是这样？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犯的是罪，是刑法规定的罪；不多不少，够得上了。所以，您倒是给我说说看，我们能不能胡来……”

他把小本子收了回去。

“这一次就算了，下不为例。一个人话到嘴里，也多少得掂掂份量。一时的冲动也不能作为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理由。这一下你们都知道了。”

“走开吧。”另一个宪警说，“现在大家都离开这儿，别吵了，快走吧。”

“各自回各自的地方，”老宪警说，“劳驾。从现在起，请诸位保持服装整齐，尊重死者的遗体，同样，也要尊重代表当局的人。文书先生要不了多久，就会来的。”

他们退走了，在蒂托旁边围成了一圈。梅莉已经平静下来。

“就是他们跳到水里去救她的。”塞瓦斯蒂安低声地解释着，“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已经晚了。”

丹尼尔挨着蒂托，坐在沙地上。桥板上又响起了脚步声，是何塞·马里回来了。

“我们下水，是想去洗一洗的。”塞瓦斯继续说道，“把身上的土洗掉；也没干什么别的，进去，出来。她在嘀咕，说身上沾了那么多的土，不舒服。”他的两只颤抖着的手捧住了脑袋，“想出这个主意的，是我这个倒霉鬼！我一想到这事，米格尔，就埋怨自己……我对你说吧，真叫人想拿石头往自己的头上砸，我向你发誓……”他停了一停，最后又忧郁地说，“总之，看那个法官来了

怎么样吧。"

这一伙人全都沉默了，只是注视着水，注视着远处零星的灯光。何塞·马里已经打完电话，回到他那伙人那里。

"解决了。"他对他们说，"我只是简单地说我们要晚回去，我不想说什么，只说我们误了末班火车。我根本就没打算对他们说这件事，免得他们惊慌失措。"

"做得对。那些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是知道的；只要一对他们提'淹死'这个词儿，就能叫他们胡思乱想，吓昏了头，除非见到你的面，否则就得一直担惊受怕。明天再告诉他们吧。"

"那些人是谁？"

"他们刚来；看样子也是那个姑娘的朋友。"

"哦。"

宪警们又踱起步来。

"你刚才去打电话，他们从附近赶来看她的。还闹了起来。"

"怎么了？"

"也没什么。其中一个姑娘对这两位有功人员没礼貌，因为他们不让她揭开衣服看死人的脸。结果他们还抓她的胳膊，乖乖！她拚命地挣，简直象只母大虫；还骂了他们。好家伙！宪警就把小本子掏出来了，非要把她的名字记下来不可；幸亏这个家伙过去打了圆场，满嘴的外交词令，把他们说服了。"

"他们也太不通人情了。应该知道，人心又不是石头的，哪能都象他们那样铁石心肠。"

"唉，给他们端上来的也不是什么好菜。"那个带口琴的说，"他们先得捏着鼻子吃下去。守着一具尸体，你得明白，这事不会不头痛的，可是他们还得在这里顶到最后，无非就是拿这么一点工资。你们说呢。"

“对，这倒也是的，没错。我说，你们谁还有烟？”

别人几乎都坐下了，只有米格尔和费尔南多还站着。萨卡里亚斯在梅莉身边，看着月光下的人影；他的手在沙地上乱划。

“我简直不能相信。”费尔南多说，“很难叫人相信已经发生了这种事。可是，就在我前面，我都看到了，我知道是发生了，可我转不过弯来，我觉得好象不是真的；我的脑袋说什么也接受不了。”

米格尔没说什么。萨卡里亚斯把手一会儿举起，一会儿放下；沙从他的手指缝里流出来。一点火柴的光亮在那五个大学生中间传来传去，点燃着香烟。

* * *

“今天早晨他们来的时候，可都是欢蹦乱跳的……”

“生活么，”马卡里奥说，“就是这样，突如其来，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就给你来一下子。你不是最没有防备吗，啪！这就冲你来了，就给你一鞭子。”

毛里西奥点了点头，说：

“你看，这个姑娘早晨进这个门的时候，谁会对她说，说她回不来了，一去不复返了？”

“永远也回不来了，阿门；是这样。”牧人说，“这姑娘出来玩的时候告别她的父亲，她父亲又怎么会知道那就是最后一次看到她，最后一次吻她了？”

“您说得对！是这样！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穿白鞋的人突然感叹道，声音里充满了忧郁，“做父母的失掉女儿，有时候就象闪电一样，唰的一下，刚看见，紧接着就消失了，就是这样，象闪电那么一闪。要是生一场病，时间拖得长也好，短也好，

末了终归是难过的，谁也没法子让咱们不痛心；不过，这到底不一样。不象这种事，说来就来，天哪，早上你还看见她来着，那么生龙活虎；你还开好晚饭等她回来吃；刚死的这个姑娘家里准是这样的，你万万不会想到她竟不在人世了。可是，突然，说话的工夫，咣当一下，一封电报，一个口信，一个电话……她没了。”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死掉了，“这真叫我感到可怕。”

“当然啰！”司机说，“这个消息太可怕了。”

穿白鞋的人接下去说：

“所以，一个人么，年轻轻的，还是孩子，刚开始生活，就死了，太让人惋惜了；这也叫我想到：那么别人呢？活着的呢？他们才真正是戳心戳肺地难受哪！他们太值得同情了。姑娘呢，原本可以长得好好的，倒了霉，倒了大霉。不过，这会儿她不痛苦了，没有烦恼了，完了！现在是做父母的了，实在可怜哪，现在是轮到他们痛苦了，轮到他们，真是得痛心死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阿尔卡里亚人争辩道，“怎么能这样把事情说颠倒呢！做父母的都上了岁数，没几年活头了，凭什么他们倒该值得同情，人家姑娘年轻轻的，正是好时候，刚刚开始享受生活的乐趣，倒不该同情？就算是她抛掉痛苦了，那又怎么样呢？她眼睁睁在最活泼、最美好的时候把这个世界抛下了，她本该在这个时候享受生活乐趣的。这才是值得同情的。这种不幸比起做父母的痛苦来，要大得多，要大上一百倍呢。得这么比！”

“不，朋友，在这点上咱们看法不一样，这您是看得很清楚的。我对您的看法是尊重的，可我更看重实际发生的事。一方面，尽管这种事的确太叫人痛心，不过它怎么说也是过去了。另一方面呢，痛苦还没个头，做父母的还得忍受下去。”

“不，我亲爱的先生，您给我一边待着去吧！要是您连这么

点事都看不明白，那我来告诉您：那些做父母的，不管您今天把他们说得多么多么痛苦，过了八个月，十个月，随便几个月，或者几年也行，随您的便，总有一天他们会忘掉这个女孩的，他们会恢复过来的；他们会恢复不过来吗？可是反过来呢，这个姑娘呢，她失掉的东西，死神夺走她的东西，她永远也收不回来了。她的一切，没人会还给她的，您说是不是这么回事？至于别的什么，那迟早是能恢复的。”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这是明摆着的，没有用了！”卡梅洛说，“没办法抓住死神。这家伙坏透了，就象合作农庄一样，叫你拿它毫无办法。简直是十恶不赦。你对付这个可恶的死神，不能象对付公牛一样，在犄角上套个木球[①]就行了，它都不叫你摸着边。”

阿尔卡里亚人继续对穿白鞋的人说：

“要是说一只小鸟什么的，那我就同意您说的，我可以向您起誓。可这是一个年轻姑娘啊，咱们眼下是这种情况，所以事情就完完全全变了。这可没什么说的。”

“有件事我八成还拿不太准，”卢西奥说，“就是说：生活对年轻人来说，要比对老年人更宝贵吗？真是见鬼，我就好象觉得，岁数活得越大，对生活更依恋了。人老了，是没有什么活头了，这没错；不过，即使是这么一点儿，谁说不是那么玩儿命地抓住不放，那个狠劲儿要比咱们年轻那会儿还有的是日子的时候厉害得多。”

穿白鞋的人深表同意地看着卢西奥；他正想接下去说的时候，司机抢在他的前头，岔开了卢西奥的问话：

---

① 公牛角上套木球，以防伤人。

“好了，是时候了，拿这件事闲嗑牙也嗑够了。我早就要走，可咱们还待在这儿呢。所以，向诸位敬祝晚安，我得赶紧走。我付清了吧，你说是吗？”

毛里西奥点了点头；司机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上帝保佑。”

“明天见。”

“明天我不来了。”他在门口转回身说，“后天也肯定不来。我得到特鲁埃尔去一趟，很可能到星期三或星期四我也回不来。”

“那就祝你一路顺风。”

“回来再见。”

“谢谢，再见。”

他走了出去。

“这个人也是，”卢西奥说，“总是忙得团团转！……这是什么生活！今天到特鲁埃尔，明天到萨拉戈萨，后天又到钦班巴斯。他都停不住，这个可怜的人。”

“您可别那么说！”马卡里奥辩驳道，“这位大爷跑来跑去，别提多好了。我就想过这样的生活。别的我不想，我就想去看看他，从锁眼里看也行，看看他在这些大城市里过的那种花花生活。他玩得可凶了；我听人说过的。那些司机，跟水手一样；这您知道。”

“我不相信。尽说蠢话，他不过是喝两杯罢了。您为什么要想得这么坏？”

“喝两杯！我只不过对您说这个么；我想看看他，看他是喝酒还是干什么别的。要是他干得好，见鬼！那我也有胃口这么干。别人，我们都太胆小，太软弱，谁也没那个胆量昧了良心，去骗家里那几个可怜巴巴的钱。他给我们带了头。他每回都干

得鬼着呢。”

“喂，”毛里西奥打断了他的话，“他可是我店里的客人，我不喜欢听你在这儿造他的谣，马卡里奥。所以，我请你别再胡说八道了，我请求你。”

“嗬，那行啊；唯独在这里我们没有评论过他。”

“人总是喜欢搞点鬼名堂，这我可知道。”毛里西奥说，“在外面，我随你们的便；可是在这扇门里边，每个人都是无可非议的。在我这里，任何人都受欢迎，只要他一进门，我就要确保他的名字受到尊重；他在这儿是这样，不在这儿也是这样。你也会感谢，也会喜欢这种保证的，为什么不是呢？所以，为了别人，你得遵守。”

“你们讲的，我才不放在心上呢。”那一个笑嘻嘻地说，“问题是，要是一个小酒馆里没有一点说三道四，没有一点鬼名堂什么的，那这个地方的趣味就少了一半。”

“这您得听我说。”穿白鞋的人调解说，口气里让人听出他是有痛苦教训的，“照您说，我的理发店里的那些事，该是趣味十足了。可我半点儿都不喜欢，我可以向您发誓。要是所有的公共场所，洗理业也好，娱乐业也好，都来遵守毛里西奥这里的规矩，那大家的教养就大不一样，对人就会很尊重。您可别以为这么一来，公众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没了；您就听着我的吧。那样的话，咱们人跟人之间的来往，就会文明得多得多。”

福斯蒂娜已经从过道门里走出来，说：

“你说，那些人都到哪儿去了？我这会儿到花园里去收拾，以为他们已经走了，可是看见自行车还在那儿呢；都这么晚了。”

“别说了，他们出了事了，你不知道？淹死了一个姑娘。”

“你说什么？谁淹死了？他们刚才还都在花园里来着！……”

“是另一个，娘儿们，是另一个。还有几个留在河那边的；他们没全上来。”

“啊哟，上帝呀，我的天！……”她摇着头说，“要命的事！……可不，他们是得出点什么事……都是愣头愣脑的，一点责任感都没有；怎么能不出事呢？这会儿你看，大祸临头了，真要把人吓死！我不奇怪，不奇怪……上帝清楚我的预感；这我倒觉得奇怪，倒不是发生这件事，也不是别的什么事……”

她自言自语地走进了过道。卢西奥说：

“应该等他们上来，看看他们是个什么样子。”

“那您就看吧。”

沉默了片刻。

过了一会儿，马卡里奥说：

“这条河简直是个暗箭伤人的恶棍。年年都得冲走人。”

“年年都有。”牧人说道。

阿尔卡里亚人说：

“还都是从马德里来的。也真是这样，准都是马德里的；这条河不喜欢别地方的人。好象它专门跟马德里人过不去。”

“对。”马卡里奥说，“看来这里的人它都认识，它不找他们的麻烦。”

“还倒不如说，是这儿的人都认识它，都知道它的底细。”

“是该这么说。”牧人阿马利奥说，“当然是这样。一条河么，它谁也不认识，它也不会去捉摸任何人。这话可不假。这会儿不是大夏天吗，呃？水看上去不象能把人怎么样；你也就无所谓了，可只要你一大意，脚往什么东西上一绊，进去了！它马上就把你给吞掉。它吞起来可快着呢，简直跟饿死鬼一模一样。它要抓住谁，就死死抓住不放；你就是叫长着一头狮子毛、带着刀、

腰里围一块虎皮的泰山[1]去拉，也别想从它嘴里把人拉回来。没门儿！”

“对极了！这家伙可得小心对付。”阿尔卡里亚人接着说，“马德里人要学会对它尊重一点，那个代价可不低。他们都是在游泳池里学的游泳，完了就到哈拉马河里来游了；他们瞅着觉得没什么，浅得很么，水没着他们，还不到游泳池的一半，所以他们就很相信自己，以为人人都万无一失。不过，这也对，是浅，是很浅，夏天当然是很浅；朋友，你们可不知道，这条河的水跟怪物一样，是长手，长爪子的，会抓人的，一眨眼的工夫就能把人给吞了；这他们就不知道了。”

“跟游泳池可不一样！”阿马利奥说，“可得当心！它拐弯抹角可多了！没法比！这条河的水有三十六变，诡计多端，狡猾透顶，叫你摸不透。河里流的好象不是水，是什么活的东西，比老狐狸的大尾巴还要鬼，比一群毒蛇还要凶。这条河不是人，根本不能相信它。它两面三刀，神乎其神，叫你吓得发抖。”他笑了起来。

阿尔卡里亚人说：

“冬天，到冬天也该来看看它，那时候水也大了，河也宽了，那你们就能知道花了钱在跟哪种家伙打交道了。”

“说得对。”牧人表示同意，“有一天，我碰到三月里涨水，这条河就跟要打架的公鸡似的，脖子都胀粗了。水涨得很凶，连吼带叫就冲你来了；把前面一个果园给冲了，把果树、围墙、里面所有的东西全冲光，过后让泥给盖上，完全成了一个河滩，就差帐篷啊，花花绿绿的小亭子啊，避暑地方时兴的这些玩意儿了。我

---

① 美国电影《人猿泰山》中的主角。

这话不假吧？”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阿尔卡里亚人议论道：

“叫它别长爪子，别长手，可它把树都给你连根拔掉。这水就是由着它自己的性子胡来，不知道哪会儿就干出这种事来。”

“它自己也弄不清自己想干什么。”牧人阿马利奥说道。

他微笑着，默默地扫了众人一眼；他两手支在棍子上，紧靠着凹进去的肚皮；他收着腹，米黄色灯芯绒的短裤显得空落落的。他身材瘦小，这么一支着棍子，两只肩膀就耸了上去，骨头就把衬衫支撑起来。他的扁平的脑袋窝在肩膀里面，笑容把他的五官都拉长了，拉得在宽大的额头和有棱有角的牙床骨之间都挤到了一起。

“这条河要多凶就有多凶。”他说着，一边支着棍子摇晃着身体，“可不能当它是一条小溪，它不是小溪，不过，也不是那种大江。我三月份到那儿去，它就开始把它自己的血翻腾起来，就开始发狂，滚得就跟开了锅一样；它把树枝、灌木冲走，把它们翻过来翻过去，一会儿又把它们抛出水面，还有破房梁，半大不小的树，还有死动物，狗，猫、兔子，肚子都胀得跟个球似的，羊也有，连牛都有，完了把它们泡得臭烘烘的，随便往哪儿一扔，只要它背着它们背烦了，就把它们扔掉。”他说得有声有色，“就象在圣费尔南多给你弄走一只羊，又到瓦西亚马德里去给人家办一顿野餐；就象在山里拉走一台磨，完了到阿兰胡埃斯去盖一个面粉厂或者木薯淀粉厂，全是现代化的设备。你去闻闻那些人的嘴，他们都把羊给吃光了，闻闻他们打嗝的味道，看看是不是你的羊，还是别人的，去闻闻那些瓦西亚马德里的吃客的嘴！请多用，多香啊！”他哈哈大笑起来，“你的什么东西给这条河弄走了．活该；就让它冲到下游去让那些运气好的人去抢吧。它抢了又扔，

又把东西弄得乱七带八糟的，它就是这么着给自己解闷。”

“得了。”卢西奥对他说，“我觉得您是要把它说得邪乎得了不得．就是下暴雨，它也从来到不了那么大。”

“是啊，今天晚上咱们的这场大水，把我也灌得够呛。”毛里西奥笑嘻嘻地凑趣着：“幸亏现在是八月，要是二月就得把整个省冲跑。我看，总算势头有点过去了。”

牧人笑了。

“他看来是这样。他添油加醋的，两片嘴皮一碰，根本不费劲。”

“我看得很清楚，他是愿意把它喂胖的。”卢西奥说，“尽管他说它叫他火冒三丈，可咱们提到它，他就来了精神，讲起来滔滔不绝。说到底，这条河对他是忠实的，看来是这样。您说实话，对不对？”

“我对它是该敬的都敬到了，”牧人回答说，“是远而敬之么。我也就是洗洗脚，凉快一下，要么就在河边坐一坐，这是我对它表示的最大信任。这倒是的，我看见过几次，它跟一头发火的公牛一样，不顾一切，遇见前面有什么就冲什么。咱不说瞎话，这种场面我喜欢看。特别是我要能赶上它发起的第一次冲击的话，那个场面可大了。”

“您没赶着羊吧。”

“那当然，牲口都圈着呢。只要是我放羊，瓦西亚马德里那儿的人就别想吃得着。休想；我可以起誓。”

“就算河水涨得那么大，可它怎么能把羊冲得那么远？”

“太容易了。”牧人笑着说，“第一，因为羊都很瘦，比个蚂蚱也肥不到哪儿去，也重不了多少；第二，因为这本来就是编出来的么。您要知道，这只不过是我编的瞎话，去对付我的东家。他

除了穷折腾我以外，哈拉马河要是冲跑他一只羊，他还得叫我坐了船去找羊皮。简直象是人家抓走了他的老子、他的爷爷。所以我就对他说，很好很好，我这就走。当天下午我就弄上一本画报，稀里哗啦地翻一阵，消磨它一个下午。等第二天早上我再去找他，一本正经的，象那么回事，告诉他说：羊被瓦西亚马德里的二流子加了佐料吃掉了，皮也让他们一碰到人就三钿不值两钿地卖掉了。我的东家倒好，一听就全信；那好吧，还叫他干什么呢，这事就扔下吧，别再找了。这个人完完全全都信了，我装得一本正经地对他编的这一套瞎话，他半点都不怀疑，全都一古脑儿地吞了下去。就是这么回事。”

穿白鞋的人抬起头。

“您翻过来倒过去地说这条河，阿马利奥，”他说，“倒是让咱们消磨了不少时间。不过，今天它可是让有些人掉了不少眼泪。”

“可不是这样么。”牧人说，“就看是运气好，还是倒了霉。只能是这样。同是一件事，它能让一些人笑，让另一些人哭。哈拉马河的这种事，不是从今天才有的；老出这些事；大战以前好久好久的时候，我都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了，人家就都到这儿来游泳；这个风气有年头了；每年每年的夏天，总得淹死三、四个马德里人。这在科斯拉达有多长时间了？”

“有四年了。”

“这么说，这个风气至少也有三个夏天了；你看，哪一个夏天没个把人死在哈拉马河手里的。这种倒霉的事早就不新鲜了，谁都知道，都快成了惯例了。今天就轮到了这个女的。明摆着的，今天它在暗地里捉摸了她一天。”

“该轮着谁，就是谁。”卢西奥说，“跟摸彩一样。”

“可不是；不过，这条河要是不给自己抓一把，是不会甘心的。”牧人答道，“要是有一天谁都不下河，它还没准儿会跳出来抓人呢。”

“没准儿会的，是的，先生。”阿尔卡里亚人赞同道。

牧人笑了。

“真吓人！呃？河从河床里跑出来了，象条蛇一样撵着人的屁股追。您不怕吗，卢西奥先生？”

“我已经是梆梆硬的了，它要是吞了我，八成当时就会把我吐出来的。”

“谁知道，也许它正好喜欢吃老公鸡的肉呢。”阿尔卡里亚人说完打了个哈欠。

一阵沉默。这时，卡梅洛端起酒杯，呷了一小口酒；卢西奥向毛里西奥打了个手势，叫他把那些酒杯满上。

“总是您喝得最慢。”毛里西奥对穿白鞋的人说，“干了它，好给您满上。”

“别倒了，毛里西奥，别再给我倒酒了。”他回答说，“听见这种事情，喝酒的胃口都倒掉了。”

“一切听便。”毛里西奥说着，撤回了酒瓶。

“哪种事情？”马卡里奥问道。

穿白鞋的人盯着他的脸说：

“就是这件事，”他指了指门外，“刚发生的这件事。”

“啊，是啊。”

“我也许是犯傻，不过这事让我挺难过。”穿白鞋的人解释说，似乎在为自己辩解，“这种事情一发生，就好象是谁身边的什么人似的，尽管啥关系都没有。您要知道，这个姑娘我连见都没见过，可她的伙伴打我前面走过，这就够了，就叫我觉得心里不

是滋味，得一直不舒服到明天。见鬼，就好象嘴里有一股味儿，我也说不上是啥味儿，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释清楚。”

“我理会了。”马卡里奥说，“这只不过是每个人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有些人强一点，有些人弱一点。有些人就是看见被汽车压死的人也一点都不动心；另外一些人正好相反，就跟您一样，或者差不多。”

穿白鞋的人又说起来：

“一个人天天在报上读到那么多的事故，而且报导得详详细细，也没有动过一点儿心；相反，只要沾上一点儿边，就象今天下午我在这儿看到的，印象就很深，一下子打到肉里去了似的，凭谁也赶不掉它，就好比是凶兆临了头。对，就是这个，就象凶兆临头。”

“是啊，我想象得出来。”马卡里奥说道，可是，他已经不在注意听对方在讲些什么了。

“这么说吧，今天晚上，晚饭我就吃不下去，您就瞧着吧。”穿白鞋的人最后说：“见着晚饭就得心烦。”

* * *

他在跳舞的人中间发现了法官。法官长着一头金黄头发的脑袋要比别人高出一块。演奏着的是一支桑巴舞曲。这时法官也发现了他，便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仿佛在问：是找我吗？他点了点头。于是，法官停下了舞步，向他的舞伴道歉说：

“请你原谅我，奥罗里塔①，文书来了；我去看看他有什么事找我。”

---

① 奥罗拉的爱称。

“我原谅你了，安赫尔，你不用担心。公务要紧。”她微笑着，不无保留地说道。

“谢谢你，奥罗拉。”

他穿过一对对的舞伴，走出了舞池，在一个种着大叶子植物的花盆旁边停下；文书就站在那里。文书对他说：

“您不必那么着急；您可以跳完这支曲子的。”

“没关系。有什么事？”

“从圣费尔南多那边来了电话，说是在河里淹死了一个女的。”

“啊哟，好家伙！”他吃了一惊，“谁打来的电话？”

“两个宪警。”

法官看了看手表。

“好吧。您要了车吗？”

“要了，先生；在门口等着呢。是维森特的那辆。”

“真要命，那是辆乌龟。”

“没别的了。星期日，您是知道的，连一辆出租汽车都叫不着；今天就更不行了，鹌鹑禁猎期已经结束。”

“好吧，那我去对他们说一声我走了。我马上就回来。”

他穿过大厅，走到一张桌子旁边。

“我很抱歉，朋友们，我必须告辞。”

他从桌子的玻璃板上拿起了一只镀银的打火机和一包菲利普牌香烟。

“出了什么事了？”同他跳舞的姑娘问他道。

“淹死人了。”

“在河里吗？”

“对。不过，不是这里的埃纳雷斯河，是哈拉马河，在圣费尔

南多。"

"那当然，你得马上就去。"

法官点了点头。他穿着一套深色的衣服，翻领上别着一朵石竹花。

"这种时候淹死人，再说又是星期日，我觉得太杀风景了。"桌边有一个人说，"我真同情你。"

"他挑的是这个职业么。"

"那就明天见了。"法官说道。

"噢，你这个还没喝完哪。喝完了它吧。"一个戴眼镜的提醒他说，一边把一只里面飘着一片柠檬的高杯子端给他。

法官从他手里接过杯子，喝干了里面的饮料。乐队的演奏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同另一个穿浅上衣的青年来到桌边。

"安赫尔非得要走。"有人告诉他们。

"是吗？为什么？"

"人家得履行职责。"

"那太讨厌了，我真感到遗憾。"

"我也是。"法官说，"你们好好玩吧。"

"再见，安赫利托①。"

"诸位，再见。"

他挥了挥手，然后转身穿过舞池，朝文书走去。

"谨听吩咐。"他对文书说，但却没有停步。

文书同他一起走出大厅，穿过一条有镶板屋顶的走廊，走到门厅。看门的是个老头，穿着镀金纽扣的镶边制服；他一看见他们走过来，便把香烟扔到一边，吃力地从一张草垫椅子上站立

① 安赫尔的爱称。

起来。

"祝您晚安，法官先生，您走好。"他说着，一边拉开玻璃大门；大门玻璃上有磨出来的字。

音乐声又在他们的身后响了起来。法官朝舞厅瞥了一眼。

"明天见，奥尔特加。"他对看门人说，跨出大门，走到街上。

有一辆棕色的巴利列亚牌汽车停在那里。司机只穿着一件衬衫，靠坐在挡泥板上。他向他们打了招呼，就把车门打开。法官在汽车前面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夜空。然后，文书跟在他后面钻进了汽车。司机关上车门。他们从右边望出去，看到看门人的脸；他正在玻璃门上"阿尔卡拉俱乐部"那几个花里胡哨的字后面看着他们。司机从汽车后面绕过来，坐到驾驶盘前面。他没有立刻使车起动，汽车突突地响着。他拉了一下操纵杆，打开了油门。汽车走起来了。

"维森特，"法官对他说，"路过我家的时候，请你停一停。"他又向文书说，"我去告诉一下我的母亲，说我们走了，让她们自己吃晚饭，别等我。"

他们穿过大广场；广场上空无一人。唯有塞万提斯的身影依稀可见：他很瘦削，拿着笔和剑，站在几块花圃中间的雕像底座上，沐浴着宁静的月光。沿路的酒吧间里逸出了光和烟，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里面的人都聚集在柜台周围。又行驶了一会儿，汽车停住了。

"您去一下吧，维森特。"法官对他说，"劳驾。您告诉一声女佣人，说我们到圣费尔南多去了；我可能得耽搁一、两个小时才能回来。"

"好的，法官先生。"

他下了车，过去按门铃。不一会儿，门打开了；司机在同女

仆说话。屋内的光线射出来，勾勒出站在门口的女仆的身影。口信传完了，然而门并没有关上，因为另一个妇女的身影出现在女仆的身后；她把女仆推开，然后穿过人行道，来到汽车旁边。

“你连晚饭都不吃了，孩子？”她俯着身子，在车窗口问道，“你哪怕吃上一口也好。您也吃点，埃米利奥。来，你们两个都来。”

“我已经吃过了，夫人，谢谢您。”文书回答道。

“那你来，孩子。还耽搁什么？”

“不了，妈妈，谢谢您。我也不饿，在俱乐部已经喝了点酒。回来再吃吧。您就给我把饭盖好，留在厨房里就行了。”

司机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夫人很不高兴地挥了挥手。

“你这么就走，我真不知道怎么好。等你回来的时候，再吃就都凉了；凉饭凉菜的，叫你没胃口、吃了不舒服。你总是不能听话一点。算了，既然你不想吃，你们就走吧，走吧。拿他有什么办法。”

她退后几步，离开了车窗。

“那就再见了，妈妈。”

汽车发动了。

“再见，孩子。”她又弯腰看车里的文书；车已经开动，“再见，埃米利奥。”

“祝您晚安，夫人。”他回答道。

司机挂了二挡，汽车在马路中央飞驰起来。法官家的门重新关上。汽车再往前走，司机便挂了三挡。他们穿过一座石拱，向马德里公路驶去。左边，维索山象一只倒扣着的巨槽，黑乎乎的，离得很近，月光为它的边缘抹上一笔银紫色，使它格外分明。

“您通知福伦赛了吗？”

"通知了，先生。他说他坐自己的车去，稍微晚一点，或者等我们派人给他打电话。"

"很好。那么说，是一个年轻姑娘，是吗？"

"我在电话里是这么听说的。"

"他没对您说得更详细一点？他告诉您是马德里的人了吗？"

"是的，法官先生，确实是的；他说是马德里的。"

"好。每逢星期日，总是马德里人泛滥成灾。几点钟出的事？"

"这我可没法告诉您。给我打电话的时间大约是十点过一点。"

此刻，他们直接朝着灯火闪烁的托雷洪驶去。法官掏出那盒菲利普牌香烟。

"维森特，您抽吗？"

司机一只手放开方向盘，绕过肩头，伸到后面去取烟，但是并没有回头。

"谢谢，堂安赫尔；请您取一支。"

法官把一支烟放在他的手指缝里。

"您呢，埃米利奥，您还是不沾这些小恶习吗？"

"大恶习也不沾。谢谢。"

左边，埃纳雷斯河的河水在融融的月色中流向哈拉马河。文书瞟了一眼法官的衣领和扣眼上别着的花。打火机的火焰照亮了汽车里的衬绒。司机侧过头，凑近法官的手去点烟；他的眼睛却始终注视着在路面向前飞驰的车灯的光。左边的远处，向后退去的是一片渺无边际的高地，它在朦胧的月光下，衬着昏沉的夜幕，泛着隐约可见的白光。灰白的、连绵不断的石灰岩和泥灰

岩高地，仿佛大地的肩胛骨化石，支棱棱地隆起，俯视着河谷。突然，这辆巴利列亚牌汽车被从后面射来的一束强光照亮。一辆旅游车响着喇叭要他们让路；紧接着灯光向左边一闪，同时，汽车轮胎在路面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一辆亮着红色尾灯的克雷斯勒牌轿车晃了一下它扁扁的黑屁股，飞快地开走了。

"美国人。"司机说道。

"不会是什么别的？"书记反问道。

"是的。我看见它的车牌照了。有了这种牌照，哪儿都能去。"

"对，有了它就哪儿都能去。"

"等咱们到圣费尔南多的时候，他们早就到马德里了。就是说，只要他们不撞在路标上，把车撞得粉碎，把人撞成肉饼。"

"跑得快，就摔得狠。"文书斩钉截铁地说道。

"咱们这种马拉加葡萄干盒子，跑起来没有危险，咱们的好处就在这儿。"司机说，"咱们好歹也还是有点高明的地方。"

"那当然。"

法官没有作声。他们离开了洛埃切斯公路，进入了托雷洪·德·阿多斯镇。在横穿小镇的公路两旁还有许多灯光。汽车一过，人们纷纷躲避。另外有许多人，或是成排，或是成圈，坐在一些酒店的门口。经过这些酒店时，可以看到灯光明亮的店堂，以及一闪而过的挂在靛蓝色墙上的色彩刺眼的年历。靠后一些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高塔的身影，蓝色的瓦上反射着月光。塔楼正面的尖顶从四周的屋顶中突兀而起，显得高而且黑。再往前行驶，公路便下到哈拉马河谷的荒地上；远处，在发亮的河流的另一边，科斯拉达和圣费尔南多还有零星的灯光依稀可见。公路沿着笔直的一排树木，一直通到比维罗斯桥。一过了桥，他们便离开赫内拉尔公路，向左一拐，驶上圣费尔南多·德·埃纳雷斯公

路。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着。这时，法官问道：

“宪警告诉过你准确的出事地点没有？”

“在水坝那里。”

“您知道怎么开到水坝那里吧，是吗，维森特？”

“知道的，先生。”

他们碰到铁路道口正是放行的时候。越过铁轨时，汽车颠得厉害。科切里托·德·比尔瓦奥庄园阴森高大的树木遮蔽了别墅，只有别墅的屋顶在树叶丛中反射出微光。

“算上这个，”法官说，“从哈拉马河里捞起来的尸首一共是九个了。”

司机摇了摇头，表示不以为然。

“也就是说，淹死的，我想起来了，是八个。”法官改了口，“有一个是个姑娘，给她的未婚夫从铁路桥上面推下去的，您还记得吗，埃米利奥？”

“对，我记得。大概是两年前吧。”

他们又向左转弯，驶上了葡萄园中间的那条土路；然后又向右拐，到了那些饮食店那里。汽车在一棵大树底下停住。有些人从小房子里跑出来，也有些人在发亮的窗口探头，都想看看是什么人来了。当法官走进去时，他们都毕恭毕敬地退开。他在酒店明晃晃的灯光下眯起了眼睛。维森特留在外边。

“晚上好。”

桌边坐着的人们都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听着他们说什么。法官鬈曲的金黄头发披在额头上；他的身材显然要比文书以及站在柜台旁边的那些人高出许多。

“您好哇？”奥雷莉亚问他道。

“很好，谢谢。请您告诉我，事故的受难者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边，法官先生。”她伸手一指，指着门外左边的方向。“差不多是正对面。一到那儿就看见了。你们只要走过一座小桥就行。或者，要不……喂，小家伙！”她朝着厨房喊道。

立刻，门帘布一动，出现了一个男孩。

“嗷！你把这事撂下，马上陪法官去一趟！”奥雷莉亚对他说，“快！”

“谢谢，其实不必麻烦他了。”

“别客气！”

男孩已经解下围裙。

“还有一件事，夫人：下面没有灯吧，您说是吗？”

“没有灯；没有，先生。”

“那么，嗷，您看，能劳驾借给我们一个手电筒吗？”

“手电筒？这可不行，先生；这东西我们没有。要是有，那还用说！”她想了一下，“我们倒是有手提灯；您知道吧，是装油的那种。这倒有，手提灯我可以给您一个，要是行的话。马上去给您拿来。”

“好吧，那就手提灯吧。”法官说，“有这么个亮着的东西就行，很管用。”

奥雷莉亚转身对男孩说：

“喂，你听见了吧！下去，快，到地窖去，马上拿一只手提灯回来。有两只，你挑一只新一点的带来。还不快跑，呃？”

那个男孩一溜烟地跑了。

“你把灯上的土擦一擦！”她在他的背后喊道。

立刻，她又朝厨房门那边发话道：

“路易萨，路易萨！……喂，你马上把小油桶拿来，还有新的灯芯，灯芯在烟囱的架子上！”

“马上就拿去，妈妈！”一个年轻的声音在布帘子那边回答道。

奥雷莉亚又转身对法官说：

“马上就好。”

“太感谢您了，夫人。我家里倒是有一个手电筒，可是……”他耸了耸肩膀。

“咱们这儿，您这是知道的，只要我们力所能及，那是没得说的。”她停顿了一下，又摇着头说下去，“遗憾的是总用在这种凄惨的事情上。要不是这些事情让您来，而是别的什么好事情，我们可真愿意好好款待您一下哪。”

“是啊，最好是别认识我。”

“是这样，法官先生，是这样。也许这样更好，当然啰，不管怎么着，大家都是尊敬您的。”

法官有口无心地应答着：

“当然。”

“啊，不过，这也不妨碍您哪天休假有兴致跟朋友们一起到这儿来，我们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接待您的。那就完全不是……”

“说不定哪天会来的；谢谢您。”

女孩拿着灯芯和油走进来。

“那咱们就看着您是不是真的来了，法官先生。拿来，喂，放在这儿。咦，这个蠢货脑子里在想什么哪？”她跑到地下储藏室门口，“埃内①！！埃内斯托！你在干什么哪？你能让人家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吗？”

她听见那一个在回答什么；然后她说：

---

① 埃内斯托的爱称。

“那你好歹把它拿来就是了嘛！你不晓得法官先生在等着吗？”

她又回到柜台里边。

“请您原谅，法官先生，这个孩子简直连个摆设都不如，一点用都没有。得没完没了地跟他干仗。”

“您别着急。”

男孩出现了。

“我只叫你擦擦上面的土，你这个木头人，没叫你把它擦得跟圣杯一样亮！拿来，快，拿来啊，废物！”

站在柜台旁边的一个人干涉道：

“你把这个小家伙都弄得晕头转向啦，奥雷莉亚，就凭你这么没完没了地拿话敲打他。”

“闭嘴！”

“这么着不能使一个孩子开窍。就凭这套办法，非得弄得他越来越胆小不可。”

“人家问你了吗？你说呀！”

“简直不象话，哼，太不象话了！”

他一拍桌子，转身走了出去。

“呸！……”奥雷莉亚转身对柜台旁边的另外两个人说，“你们见过这种事吗？法官先生就在眼前，对他一点尊重都没有。”

他们木然看着她，什么也没说。奥雷莉亚耸了耸肩膀。她打开手提灯的小门，取出铁皮的灯油盒。

“让我来帮您弄，行吗？”文书问她道。

“您会蹭上油的。”

“给我吧，我来给您把烧过的灯芯拔出来。我待着也没事。”

奥雷莉亚打开油盒，把上一半递给文书。

“呶。脏得一塌糊涂。从冬天那时候起，都有七、八个月没用了。”

她拿起一块抹布，擦起下半个来；文书用一根牙签剔着堵在灯头里面的烧剩的灯芯。奥雷莉亚擦完后，又捻起火绒来。

“我来好吗？”

文书把盖子递给她，她很顺利地就把灯芯穿过去。然后，她又在油盒里灌满新油，并且把一滴流在桶口外面的油用手指倒抹了进去。她把上下两半合到一起，扣好，放进手提灯里，固定在底部的卡口上。有人划着火柴，把它凑近灯芯。

“好极了！”看着火苗燃起来，法官说道。

奥雷莉亚关好手提灯的小门；火苗便在四块玻璃中间燃起来。她把灯提起来，交给男孩。

“拿着，你带着它。留点儿神，别把它摔了！”

“其实，他不必去了。”法官说，“我们自己拿吧。”

“得了吧！你们拿着！瞧你们穿的这一身过节的衣服！让孩子给你们拿吧，他弄脏了也没关系。让他在前面带路，这样你们就可以看清脚底下了；外面的路很不好走。”

“那我们就走了。回头见，夫人，非常感谢。”

他向在场的人说：

“晚安，诸位。”

各张桌子上都发出一阵喃喃的打招呼声。奥雷莉亚送他们到门口。

“就在那儿，您知道吗？只要穿过那座小桥就行了。一过桥，您就可以看见那两个宪警。让孩子给你们带路。”

“明白了。”法官说着，走远了。

文书从汽车里取出一个文件夹和一条毯子。他们从那棵遮

住月光的大树下走过；树荫又黑又浓。走出树荫，便进入一条两旁长满灌木和荆棘的小路，路很窄，他们不得不走成一行。男孩走在前头，伸着瘦长的胳膊，举着手提灯；灯挂在他的手指尖上，不停地摇晃着。后面便是文书矮小的身影，他穿着黑色的衣服，露着发红的秃顶，还戴着一副金属框的眼镜。最后是法官，头发金黄，身材高大；他落到了后面，此刻正迈着年轻有力的腿，大步赶上来。不多一会儿，他们到了死河汊的岸边。文书在小桥前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

“等一等，孩子。”

男孩站住了。文书回过身，对法官说：

“法官先生。”

“怎么了，埃米利奥？”

“刚才我没敢对您说，堂安赫尔。您注意到您的衣领吗？”

“我没有。有什么？”

他低头看胸口，发现了那朵石竹花。

“该死！您说得对。我一点都没发现。谢谢您及时提醒我。”

他走上去，把衣领凑到文书前面。

“劳驾，您给我把它取下来吧。它是在里面用两枚别针别住的。”

“孩子，把灯照近点。”

男孩服从了，他尽力把灯举到预审法官的很高的头部；法官的头发在提灯旁边发出耀眼的金光。文书把眼镜凑近法官的衣领，笨拙地摆弄着。他终于把别针弄开了；法官把花抽了出来。

“谢谢您，埃米利奥。咱们可以走了。”

三个人影排成纵行，穿过了小木桥。男孩始终走在前头，伸

着胳膊，灯在前面摇晃着。法官最后一个过桥；他把花扔到泥塘里，他一使劲，脚下的木板便嘎吱的响了一声。一过桥，宪警古梅辛多便迎过来；他一走进手提灯的光照中，他的三角帽上的漆布便闪出了光亮。

“向阁下致敬！”

他跺脚跟的声音被沙地闷住。

“晚上好。”法官对他说，“我们来看看吧。”

他们走向岸边。所有的人都已经聚集到一起，默默地围着尸体。水闸轰响着。法官抓住男孩的脖子。

“靠近点，小鬼；站在这儿。你给我把灯举在上边。别怕。”

小男孩伸出赤裸的手臂，水平地提着灯，照着尸体。

“好吧。把它打开。”法官说道。

年轻宪警要上前去动手。

“请您别动。让文书先生来。”

文书朝尸体弯下腰，揭开盖在上面的衣服和毛巾。死者的皮肤衬着黑色的游泳衣，显得白里透蓝。法官俯下身子，靠近尸体，目光在尸体上下仔细察看。

“把它给我翻过来，仰卧。”

文书扳起尸体的一侧，把它翻了过来；尸体就按新的姿态，一动不动地躺着了。它原先着地的那面，粘了许多沙子。法官把它眼睛上的头发撩开。

“把灯给我。”

他从小孩的手里接过灯，挪近露西塔的脸。她的眼珠泛着混浊的光，宛如两块落满尘土的碎玻璃，或象两片马口铁的碎片。嘴张着。那嘴唇的形状使人想到鱼的嘴。法官站了起来。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我们吗，阁下？"

"当然是。"

"我们，阁下，我们是在这几位先生刚把死者抬上岸的时候就来了。"

"几点钟？"

"事故大约发生在二十一点四十五分前后。"

"总之，是十点差一刻。"法官说，"涉及到哪几位先生？"

"我们，先生。"圣卡洛斯区的那个上前答道，"我们四个。"

"很好。她是同你们一起来游泳的？"

"不是，法官先生。我们是听到有人呼救，才跳到水里去的。"

"在岸边看得清楚吗？"

"已经很暗了，先生。只能看出有水花在动。"

"谁在呼救？"

"这位先生和这位小姐，在河里。"

法官把头转向保莉娜和塞瓦斯蒂安。然后，他又问那个大学生：

"您能估计出他们和死者之间的距离有多少吗？"

"我估计，有那么二十来米。"

"不是更近一点？"

"我认为不是，先生。"

"水里没有别人了吗？更靠近死者的？"

"没有，法官先生。河里没有什么别的人了。"

法官转身问塞瓦斯蒂安：

"你们原则上同意这位先生说的情况吗？"

"同意，法官先生。"

"您呢,小姐?"

"也是。"保莉娜说着低下了头。

"请不要回答'也是',要说同意或不同意。"

"我同意;同意,先生。"

她的声音几乎要哭出来。

"谢谢,小姐。"他对大学生们说,"你们当中,谁是第一个在河里够着死者的?"

"我,先生。"拉斐尔答道,"我是在水面上碰到尸体的。"

"好。当时,您能判断出她还有什么生命的迹象吗?"

"没有,法官先生;一点生命的迹象也觉不出来。"

"那么,非常感谢了。目前没什么事了。同我谈过话的人,请都不要走;刚才宪警要求留下的人,也请不要走。谁如果自愿说明有关此事的情况,也留下。"

他对文书说:

"文书,请着手把尸体抬走,再请负责死者的衣物。"

"是的,先生。"

"您可以请三、四位年轻人帮助您抬。咱们立刻就把它抬上去,到奥雷莉亚的酒店,等管停尸场的人来。好吧,来一名宪警!"

"听候阁下吩咐。"

"您负责打电话通知停尸场的人。马上就去。您叫他立刻就来,来见我。"

"是的,先生,遵命。"

"这样,咱们尽快把它交给法医去处理。"

拉斐尔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来到文书的身边。弄湿裤子的那个低声对他说:

“呶，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让我们来帮您抬。他们那几个都认识她；让他们抬，他们会难受的。”

“好的，那就请你们吧。咱们就上那儿去。过来，小伙子；拿上灯。”

男孩提着灯走过来；文书把带来的毯子抖开，铺在露西尸体的旁边。拉斐尔和湿裤子的那个便把尸体翻到毯子中央。他们先后把毯子的两边盖过来，把尸体裹好。

“就这样。”

文书从宪警手里接过露西塔的提包和饭盒，把它们同毛巾、衣服放到一起。

“她的东西全在这里了？”

“是的，先生。”

“那就走吧。当心。喂，小家伙，你拿着灯在前面，就象和我们来的时候一样。法官先生。”

法官在注视着河水；听到招呼，回过身来。

“好了？很好。这位宪警请去招呼一下那几个需要留下的人过来。”

四个大学生，一人一角，把毯子提了起来。带口琴的那个从毯子中部抱着尸体，把它抬高一些，以免擦着地。这一行人跟随着提灯的小孩，开始默默地走起来。在尸体后边的是法官和文书；然后是露西塔的朋友们，跟在后面的是把拇指勾在皮带上的宪警。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桥；穿过灌木丛小路时，抬尸体的人几乎挤不下。男孩转过身，自己倒退着走，用灯照着抬尸体的那些人艰难的步履。他们的身体擦着灌木丛时，衣服不断被刺钩住。他们走出小路，到了大树下面。法官跑上前，对他们说道：

“请你们在这里停一停。我马上就回来。”

他们把尸体放在地上，四周都是桌子和椅子，占满这一小片平地。司机维森特走过来，借着依然点着的两盏电灯的微弱光亮来看尸体。后面的人也到了，大家都停住脚步，等候着。在离他们十来步远的地方，灯光勉强照亮了两个闸门上的齿轮，都在堤坝的顶端，每个连着一根又高又直的连杆。河水就在那里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法官碰到从酒店里出来的老宪警。

"您通知了？"

"遵照您的命令，通知了，先生。他说马上就来。"

"很好。"法官说道，一边跨进酒店，"夫人。"

"您就吩咐吧，法官先生。"奥雷莉亚用围裙擦着手，殷勤地说道。

"您瞧，想把死者的遗体放个什么地方，等停尸场的人来运走。"

奥雷莉亚看着他，犹豫了一下。

"放在屋里吗？"她低声问道，"法官先生，您得知道，我这里还有顾客哪……"

"这我明白。我没有别的办法。"

"请您理解我，法官先生，对我来说……放上一个钟头，人都得跑光了……"

"您看着办。这不是强制性命令。您完全有权利拒绝接待死人的尸体。"

"啊哟，不，先生；我怎么能这样做呢！太可怕了！这也不行，法官先生。是顾客，您得明白我的意思；我这么说是为了他们……"

"夫人，"法官打断她的话，"这不是申诉理由的时候。您不必向我作解释。我只想知道您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您叫我怎么办呢，法官先生？怎么能把它关在门外？”她抬起头说，“你们都把一个妇道人家用剑逼到墙根下了……”

“我很抱歉，夫人。我的职业就是干这一行的：用剑把人逼到墙根下。我不能用别的办法。您愿意指给我一个地方吗？”

“地方？您瞧，地窖里，您看行吗？在这儿后面。”

她用拇指指着身后的一块粗麻布门帘。

“好极了。谢谢。我去叫他们抬过来。”

他走了出去。

“你们可以抬进去了！女店主会告诉你们放在什么地方的。”他向那边喊道，“喂，过来一个！”他伸出食指指着一个宪警说，“您也来。其他人留在外面。”

“遵命，阁下。”

说话的是年轻的宪警。法官做了个手势回答他。他倒退着，在抬尸体的那五个人前面，进了酒店的门。

“你们抬高一点。当心，有台阶。”

店堂里的人全都站立起来，脱下了帽子。他们一动也不动，异常安静，注视着抬过的尸体。有人悄悄地划了十字；嘴唇接触拇指的极其轻微的声音也让人听得分外真切。

“从这儿走。”奥雷莉亚说，“有六级台阶。”

她把他们让进柜台后面。

“等一等，你们看不见。”

她把挂在墙上的两个电线头搭到一起，粗麻布门帘后面的地窖便亮了起来。她连忙让到一边，把帘子撩开；那些人抬着露西塔的尸体走过去，走下六级台阶；法官和宪警也跟了下去。他们来到了一个用人工在石灰岩上挖出来的洞里；洞的入口开在一个高斜坡上，高斜坡支撑着房子，并成为房子的后墙。石洞深

有八、九米光景，宽五米，顶也很高；洞顶呈拱形，挖得十分粗糙，四壁也一样。由于多年来反复在粗糙的石壁表面刷白灰，墙皮厚得已经把棱角的地方都包圆了。他们把露西塔的尸体放下。

"您留在这里。其他人请都回到外面去。"

拉斐尔在他的伙伴们出去时扫了一眼地下室的拱顶。只在一个角上，年深日久的白灰粉被渗出的绿水染脏，一绺绺苔藓从顶上和墙上垂下来。通到地窖的六级台阶是在石头上开凿出来的。此时，奥雷莉亚还站在台阶上面的洞口。

"还有一个请求，夫人。您既然那么帮忙，能不能给我们一张桌子、三把椅子？"

"您只要说就成了。马上给您搬下去。"

法官取出香烟。

"咱们得尽早走。有些手续必须履行。您抽烟吗？"

"谢谢；我现在不抽。"

一边放着三只大桶和几只小桶，还放着一排陶土坛子；紧里头的角落里堆放着梁木、被烟臭熏黑的铁皮烟囱，以及搭棚子时泥瓦工用的草绳、支架、板子和灰膏；地上扣着一条舢板，木头已经干裂得翘了起来；还有一只铁炉子、一堆破椅子、一辆小推车、一个门扇、几个油桶，以及许多小油漆罐。拉斐尔跑上前去帮助奥雷莉亚的女孩和那个拿灯的男孩，他们搬着桌子和漆成绿色的折叠椅下来了。他们把桌椅放在地窖中央；女孩看了看灯，调整一下桌子的位置，使桌子正好在灯光下面。奥雷莉亚又来了，一边打开一张报纸。

"对不起得很，今天我连一条桌布都没剩下，法官先生。放假的这些日子把我所有的桌布全都给弄脏了。即使是再有一条，也照样得给我弄脏。"

她把报纸铺在桌子上。女孩和男孩出去了。

"所以，要请你们多多包涵；不过，用这个也凑合了。"

"谢谢；您别操心了。"文书对她说，"这样就行了。"

"你们知道我在哪儿，还要什么东西的话，就喊我一声好了。我就在那里，"她指了指台阶，"在门帘后边。"

"好的，谢谢您。"法官说道，语气却有些不耐烦，"现在不需要什么了。"

"那您就知道了。"

奥雷莉亚两手撑住膝盖，重新走上台阶，转身消失在粗麻布门帘后面。

文书看了一眼法官。

"和堂娜劳拉一个样。"

两人都笑了。年轻宪警打量着堆在地洞紧里头的那些坛坛罐罐。法官在一只陶罐的鼓肚上捻灭了烟头。

"您请坐。"

拉斐尔和文书面对面地坐下。宪警用枪托在地上拨着什么东西，把它从土里拨出来。原来是一块汽车牌照。文书已经把纸取了出来。法官站着。

"您的姓名？"

"拉斐尔·索里亚诺·费尔南德斯。"

"年龄？"

"二十四岁。"

"婚姻状况？"

书记写道：

"出庭作证者姓名堂拉斐尔·索里亚诺·费尔南德斯，年龄二十四岁，未婚，职业学生，马德里市民，住佩尼亚斯卡莱斯街一

号八层中单元，有文化，无前科；根据法律，证人接到通知，受到告诫，并作过宣誓，回答询问时声称：他们并不认识死者……"

"好吧，拉斐尔，请您告诉我：最初您是怎么发现出了事的？"

"我们听见有人在河里喊。"

"好。请说一说，您能确定发出喊声的地方吗？"

"是的，先生。我们赶到河边，他们还在喊，我看见是两个人，在水里站在一起。"

"死者呢，没有喊吗？"

"没有，法官先生。如果死者也喊过的话，她的喊声肯定会和别的喊声不一样。他们在这里，她在那边，也就是说，距离相当大，如果那个姑娘喊过的话，声音是根本不会相混的。"他把头微微向后一歪，示意躺在他身后的露西塔的尸体，说，"喏，就是她。"

"好。那也就是说，您也立刻在水里发现了死者？是不是这样？"

"不完全象发现那两个那样，看见她要稍迟一些。但是，这是不会弄错的。"

"很好，拉斐尔。那你当时估计，在她和她的朋友之间，距离有多大？"

"是的；我看，大约有二十到二十五米的样子。"

"好，我们就算二十吧。现在，请您讲一下事情的经过；请您说下去。"

"那……也没什么，法官先生。这么着，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姑娘……喏，说是姑娘，其实我们当时并没有看清是男是女，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只不过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在水

里翻动……”

这时，宪警站在包裹着的露西塔的尸体旁边，安静地听着拉斐尔讲述。文书在写着：“……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在水里翻动……”法官始终没有坐下；他站着听，一条胳膊支在一只木桶上。宪警打了个哈欠，便赶紧把目光移到洞顶。灯头上挂着蜘蛛网，蛛丝在灯光中闪亮。

法官又问道：

“请您告诉我，在您所能够判断的程度上，您是否认为——不必害怕判断错误——您有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这是一件偶然事故，可以免除所有人的责任？当然，您也得知道，疏忽也是一种罪责。”

“好的，法官先生。在我亲眼看到的情况里面，我完全可以肯定，这是一次偶然事故。”

“很好。那就非常感谢您了。没别的了。”

然后，文书写道：“向本证人宣读记录；本证人确认，作了订正，并签了名。”

门帘后面有人问道：

“可以进来吗，阁下？”

“您可以走了。请进！啊，劳驾，请叫一下您的伙伴，就是在河边同我说话的那个。”

“是的，先生。马上就去叫他。晚安。”

“上帝保佑您。”

一个男人掀开门帘，手里拿着帽子走下台阶，同拉斐尔交叉走过。

“晚上好。我是管停尸场的。听候您的吩咐，法官先生。”

他在离桌子三步远的地方站住。

"我记得您。晚上好。"

那人靠近了些。

"您瞧。"法官继续说，"我派人叫您，是让您开一下停尸场，要用它，因为要存放一个今天下午淹死的人的遗体。我们过一会儿就去；请您准备好，明白了吗？"

"是的，法官先生。马上照您的吩咐去做。"

文书朝门口望去。圣卡洛斯区的那个大学生进来了。

"好吧。然后您还得等法医，他今天夜里就来。您知道了吧。"

"是的，法官先生。"

"没别的了。去吧。越快越好。"

大学生在台阶下面等着，但并没有看他们。

"回头见，法官先生。"

"再见。您请过来一点，劳驾。请坐。"

医科大学生走上前，微微地点头致意。那个停尸场的人消失在门帘后面。

"您的姓名？"

文书在记录着：

"出庭作证者姓名堂何塞·马努埃尔·加利亚多·埃斯皮诺萨，年龄二十八岁，未婚，职业学生，马德里市民，家住塞亚·贝穆德斯街一三九号四层丁室，有文化，无前科；根据法律，证人接到通知，受到告诫，并作过宣誓，回答询问时声称，他们并不认识死者。

"主要情况如下：

"证人在为本案作证之日，同友人到称作'水坝'之处郊游，时间约为晚上十点差一刻，听到河里传来呼救之声，便立即同其

他三个同伴跑去，当即在岸边发现有人仿佛溺水，离证人及其友之距离约为三十五米，离上述水中呼救者距离不少于二十米。面对如此紧急情况，该何塞·马努埃尔毫不犹疑，立即同其友人窜入水中，一心赶去救助生命垂危的溺水者。他们纷纷游到原先瞥见溺水者的所在之处。但在接近时，彼已被河水冲走，不知去向；原想迅速抢救溺者出水之意图落空。于是，该何塞及其协助者心情更切，必欲重新找到溺者；但热望终成徒劳。另一青年——他认出是在水中呼救者之一——也断然加入他们之中；证人警告上述青年不要参与，因其游泳能力极差；而该青年拒不听从，直至游到精疲力竭方始作罢。几分钟之后，终于找到死者，发现者即为前一证人拉斐尔；听到招呼，本证人及其他人立即游去；彼时，众人均在水中，当时便已发现溺者已无气息，于是便拖至岸边，置于岸上。上岸后，该何塞·马努埃尔认为自己身为医科学生，有权进行必要的检查；但检查之后，证实溺者已为一具尸体。经法官阁下询问：据彼目击事件经过，能否确切肯定此为无意造成之事故，他人并无责任；证人回答：他确认如此。

"向本证人宣读记录；本证人确认，作了订正，并签了名。"

"非常感谢。"法官说，"您的朋友就都不必再作证了。所以，你们没事了，想走就可以走了。"

"那您没有什么别的想了解的了？……"

"没什么了。上帝保佑您。"

"晚安，法官先生。晚安。"

文书点头答礼。大学生上去了。

"啊，对不起。请您给叫一下那位姑娘，劳您驾。就是在河里的那位，您知道的。"

"好的。马上就去，法官先生。"

他消失在门帘后面。

“现在，就看那个姑娘会不会耽误我们很多时间了。看样子，她不怎么想来作证。”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

“女人嘛。”文书摇了摇头说道。

法官喷出一口烟，仰头向上望去，打量着拱顶。过了一会儿，他说：

“这个地窖修得真好。在石头里挖出来，想必费了他们很大力气。”

“一定是很老了。”文书反驳道，“您要知道，准有不少年头了。”

“也许几百年了。”

“可能，可能。”

他们沉默了一阵；法官又说：

“这地方很凉快，嗯？”

“我也觉得凉快。要是能在这里面过夏天，那倒不错。我家也有这么一个就好了……”

“没什么问题。我也想有一个。咱们这几个月里，很少遇到有这么凉快的地方。”

“根本没有……”他往上面看了看。

门帘打开了。

“那个姑娘来了。”文书说道。

法官在地下踩灭了香烟。保莉娜走下台阶。她手里拿着湿手帕，鼻子一抽一抽地。法官的目光盯着她那条男人的长裤：裤腿挽着，显得过份宽大，毫无样子可言。

“您请说吧……”保莉娜走到桌边，无精打采地说道。

她不住地用揉成团的手帕擦着鼻子。

"请坐，小姐。"法官说，"您是怎么了？"他又态度温和地指着长裤问道，"裙子掉到河里去了？"

保莉娜可怜巴巴地站着。

"不是的，先生。"她抬起头，答道，"我就是这么来的。"

她的嘴唇毫无血色，眼睛却是红红的。法官说：

"对不起；我以为……"

他把目光移到地窖的紧里头，两手握起了拳。一阵沉默。文书注视着自己的那些纸。保莉娜坐下了。

"您请说吧，先生。"她发着浓重的鼻音，又说了一遍。

法官重新看了她一眼。

"很好，小姐。"他把声音变得尽量温和地对她说道，"我们尽量少麻烦您。请您平静一些，尽可能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嗯？请不要不安，没多少事；我已经了解事情的经过了。所以，请告诉我，小姐，劳驾，您如何称呼？"

"保莉娜·莱莫斯·古铁雷斯。"

"年龄？"

"二十一岁。"

"您工作吗？"

"在家帮助我母亲。"

"您家住哪？"

"贝纳迪诺·奥夫雷贡街五号，紧靠着隆达·瓦伦西亚。"她瞥了一眼门口。

"您未婚，是吗？"

她答应是。

"您会读书写字吗？"

"会的,先生。"

"您一次也没有被控告过吧,是吗?"

"什么?……没有,我没有,先生。"

法官想了一会儿,又问:

"您认识死者吗?"

"我认识她的,认识的,先生。"她低垂下目光,看着地。

"请问,您同她有什么亲属关系吗?"

"朋友,只不过是朋友。"

"您能告诉我她的姓名吗?"

"她的? 是,先生。她叫露西塔·加里多。"

"第二姓呢? 您不记得吗?"

"那个……不,我想我没听说过。我想想看。"

法官转身对文书说:

"过后,您别忘了给我把这些姓补齐了。看看她还知道点什么别人的情况。"

他又问姑娘道:

"露西塔……准确的名字是什么?"

"是露西亚。我想是露西亚。是的。我们总用那个称呼叫她的。或者干脆叫她露西。"

"很好。您知道她家住在哪儿吗?"

"等一等……在卡拉瓦卡街九号。"

"她工作吗?"

"是的,先生。今年夏天她工作的,在伊尔萨饮食店,派出去站摊子,卖那种一份份的冷饮,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就是那种。摊子在阿托查区,就是在……"

"行了。"法官打断她的话,"她的年龄您知道吗?"

“和我同岁，二十一。”

“很好，小姐。现在让我们看看发生的事情。请您告诉我，尽力按照顺序，不要漏掉细节。请您平静一点，我会帮助您的，您不要害怕。好，请开始吧。”

保莉娜把两手放到嘴边。

“如果您愿意，可以先想一想。您不必介意。我们等着您。您别不安。”

“那是，法官先生，您看，我们都是浑身沾了许多尘土……他们说，咱们下水去洗洗身上的土……我不想去，我还对他们说过，天都这么晚了……他们，可真是，多蠢啊，我们当时不知道是怎么了……他们好说歹说把我说服了，我们三个人就下水了……”她几乎是哭着在说。

“对不起，那第三个人是谁？”

“那是另外一个小伙子，就是您刚才对他说过话的那个，塞瓦斯蒂安·纳瓦罗，我的未婚夫。所以说，是他们两个和我，我对他说，咱们别往深处去……”她哭起来，中断了叙述，“咱们别往深处去，可他说：你别怕，保莉娜……所以，我的未婚夫和我在一起，这时候，突然想到：露西在哪儿？我发现露西不见了……你没看见露西吗？整个水面黑乎乎的，暗极了，我就叫她：露西塔！叫她到我们这里来，问她一个人在干什么……她没有回答，我们就说她会不会出事，没准她淹着了……我就又叫她，当时，啊，我的上帝啊！露西塔淹着了！你没看见她淹着了吗？我就这么对他喊。这真是可怕极了，法官先生，想到水在往她的嘴里灌，她没法喊我们，只是这样，这样地动弹着……急死人了，真是怕人，就象一股漩涡，她的胳膊这样，这样……我们就拚命喊呀，喊呀……”她又被哭声噎住，“就这样，我们觉得那些人跳下水去

救她了，我只好求上帝让他们救起她，希望他们及时赶到……塞瓦斯，我的未婚夫，也去了，他还不怎么会游泳，他也去找了……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了，没有一点她的影子，水把她冲走了，把她冲到水坝下面去了……那个时候，啊哟，上帝啊，我痛苦死了……他们没找到她，没找到她，全都黑了，看不见她……"这时，她放声大哭起来，把脸埋进双手和揉成一团的手帕里面。

法官站到她身后，把手放在她背上，说：

"安静一点，小姐，安静一点，好吧……"

* * *

他们向灯火熠熠的山村瞥了最后一眼：沟底的灯光象无数细小的蚂蚁，在蓝的、红的、绿的霓虹灯招牌上爬动着；在暗紫色陡峭的群山之间露出的屋群，似乎是岩石表面的棱柱；长串的街灯一直伸向田野，最后隐没在大地的昏暗里；紫色的光辉笼罩着大地，宛如一个巨大而昏沉的穹窿。他们越过阿尔莫多瓦尔山的最后一道山坡。唯有高悬着的月亮照耀着田野；他们发现放倒在沟里的自行车车身上反射着宁静的月光。桑托斯扶起车子，把它推到路上。这时，卡门搂住了他，把脸贴在他的脖颈上。

"怎么了？"桑托斯问道。

"没什么。想亲热亲热。"她笑了。

"走吧，走吧，都晚了。"

他们上了车。一上瓦伦西亚公路，桑托斯立刻用力蹬起来，自行车便飞快地窜出去，风直往他们的脸上扑来。他们穿过了巴列卡斯镇；镇里的街上行人稀少。一出镇，又上了公路。卡门看了看身后的小镇：小镇只剩下一个轮廓，月光用一圈石膏般的线条沿着屋顶把它框住。自行车全速前进，在石头铺的路上不

停地颠着。

“这太美了，桑托斯！喂，你用力蹬啊！”

他觉得卡门的头发在他的脸上飘拂。不久，他们上了巴列卡斯桥。姑娘突然看到他们置身于电影院和酒吧间的霓虹灯招牌中间，四周都是拥挤的人群、灯光以及嘈杂的市声，吃了一惊，便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桑托斯已经刹住车，让行人过去。

“这个地方？巴列卡斯镇，边境城市。”他笑着答道。

过星期日的人们挤满了大街小巷；他推着自行车左右躲闪着。

*　　　　*　　　　*

那几个大学生都走了。露西塔的那几个伙伴还等在那儿，沉默地坐在平台的椅子上，在灯光底下。他们伏在桌子上，脸埋在胳膊里。萨卡里亚斯望着老宪警，他正在同司机维森特谈话。水声哗哗，听不见他们在谈些什么。他们站在堤上，靠近提升闸门的那两个齿轮。司机掏出烟卷，但是宪警不想抽；他说，是因为在执勤。他们注视着汹涌的水，水急急地流着。

“真是活见鬼！”司机说，“这种执勤够腻味的！够你们忍受的。”

“不行，等法官先生出来，碰见我在抽烟，这对我不好。等这些事全都办完了再抽吧。”

“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完！”

“这得一步一步来，急是不行的。”

“急，一点都不。象我这样的职业，您说有什么可着急的。我

是不能着急的。我老得等着，等着。就是凑合着，还不得不去适应这辆巴利列亚的那股慢悠悠的劲儿。你既然知道它连六十公里都跑不到，你也就不拿棍子赶它了。所以，什么叫着急，我根本不知道。倒是轻松多了，您说是不是？”

“是这样。着急的人胖不起来。”

“那可不是吗！我家里的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反正心里清楚，只消回答：没准儿。一个人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担心的事呢？什么故障都会出的，想不到的倒霉事也会让你碰上的，你知道没人在等你，你就不去在意人家着急不着急了，也不在意碰到的倒霉事了。”

“过您这样的生活，这样做当然是最好的了。”宪警古梅辛多淡淡地说道。

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

“那么，现在肯定是您得把它送到停尸场去了。不是您，还能是谁？”

“我一直在担心着这个，您不信吧。我实在不喜欢干这个。”

“喂，为什么？”古梅辛多问道，“这无非是自己疑心生暗鬼么。活人比死人又怎么样？”

“疑心不疑心的，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对我来说当然不一样。对谁也都不一样，只要他实话实说。”

他把烟蒂扔进漆黑的水中；慢慢地喷出嘴里的烟。他又说道：

“干这种往饭盒里装凉菜的事，我真不喜欢。辣的我不喜欢，我就对您说了吧。”

这时，奥雷莉亚门外投在地上的长方形灯光中，有一个戴三

角帽的人影一闪，古梅辛多认出是他的伙伴；他是出来叫塞瓦斯蒂安的。塞瓦斯蒂安穿过桌子，跟随宪警进了酒店。古梅辛多把中断的谈话又继续下去。

“活人要危险得多。”他说，“活人才给人带来麻烦哪。死人就无能为力了。”

“对，同意。不过，死人叫你心里犯嘀咕，就有这么点儿。对于这个，谁也没把握。”

“我倒情愿人家让我去跟死人打交道，而不是每时每刻地跟坏蛋周旋，跟着上司转。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您瞅着吧。”

“我可不成。我啊，您瞧，也许让您笑话，我可是觉得，碰到这种事，总是古怪得很。以前有几次我不得不干，所以我知道。您知道吗？我把死人装在车里的时候，我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吗？”他停了一停，又说下去，“我的感觉，好象是车座都给弄脏了似的，您看，多蠢啊。我说，叫我碰它的时候我才忌讳呢，就跟去摸耗子、摸蛇一样，就是这种疑心。您别以为这种感觉不几天就没有了。过好久我才能忘掉，才算过去。”

宪警摇着头。

“都是臆想。”他说，“咱们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臆想。”

“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才不喜欢它。倒不是为了把它送到哪儿，那不过是一会儿的功夫，可是以后呢，好些天我总是觉得它坐在那儿，好象它留下点什么东西粘在座垫布上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不是我脑袋里胡思乱想的。”

“这跟传染似的，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样……”

“说到点子上了。”司机说，“对我来说，所有的尸体都好象是传染的，一个样。”

“没有的事。一个人要是信这些个，趁早有点自知之明，把

它们撇开的好。”

“是这样；另外我也承认：一个念头，越是愚蠢，越是毫无根据，就越是没法从自己的脑袋里赶出去。这就是说的疑心生暗鬼，正是这样，是的，先生。”

在那几张桌子上，那些人依然一动也不动地伏着，疲惫而沉默。刚才提灯的男孩出来收拾桌椅，他把折叠的桌椅一张一张合上，把它们送到厢房里去。平台上的桌椅减少了许多；只剩下被露西塔的朋友们占着的那些，排列得象个多面堡一样；四周围全都空了。不一会儿，女孩拿着扫帚出来，开始在他们的周围扫起地来：纸屑、果皮、纸餐巾、空火柴盒、雪茄烟头、啤酒瓶盖、桔子水和可口可乐瓶盖、硬纸托盘、印着点心店字号的压扁的盒子、瓶塞子、花生壳、报纸……假日之后，撒得满地，和尘土混在一起。她用扫帚推着，拖着，一堆堆地攒在堤边；然后再用扫帚一拨，脏物就从水泥护堤上落下，落到水里。脏东西在水里白花花的，乱窜着，转眼便消失在闸门前的黑暗的漩涡里，被水流卷走了。

年轻的宪警又走出来，还带着塞瓦斯和保莉娜。他同自己的伙伴谈了几句话之后，便高声向所有的人宣布：他们可以走了，因为法官先生已经下令释放他们。那个男孩再次出来收这最后的几张椅子时，他们才慢吞吞地、吃力地站起来。

“我们，也叫我们下去。”年轻的宪警对古梅辛多说道。

维森特独自一个留在空地上。两个宪警到地窖里去了；空地上除了司机，已空无一人。

“敬候阁下吩咐。”

“你们把他们都放了吗？”

“是的，先生。”

"很好，就请在这儿等一等。"

然后，法官拿起露西塔的提包和别的衣物，对文书说：

"咱们来看这些吧。"

文书写道：

"随后即着手清点属于死者个人的衣物，清点结果如下："

法官打开提包，口授道：

"一只布料手提包；一件印花衫；一条印花头巾；"他把报过名的东西推到桌子的一边。"写上：内衣，两件。写上了吗？好。一条蓝条毛巾；一条红色塑料皮带。"他停了一停，"好，游泳衣，她穿在身上的。看看这里还有什么没有？"他把手伸进提包，取出一些东西，"一把梳子，"他继续说道，"一只铝饭盒，一把普通的叉子，一块餐巾，一面小镜子，一罐防晒油膏。"他每取出一样，便把它放在桌上，一个挨着一个，在文书的记录纸前面排成一列。

他手里拿着一个钱包，正想打开它，便停住不说了。

"好，一只麂皮钱包，蓝色。"他把钱包里的钱都倒在桌上，"咱们来看看里面的东西。"他数着硬币，"您接下去写：七个比塞塔零八十五分的硬币；一张邮票；"他又停住，看起手上拿着的东西；然后接着说："一只胸针，是假的珠宝，狗头形的。您补充一句，写在括弧里：'S，一点；V，一点'①，不值钱，一筒唇膏，还有五张照片。"他迅速地把照片放到一边。"我看都全了。您再拿着单子对着看一遍，以防万一。"

法官掏出烟卷，点燃了一支。他来回地走动起来。不一会儿，文书核对完毕。

---

① "S.V."，即西班牙文"sin valor"，意为"不值钱"。

"一样也不缺。很好。"

"那咱们就走吧。收拾起来。你们可以把死者的遗体抬上去了。"

宪警们抬起露西塔的尸体，上了台阶，走到外面。

"我们给您带礼物来了。"他们走到维森特面前时，老宪警对他说道。

"有什么办法！"他叹着气答道，一边打开车门。

他们在后座上放好露西塔的尸体。奥雷莉亚同法官一起走了出来。

"您请到后面，坐在死者旁边。"他对文书说道。

"您可是知道了，法官先生。"女店主送别法官时说，"随您哪天下午来都行，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热情招待您……而且……"

"很好，谢谢您帮的这些忙，夫人。再见。"他一边说，一边上了车。

"阁下还有什么吩咐吗？"老宪警问道。

"没有了。你们可以回到局里去了。上帝保佑你们。"

响起了砰砰的关车门声；维森特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向您敬礼！"

"再见，法官先生！"女人说，"您可是知道了！……"

"再见！"法官打断了她的话。

女孩、男孩，还有几个男人，都已经站在空地上。维森特开动汽车时，宪警们几乎是立正着。车灯照在闸门的齿轮上，然后又扫过水库空荡荡的水面，扫过树林尽头的护坡和小桥；再远一点的地方，隐隐约约地照出密密层层的树干和树冠；随即灯光被一块斜坡上的标志石和一棵巨大的桑树树干挡住，直到转过弯来对着土路时，才又照射到前面。维森特加大了车速，汽车这才

爬上一段斜坡，到了通葡萄园的小路；从汽车带起的烟尘中还可以看到宪警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把胳膊交叉在胸口致敬的人影。不久，穿过葡萄园，巴利列亚轿车向左拐弯，朝圣费尔南多公路驶去。离镇子不到一公里。只有路灯和某一家商店的门里还亮着。汽车里没人说话。他们沿着一条街向左拐，来到一个圆形大广场上，周围的房屋很矮，广场中央有一座雕像和一个喷水池，还有一棵松树。他们从广场的另一端穿出；那里有一座修道院和一幢大房子，房子面临着河。墓地就在土路左边下面的荒地上，距离哈拉马河不到一百米。管停尸场的人一听到汽车的声音，便立刻给他们打开铁栅门。维森特把车子停在路上。他们下了车。

“晚上好。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法官先生；全都准备好了。”

“那就快吧。”

管停尸场的人帮着文书抬尸体．他们把它抬到大理石台子上。然后，游泳衣被剥了下来。文书口述关于露西塔的资料，这些都被一一记入停尸场卡片，并签了字。最后，文书拾起毯子和游泳衣，他们三个人便离开停尸间，把露西塔的尸体留在大理石的倾斜的台子上。管停尸场的人关了灯，锁上了门。

“法医不会很晚了。”预审法官说道。

“好，法官先生，一路平安。”

“谢谢。上帝保佑。”

管停尸场的人关上车门，巴利列亚轿车便沿着阿尔卡拉小路，重新向圣费尔南多开去。

*　　*　　*

他们向酒店走去。水闸的水声在他们的身后越来越小了。蒂托和丹尼尔走在最后面；萨卡里亚斯和梅莉走在他们前头。走到公路上的时候，费尔南多走回几步，对萨卡里亚斯说：

“萨卡里亚斯，得由你来骑她的车回去了。”

“我想到这点了。不过，回去之后，你们说，车怎么办？”

“嗯？……那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咱们该怎么办。不过……”

“别说了，费尔南多。”梅莉打断了他的话，“现在别说了，看在上帝和圣母的面上，咱们以后再考虑吧。”

蒂托上前几步，同他们走到一起。

“不，梅莉。”他激动地对她说，几乎是在喊着，“现在咱们就得考虑，现在！今天夜里谁去告诉她的母亲？你说！谁送车子到那儿去？……”

他们已经在公路上站住。

“你别喊，蒂托，看在上帝面上。”梅莉恳求着他，声音里带着哭声，“现在别说了，别说了；以后再考虑吧，你们别再折磨我了！……”

“现在必须考虑，梅莉，谁去说？谁？”

“蒂托，你安静点，”丹尼尔过来调解，“这样不好，更不好受，没用。”

“可是，丹尼尔，一想到要去告诉她母亲，就得让你急死……”

“这件事必须做。”萨卡里亚斯打断了他的话。

“是啊，萨卡里亚斯。”蒂托说，“必须告诉她，这我是知道的。问题是怎么告诉法。怎么去对她说？”

他们又走起来。

“我看，要去对一个母亲说她的女儿死了，”萨卡里亚斯辩驳道，“是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的。一切办法都是最坏的。”

“这真叫我害怕！”蒂托呻吟着，“害怕！”

“别说了……”梅莉说，“不管怎么着，咱们一起去。现在你们别想了，劳驾。”

“一起去倒是个办法。”蒂托说，“大家一起去。我看没有别的好办法。”

“谁一个人去也不行。”丹尼尔说，“如果我一个人去，我会逃走的，楼梯都上不去，一到门口我就会逃走的。”

米格尔、阿莉西亚、保莉娜和塞瓦斯蒂安在快到酒店的地方等着他们。

“去一个人拿东西，”塞瓦斯说，“把东西放到摩托车上。我们在这儿等着。我不愿意进去了，要是你们不在意的话。”

“你别急。”萨卡里亚斯对他说，“我们来办。”

保莉娜同塞瓦斯蒂安留在外面。其他人进了酒店。米格尔打招呼道：

“晚上好。”

“怎么了？情况怎么样了？”毛里西奥问道，“你们不知道，小伙子们，我们为这件不幸的事感到万分难过，我的老天爷。”

米格尔看了他一眼，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沉默着。

“事情会过去的。”

“好吧，请您费心，给我们算一下账。我们要走了。”

“马上就算。我说，但凡你们需要什么，就……”

“谢谢了。”米格尔说，“我们要去推自行车。”

“请你们等一等，我去点灯。”

穿白鞋的人注视着地板；阿尔卡里亚人注视着自己的杯底。卡梅洛审视着这些挨个儿走进过道到花园里去的人的一张张面孔。当他们推着车回出来时，那两个女人出现在厨房门口。福斯蒂娜说：

“啊哟，上帝啊，你们这次出来玩得太不幸了！……可惜了一个年轻轻的姑娘！上帝啊，太遗憾了！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多伤心哪！”

费尔南多把毛里西奥放在柜台上的饭盒都收起来。米格尔走在最后面，他扶着自行车，在等毛里西奥算账；没有人说话。最后他付了钱，出去了；塞瓦斯蒂安已经把摩托车发动起来。

“你们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在卡塔赫纳街的街口等我们！”米格尔在摩托车的轰响中对塞瓦斯蒂安喊道，“听见没有？咱们到那儿再说！”

“好的！”

塞瓦斯蒂安加了速，开上了土路。毛里西奥和卡梅洛在门口看着他们远去。阿莉西亚叹气道：

“谁这会儿还有力气骑回马德里呀？”

“好歹也得骑回去。”

摩托车已经开到前面去了，只见车灯一转，就上了公路。丹尼尔最后一个骑上自行车；静悄悄地，整队人马很快就骑远了。毛里西奥和卡梅洛又回到店堂里。

“不幸的人哪！”

“他们都很爱她。”卡梅洛说，“完全看得出来，他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是很喜欢这个淹死的小姑娘的。都哭来着，我一下子就发现了，有的哭得厉害，有的稍微好一些。心眼儿好，都哭过的，不光是女的哭，有的男人也哭。男人要这么哭，那是事情太严

蛮，太痛心了，他受到折磨，内心责备自己。”他用手比划作蜘蛛的形状，把它放到胸口。

“这种突然发生的不幸，连最有胆量的人也得吓愣了。”牧人说，“尤其是你在假日碰到这种事，你一点也没想到，挺快活的，光是想着玩个痛快，那就更傻眼了；就跟他们说的那样：太野蛮了。结果让你觉着世界一下子翻了个个儿。”

阿尔卡里亚人说：

“这种事总是在马德里人身上发生，把假日搞得一团糟。娱乐的时候出的事故，比干活造成的要多。度假死的人要比工作日死的人多。马德里人就是这么打发假日的。”

“我看也是。”牧人表示同意，“他们想用手够着天，他们变着法子取乐，往往就掉下来，摔得粉碎。让人觉得他们都是疯子，除了想玩就是想玩，一点节制都没有。对生活绝望的人看来就是这样，只有放纵，胡来，才能使他们安静。”

“这事叫人得好好想想。”阿尔卡里亚人同意他的话。

“那是因为你们不太喜欢出去玩乐。也不应该夸大么。马德里提供了一切。”

“整个西班牙，数马德里最好。”卡梅洛打断他的话，一边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

“最好，”卢西奥慢吞吞地说，“也最坏。”

马卡里奥喝干了酒。

“好吧。”他说，“我看，咱们今天这一天该看到的都看到了。谁要走？”

“都得走了。”牧人说，“至少是这位和我。”他抓住阿尔卡里亚人的衬衣袖子。

“再等一小会儿。”阿尔卡里亚人不同意，“有人给我们付

钱吗？”

“屁也没有，回家就是了。明天还得起早！那些羊只喜欢趁着凉快吃草。稍微晚那么一点带它们出去，它们连一口都不尝，因为热，最后就剩皮包骨头了。我早上五点，你知道吧，闹钟叮铃铃一响，咖啡一喝，就得往外赶它们，拿着石子扔它们的腿。你是知道我的生活的。所以，走吧，利奥多罗，别缠着我啦，走吧，也得有睡觉的权利呀。”

“行，喂，行！你也得让人把这点酒底子喝了吧。这家伙真自私；因为你要起早，你就要所有的人都躺下睡觉。你放开；把我的衬衫都扯破了，看你拿什么给我补！”

另一个放开了他，他便转身朝着柜台。

“我该付多少，毛里西奥？”

“十四杯。”毛里西奥心算着，“四个比塞塔零二十分，就这些。”

阿尔卡里亚人从别在腰带上的钱包里取出了一个杜罗。

“我也要走了。”卡梅洛说道。

四个人付完账，走出去。

“晚安。”

“明天见，朋友们。”

“再见，明天见。”

只剩下了卢西奥和穿白鞋的人。

“您晚饭还是得吃点，喂，还是得吃点。”马卡里奥对穿白鞋的人说道。

“再说吧。”他淡淡地一笑，“再见！”

四个人出去了。很长的一阵沉默。穿白鞋的人盯着自己的脚面，然后把脚尖翘上翘下的。毛里西奥弯着肘支在柜台的木

板上，两手托在牙床骨上支着头；他的头仿佛一个实心的核桃。他的目光死盯在一个什么固定的地方。卢西奥抬起眼睛，看着平坦的黄天花板；天花板中部下陷，象一个腆出的大肚子。在一条裂缝中露出了芦席。木板窗漆成了铅灰色。桌子腿仿佛都被大理石桌面压瘦了似的。货架上放的酒瓶太多，仿佛要倒下来压到毛里西奥的身上。飞进来几只小蛾子，绕着电灯飞舞。在门外的月光里，是已成了废墟的圣费尔南多老厂破钟楼的身影。彩色画上的图像看不清了，因为纸翘了起来，反射出一片光亮。从狭窄的门洞里可以看到墙的厚度；墙的重量落在了门框上。

"走了的这个奥卡尼亚，是不是每年夏天都来看你？"

"是啊。"毛里西奥答道，"这会儿你怎么想起问我这个？"

"我想起来了么。那么说，他很看得起你了？"

"人家为了来看他，那么不惜工本，"穿白鞋的人插进来说，"就凭这一点，您就可以看出来了。人家屁股后面拖儿带女地拉着一大家子，这么打发一个星期天也不容易。"

"这是个好人。"毛里西奥说，"真正的好人。"

"只要听他说话，就听得出来。说着话就可以品出他这个人。"

"人也许好，可他的姓不怎么样。"卢西奥说着，微微一笑，"我不喜欢这个姓。"

"什么姓？"

"就是奥卡尼亚，这算个什么姓？你们不觉得什么。我可不喜欢。"

毛里西奥笑了，一边抬起了下巴。

"啊，是这样。"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卢西奥又说：

“你闺女告诉我们，说你们两个是在省会认识的。”

“我们两个都病着，互相宽慰，减轻痛苦。”

“都不是大病吧。”

他们又都沉默了。

“您不吃晚饭吗，毛里西奥？”

“待会儿。”

“别因为是我们的关系。我这就要走了。”

“不是。您别不安；不是因为你们。我知道您信得过我。是因为我还不想吃。”

“您可以随便几点起床，所以您从来也不着急。”

“他呀，”卢西奥插嘴道，“我知道他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他是忘掉小扁豆了，跟我一样，我也忘了；您要知道，晚饭就是这个，一点都不吸引人。嗯？毛里西奥，是吧？”

“也许是。小扁豆不是我崇拜的圣人，从来也不是。”

“小扁豆可是许多菜里的主料。你也有点花花公子的派头了。”

“现在是夏天，这个菜份量有点厉害……”穿白鞋的人说道。

他一阵恶心。

“您怎么了？”毛里西奥吃惊地问道。

穿白鞋的人费力地喘着气，说道：

“我只要一想起……这种饭，就好象小扁豆就在眼前……你们瞧见了吧？真讨厌！正说着它，我就是不能对付这种东西……”

卢西奥和毛里西奥注视着他的脸，他的脸色很苍白。

“请您原谅我。”卢西奥说，“我没想到一说起这个，就让您这

么难受。”

那一个正用手摸着脖子，深深地呼吸着。又是一阵更厉害的恶心，他急忙捂住嘴，赶紧跑到外面的土路上。毛里西奥跟着他。只听见一声声的呛咳。等他回进来时，他拿着一块熨过的、没有打开的手帕不住地擦嘴。卢西奥问他道：

“您吐了？”

穿白鞋的人点了点头。

“吐掉了倒好受些。”

“你喝一杯水吧。”毛里西奥对他说，一边转身进了柜台。

“临到最后，还让你们看我现眼。”穿白鞋的人说，“真难为情！”他苦笑着，“我哪儿也不能去。”

毛里西奥递给他一杯水，他喝了一口。

“这算什么事。您说傻话！要是那些事故影响了您，您有什么罪过。”

“您觉得好一些了吗？”

“好一些了，多谢您，卢西奥。请你们原谅我干的蠢事。”

“瞎说！”毛里西奥说，“一个人哪能事事都控制得住自己。您别再不安了，劳驾。”

“这是出了丑了。一个人变成这个样子，太可笑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吧，先生们，既然现了眼，我也该回去了。我不再打扰你们了。”

毛里西奥急着说：

“这算什么想头！你不觉得你这样走不太糊涂吗？留下，别给我犯倔！您别为了生活当中那么一点小事就要走！”

“不是的；再说也很晚了。”穿白鞋的人辩解道，“大概都已经快十二点半了。”他摸了一下怀表，但没有看它，“到科斯拉达还

有一小段路，而且月亮很快就要下去。你们没看见是满月吗？看我能不能赶回去，到我家门口时它再落下去。要不，我就得豁出去，去爬那些沟沟坎坎。”

“没什么，那就一切听便。”毛里西奥说，“既然您那么不好说话，我们能拿您有什么办法。要紧的是别摔破脑袋，那可不行。”

“我该付多少？”

“一共六个比塞塔零四十分。”

那一个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发黑的小钱包，拿了七个比塞塔递给毛里西奥，同时说道：

“这件事……你们瞧，要是你们不在意的话，我请你们别对任何人提这件该死的呕吐的事。我有顾虑，怕人家知道，呃？”

“我说，”毛里西奥对他说，“您这么左关照右关照，是在侮辱我。您这会儿说出这种话，真叫人不能相信。这是不认朋友么。这是一。再说，也是不了解我店里的习惯，这儿从来不在任何人背后说三道四的。啊哟，您这可是说话走火了。”毛里西奥把找头递给了他，“六十分。”

“对不起，毛里西奥；再次请您原谅。”穿白鞋的人一边收起那六个小硬币，一边说，“今天晚上我失言了。看来今天晚上我有点颠三倒四。看看我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转转运气。”他把钱包放好，“那就明天再见吧，祝你们休息好。”

“喂，再见。”毛里西奥说，“我总是原谅您的。希望您到家的时候，月亮一直照着您。”

“明天见。”卢西奥向他道别。

穿白鞋的人在门口停了一停，打量着月亮的位置。

然后，他带着认真的神情微笑着转过脸来，点着头说道：

“它能照我到家，能。借您的金口。”

他举拳致意，随后便走了出去。

“这位爷儿们！”等那人一走出去，卢西奥便说，“我对他很有好感，我向你发誓。”

“是啊，确实是个正经人。”毛里西奥不慌不忙地表示同意，“不过，也得看到，呕吐了一下就让他那么为难。真叫我感到可笑。”

“人家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卢西奥说，“要不，那就随你怎么说。也许他在教养上欠缺多一些。随便说什么都行。”

“我以前认识过一些人，跟他也不相上下。只要发生点什么事，他们就象得了神经病。尽管事情跟他们沾不上边，可是说什么也摆脱不开。”

“这我知道。这种人的构造最敏感，有人认为这全是身上的某一个器官造成的，或者是肝脏，或者是胃，要么就是别的什么内脏。”

胡斯蒂娜走进来，使他们冷不防地吃了一惊。

“爸爸，您今天晚上是不想吃饭了吗？您的饭都凉了。火都快灭了，都没法热了。”

“我就吃，你别急。”

“妈跟我都要睡了。那您就自己弄吧。”

她猛然转过身，又对卢西奥说：

“您还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走 ”她装出一副严厉的样子。

“我等着你来呢，等你把我扔到街上去，宝贝儿。”

“嘀！我说您倒好哇！”她挥手做出无礼的架式，“看您再敢待一会儿！”

“那又怎么着？把我扔到街上去？”

"我？上帝把我免了，让我爸爸扔您。因为您该走了，可您不走。"

"你在这儿发号施令，比你爸爸还多。至少是对我。"

"好哇。我看您是在奴役我爸爸，又不让他吃饭，又不让他关门，又不让他上床睡觉，什么都不让他干。光是在这儿守着您。您以为别人都跟您一样，象印度的苦行僧，靠空气就能活着啦？"

"这可完全是诽谤，我的小胡斯蒂娜。"卢西奥笑了，"别人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只不过分几顿吃，我有我自己的一套就是了。"

"您这又变成吓唬鸟的稻草人了！还有，您别再叫我小胡斯蒂娜，我都比您重一倍哪。"她改变了语气，说，"好吧，那你们就待在这儿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可要去睡觉了。明儿见，爸爸。"

"再见，胡斯蒂，我的闺女，好好休息。"

"我呢？"

"对您？"胡斯蒂娜笑吟吟地俯视坐着的卢西奥，"不对您说晚安，您连配都不配。"

她进了过道。

这时，卢西奥伸了个懒腰。

"我看，我得拿你女儿另眼相看了。我得走了。明天我还有事呢。"

"你？"

"你这么奇怪？"

"那你说说看。"

"我原本想等这件事定下来以后再说；不过，既然说漏嘴了，

那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说来也是蠢事一件，你别真信，偶然碰上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那天碰巧他找上我。”

“你就痛快说出来。”

“很简单，就是给这边三、四个小村子的假日做点心。小面包啦，大蛋糕啦，你不知道吗？他是个糕点师傅，节假日断不住上这儿来，他要我给他当帮手，你明白吗？总共一个半月；每星期到一个村子去待上五天。我明天就是为这件事要去同他谈；要是我看着不错，我就打起精神干。你觉得这事怎么样？”

“那很好啊。那个大爷要是答复得过得去，那你就有一个正经事干了。”

“事情很小，当然，不大点儿的规模，钱的问题也到不了哪儿去。坏处么，也没有，你说呢？我担心的只有一点，就是我的岁数，你知道吧？这位大爷还没见过我呢，人家也没跟他说我的年纪。他是通过别人跟我商量的。我怕的就是这个；没准他会把我退了，觉得换个年轻的会更听他的话。”

“我看不会这样。人家要的是手艺。他一定得看年岁吗？那越老就越可靠，说明你干了有年头了。”

“看是不是真能这样。喂，我倒也挺高兴。我这双手，”他伸出手说，“也不知道揉了多少年的面粉了。这事讲完了，我该走了，得快走。”他撑着两手，帮助自己站立起来，“一定很晚了，你也该去吃饭了。”

他站了起来。

“一点差十分。”毛里西奥说道。

卢西奥伸了伸身子；把贴在肉上的绉裤子拉开；然后轮换地抬起膝盖，抬了几次，活动活动麻木了的双腿。

“好吧，噢，明天见。”

"那就祝你有好运。你以后再告诉我。"

"当然。咱们看吧，会不会最后鸡飞蛋打。再见。"

卢西奥出来，走上土路；他在月光下长长地撒了一泡尿。月亮几乎要碰到科斯拉达山冈的边缘。他听见身后毛里西奥关门的声音；等他又开始走的时候，从窗子里射出来的那块长方形亮光也已经消失。他顺着公路，在两个橄榄园当中走着，一直走到圣费尔南多镇的那些围墙那里；水声在闸门下面轰响，等他一走到最前面的几幢房子后面，水声便突然听不到了。这些房子很新，看上去是砖房，大部分还没有住人。

*　　　*　　　*

"……它重新流入第三纪地层；流到梅霍拉达·德尔·坎波时，容纳了从左边流来的埃纳雷斯河。它流到瓦西亚马德里时，在阿甘达大桥下面接纳了从右边流来的曼萨纳雷斯河；流到蒂图尔西亚时，又收容了从左边流来的塔胡尼亚河。它向被称作'哈拉马大渠'的水渠供水，然后在阿兰胡埃斯的肥沃土地上又把自己的河水全部注入塔霍河；塔霍河便带着它的河水西流，流到葡萄牙，流入大西洋。"

1954年10月10日马德里

1955年3月20日马德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哈拉马河
作者＝
页数＝４６５
ＳＳ号＝１０６５３４０２
出版日期＝